《康德莱特街39号 追悼》 —— 夏文纯一

# ·镜头·

太阳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温和过了。

我倚靠在火车车厢节点的那个小小的空间，随意地瞥向玻璃窗外的风景。身旁是矮我半截头却无防备地倚靠在我身边的白诗语，她在在可爱地吐着气息。在周波劳累之下，浓有睡意的她，缓缓地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一缕阳光轻松地照射在她的脸上，金黄色的光芒闪着动人的色彩，在她的脸上翩翩起舞。

风也从窗户低下的细缝里串涌出来，混杂着春天的气息和泥土的清香，四周有鸟儿的天籁的叫声，舒适的水汽，仿佛一切都让人置身仙境。

我和白诗语准备来到这座城市，开始我们的新一段的生活。

“文……”似是半梦半醒之刹的白诗语揉着眼镜，抬起了头，呼喊着我的名字，“快到了吗？”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回应了一声后，继续看着窗外的风景。

“各位旅客，前方即将到站的是，康特城，有需要下车的旅客请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在前方的下车点排队，等到火车婷稳后，再下车。重复一遍，各位……”

车厢里轰轰地挤满了人，嘈杂声也越来越大。

毕竟新年了了，来外地继续工作的人很多，四处要打工的也很多，四处度书的人也很多。

“小诗，快收拾一下，我们也要准备下火车了”

“嗯，这么快就下车啦？好困啊……”说着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

就在我拎起我的背包的时候，一个头发斑白的老爷爷的行李箱推进来，撞到了我。

“啊，不好意思啊年轻人，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不过，车厢实在是太挤了”

老爷爷大约和我一样高，但是脑袋显得异常地小，脸上的褐斑贴在右脸颊，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像是随时都可能掉进去再也寻不到眼珠。套着一件褐色的外套，里面却是雪白的衬衣。

“没事，老爷爷”

我轻声地回着话。

“嗯？这位小姑娘？”

他看见了躲在我身后的白诗语。白诗语此时正在用力地拉着我的衣肚子遮住她的脸。

“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不过有点见生”

我挠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

“哈哈，好漂亮的小姑娘啊，要好好对人家哦”

“你在说什么呀，老爷爷，好了，前面空开来了，快走吧...”

老爷爷听到我说的话后，看了一下眼前，感叹了句老了，便急飕飕地跟上了人流。我和小诗紧随其后。

两分钟后，终于从闷热的车厢里出来，倒是让我出了一身的汗。

“文，那不是刚才那个老爷爷吗？好像在等着什么一样......”白诗语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抬起了手，指向柱子边那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

顺着小诗纤细的食指指向的地方，我看到老爷爷似乎十分困扰地站在柱子旁。什么都没有做，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或许就像是小诗说的那样，在等什么一样。

“要不要我们去和他打个招呼，说不定我们和这个老爷爷很有缘分呢！”

虽然小诗一开始摇摇头，但是被我说服了之后勉强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走向那个老爷爷的位置。

“老爷爷，在等人吗？”我们也倚靠这柱子，和他开始搭话。

老爷爷被突然搭话显得异常紧张，但是看清楚了对方是我们，便放松了警惕。

“哦是刚刚年轻人和小姑娘啊。说的没错，我的确在等人，不过那个人似乎也不会来了……”

“不会来？为什么？”

“啊，这里有很深的……”

叮叮叮叮叮叮叮——

就当老爷爷要开始讲述那个很深的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裤袋里的手机传来了铃声。

我说了句不好意思，便接通了电话。

“是小文啊！这么快就到了啊，要不要我们来接你啊？毕竟你可是大客人啊！”

“别说傻话了，冰姨，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当我说到冰姨的时候，小诗突然凑了过来说她也有话说，就把我的手机抢走了，躲在一旁叽里咕噜地说个什么悄悄话一样。

我回过头无奈地向老爷爷表态，“这丫头很喜欢他的妈妈呢”

“世界上，最重要的情感，包括亲情，这是让人无法反抗的，包括你也是，不过除此之外，还有爱情和友情也是坚比磐石一般的东西，这些情感就是支撑人们所行动的源泉，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个仅仅灌满了细胞和水分的生物，犹如孤魂野鬼一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

虽说这么大岁数的确是该看破红尘之类的，但是这个老爷爷却给了我另外一种感觉，像是在哪里见到过。

老爷爷低下了头，看着手中的一个白色包裹。

“所以就这样……”小诗拿着手机跑了过来，一脸笑意。

“怎么了你？感觉像吃错药一样”面对笑到傻样的小诗，我只能摊开手指，感叹一两句。谁知道她却眯着眼睛，说了个词“秘密”。

“好了，老头子就在这里和二位别过了，说起来，也到时间了”

这个老爷爷拿起行李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坐在公交车站，准备等待着公交车，却被一旁的小诗一直嚷嚷着。

“文！我要看书嘛！把行李箱里面的书拿出来看嘛！！！”

“绝对不可能的吧！书放在最下面，要拿起码也要把衣服拨开吧，太难了！！”

“哼，小气文！！！连书都不给我看！！！”

无奈，我还是受不了她的这种脾气，话说这一路来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小诗似乎一直在看书，虽然我知道她很喜欢看书啦，但是也太喜欢了吧？我打开了箱，预拿出那本名为《牢固》的书，虽然不知道这本书里究竟讲些什么，不过小诗似乎读得津津有味。

我连看都没有看，伸进去手把那本书拿了出来，这丫头是个书虫啊，这本书早就应该看了十遍了。递给了他，我就继续眯着眼睛，准备养一下神。

“恩…………………………”小诗看着书，却沉思了一下，“文啊，你什么时候买书了？”

“买书？”“这本书一看就不是我的啊？没想到文居然看得懂这种外国字啊，好稀奇啊”

“外国字？给我看看”，我接过那本书，外表是金黄色的镶边，封面上画着一个“X”形状的东西，“不过我的确没有买书啊……”

我沉默了半天，把那个行李箱打了开来。

牙刷、牙膏、香皂、茶杯、戒指、钻石、一块蓝亮的石头……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行李包啊！我挠了头半天，终于想明白，“是那个老爷爷！我拿错行李箱了！！！”

“啊？那现在怎么办？”

“快追，火车站就在后面，还没有过几分钟老爷爷应该走不远！”

说追就追，我和小诗拔腿就跑兵分两路，互相约定找到老爷爷就互通电话，赶到对方的场地，不过就算找不到30分钟后也在这里会合。

我仔细地寻找，火车站候车厅里，售票厅里，服务厅里，到处奔跑，都没有发现 最后却在厕所旁边瞥到了他的的背影。但是让我吃惊的是，他跑得相当快，完全不像一个八十岁老爷爷该有点速度。

我必须马上追上那个老爷爷，毕竟我的全部家当都在里面啊，找不回行李箱，又得买好多东西了，太贵了受不了啊！！！！

一边思考着不能搞砸的我，一边用尽全力地跟上那个老爷爷的速度。

拐过拐角处的下一个瞬间，我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弹到了拐角的墙上，摔了下来。这种感觉就像吃饭突然被噎着一般难受。虽然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撞的，但是那个东西确实是很坚硬的，从被撞的那一瞬间起，我感受到了双腿的严厉罢工。然而却找不到任何撞击的物体的源头。甚至让我感觉是在做梦！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事情，我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小诗的手机号码。

“小诗，我……咳咳……已经找到那个老爷爷的身影了，快来火车站……啊……停车场后面的……啊……兰州拉面店的旁边……咳咳……那条巷道，他已经跑进去了。”

“文！你怎么了！不要吓我，你先在那里好好待着，我马上就来！”

大概小诗是听到了我的痛吼声，慌慌张张地说着，然后就慌慌张张地挂了。

什么嘛，居然还让她担心，我真是个笨蛋。

我咬着牙，强忍着痛苦站了起来，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再让小诗担心了。

踏踏踏踏，随着脚步声的逼近，小诗终于赶到了这里，满头大汗。

“文，你没事吧？啊啊啊啊，真不知道万一你出了事情，我该怎么办了！！吓死我了！”小诗把我紧紧地抱住，是真的紧紧的，呼吸不了的那种！

“小诗……我……快……不能……呼吸……了！”

明白自己的举动有点怪异的小诗这才松开了我。

“那个老爷爷从这里跑进去了，跑的速度相当的快！！感觉不像是正常的老人”

“文，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追，”说着小诗把我的手扛在她的肩上，扶着我一步一步走路，“不过你这个样子，其实算了也没事的吧，这也只是一个意外？”

“不行，那个行李箱出了我的日用品外，还有几件特别值得纪念的物品，我必须拿回来！”，说着我用拳头指着前面这条道路，“无论如何，那些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不允许被谁给剥夺！”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去追就行了吧”

我们沿着这条路向前走着，拐过一个弯又一个弯终于在终点找到了那个老爷爷。

“怎么会这样？！！？那个老爷爷怎么会躺在地上而且还有一大滩的血迹！？？”

小诗说出了这个困扰我们两人的问题。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老爷爷，就是不久前遇见的那个老爷爷，但是确是背朝天趴在地上，背上一个大大的洞，里面正在渗出渗人的褐色液体。我……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老爷爷这是……怎么了？突如其来的场景让我手无足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褐色的液体在不断地渗出，流淌，四周的灰色粉墙也被散落的血液沾染上了腥气。一只乌鸦突然造访，停留在墙上，正在注视着这里一切的一切，我的身体似乎僵硬地动不了。这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我僵硬的时候，突然间，我又被看不见的东西弹飞了……

啊啊啊啊！！——

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感从侧腹传来，我经受不住大脑的诱惑发出哀嚎声。当我定下心来，发现自己躺在灰色的墙边，手脚横七竖八的胡乱被摆放着，背下有粘稠的液体流动触感，耳边一直盘旋着另一个声音，随着我的心越发凝重，这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文！！别吓我，你不会有事的！！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看看我啊！！！不要吓我！！你不要这么吓我啊啊啊啊！！！文！！！！你可不能就这样……文！！！！你可千万别这样！！！！不要这样子啊文！！睁开眼睛……”

一直在重复几句话会不会很累呢？小诗。这两句话连抛出嘴巴都无法做到。我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如今已经找不到我该寻找的重点，我期待着我能够控制我自己的身体，时间过的异常的缓慢，仿佛在这一瞬间，我却走过了几个世纪一般的长度……

“小……诗……”我努力地控制住了身体，慢慢地，才回到之前的状态，但却发现腹部好像穿了一个洞，这个时候瞥见了我们退路那个转角站着的一位少女，隐隐约约看见那位少女戴着一个短披风，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像是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空无一物，漆黑一片，我四处飘荡，全身上下感受不了一丝信息，不冷不热，没有风也没有雷电，一丁点身体像没有阻拦的幽灵一般混当当地行走着、行走着、行走着……看不见任何光亮的出口，看不见任何明火的指引，看不见任何灯塔的光明，仅仅有的只是黑暗。这是哪里？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要去哪里？这些从未在我的脑海里有半点迟疑的问题，此刻用尖锐的针筒刺进我的心脏，不停地拷问，不停地拷问。梦还没有停止，在一直地继续，梦里世界的黑暗给我感觉那么真实，消失的触感却让我感到迷茫，这里是我的最终归宿吗？还是说，这里是我的葬身之处？小诗怎么样了？她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袭击我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构造？我……

“快！！拦住那位少女！！小诗！！！”

我醒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声喊出了上面这句话，但是喊出后我便后悔了，喉咙的嗓音让声带强烈地震动，大脑也跟着嗡地一下似乎把我的脑袋全部给覆盖，全身的疼痛在一瞬间加在我的身上。我又不堪地失了声。

“我说文啊，你已经这样了，就别在逞强了吧，要不是这些人帮我们，我们就已经死去了，你知道与多危险吗？要不是你这样总是往危险里扎堆，能遇见这种事情吗？要不是……”小诗趴在我的胸口上痛苦。

逞强？帮助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白净的脸庞，垂直披下的褐色平刘海，甚至有一双蓝色的眼眸在紧盯着我。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有很多疑问，但是我又不能一下子把那些谜团全部解开，更何况，就算解释清楚了，你们或许也还是很迷茫，不相信，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这里的人不会加害于你和白诗语小妹妹，你眼下要做的就是习惯这副躯体”

“习惯？不会加害我们？那就意味着，把身体交给你们也无所谓的吧？好的，我了解了……就算现在我要恢复，但是有一个人我还是不能放心，就是小诗的父母，特别是冰姨，她是很担心我们的”

没错，就算我要在这里恢复，凭着满身的疼痛骤然消失时不现实的，肯定还要在过上好多天，但是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就应该要到冰姨家的，所以必须向冰姨他们说明情况，否则男生女生消失好几天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小诗摇了摇头表示安心，“放心，我们两天前就和冰姨说好了，说我有个朋友很想我，想让我们在开学前先住在她家几日，放心当然说的是女生，还有分开睡，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问题，”小诗抿了抿嘴巴，想我解释说，但是说完自己却小声地窃窃“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话语听起来倒像是我会做出出格是事情……”

“这样啊……小诗，你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我躺了下来。这才发现，其实我现在是躺在一间不大的卧室的床上，旁边有个棕色木质的写字桌，叠满了一层厚厚书皮的书籍。紧挨着的是一个像是笔记的本子摊着开来，里面黄色纸质的背景下，密密麻麻地写满着文字。还有一支像是笔一样的东西压在纸张的角落上。

这房间的墙壁的颜色虽然是白色，但是似乎上了年纪般的有些许黄色的液体划过，地板虽然是瓷砖，但是确好像是上个世纪的瓷砖样式，因为我曾今在一个广告上见到过。

“我只记得你叫我去拦突然跑出来的那个少女，我准备开始追，然而瞬间就被什么很硬的东西撞了一下之后，就失去知觉了”

或许知晓一切的就只有旁边这个小女孩了吧？

“所以，现在可以给我说明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神秘的小姐姐？”

虽然听她的说辞，之前我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必须来面对了，无论是怎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就算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好，如果不知道来龙去脉，我还是无法善罢甘休的，就算最后扭曲了我的性格也罢。姑且继续听听她的说辞。

“说实话，我并不是现场的真正目击证人，相比之下我的妹妹才是真正的，不过，她现在在隔壁的房间练驱灵术，所以没办法……”

还没等她继续说下去我便打断了她的说话，并不是因为我不屑或者我任性，而是我对她的话语感到吃惊，“等等……驱灵术……你确定是驱灵术？”

“怎么了？虽然我们一向很少向人类表态，就算表态也会把他们的记忆删除，但是关于你们的事情，我们店长说了有必要让你们知道，并且要求你们向外界沉默”

这位什么少女站了起来，这么说，她和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少女很像，也是有着这样的一款披风，只不过衣服的颜色似乎不太一样……诶？？？！！！她似乎说出了什么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话语！！！！什么人类……记忆删除……

“等等，这些东西我可以先不听吧，我还是想先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的，那我开始叙述了……

我被那个什么的碰撞体给撞飞了，摊在地上，鲜血不断地流动着，而此时小诗不断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撕心裂肺地。我稍微挺住了疼痛，看见退路那边的转角有一个少女跑过去，就指着那位少女让小诗去追，小诗一开始并没有答应，说要拼死保护我，但是最后还是帮我追了去，但是没有走两步，就又被碰撞体撞飞之后，撞穿了墙壁，直接死在了墙外，还好那个少女听到了奇怪的声响，跑了回来，用驱灵术退了这些东西，然后把我们带回到这里来。

你们所看到的那个神秘少女就是我的妹妹，说实话她也是毛手毛脚才会惹出这种事情的，作为她的姐姐，有必要承担这种责任，所以我们才把你带到这里来，把你们复活的。”

等等……让我捋一下，“所以罪魁祸首哦 还是你的那个妹妹？”

“真的是，袭击你们的是灵，虽然我妹妹也有一点理由，不过还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地领导她，要是算罪的话，就由我来担好了”

突然间这个少女的一本正经让我着实吓了一大跳。

“算了算了，你们现在也把我们救回来了，所以我想也没有多大的事情嘛，就不用道歉啦！”这句话可不是我讲的，而是小诗一边拿着少女的手，一边真挚地吐言。

话说这位少女站着的时候我才发觉，她其实穿着的是裙子。她轻轻拉起裙尾，向我们鞠了一小躬，然后开始自我介绍，“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莉莉娅，是一名退灵S级的驱灵师，在这39号死亡信件中转站担任递信员，一百一十七岁，目前单身……”

“什么驱灵师先不提……喂……单身就不用说了吧……”我正要吐槽这点的时候，发现坐在我床边的小诗嘟着嘴巴直勾勾地用恐怖的眼神盯着我。

“啊，对了我妹妹，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那个女生，我们是孪生姐妹中的两人，她叫莉莉丝，也是驱灵师，不过比我差一点，是退灵A级的驱灵师，也是担任递信员，年龄和我一样一百一十七岁，目前仍然单身……”

“等等……都说了别再说什么单身了，”我一边看着身旁有十足火药味的小诗，一边急忙让莉莉娅放弃说什么单身但是丝毫没有什么用似乎。

“我们的事情你们需要知道的就这么多了，但是这座中转站，还有灵，以及驱灵师这种事情，还是需要专门的人给你们讲解，我知道你们或许不会接受，或者潜意识里不肯接受，但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你们以及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人类了。”

“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人类……？？什么意思？难道这里已经不是……额……活着人类的世界？……别开玩笑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怎么可能会……”

“没错，你们已经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人类，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起死回生拥有永生生命的物种，应该是所谓的‘僵尸’，或者‘不死人’，尽管和你们人类的想象不一样，但你们的的确确是起死回生并且获得了永生的生命体，当然还是有生存的条件”

“生存的条件？”

“你们不再是普通的人类，但还是可以和普通人类过一样的生活，主要原因还是，你们两的灵魂本应该离开肉身前往冥界的，但是被我们半路带回并且强行塞回肉体，加以封印，所以除非你们可以解开封印，否则，一直都可以继续人类的生活，但是有几点是和之前活着的时候不一样了。”

“第一：你们虽然可以驱动肉身和活着的时候一样，但是力量和速度却远超正常人类的极限；

第二：没有了”

“额……这个玩笑不好笑……”

我不自觉地抽动着脸上角落的肌肉，无奈地笑着。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气氛太黑暗不好，准备活跃一下气氛，再说了，你们不是也还没有接受吗？”

她的反问让我猝不及防，的确，我到现在还是不能认同她所说的一切。

小诗把莉莉娅在一旁窃窃私语，但是都被听觉神经发达的我窥听到了。

“小娅，你真的一百多岁吗？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呀？”

“恩，因为我们是不老不死的。”

“老不死的？”

“......”

# ·第一幕 切纸·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隔着透明的玻璃照在服务台前的瓷砖上，春天的温度渐渐走了进来，像是少女一般挠动着身体，诱惑的红毯反弹喜红的光芒，在昏昏沉沉的空气中四处逃窜。这是我的一天的开始，既枯燥无味，又充满着味道。

邮局和一般的企业一样，早晨八点半开门营业，下午五点半关门营业，但是又和一般的企业不一样，因为现如今的科技发达，单纯的信件寄送已经不需要这么古老的机构派送了，更多的是快递之类的营业机构，更何况现如今的通信工具已经高度发达，远远不需要通过书信表达情感，单单手机、电脑就完全可以胜任这种角色。我们邮局慢慢变成了单纯地处理资金业务的机构，和一些银行没有差别。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时代，也还是有些人坚持着一些古老的执念。但我觉得，这又有何不可呢？总会有人会坚持一些原因古怪的执念，可爱又天真，就算是这样子又有什么奇怪？

阳光渐渐地走了过来，慢慢地从瓷砖那边缓慢地爬了过来。邮局的人越来越多，不过都是在处理管理邮政储蓄储户的东西。我空了双手，始终把目光投向玻璃门外的大街上，久久凝视着熙熙攘攘流过的车群，零零碎碎的奔走的人群，希望他可以出现。

但是始终都没有。

叹了口气，我打开我的工作电脑。旁边的收集邮票的同事已经从换衣间换上了工作服，坐上了岗位，并且向我很友好地打了声招呼。

“你啊，又这么早来上班，明明才刚开门，老板这个月又不在偷偷地晚一点又没有多大关系吧？”她的话音十分粗粒，比起柔弱的女生更像大嗓门的女汉子。

“你啊，不好好上班怎么行呢？我可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简直……”

我还没有说完，她就替我补上了我该说的话，“简直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对吧？讲了大概有一百多遍了吧，这四五年都是这样，明明老板好几次想提你做经理，都被你拒绝了，真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简直就是工作狂嘛……”

说什么工作狂不工作狂，热爱自己的工作有什么错嘛，虽然很想反驳回去，但是为了能快点投入工作，结束这段对话，“好嘛，下班我请你吃泡芙，别再多嘴啦”

“唔！！！好好好，就知道你最好了，好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说完，她拍了拍裙角边上的灰尘，用手纸小心翼翼地擦完整个凳子坐面，隔着裙子，坐了下来，开始从抽屉里掏出一大堆印好了的邮票。

我看着已经开机了的电脑，输入口令和密码后，就仔细地excel里调出来的全国地名列表。掏出脚边抽屉里的一封信，随意地放在桌子上。一面看电脑屏幕，一面看信封封皮，仔细地对比着地名。经由这几年的实战训练，我对比文字的速度越来越快，记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有时候看过东西之后的记忆很久都并不会轻易忘记。

时间在以我所无法察觉的速度在飞逝地流动着。但是在刚刚查找过的309个地名中，还是没能找到对应的地名。尽管如此，我仍旧没有放弃。努力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放弃，也就没有什么不能继续下去的理由。

客人从一开始的一丁点，到后来的磨肩接踵，在到后来的空无一人，我仍然坐在这里寻找这个地名和其他信息。我这里是管理信件的位子，托科技发展的福，来找我寄信件的人不太多，寥寥几个，但是这些人中有些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阳光最刺眼的时候，虽然已经把反光玻璃盖到了门上，但是仍有半天劳累到来的疲惫由食欲替代，肚子也在咕咕咕地乱叫。

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有时候连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只能单纯地把它当做是自己所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工作。

耳边传来同事对于午餐的期待。

“走了，工作狂，该吃午饭了，我今天想去附近的寿司店尝尝新品。”

“你啊，老是喜欢吃那种凉食可不好哦，小心肚子痛，”我看着她这痴呆迷乱的眼神，顿时心生笑意，“哈哈哈，你果真是吃不胖的呀！”

“那是当然，要是随随便便就能吃胖，我早该减肥啦，哈哈，倒是你不也是一样，身材一直都这么好没有变化，就是胸不大。”

“你！”我就知道她总会拿这件事情开涮，说实话被说了这么久，也就习惯了，“胸不大真的很对不起呢。好了，走吧，我也想吃那个寿司店的寿司了。”

我整理好桌上的东西，锁住了电脑，紧锁了办公桌的办公锁。伸了个懒腰。

她也整理好了办公文件，走过去勾搭保卫的小哥哥，话说那家伙比我们都小啊，你确定要去发展？嘛……虽然不是我的事情……

“好了，快走吧，小哥哥答应我们帮我们放哨，两个小时的时间足够啦！”

“喂！你，吃个饭要俩小时？？？”

“没事啦没事啦，吃完饭再去广场上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呢好玩的东西……”

“切……我吃完饭就会直接回来的，哦，今天晚上我还要去奶奶家有点事情，所以可能泡芙下次咯”

“什么嘛，没情调~”

就这样一边说着刻薄的话，我们一边走出邮局，走向隔壁街道上的那所寿司店。

X——X

她书桌上的台灯还是关着灯的状态，但是小风扇却仍然呼呼呼地吹着。吹动着用文件夹板压住的那几封信件。

银白色的桌子上，电脑是紧锁的状态，深蓝色的屏幕在没有强光的环境下依然反射着淡淡的蓝色光芒，这些光芒盖住那本只有三四页A4文件工作纸的文件夹板，深黄色的材质夹杂着几缕深综色的纹理，微卷的泛黄的文件纸张，透露着时间的蹉跎。那几封古老的信封，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是一个等待许久的宝藏一样，亟待有人可以去发现，去挖掘。信封上正楷、刚直的文字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故事，一笔一划地完成这记忆的笔迹。

小风扇的微风轻轻抬动着这些灵动的东西，渐渐地吹动那个命运的齿轮。信封上由于被磕磕碰碰刻上的些许小小的伤痕让它更加具有神秘的色彩。

外头的街道上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喧嚣，更多的只是理性的流窜。

X——X

“所以说，人死后，若灵魂没有被及时带走，人间彷徨了许久就会发生灵变，变成没有自我意识的灵，四处袭击人类，而我们驱灵师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从这个世界驱赶掉，或者说是送到你们所谓的冥界那种空间里……”

夏文和白诗语的脑子里还残存着前几天在39号中转站里，店长所说的一切。

一切是那么的迷幻，又是那么的真实。

而现在，夏文和白诗语正在陪伴着莉莉丝，向前走着。

“这是死亡信件哦，简称死后文，一般在人类死亡后，灵魂被带到冥界入口时，官差选择性地让他们给自己最想念的人寄的一封信。爱、恨、情、愁，所有的情感都会包含在其中。这是一封标准的信件，但是人类的邮局是无法递送的，只能有我们死亡信件管理局递送，而我们39号中转站，是负责康特城这个区域的死亡信件的接收和递送。”

莉莉丝边走边说。不过 她走路的样子好奇特，总是像猫步一样地走着。

尽管我们的思想仍然还是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像是假的。而是大脑去拒绝接受和理解，这种什么非科学的事物只有在科幻片或者漫画小说里面才有的情节。

白诗语叹了口气，“果然还是无法理解呢，虽然也是和很多小说里一样，但是在现实里发生却……”

莉莉丝轻声地笑了，“那也没关系的啦，这的确很难让人接受，不过你们陪我来送信很感谢，因为我总是毛手毛脚的，做出傻事……”

之前那个老爷爷的死因，是灵的攻击。当时莉莉丝是目睹了灵尾随老爷爷的，如果没有犹豫，而是直接上去阻止的话，老爷爷也是不会死亡的。原因还是那个老爷爷也是和莉莉丝一样的驱灵师，莉莉丝以为没有问题，就转身准备走了，谁知道却在那一瞬间老爷爷被杀死了。

想到这些莉莉丝眼神黯淡了下来，甚至

“没事的没事的，不要担心啦，这也不是你的错啦莉莉丝，想开点，接下来这个递信工作好好做就行了，将功赎罪！”

X——X

太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经落下了帷幕，明亮的光芒在逐渐被昏沉的黑暗吞噬，他们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远方的深红色中。

伸了个懒腰，看着面前整洁的办公桌，文件夹板下的信封，久久不能自已。

“到底，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来”

我不由得开口询问着什么。

他已经消失了近一年的时间，死亡了吗？亦或是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亦或是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或是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偏偏不跟我说呢？难道觉得我只是个工具？明明我把你的东西地传达地那么好……难道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嘛？还是说你已经知道真相却……

我伸出手掌，从文件夹板下拿出那几张信封，上面被拆封的痕迹赫赫在目，收件人地址，名称还有寄信人地址名称都正正楷楷地写着。几年都没有把它们褪掉，像是刻在记忆中的场景一般。

“要关门了，快出去吧！”

门口保安拉着保险门，向正在发呆的我喊道。我轻轻地回应了之后，摇了摇头，提起座位下面的红色提包，便走了出来，准备回家的我，此刻却碰见了三个小孩子。

“没错，就是你”

突然间用手纸指着我，让我感到有些许惊讶，或许只是三个胡闹的小孩子，我本想准备绕开他们的，但是其中一个穿着很奇怪的一个女生抓住了我的肩膀，眼神十分地诚恳。

“没错，就是你。不要走，现在有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当我得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事情，突然好像有一道光亮起。

“寄给你的信，寄信人是郑泽，收件人是你方芳“

他……寄给我的信……？？

“没错，但这是封有点不同的信，这封信是死亡信件，就是死后的世界寄来的信件”

她的话语让我的脑海浑然。

“死后的……世界……？”

X——X

死亡信件，人类在死亡之后，即将踏入冥界时，死者对与生者的思念越强大，官差就越有机会让你写一封寄给在世人的信，并且该信，越有可能到达指定的目的地，收件人，自然，也会有些许收件人不愿意接受死亡信件，这是运行的，但是收件人死活如果，就不是寄信人所能托管事情。

“你的名字，是叫方芳吧？”眼前奇怪的小妹妹抖了抖手中的信件。

但是难道这真的是郑泽寄给我的？不是寄给那个女生的？……

“收下吧，这是给你的信件”

眼前的小妹妹再三强调，我皱起了眉头，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准备向旁边闪去，却被另外少年和少女拦住了。

“不想知道吗？”

“诶？”

我不明白她在说着什么。

“不想知道，寄信人想对你说些什么吗？”

不想知道？开玩笑吧，我想知道，太想知道了，但是又怕知道，恐惧知道。知道的那些不知道了的事情。

“这是给你的信件，虽然你有拒绝接收的权力，但我还是想提醒你，这样的信件只有一次，如果现在不读，以后也没有机会可以读，你还是坚持不读吗？”

我动摇了，或许我该读一下他给我的信，又或者说……

我该坦白一切？一直以来，我都闷着自己，自己所接受的情感，所经历的都憋在心里，特别是这件事情，一直把自己关在这样的一个笼子里，总觉的心里哪里很堵，但却找不到地方可以倾诉，一直以来都只有我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你们……可以听我讲一个故事吗？”

X——X

方芳原本想逃避这一切，但是似乎并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这一切，都让他回忆起了三年前的事情，那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是在三年前的一天。

方芳刚刚高中毕业，苦于找不到工作，最后通过熟人介绍，终于进入了这家邮局里工作。她负责的和三年后一样的工作，都是处理信件寄出的服务。那个时候，方芳顶替了因为重病而辞职的员来的服务员，虽然是刚到岗，但是方芳表现的极其的出色，尤其收到了店长的表扬，其自身也喜欢上了这个工作，经常服务前来寄送信件的人，并且尽职尽责，争取为每一位寄信的人寄信而做努力

这一天，方芳依旧在做自己热爱的工作，为前来寄信的人，或者寄信筒里投放的信件，找到地点，并且做上记号。一个男生走了进来，放在一封信到他的服务柜台上。

这个男孩身高大约和方芳相同，年龄差不多应该与方芳差不多大。在那个时候的方芳印象里，是从未出现过的，是个新的顾客。方芳以饱满的心情为这位男孩服务。

“小姐姐，我想寄出这封信”

“这封信？恩，我看看……A区C城市X街道 叶惠爱收 ……康特城白法街道 郑泽寄”看完收件人和寄件人，方芳一脸自信地说着回复，“放心好了，小泽弟弟，我一定会帮你寄出去的。

方芳简直就像可以依靠的神明一般，拍着自己的胸脯，但是这句话没能实现。

“谢谢小姐姐”说完付了钱，这个男孩又很快地走了。

方芳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也没能找到男孩信上的收件人地址，但是仍旧找不到。

但是方芳并没有放弃，她仍然继续查找着那个地址。除此之外，她借由查找失落的亲人让店长在全国的公民信息数据库里搜索这个收件人的名字，尽管如此，收到的答案，却是无。

店长看到方芳办公桌上的这一封已经将近两个星期没有寄出的信件，安慰她，并且让她放弃这个信件。表面桑，方芳的确已经这样做，表现出已经不再追究这份信件的样子，但是暗地里仍旧仔细地查找这封信件的地址和收件人的信息。

一个月后，仍然无果，方芳表面上已经回到之前热爱工作的样子，但是其实内心是感到十足的失败，自己的无能，没能把信件准确地寄出，尽管很多次她寄到那个地址，但是相应的邮局却说没有该收件人过来领取邮件。

就在她沮丧的时候，这个男孩又来了。

方芳不认为男孩收到那个女孩的回信，但是男孩仍然还是带了一封信件。

“小姐姐，很感谢你上次帮我寄信件，这次我又要把这封信件寄出去，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收件人。”男孩笑出灿烂的样子。

但是对于方芳来说，这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自己上一封信没能找到收件人，并且还受到表扬，按照实际情况，自己是不该受到表扬，甚至该受到批评，而且还不能仅限于此。但是现在却……方芳感到自己不该继续骗男孩，于是，本想向他道歉并说出实情。

“那谢谢小姐姐，我先走了”

方芳最终还是选择了没有说出实情，目睹男孩离开。

可是方芳还是没有放弃，既然答应了这个男孩郑泽要把他的信寄送到，就一定要送到。方芳从此开始加大搜索的力度，但是仍旧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从此之后每个月，方芳都会收到这个男孩的信件。

“郑泽啊，如果这些信对方收不到，你会怎么办？”

终于忍不住的方芳，在某一次，向郑泽问道。

“放心啦，她的话一定会收到的，我相信她，我也相信你，不用担心什么的小姐姐”

或许男孩其实自己在另外的邮局给这个收件人寄上了正确地址收件人的文字呢？或许男孩在寄信之前就拍好照，然后用电子邮件发送给对方呢？或许对方真的收得到呢？今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方芳仍然觉得自己就像是做错了什么一样。

“小姐姐，我很感谢你帮我寄送出这些信。”

“不用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男孩越感谢，方芳心里就越慌张，但这也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才知道，她在心里很痛苦，知道自己没能完成自己所该完成的东西，知道自己辜负男孩对自己的期待，知道……

每一次，男孩过来都会和方芳来几句简短的对话，方芳便只能借此机会在心里赎罪。

但是一年前，男孩突然没有再次过来寄信让方芳心里十分担忧。

X——X

“所以，你直到现在也没有能找到收件人？”

我们坐在了附近的一家茶馆里，慢慢地倾听着方芳的这些记忆。

“恩，没错，期间我虽然拜访过许许多多名称和收件人一样的人，但终究还是无果。虽然有几个自称是收件人，但是最终却还是把信件返还给我了，并且承认自己不是收件人。”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男孩没有再过来寄信，但是我仍然在继续着我该做的工作，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开电脑仔细寻找着这个神秘的收件人”

方芳喝了一口绿茶，吹动着袅袅升起的热气，一边说着。

“不过，这封信真的是郑泽寄给我的吗？”

“不相信的话，拿去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面对实在不敢相信眼前事情的方芳，小诗坚定地回答。

这才，方芳小心翼翼地接过信件，抚摸上面的纹路和字迹。

“康特城第一邮局 方芳 收 康特城白法街道 郑泽 寄”

莉莉丝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小诗和我礼貌地道了别，就走了出去。

X——X

“文，你说信里都写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听到我和小诗的对话，莉莉丝开心的笑了。

“为什么笑了呀？” 我们不解地问道，“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不止这么点”

“当然是因为终于好好地把死亡信件送到了呀，毕竟前几次都没有好好送到……”， 莉莉丝刚说完这句话，半头回过来，一脸坏笑，“你们想看一下收件人的表情吗？”

听到了什么很有趣的话语，我和小诗也跟着坏笑。

“但是我们今天得回去了”， 莉莉丝一句话吊了胃口，“毕竟姐姐还等我们回去吃饭。”

“诶？你们还要吃饭？”

“那是当然的啊，我们又不是神仙，为什么不会吃饭？”

“可是，你们是驱灵师啊，不是不老不死的吗？”

“啊，的确是不老不死的呀，但是还是会饿死的哦，你们这些不死人才是真正的不老不死，说真的我还是很羡慕你们的”

“诶？羡慕我们什么？”

“曾今是人类呀。”

“诶？难道你曾今不是人类吗莉莉丝？”

“我们姐妹生下来就作为驱灵师而生存，所以还是很羡慕你们这些自由的人类。”

“自由……吗？也是吧”

“明天要不要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姐姐？”

听到小姐姐，我就开心地笑了起来，然而却被莉莉丝给教训。

“笑啥呀，不能这么浮浮躁躁，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

X——X

他们离开了之后，就只剩下我在原地茫然地看着手中那封信。

月光静静地从四四方方的窗户撒下。梧桐灯的角落里，几只调皮的小虫子在奔奔跳跳。

究竟该不该打开这封信，犹豫许久许久，始终没能拿定主意，反复拿起放下这封信。

微风轻轻地拂过夜光下温柔草地，隔壁的呼噜声在轻悄悄地撬动着河流的波纹。

最终还是使劲捏了一下拳头，使劲地朝自己左脸轰去。这才冷静了波动知道心脏，右手捏着信封条的一边角，不安地撕开。月光仍旧那样安静，地板上反射着是冰冷还是温柔的月光？微风已经过了骚动的年纪，变得沉稳了起来，轻抚我的发梢。

办公桌上有一封我翻阅过无数的信件，信封似乎被岁月刻上了无情的伤痕，并且铺上了浅黄色的油漆。在月光的偷照下，显得格外的明亮，或许这不只是一封信。

[ 康特城白法街道 郑泽收……A区C城市X街道 叶惠爱寄]

熟悉的字体是熟悉的记忆，在昏沉的黑暗中熠熠发亮的字体，月光轻轻抚过她的身体，闪耀着曾今的名字。

尽管我终于把郑泽寄给我的信件给看完了，但是那又能怎样呢？

一切所需要知道的，我都已然知道，而些许我们所不理解的，不予过多的评价。究竟我对这个男孩的情感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

尽管我始终保持我的内心冷静，心里对自己说，“或许这会不堪，但是有很多门槛找我们必须去。

最无声的痛苦就是寂静的周围，却弯绕着自己的痛声。

X——X

“小姐姐，我想寄出那封信。”

那是我和郑泽的第一次相遇，也是印象深刻的第一次相遇。

他浅橙色的短袖T恤包裹着瘦弱的身体，大概和我一般的身高让他更显几分稚嫩，英俊的脸庞上长着匀称的五官，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一扇通往天堂的窗户，住在隔壁的天使在对面向我呼喊地纯洁。微短的短发将抖擞的精神传递了过来，天使般的笑容在面庞的终点流淌。

我稍稍一瞥那一封信的信封，材质是普通的信封，而上面字迹却是十分的工整整洁，一笔一划刚进有力，像是都在用心地为着自己所喜欢的人书写一般。

“这封信，我看看……”

他听到了我的话语便小心翼翼地呈上了信封。

“恩……A区C城市X街道 叶惠爱收 ……康特城白法街道 郑泽寄”

原来这男孩名字叫郑泽，“放心小泽弟弟，我一定会帮你寄到目的地的”

郑泽……这个名字越听越觉得悦耳、熟悉……

“恩，谢谢小姐姐”郑泽说完后便恭敬地鞠了一躬，转身便走了。

X——X

又是一个宁静的早晨，我又是天蒙蒙亮就起来，刷完牙，洗完脸，便走进厨房。

但是看到母亲在鼓捣着灶台，年纪不小的她昏昏沉沉地为灶台点火，笨拙的样子早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娴熟模样，我不禁走上前。

“妈……您先别忙活了，早饭就让我来做吧……”

“小芳啊，没事，让妈做哈，妈做了那么多年，妈习惯了，倒是你要好好工作，大学考不上，就只能好好工作了……”

妈这辈子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每天蒙蒙亮就起来准备早饭，父亲因病去世得早，但是早起做早饭这些习惯一直都保留。

“妈，你辛苦了大半辈子，这次就让我来帮你做早饭吧，我来给我们做早饭吃哈，您就坐在餐桌前等吧，我最您最喜欢吃的面条”

我搀扶着母亲坐在桌子旁的靠椅上，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闷闷不乐，不一会就苍白了许多，年龄既视感突然间延后了十多年，让我十分痛心。

“你这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帮我们做早饭，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在为这个家努力，小芳啊，你也长这么大了……”

母亲突然间，不知道为何捂着脸开始痛哭。

“小芳这孩子，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愿望，只要你好好地、开心地度过就可以了，不要太难为自己，知道了吗？”母亲捂着脸继续哭泣。

而我，在用铁网捞面条的时候，眼泪早就滴进面条的汤水里面了。

从小我就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看待，父亲、母亲身患重病，不想却是父亲先离开了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之前值钱的东西，一家人也是在一个小康家境的亲戚的扶持下走到后面，父亲终究还是离开了，高中毕业却没能考上大学的我成为一家人的经济支柱。

那一阵子，母亲帮我物色职业可是煞费苦心了。我咬着牙，把手上两碗拌面递了上去。

“知道了，妈，快吃吧，吃完坐在门口好好晒个太阳，家里还有点舅子送的牛奶，饿了或者渴了的话，就去拿来喝吧，我中午会带午饭回来吃的”

说完，我掩着面，一口一口吸食碗里的面条，泪水无言地滴在面里面。

有点咸。

拜别了母亲，刚好八点钟，我便走到了公交车站里面，等待着公交车。脑海里闪过昨日出现的那个男孩。那样的忧郁，寡言，至今为止碰到的男生里面，他或许是这样的唯一一个。她给我的感觉十分平凡，但是又有一种让我感受不到底的痛苦。

我的职责就是为所有想要传递思念的人传递思念。一开始做这个工作，我还是有点不太熟悉，甚至有点讨厌，后来越来越明了这个职责的重要性。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传递思念，传递感情的欲望，每个人也都十分渴望，而我们作为信息的传递者，有权力更有必要为他们的思念搭起桥梁。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却失败了。不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寄信的地址。那封信，虽然都曾辗转各个相似的地方，但最终都抱回消息说没有这个地址或是收件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没能完成使命的我，在一切的一切之中，带有连带责任的我，却在这个时候更加深刻地质疑自己。

一个月后，郑泽又来了，又带来了一封信。但我不认为她已经收到了回信，并且还花了时间继续写了一封回信。

“小姐姐，很感谢你上次帮我寄信件，这次我又要把这封信件寄出去，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收件人。”男孩笑出灿烂的样子。

这无疑是我职业场中最失败的一次任务，我始终都没能完成这位委托者的要求。但是我仍旧没有放弃，或者说我更加想知道关于收件人呢和寄件人的事情，经常上班时间全神贯注的查找着有关这封信里的地址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信息。同事看到我这样努力也纷纷为我出谋划策，然而最终仍然无果，店长也劝说我，让我不要再执着了，忘了这件事，好好最好之后的每一件事情就行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就是失败的。

一个月后，郑泽又来邮局，又将信件递给了我。

“我叫方芳”

不知道为什么，在空气突然安静的时候，我的嘴里不自知觉地冒出这样的一句话。

“恩？”

“我说，我的名字叫方芳。”

“哦……”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突然想让他记得我一点什么，心里突然笼罩一种异样的情感。

“好多次都来寄信了，有没有想过，突然有一天，她收不到你的信，你会怎么样？”

“放心，不会的”

他信心十足地翘起了嘴角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意一定会传给她的。”

虽然听起来他的勇气还在，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时间，我感到心里一阵绞痛。

“我……”

就在我想要说什么的时候，郑泽转过了头，说了声谢谢，便挥挥手走了出去。

他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有一丝遗憾。看他的背影愈发觉得难受。

我手中紧紧地握住那封签有名字的信封，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没错，就是自己充当那位收件人，为这个寄件人写信。如果是收件人故意给出错误的地址，或者说收件人已经换了地址，那么这封信是实至名归的无法送到目的地，无法传递到情感。

尽管如此，我也不会让这份思念埋没。从那以后，我决定按照他的速度，同样每月写一封回信给郑泽，自然，郑泽送来的信，我都一个字都不漏地全部读了。然而，当我阅读了那些岁月积累下来的感情的文字时，只能想到自己的卑微。

“小爱，我知道你是我这辈子一直都忘不了的人，我不希望你会这样离开我。想当年，我们曾经读过多少美好的日子，我……”

净是一些漫无边际的情话。虽然和我毫无瓜葛，但是我的心里却像是什么东西在狠狠地搅动一样难受，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回信里，也借此大声地写着爱字，以此回应郑泽的心意，但是相关相见却是久久不能动笔，因为我知道的，纸始终都是保不住火的，所以想要乘此机会向他说些什么。不然的话，我相信，我说那些话都不能了。

X——X

……

方芳小姐姐，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许对你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很抱歉现在才向你说明我这些日子一直以来对您的依赖。其实，那个地址，的的确确是个假的地址，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找不到这个地址，而且那个收件人，更加找不到。因为收件人已经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她是病死的，因为我和她是做笔友认识的，所以就一直想着，要以笔友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告白和离别。

我很喜欢她，如若她没有失去生命，我们都长成大人，我毫无疑问我会和她共度余生，但是，造化就是喜欢糊弄人，她就在我想保护她一生的时候，死亡了。

在那之后，我象征性地想要与以前一样，和她每月寄一次信，就算是天各一方，我想，她还是能够收到我的信，收到我的心意。但是之后，我遇见了你，原本就没有对这无聊的世界抱有一丝的幻想，却因后来她的回信产生了一丝希望。

我十分地感谢，你能够将自己的这么多时间花在我身上，也十分的感谢，你一直对我的重视，说真的，在这一年里，我能够抱着你的信件，当做她信件在一起阅读着，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但是我知道其实这个人就是你假扮的，在笔迹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更别说什么语气和用词习惯。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幸福的人，那样的人我相信其实已经离你不远了。

X——X

房间里到处散落着书本、碎玻璃，四处没有一处空地。

真是一个笨蛋一样的人！！我捂着脸，撅起嘴唇，此刻的我声泪聚下此刻的我才像是一个笨蛋一样的人，坐在这里一言不发。

为什么是这样！！尽管我知道收件人其实是收不到的，但是仍然还是花了心思，做了这些事情、那些事情，究竟是为了谁？

或许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用情专一的男孩，又或许我只是怜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

就像他说的，就算他知道那些信件是我写的信件，但他仍然将那些信件当做是真的收件人在写的信件，他始终相信他心中的那个人没有死亡，她只是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而和他拥有几个宝贵的一面之缘的我，也终究只是感情、思念的传递体。

说什么这是死亡信件，说什么这是死后的世界寄来的信件，这些我都不信，我只信他的字迹，我只信他给我带来的感情，尽管我只是作为一个尽了绵薄之力的来传达情感的传递体。

尽管我只是作为一个……

渐渐抬起头，我看见床头柜上的一把镜子，我赶忙抓了过来，看着镜中的自己，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失神了的眼睛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可笑的是，镜中的自己，像是一个许久没有洗澡的流浪汉，像是一个不顾自己身体的病人，硬塞塞地把自己拖进这趟浑水里。

X——X

“不好意思，找到你们，这次是有话来跟你们说。”

距离送出方芳的信已经过了三天，而在早晨突然的造访让我们猝不及防。比起造访的缘由，我对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地址更感兴趣。或许是她用网络技术获取了我的私人信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或许又是她有一些朋友或者亲戚是在情报局工作的？

一般的日子，冰姨和姨夫会在早晨上班，然后留点食材可以做早饭。今天也是一如既往，是冰姨和姨夫一大早就出公司上班了，下午见吧，周末的我们在家里招待着这位来自邮局的神秘客人。

“方芳姐姐，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

小诗从厨房端来三杯泡好的茶。白色飘渺的水汽在茶杯上，随着空气中稍稍涌动的气流飘动了起来，像是在漫舞的公主。

“不好意思，上次跟你们讲的故事，其实我还隐秘了很多其他的重点，我知道或许你们不会很愿意听我的故事，但是我现在也只能和你们讲了，你们拿了他的信给我，我就已经很信任你们了，而且我现在也找不到几个人可以倾听我的故事。”

说完，她突然站了起来，向我们鞠下了躬。

“没关系，”和我坐在一排的小诗回以微笑，她的右手拿着一本书，封面上是“无可慰藉”四个大字。

“真是太好了，我还担心你们会拒绝呢……我……”

说是喜极而泣再不过了，她眉毛挑起了之前一直挑着的痛苦和思念。

“说实话，这四五年，我过得开心快乐其实大多都是表面，郑泽已经占据了我大半的生活，说实话，这些年，也不是没有过追求我，希望给我幸福的男生，但是我都拒绝了，为了的，主要也还是郑泽。”

一边说着，她一边收着眼泪。

“他来寄信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看出了这个男生对于感情的执着，其实这样的男生是很少的，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难以找寻的。伴随着他来寄信次数的增多，我也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男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十次、百次，我在自责，为什么郑泽他这么痴情，为什么他这么坚持永不放弃，为什么时间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她的思念，为什么他的思念是别人，为什么他的思念不是我……当我自己深知，自己是在吃醋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不可能再继续像对待正常的客人一般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了，我无法在找不到目的地或者找不到收件人的时候放手了。我只能用我这卑微的情感，来向他表述。我……”

她收了的眼泪，瞬间奔涌而出，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地，她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动天动地，哭得忘记了自己。

“没事，你说吧，我们都听着，拿起你造访来的勇气吧，我相信你已经克服了心中的恶魔了的，加油”

我鼓励她。

“我……我拆了他写给她的信，并且全部阅读了！！！”

说完，她的哭声更加地大了。

“没事，我们都懂……”

我低下头，准备平和心境地安慰她，但是她却忽然。

“懂什么！你们懂什么！！不拆客人的信件，不看客人的信件，这是业界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你们说懂就可以懂的！！而且，你们也并没有身处我的场景，你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根本就不懂！”

说完，她停止了哭泣，但是抽噎声却特别重。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很懂，所以，你就安心地把心里的一切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懂了……”小诗上前安慰她，方芳把头埋进小诗的肩膀里，开始嚎啕大哭。

“我违背了职业道德……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但是我不想每次见郑泽都看见……看见他的眼睛里只有那个女生……我……我……我\*#&#……”

说到了后面，语无伦次地吐着苦水。

“的确是违背了职业道德……但是……但是你不这样做……又怎么能看见郑泽的内心呢？又怎样让那个男生眼里有你呢？所以没事……这些都不算数。”

我看见了方芳在全力地哭泣。看见了另一位心里充满感情想要传达的寄件人。

尽管自己是个邮件服务员，但是自己也是一介人类，也有七情六欲，纵使你再冷血，也是有自己的情感存在。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情感付出了许多，甚至一切，甚至有些杀人放火、烧伤抢掠，这些都是违背道德的，是不为大多数世人所接受的，但是这些又是真正无意义，没有人所接受的吗？尽管再怎么样纯粹的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执念，对于金钱的执念，让人们可以成为守财奴；对于爱情的执念，可以让人们的爱情更加美好；对于知识的执念，让自己的思想进阶、提升N个档次，对于亲情的执念，让自己沉睡的时候可以不忘记自己是谁，出生在哪里由谁又把自己辛苦喜怒无偿地地拉扯大。

多少人死在了那些闲言碎语，没有重视自己所该重视的地方，又有多少人像是过街老鼠一样，觉得羞愧无地自容，没有再三思考自己窝里等待着食物的幼崽，又有多少人……

“我偷看了他的信，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偷看了信之后，我还为郑泽写回信……以那位女生的名义，写的”

她将哭肿了的眼睛从小诗的肩膀上睁开，抬起了头，轻轻地道声谢后，继续了她的故事。但是这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到无处可寻答案。

“你真的喜欢郑泽吗？”就在这个时候，小诗突然一本正经地问道。

“那是当然的，我甚至会为了他丢了职业道德，也要努力寻找那些封信的真正主人，然而……”说着，她的眼神突然顿了下来。

“直到前几天，你们寄给我信，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骗自己。尽管我还抱有一些幻想，以为郑泽只是没有看到，没有看懂，否则等到那一天，他会喜欢我的，但是……。收件人根本就不存在与这个世界，收件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而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郑泽的心里只有她，完全没有别人，对于我，虽然可能看出了我的心里一丝不安，但是，依旧严格地表了态，完全对我没有兴趣……哈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不知何故方芳突然开始大笑了起来。

“你们说，我是不是像个笨蛋一样，做着笨蛋才会做的事情，死死地喜欢一个根本不可能喜欢上自己的人……”

她坐了下来，坐在长椅上，摇晃着茶杯。

“才没有呢，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喜欢是必然的，但是对方对自己的情感却是扑朔迷离的，这样的单相思也是有的，但这不能被称作爱吗？不，这也算爱，算是给我们自己最特别的爱。”

一边捂着啪嗒啪嗒大颗低落的泪珠，一边哽咽着。

“要是……”

她终于，终于张开了嘴。

“要是……早一点向他表白……就好了……”

是啊，其实能不能互相喜欢，能不能在一起，这些都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真正地把自己所感所想，所思所念传递出去。而方芳毕生的遗憾，想必就是没能好好地向自己心爱的男生——郑泽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意，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生前的爱其实也是一种慰藉。

小诗此时也感动着涕泪直流，哗哗哗地抓起纸巾就使劲地擤。

“不要伤心……小芳姐姐……你已经向他好好表示了你的爱意，就算他不接受……“

“这仍然是你的爱。”

没错，不管怎么样，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也好，时间也罢，还是别人对于自己，社会对于自己的否认下，做一些这样自己认为是爱的事物，去做就行了，这是没有条件的最爱。

……

“郑泽他，究竟是怎么死？”

这一个疑问，同样也牵绕着我们。

X——X

“那现在先感谢你们了，不仅倾听我的故事，还陪我任性了这么久。”

“没关系，能够把感情和思念传达的到，这样在就行了，其他地方笨得很了，我也没有打算继续把他们完胜句打完。”

方芳走了出去。

就这样，这件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们把这一切的境遇讲给店长听，店长笑呵呵地摇着脑袋。然后用手指弹我们的脑袋。

…………

“你们啊……真是爱管闲事，不过呢，这些事情也并不是白费功夫，你们准确地把情感交给了可贵的可恶。”

我和小诗坐在死后文中转站93号的桌子旁，听着店长开始讲话。

“你们帮我们立了一个大功，否则我不会以这样的心态和你们说话，说吧，都有什么愿望，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们实现的。”

店长黑色的长舌猫下，是英俊的侧脸。

“能够帮到你们，其实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也依托您的鸿富，现在已经大概理解了你们所说世界的一切，也托你的福，拥有了不死之身，希望我……”

小诗抢在我前头做好十足的心里准备。

我和小诗因为一个意外的事物，被卷进了神秘的抢劫还是偷盗，然而终究还是斗不过意外，最终还赔上了性命。然而新的世界却在不同的角落生气、降落。

“……希望我可以考试考一百分，希望我……”小诗随心所欲却跑出来几十个词语，连店长也感觉不耐烦了，所以就连忙打断，“不要继续说了，你所的这些愿望实在无法实现，还有，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经过努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要是每个人都那么快，其实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恐惧。”店长摊开了手指说道。

也对，如果郑泽没有毅力，不会每月都坚持地给对方送信件，方芳也不会因为这些喜欢上了郑泽，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都将变得看似毫无意义，不会遇到方芳，我们甚至都不会向眼前可怜的人说出自己的见解。

“那……我想要自己更加的漂亮……或者……”

“恩？”店长不解地问。

“哎呀，算了啦，一看就知道你这店长忒小气了，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可以实现，说什么大人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现在来看只不过是空话哦”

“emmm哼，明明自己已经够漂亮了，却还一直自欺欺人，这样的女生，其实男生不会很喜欢的哦~”

店长说完，回头看了我一眼。

# ·第二幕 步行·

她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女孩子。

莉莉娅十分严厉地坐在坐位上。此时的她在一家抹茶店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抹茶香味。一边轻轻地摇动鼻子，感受这沁入心脾的芳香，一边用右手小心翼翼、慢腾腾地搅拌着热气腾腾的抹茶。稍稍的白色泡沫在绿色的液体表面上缓缓游荡。每每喝抹茶的时候，莉莉娅总会想着手中要是有一块甜甜的三明治，那该多好……不该做多余的想法，摇了摇头，当她定下心神的时候，决定还是先尝一口的时候，发现了玻璃橱窗外面的一群小孩子。他们围在一起，开心地转着圈圈。

莉莉娅心情稍稍有些愉悦地笑了笑。

“还是小孩子好呀……还是人类的小孩子好呀……”说着，自己又再次笑了笑。

这些小孩子面带笑容，踏着欢快的脚步在手拉着手转圈圈。一群和谐可爱的小孩子，这么形容再不过了。莉莉娅心里想着，如果曾今自己能像他们那样，过一天，甚至是一个小时，那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至少现在回想起来，不会满是苦涩的回忆。

小孩子们的笑声越来越大，这让莉莉娅感到吃惊，那些笑声越来越清晰，这更让莉莉娅感到吃惊，并不是这些现象让莉莉娅感到吃惊，而笑声的内容，则是真正让人胆战心惊、毛孔直立。这些并不是 一般的小孩子可以发出的，也并不是莉莉娅印象中的小孩子们的声音，这些是恶魔们的声音。在他们的旋转圈中，一次又一次闪过一个摊在地上哭泣的少女的身影。

“一根毛、一根毛、家产只剩一根毛、老爸出去卖鸡毛、一根毛、两根毛，再去药店买狗毛，医生说，大傻帽，滚远点不要欺负我家的小猫，老爸生出个小闺女，全身都是臭鸡毛、一根毛、两根毛、洗澡随便拔几根毛，都可以塞住下水道……一根毛、两根毛……”

这些……是小孩子该说的语句吗？这些是作为一个人类该说的语句吗？这不是……这简直就是畜生所言，简直就是蝼蚁的吼叫。

啪——

莉莉娅大声地拍了一下桌子，皱起了眉头。自己曾经向往的孩童生活，却被这些小鬼给毁了，说实话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但是火气归火气，理智还是暂且保留的。看到四周纷纷投以斥责的眼光，莉莉娅不好意思地点着头赔着不是。

莉莉娅心里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些小鬼的恶魔行为，还有他们中间究竟围着的什么人。

随后便捏紧了拳头，大踏步着走出了门，向这些小鬼走上前去。

“不好意思，小朋友们，这里是公共场所，这么大声地叫喊可是不行的哦~”尽管心里冒着火，但是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莉莉娅脑子里还是十分清楚的，不能蛮干，否则一切都将是徒劳。为了不将事情搞得一团糟，这种中规中矩的说法就是莉莉娅的选择。

“臭婆娘，不要你这个大人多事！给我们滚远点！”

他们纷纷向莉莉娅投以憎恨的眼神。但是多亏如此，莉莉娅终于看见了他们绕在中间的那个人。那是一个衣领卷皱、衣服被撕裂地破烂不堪，披肩长发的一位少女，脸蛋十分可爱，但是却被一条又一条泪痕无情地刻花了。

看得出来，她是一位备受欺凌的女孩子。

“对不起，小屁孩，我不想在这种地方让你们喊妈妈，你们就给我乖乖地回去吧……”

虽说莉莉丝只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命令着这些小鬼，但是却也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股严厉的气息。但是小孩子们却都不吃这一套，依然嚣张跋扈，简直就像一帮地痞流氓。一个歪着嘴，长相十分诡异的少年走了出来。气势庞大，周围的人都纷纷给他让开了路，大概这家伙就是这帮家伙的老大。

“臭婆娘，还敢在这里和我们逼逼，要不是我们看你还是挺漂亮，我们早就打死你了！你最好给老子滚开！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他站起来，知道我的肚子那么高，但是胆识却像是老虎一般地庞大。要说他们是自信心太足了，还是黑道小说看多了的小学生，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像是这样的小学生分分钟就可以被自己给吓晕。

莉莉娅嘴角一撇，“真的不让开？你确定要惹我生气？跟你说，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

X——X

在路上，这个小女孩一边和我聊着天，一边开心地笑着。只不过那些笑容，在流淌过后的脸庞上，似乎都被融化了。

“小姐姐！你刚刚好厉害啊！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方才根本不知晓自己去路的小女孩，此刻却已经完全置身事外一般，完全对另外一件事情感兴趣。这或许是我的一次善举，也或许是这个女孩最应该得到的一次帮助。

“这个啊，是秘密哦，等你长大了，我就可以告诉你了”

我捏了捏一下她可爱的小鼻子，笑着说道。不知为何，心情从未有过如此舒畅，或许是刚刚打了一场大大的战斗，也或许是能够救下这个小女孩。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其实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毕竟我可是能让世界抖三抖的女神呀！

“切~小姐姐好小气哦。”

一边嘟着嘴，一边生着气，一面还时不时地观察这我的表情的小女孩，似乎更加可爱了。但是我想到了什么，便又再次低下了头。

“我说……”

还没有等我问问题，小女孩就主动说了句话，“依依”

“？恩？”我还在一知半解的时候，小女孩肯定了我的想法，“我的名字叫林依依”

“恩，依依，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欺负你啊？”

拉着我手的依依顿时低下了头。

我连忙补充道，“如果说不想说的话，不说其实也没有关系的。”

“不……”但是得到了她肯定的回答，“我会告诉小姐姐的，小姐姐帮助了我，我应告诉小姐姐的”

随后的十分钟里，我们一边走着路，一边诉说/倾听着依依父亲的故事。原来依依小时候有过好多朋友，也玩的很开心，但是直到父亲的去世。由于父亲身前是以自行车修理工以及罪犯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线。而让他们感到恐惧和厌恶的，是依依父亲的生前所做的事情。

他生前最的做大的一件事，就是把一个城管给狠狠地、体无完肤地揍趴下，但是于此之后，她经历的是生前做残酷的生活，被城管四处找麻烦，被邻居也嫌弃，被老板辞退，就连孩子也被连累到了。一些同学，霸陵者就是看到了依依家没有壮实的大人，才敢为所欲为，简直就像是一方禽兽的所做所为。他们四处招揽人，想要合起火来一起欺负小依依。

幸亏这次让莉莉娅撞到了，否则那样的命运会继续下去，要知道，这些家伙可是恶魔一般的存在，若是放任不管的话，很快，不出意外，小女孩的心恐怕要冷点。

X——X

小女孩很快就到家了，而我，也顺便去她家看看。然而有点后悔了。

她的家，与其说是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屋子。这间屋子总共差不多也就10X3的面积，头顶是用那些很长的瓦片盖着，还有些甚至是一些木头，这间屋子似乎都像是临时搭建的而且弱不禁风的，大概再过一阵子就会倒的。

最里面的一张床就已经占了一小半的空间，躺在上面的是一个病怏怏的老人。老人听到们被推开的声音，特意吃力地抬起了头，向门口观望。

原本依依的脸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廉价的泪水已经醒目的伤痕。但是经历过了一阵子，依依脸上的泪水由我已经全部地擦干净，并且化了一些淡淡的妆，用以填补脸上、脖子上的伤口。目前整张脸，也只是眼睛有点红肿而已。除了化淡妆，我还带她在美食街里吃了一大顿，她的肚子简直就是无底洞，但是再无敌的人，一想到自己始终会离去，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些天一定要好好地在暗地里注视她。

“奶奶，我回来了。”

依依走到奶奶的床前，轻声地对老人说道。奶奶稍稍点点头示意。

依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这里很乱，不好意思哈，我待会就整理。但你现在我想听听小姐姐讲故事。不过在那之前，我得给我的奶奶喂饭。因为我奶奶基本上就是不能多动的人，所以我必须在一口一口地喂食她”

说完，依依就拿着刚刚剩下来的炒蛋。我这才知道她方才说的要必须留一点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和小依依在开心地吃着羊肉串的时候，依依突然说要留一点，但又说怕太硬……

“我要给我的奶奶带菜呀。”一边说着，一边用之前随身携带的塑料袋把菜盘倒到里面。 看着她娴熟的手法，我甚至怀疑我的眼睛。一个12岁的小女孩居然能有如此细的心，我心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不一会儿的功夫，依依就已经完成了对奶奶的喂食，但是盘子里还剩不少食物，她也没有多想，就张开了嘴巴，把那些食物一瞬滑进了嘴里，吞咽了下去。看得出来，这是不浪费粮食，但是这样的举动，放在外面，其实是会让人吃一惊的。

“对不起小姐姐，爸爸教导过我，不能浪费粮食，”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的盘子拿到桌子里面的一个大脸盘里。那个脸盆是深红色的，里面是一叠又一叠的餐盘，看着我似有疑惑，她轻声地笑了，“对不起，这些都是积了灰很长是能没有用了的餐具，说实话，原本不太想管他们，但是时间一长，其实味道也不会很少，所以……对了小姐姐，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莉莉娅”

“哇！好好听的名字呀！”不过，先等我一下吧。说完，她在房间里四处乱转，搬东西，擦东西，一瞬间，所有的秽物都被依依一一清理干净，水泥地板上也没有任何的灰尘和沙粒，我向墙角瞥了一眼，那里确像是放着一些工具一眼的东西，什么螺丝刀、剪刀、扳手、已经等等电器工具。那些工具也被好好地藏在了一个箱裝的方便面里面，要不是上面暗暗闪烁的红光，我是不会发现还有这些东西的。

屋子里整个风貌焕然一新，简直就像是集体大还原一样。不过，这都是一个只有12所左右的小女孩的工作。正所谓，有代表胜过没有代表，她给人就感觉很直率。

“父母去哪里了？”

“父亲死了，母亲在我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那这些家务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做的吗？不累吗？”

“当然累，但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更加胜任的人吗？”

X——X

“不行！！我不让！！”披头散发的小女孩站在一个紧闭了的铁卷大门的门前，拼尽全力地张开着双臂，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些穿着醒目的蓝色衣服的人。这些人在别人的眼中，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一种剥夺的象征。

“不行！你们再动一下我的姐姐的店铺，我跟你们没完！”坚定不移的眼神，不像是一个仅仅12岁稚嫩的少女所拥有之物，倒像是一个濒临死亡了的，但却不依不挠的野兽一样的眼神，在这种眼神里，多的是痛苦和悲哀、叹息和哭泣。

而这些穿着蓝色衣服的人叉着腰，摆出一副十分随意的姿态，冷哼了一声，便开始言语。

“你这小屁孩儿，给我们滚开！大人的事情，小孩你不懂，别掺和进来！”一口一句一字，简直就像是不屑的钉子，深深地钻进小女孩的心里。

小女孩的眼中早已滚动着泪水，但是不知是不是在坚持着什么，久久不肯坠下。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大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不好的事情！就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知道这些是不好的事情！你们这些大人就像坏蛋一样！你们穿蓝衣服的都是坏蛋！”说着，小女孩举起双手，使劲地向这些穿着蓝衣服的人砸去。

但是渺小的力量，仅仅只是像雨点砸到水泥地面上一样仅仅只是泛着简单的回波。不一会儿，这些穿蓝色衣服的人就开始失去了耐心。

“你这小屁孩，走开！”说完，用力推了一把小女孩，小女孩被推翻在地，没有一丝反抗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虽然有，但是终究还是太过于渺小了。伴随着一声无助的惨叫，女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哼！叫你走开你还不走开！”蓝衣服的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小女孩的面前，俯视着眼前的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眼里没有一丝同情，甚至还有点嘲讽。

“你们这些管理人，能不能好好说话！”突然，一句厉声的话语传了进来。原来不知不觉，这里已经站了一圈的人，他们窃窃私语，有的再指责着这些蓝衣服的暴行，而有些则在训斥着坐在地上、已经沾满了脏泥巴的小女孩的无礼和没有家教。而这句话是一名身材瘦弱，穿着一身绿色和白色条纹的，长相普通的少年。

蓝衣服的人听到了训斥自己的话，转过身，用一种骇人的眼神，盯着眼前的这个男生。

“你这家伙，行不行我们把你上报治安亭，说是违反公务法？瞧你这样子，也知道你没有读过几年书，像你这样的社会败类，多铲除一个也不是错。”

现在仔细地听这些指责声，原本那些还在斥责管理人暴力的声音已经不再传入人的耳朵里了，更多的是那些指责小女孩没有家教、不懂事、插手大人的事情、妈妈没有教好、父亲没有管好、无礼、以及自我的狂妄。

这个时候，那个铁卷门，慢慢地打了开，一家男女两口子带着一个孩子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男女两人两手紧紧地攥着孩子的手。那个孩子看起来稍稍年长小女孩一点。鸭舌帽长长的帽檐遮住了孩子的脸。

“小青！”小女孩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缓缓地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孩子，拍了拍身上的污泥便站了起来。

这家早餐店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某天被一名客人投诉之后，不久，治安亭就命令这些城市治安管理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小孩子没有理会小女孩的举动，仅仅只是躲在男女的身后。

“可恶！你不要以为你……”小女孩碰到眼前怯怯懦懦的小孩，皱起了眉头，转过头，准备要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些蓝衣服的人表达心里的抗议的时候，身后男女的其中男生开了口。

“依依，很感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也一直在逃避，很感谢你，你可以离开了，剩下的我们自己会处理。”

能感觉到小女孩脸上的喜悦。小女孩听到了这个男人的话，准备继续像刚才那样但是……

啪——

一道重重的声音从小女孩的脸上划过，不是因为什么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一只柔嫩的手掌在她的脸上重重拍下来而已。火辣辣的温度在时刻炙烤着小女孩的脸，红彤彤的痕迹死死地刻在了上面。伴随着这记重重的巴掌声，还有小女孩楚楚的惨叫声。

那只手掌是出自女人的手，是出自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人之手。那个女人比小女孩高一半，但是脸上却刻满了严肃的表情，眼睛紧紧地瞪着眼前因为巴掌的重力而歪过了头却久久不能缓过来的小女孩。

“你……不要胡来了！”

严厉的声音再次震慑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孩再也承受不住泪水的压力，啪嗒啪嗒的、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低落。滴在脏兮兮的衣领上、滴在红彤彤的胸口上、滴在龌龊无比的大地上、滴在浑浊的水坑里，就这样滴着，一颗又一颗……

就在小女孩不注意的时候，这个女人再次挥出了手，重重地拍向小女孩的另一侧的脸颊。

啪——

X——X

“小姐姐，痛吗？”

依依一边看着我，一边指着我左侧脸颊上红彤彤的手掌印。

“没关系没关系，相比这些都不太重要，你还好吗？”

比起我所受的伤害，依依怕是受到的更是成倍的伤害把，但是此刻也依然关心我也只是她善良的表现吧。看着依依右脸上早已消隐了八成却还是留下浅浅印记的手掌印，心里不禁一揪。

她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女孩子。

“你呀！要不是我出手得早，你可能又要再次被这些混蛋们扇了一耳光，真是不清楚欺负一个小女孩算什么？你也是，看到他们那么多人，你也不应该就这样直接硬上嘛，搞不好他们把你弄伤怎么办呀？真实一群让人无法停止操心的小孩子呢！一个个都这么地任性”

我按着额头无奈地说着。

但是依依却调皮地伸出了舌头。

虽然受了些许伤，但是依依仍然还是活蹦乱跳地走在前面，这也许也是小孩子的天性。目睹了她的背影，突然感觉似曾相识。熟悉的感觉渗透进我的眼眶，泪水渐渐地涌了上来，早已没有察觉依依已经停了下来还仔细地看着我。

“小姐姐你哭了！”

她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一样地开心地大叫了起来。

“没有啦！这才不是哭嘞！你才是哭了！”

虽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但是喉咙里却不争气地像小孩子一样地反驳者这个小女孩。

太阳还在西边的终点喝茶，红色的夕阳照亮了半边我们行走的天空，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红了脸，还渐渐地害羞地转过身去。

红色的阳光照在了小女孩的身上，反射出血红色的视觉效果。

“依依，你只有一个奶奶吗？除了父母，你还有其他亲人亲戚吗？”

“其他家人？……恩，没有了吧”

虽然是个否定句，但是依依的语气却没有让我感到任何遗憾的感觉。

“你现在身上有点脏，要不要去姐姐那边洗个澡呢？我们再请你吃好吃的哦~”

一听到好吃的，这个小女孩的眼睛瞬间放直了。这也许是她的一个可爱之处吧。但是恐怕没有遇到我们这样的人，这个小女孩怕是一辈子都要受那样子的命，或者也没有能够活个几年就消失在人间了吧。我自我感叹世态炎凉，但是又无力回天的那种无助。

“恩恩！好的好的！不过这次我们不吃烧烤了，我们可以吃软一点的东西吗？”

“恩？好是好的，不过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奶奶带一点吃的呀！好不容易又吃到小姐姐请客”

说起来我才记起，这小女孩的确会为了奶奶这般着想。

“我可没有说过是免费的哦~”我翘起了嘴角，坏坏地笑着。

“啊~小姐姐，那我可不能吃了，我身上没有钱……”

“傻瓜，我骗你的啦，哈哈哈，这么容易被骗，你果然只是个普通的小孩子啊！”

小女孩像是受到了什么天大的欺骗，一边敲打着我的背，一边翘起嘴角弯着眉头骂我坏。

X——X

依依在洗澡间里洗着早，欢欢乐乐地哼着儿歌，而我们在客厅里商量着她的事情。

“夏文，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看着正在出神的夏文，不禁发问。

“恩……”，慢慢转过头的夏文一脸疑问地问着我，“你刚刚……有说什么吗？”

“文，你注意听啦！”一旁的白诗语拍了一下夏文的脑袋，愤气地说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故事太长……所以不小心走神了……”

“算了也不管你，你也就这副德行，我再从头到尾说一遍，你好好听：就是这个叫做依依的小女孩呢，因为父母都去世了，所以经常受到同班同学的欺凌，今天他帮他好朋友抗议治安管理人但是却反遭迫害，甚至把她推翻在地，这样子的事情你能忍吗？”

听了我说的话，夏文皱了皱眉眉头，深深地回了一句，“这的确是不能忍的，但是你们要怎么办？报复吗？”

“那当然不是，我想我们其实身体还算好的，所以就想没事就在她身边保护她，这样可以么？”我一脸严肃地提出提案。

“保护她倒是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一直保护她把？总不可能时时刻刻不放松地看着她把？这样和监狱有什么区别呢？”

白诗语也皱着眉头询问。

的确这样的话和监狱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

“小姐姐，你们再干什么呀！”穿着脏衣服的依依拿着毛巾擦拭脑袋着走了出来。

“你怎么又穿那件衣服呀？”看见她仍然和方才没有区别，不禁盘问。

“诶……可是我没有带换洗的衣服呀……”

“那好办，我去我的房间里拿我的衣服，先给你穿一下……”说完，我转身对夏文和白诗语轻声地说着，“你们现在最好不要提刚刚的事情，不然一场好意全都白费了”

他们也都理解地点了点头。

我飞向厨房，打开了灵门，走了进去，找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在衣柜里翻出一条白色的内裤、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然后走了出去。

走到客厅房门的转角处，里面聊天的依依挥了挥手。

依依不解地走了过来，我手把手地准备把内裤、裙子，还有衬衫一起给她穿上，但是衬衫就已经遮到了她的膝盖了，所以我觉得裙子其实也没有必要了。满意地拍了拍她的胸脯。

“哇，这件衬衫好漂亮啊！哈哈！”说着，她在厨房里转了起圈来。

一位不知从何处天庭而来的小仙女在翩翩起舞。

X——X

“听说这次的话语权更加大了”

“那可不是，这次他们可是带着正当理由来了，再说了，这个贱女孩也算是罪有应得的”

“是吗？你是从哪里听说来的？”

“啊……那个啊，我儿子在治安亭里工作，听到他的同事们讨论这件事，据说这件事情连同上次的那件事情在治安亭里面传地很疯呢。”

“哦？什么传得很疯呀？”

“就是这个小女孩呀，说她可怜其实也只是太肤浅了，真正在现场的人都知道她只是在装可怜，而且自己的素质很差”

“我上次赶来的时候，人都散了，你在现场看见什么了？”

“啊，是那个啊，就是这个小女孩想打治安管理人，所以罪有应得地受到了教训”

“什么教训呀？”

“我说你……就算没有来到现场，也应该听到邻居说的呀，这件事情在这里也很疯”

“好啦，你就告诉我啦”

“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啊，这个小女孩被管理人推到在地，摔了个狗啃泥！”

“哇，那可真是够惨的……”

“哪里呀，这都是她自找的，如果没有她向管理人挑衅的话，哪里会收到这样的待遇呀，再说了，她那样子一看就是一个当婊子的样，我们周围的邻居都不叫她小女孩，小姑娘，都叫她小婊子，其实要说有没有点过分，我想还是很称的，毕竟看过现场的人都会那样说……”

“是啊……不过这次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是因为她老爹呀”

“她老爹？怎么回事？”

“啊，那件事情说来话长了，现在只能告诉你，她老爹犯了罪，在抓捕的过程中死掉了，为了收回财产，治安亭派人来查封家产”

“家产？他们家有什么家产？他们家是有钱人家吗？”

“什么嘛，你也太高看人家了，看看人家的素质就知道，人家的财产也是穷酸地可怜，你以为人家家产万惯啊，人家一穷酸小家庭，她老爹是修自行车的，你说人要本分点也还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自行车已经很少了，都开起跑车了，再不行就是电动车之类的，所以他的生活想想就知道不好，不过搞笑的是，他却去犯罪了，你说，这搞不搞笑？”

“哈哈哈哈……”

“你说一个人居然穷到去犯罪，他到底是由多穷呀哈哈哈！”

“也是哈！哈哈哈哈……”

“要是我呀，这辈子就算穷死我也不会去犯罪，那种人简直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哈哈哈哈……”

“是呀哈哈哈哈……如果要是我，宁愿死也……”

“宁愿死……也不犯罪……”

“这个臭婊子看来也不是一般的臭啊，简直就是娘没有教好，哦对了，她没有娘哈哈哈哈……”

“她没有娘？”

“我邻居跟我说，她一出生就把娘给活活弄死了哈哈哈……你说好不好笑……”

X——X

依依坐在一个帐篷的下面，外面正下着雨，很大很大。

雨声虽然很大但是也同样淹没不了人群中叽叽喳喳的叫声。那种叫声让我感到不适。像是在黑暗中咄咄逼人的恶魔，用尖尖的死灵法师的法杖戳进我的身体里一般疼痛的叫声，那是一个没有结尾的叫声。

“我不允许你们碰我爸爸的东西！”

依依哭丧着脸，但仍然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两个穿着蓝色衣服的治安管理人。

“臭丫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要知道我们的棍子可是很结实的”

两个看起来相当壮硕的管理人，差不多有依依的两倍身高，将近两米了，身材更是壮实，肌肉、胸肌都深深地印刻在外面的衣服上，形成了奇怪的花纹。

“我不怕你们！你们都是坏人！我不准你们欺负我爸爸的店！”

依依依依不饶地大声呵斥了起来，并且用随处拿来的一根长长的铁棍向前面两位看起来相当高的人挥去，但是结果自然是毫无效果的。这两人单手就握住了铁棍，并且靠蛮力把铁棍抬了起来。

依依就这样被抬浮在了空中。

大棚里面有一个开着的房门，里面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面无表情的老奶奶。

人群里面虽然嘈杂，但是风口浪尖却依然都是谩骂这个小女孩的恶言。其中三个人躲在人群的后面。没错，他们是前几日得到依依帮助得以暂且保全店面的那家人，但是此刻也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人群的后面，远远地望着依依。

“我想，你们不会是在等我们吧？”

我扯起了嗓子向那两个蓝衣服的人喊去。

人群们纷纷奇怪地向我投以谬论的眼神。但是也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我和身后的三个人慢慢地走进了人群。

“所以说你们这些小鬼最麻烦了，一个接着一个，识相的都给我们滚……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要不是看你们是小孩子，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们的……”

我走在他们的面前，昂起胸膛。

“哦~是不是这么轻易就放过我们呢？”

依依见到熟悉的莉莉娅，开心地叫了声小姐姐，可是眼神在一瞬间就垂落了。

“别担心，我们是来帮你的，不会伤害你的……”

莉莉娅蹲下了身子，用右手食指轻轻地抚去了依依脸上的脏泥水。

大雨仍然在不停地下着。哗啦哗啦，比之前还要大声的喧闹。众人们纷纷撑起了伞。

“喂！你们这群自不量力的小鬼，是想背罪名吗？”

面对一位“大言不惭”的少女发言之后，这两个人翘起了嘴角，仿佛目睹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在发生。

我向他们伸出了右手，指出了食指。

见到我的手势，他们感到惊奇。就连群众也在指指点点。

“我不会让你们毁坏依依的任何东西！”

我自觉的我充满了信心，而且此刻拥有我另外三个同伴的力量。

“没错！你们休想！”

我身后的同伴也异口同声地响应着我的挑衅。

场面在接下来的五秒内，极度地安静，但是紧随其后的是一阵轰隆的声音。

人群和我们纷纷向前方望去，一两台超大型的叉机在向我们慢吞吞的驶来。

“哈哈哈，”这两个人往后退了几步，走在了雨水之中，然后又继续大笑。

“你们是阻止不了我们的，林依依的父亲涉嫌偷卖毒品，触犯了安邦法，按照处理条例，他的每个财产都必须被毁掉！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不和你们废话，赶紧把这些拆房机撤掉，否则你会知道后果的！”莉莉丝皱起眉头，狠狠地说。

“文，要不要我帮你一起揍这两个家伙！”小诗拍了拍我的肩膀，征求我的意见。

“夏文，我们没有时间等了！”莉莉娅向我焦急地说。

这些话语然而在这两个人的耳朵里完全都是放屁，他们不会知道几个普通的小孩子其实实力有多么的可怕，他们也没有理由知道这些。然而在接下来的几秒内，他们就会见识到真正的可怕。

“接住我的拳头，否则你们会被弹飞的！”

一边吼叫着，一边向这两个人挥去拳头。果然，身体异常的轻盈，完全没有太多的负重感，而且手中拳头的力量也十分巨大，甚至巨大到让我难以想象。虽然我并不是第一次运用这种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但是威力还是让我着实一惊。

这俩人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的连续快拳给弹飞，撞在街边的消防栓，落在了地上。但此时的他们仍然用蛮力或者说是意志力站了起来，并且再次对我们表示不屑。

“你们这些臭小鬼！今天我们不为民除害，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吃素的！！”

他们向我开始移动。

我在对付着眼前的这两个人，其他三个人，莉莉娅莉莉丝，还有小诗都有自己的位置。莉莉娅保护依依，莉莉丝与小诗冲上去阻止那几台拆房机。一瞬间现场场面变得极其的混乱。

但是依依却开始埋头痛苦了起来。

“你不会了解，什么是正义的！”

一个穿着蓝衣服的人冲向我，用力挥来了右手，正中我的右边脸颊。

“你就会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毁一个孩子！”

我承受着疼痛，快速地向他的胸口挥去拳头。不能朝向他的脸的原因是，可能会让他面目全非。

“我才不管孩子不孩子，我要维护的是社会的正义！”

他惨叫了一声，瞪着眼睛冲着我大喊。

后面背上一阵疼痛，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另外的一个蓝衣服的人，再拼尽全力捶着我的后背，我的脸刚刚伸过去，又被他狠狠地抽了一下。

“你们连普通的小市民的正义都维护不了……算什么正义！”

我忍着痛，向他们大喊。

一拳又一拳，我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胸口。胸口里面大概受了很严重的伤，我能感觉到有一部分的骨头已经被狠狠地震碎，还有一些心脏恐惧的疯狂乱跳的声音。

“你以为你拯救了小市民的正义……但是……你仍旧什么都不是！”

一位蓝衣人揪着我的衣领，气愤愤地对我说。

我又奋力地一拳挥去。最终，他们都摊到在了地上。雨水的声音仍旧在继续，大雨点滴落在地上的声音却恍若隔世的音乐，在耳边久久不能放下。

“你们！不要再打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我求求你们了……”哭声伴随着苦苦的哀求声，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拍打着每个人的脑袋。大雨的声音，仿佛瞬间消失了。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我求求你们……”再三重复着一句话的依依，此刻瘫坐在泥泞的泥巴上，双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裤脚。眼中的泪水已经早已干涸，只剩下深深的一道嵌入的浅白色的刻痕，像是所有在最后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悲剧主人公一样。依依不再有过多的要求，或许她已经认为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我俯视着她的眼神，愣住了。

“我求求你们！……”她依然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朝着她望去，雨声在一片寂静中又磅礴宏大了起来，这一切都像在不言之中诞生的悲剧结尾一样。所有的人都侧目着，人群中的寂静在雨点的洪涛声中被淹没。越来越多的人低下了头，似乎在躲避着什么，但始终都是躲不掉。他们抬起了头，看着眼前跪在雨中痛哭的少女，看着原本死死不肯罢休现在却死死求饶的少女，看着原本以为是嚣张跋扈现在却是楚楚可怜的少女，看着原本在印象中是个臭婊子现在却是可怜虫的少女，看着那位在雨中滴雨的少女，他们或许不知道：

那不是痛苦，那是在痛诉。

X——X

依依的哭声很大很大，淹没了雨声。

原本零碎的嘲讽声此刻也变成了寂静，良久没有再有人说话，那两个蓝衣服的管理人从地上慢慢站了起来。

“你们这些家伙，适可而止！我们好对付，我们身后的人们，可不是好对付的！”

一个脸上被刮出一条血痕的蓝衣人盯着我们说道，像是在嘲笑着我们，那种口气中透露着无比的自傲，仿佛自己有着什么天大的依仗一般，尽管有那么大的依仗，但是仍然还是无法敌得过世俗的道德制约，他们这样做，迟早是会灭亡的。

“不要说我在和你们开玩笑，就算我现在认认真真和你们说话，你们会听吗？，”

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一阵柔和的声音。

“你让大家评一下理，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这像什么样子？”

随着声音越来越大，人群中才缓缓地拉开了一条空道，一个男生走了过来。

“要说是两个地痞流氓也就算了，但是偏偏是你们这样的有权有势的人，你说这像话吗？这一点，就不符合道理了。”

一边说着刻薄又合情的话，一边摇晃着带着白色手套手中的那封白色的信封。

“其次，你们出场的理由是不是未免也太牵强了？拆迁的事情似乎不是你们这些治安管理部门管理的吧？摆着一副老大的样子给谁看呢？”

这个男人的身长大约有180厘米以上，因为他足足高了这两个人半个脑袋，而这两个人的身高也只比我高个半个脑袋。一席白色的西服，双手带着洁白色的乳胶手套，帅气的脸庞让人感觉有些突兀，鹤立鸡群，而那双细长的大腿时刻在提醒着人们他们的特点。

“要你管啊，你算个老几！”

这个男人虽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但是不可轻易地放松戒备，我皱起了眉头。

“维克！”

莉莉丝的声音首先发了出来。

“是你啊，维克，我说谁有这么大能耐呢。”

然后是莉莉娅的声音。

？难道这个男人我们都应该认识的吗？或许说，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熟人？

我转过身，右手捂着嘴巴在小诗的耳边轻声地问着，“这个人你认识吗？”

然而得到的回答也是NO。

话说这个似乎名称为维克的男人没有理睬这两个人的只字片语，径直地向我们走来。而受到冷落的两个家伙不甘心，便冲了上来，准备给维克来致命的一击。谁知道维克反身一题便把他们踢飞了好远。

“我可是有重要事情的，你们可别惹火了，现在”

转身，继续向我们走来。

依依的哭声仍然很大，与雨声混合在了一起，在周围的空气中不停地震动着。

在雨中行走的维克，衣服却好像没有被浸湿一般，就连手中的信封也是没有沾一滴雨水。

“那封信……”

小诗瞥了维克手中的那封信，吃惊地说。

“没错，”莉莉娅也跟上了说，“是死后文，那邮戳，是39号中转站的”

我这才想起来，那封信上面的邮戳和之前看到的几封信的邮戳一模一样。

维克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是却和我的眼神摩擦似火。

在我耳边说，“这两个女生，你要小心”之后，继续走向依依。

他蹲了下来，绽开了笑容，向依依递了那封信。

“恩？……这是什么？……”依依不再继续哭泣，只是一边抽噎，一边不解地询问。

“这是来自世间最纯粹的情感，我想请你收下这封信。”说完，笑着递着信。

依依不解地接过那封信，“谢谢你小哥哥”

维克用右手抚摸着依依的头，深深地望着依依的面容。良久良久，像是在看一个悲剧作品，又或者是一件濒临艺术的作品。随后转身站起，目睹着周围的一切。

原本还沉默的人群因为维克的到来，瞬间变得沸腾起来，有说维克是依依请来的演员，有说维克其实是上天派来拯救依依的神灵，也有说是恶魔，也有说只是路过的一个普通人……

“你们，”我这才注意到，他原来是浅蓝色的虹膜，瞬间变成了红色，“看够了吗？看够了就快点散了吧！这里不需要你们来围观了！”

一说完，人群就好似听到了什么指令一般，一言不发地各自散开。

“还有你们！”，说完刚才的一席话，虹膜变回浅蓝色的维克，转过头望着在墙壁下坐着不停喘着粗气的两位穿着蓝色衣服的人，翘起了嘴角说道，“你们还想不想继续收回依依小女孩的家产了？”

“这还要你管的吗？你管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信不信我告……”

“我告你违反治安法是吧？”

像是被说到了痛处的两个人撇了撇嘴吧。

“你们是没有见识过我的力量是吗？凡人”说完，维克的眼睛虹膜渐渐变成了红色，一股恐惧的冰冷从他周围向四处散去。

这两个人被吓得抖着腿，鼻涕流一大把，然后全身抖擞着。

最后无奈忍受不了恐惧的他们，纷纷向维克求饶，并且答应不再找依依的麻烦了。

“你们最好记住，因为要我再看见你们，你们的腿……就别想完整了”

一股寒意从脚跟向上袭来，他们寒冷地连忙确认自己的腿还有没有健在。

“快走吧！”说完，维克的眼睛恢复了之前的蓝色模样，然后转身向我们走来。

不一会儿，周围的人群已经全部清空，两个烦人精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雨声渐渐地缓了下来，像是在受谁的审问一般，快速地沉寂了下来。

X——X

“重新再做一遍自我介绍，我叫维克洛斯·艾德勒，39号的人们都称我维克。”

“哇，他就是维克呀~好帅呀~”藏在我身后的小诗，一脸通红地向我说着心里话。

“是啊是啊，这么帅，当你男朋友多好啊，简直是绝配~”这句话我当然没有说出口，也只是在心里面简单地嘟囔几句，然而在一瞬间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窥探到了一样。

“对啊，”就连平时很少夸人的莉莉娅都对他赞不绝口，“维克的驱灵术可是很厉害的哦~要不是有他在，39号中转站里除了店长和管家我就没有对手了”

“是啊是啊，如果维克回来的话，姐姐一有空就会和维克切磋呢，简直不要太美了，那种画面。”莉莉丝也开心地补上了几句话。

“说这些事情，”维克回头瞥了一眼正在仔细阅读信件的依依，“倒不如多关心一下这个孩子。”

X——X

回忆就免了，但是简要的说明，我们还是要了解到的。

依依的父亲原本是个自行车修理工，兢兢业业二十年，手艺精通，也经历过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却没有想到在二十年过后，时态发生剧烈的变化，原始的自行车早已经销声匿迹，新型的自行车又结合了许多高端的科技，这让依依的父亲没得妥协。

已经不再年轻的他，也经常因为记性不好或者脑子不灵光做过许多错事。有许多次因为忘记给依依送午饭，导致依依晕倒在学校，有许多次因为自己出门没有上锁，家里的东西被偷了无数次，有许多次因为算数不快，导致在工资结账的时候很多次被多扣钱，自己却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少发生的。

深知自己已经快要步入泥土里了，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这唯一的女儿。他把店铺在城里四处都摆过，但是无奈都没有什么生意。

好不容易，因为一次复古运动，让大家纷纷对原始的自行车感兴趣了，期间破了，损了自然也需要找人来修，所以手艺唯一又独特的他，再次被送上了自以为是致富的道路。日子眼看就要越过越好，赚的钱也一反常态的巨多。

但是一道纸书下来，他却又破灭了梦想。

治安管理人因为“复古运动”违反了治安法，强行勒令相关部门取消运动事项。其中一项批文就是解除原始自行车修理的岗位，禁止原始的自行车在公路上行走，禁止人员在乘骑自行车。

这些条款条条要命，简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盖在了他的头上。

“可以再恶心点吗？”他想对着那些制定条款的人大吼，可是有用吗？没有用。

“听说……听说……买这个药很赚钱的哦！”一天的夜里，和他一起在工地里上班的工人拿着手中白色晶体，和他展开着对话，那白色晶体在业管的照明下，熠熠闪烁，就像钻石一样在黑暗中闪烁着。

“是吗？这东西很值钱吗？”提到了赚钱，一下子就来了兴趣的他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不过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他并不知道，那种东西表面上看着多么光鲜亮丽，但是实质上，用过的人或者深知其用处的人，都会为之一怔。那是毒品，吃了会让人上瘾，中毒，甚至死亡的神经性毒品。他毫不知情，只是认为这只是一种很少贵族才能有资格用的高贵的西药。

冲着红彤彤的钞票，他毅然地踏上了这条他认为是致富的道路。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法庭的宣判，和无情的警钟。

“你没有任何资格狡辩，我们已经证据确凿”

这是他们法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是治安亭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

当他得知自己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在押上监狱的路上，因为感觉无颜面对依依，便跳车并撞车，最终抢救无效而死亡。

X——X

“呜呜呜呜呜……”读到最后的依依，抱着维克的大腿放声大哭了起来。

“为什么爸爸这么傻，我明明是不会怪他的……为什么……”她的眼泪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的耀眼。

“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自己的坏的影响，每个父亲的心里始终都是有一个孩子的位置的，或许那个位置在孩子看来什么都不是，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个位置远比我们想想的大。”维克抱着依依的脑袋，安抚着她披散的长发，娓娓道来。

“明明……明明每天都工作到那么晚才回家……一点……一点时间都没有陪我玩……明明……明明……好多次忘了送饭……害的我晕倒在学校……明明……”

一边咬着牙齿，一边流着泪的依依，此刻在哭丧着脸地说话。

“那是他在努力……努力让你过上好的生活的必要牺牲呀……他们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女儿受到那般的待遇……他们不选择，就没得后来了……”

一番哭诉之后，用衣袖擦了擦眼泪之后，依依把手中的信，急急忙忙地交给奶奶看。

久久没有见到奶奶微笑的脸上，扬起了久违的微笑，“那个孩子……也变成大人了……”

随后便不再呼吸。

# ·第三幕 星空·

日光轻柔地照进窗户，但是却暴力地洒在夏文的脸上，夏文皱了皱眉，扬起了手臂，翻了个身，继续睡觉。鼾声在鼻子之中自由地流淌着，像是水滴一样渺小的声音但是却连绵不绝，又像是一个欢乐的小鼓，但是很快却被一阵频繁的敲门声打破了。

“夏文同学，该起床了，已经6点半了！”

一个熟悉的知性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没错，是知性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熟悉的冰姨。冰姨每天早晨要很早去上班，所以不得不早早地起床做饭，准备给我们这些后面的人吃，自然她自己也会吃点，然而姨夫，这几天听说是去外地考察调研出差，已经一周没有见到人影了。不过平常这两人还是会一起起床，享受完丰盛的早餐之后，就会他们两人就会一起去上班，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公司上班，而是因为他们是顺路的。

“不要嘛……这么早，我还困着呢……”

我想继续说去，但是却听到了铿锵有力地开门声，瞬间跳了起来。这不是开玩笑啊，冰姨要进我的房间干什么呀！！

“冰冰冰冰冰……冰姨！你进我的房间干什么呀！”

我慌慌张张地指着她，慌慌张张地询问。

“又没有事，我又不是没有见过男生的房间，而且你……把被子盖好……”

哇啊啊啊啊啊啊！我这才意识到我是站在被子外面指着她的，下意识赶紧钻进被里，围住脑袋。

“快起来啦，你待会还要叫小语起床呢，我们可是要走了，哦不是，我可是要走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老板可是会生气的”

一边摇着手指一边对我发号施令的冰姨其实很有魅力，而且身上大概是喷了什么香水，虽然之前也有，不过并没有这么浓，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啦好啦，我这就起来啦，不要催啦！”我一边皱着眉头，一边懒散地妥协。

“恩，那这里就交给你了，客厅里的饭桌上有我刚刚做的四个鸡蛋卷，两叠培根煎蛋，电饭锅里还有一个锅粥，你们看着吃点吧，不然的话，饿了可就麻烦了，还有，我今天可能会晚点回来，所以，你们要是会做菜就自己做一点，不会就出去吃一点把，桌子上放了50元钱。你们就将就着点吧，我也可能不会晚回来，总之我会给你们讯息的，你们将就点，好了，话也说了这么多了，我也该走了，记得吃早饭！”

再三叮嘱我们要吃早餐之后，冰姨走出了房门，关上了门。

那么，我也该起床了。毕竟马上也快要上学了。我和小诗经历了之前的那次事故之后，虽然身体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学还是一样的上，我们在一家公立的高中上学。我成绩还算挺好的，但是也只是仅限于勤奋而已，而小诗则是天才级别的。

换上了昨天的衣服之后，我像往常一样，叠好了被子，收拾好了房间里的垃圾，之后便快速地走出了房间，看了看客厅里的钟表，时间停在六点四十五分。

“小诗！快起床了！”

“等会，我再睡一会……”

这不和我一样么……我无奈地自言自语，“再不起来我要进去了！”

这招虽然是刚刚学的，不过好像效果是出群的，看来以后都得这样子叫小诗起床了。

小诗一听我要进去，立马慌张地说，“好啦好啦，我这就起来了！”

不一会儿的工夫，小诗终于开了房门，不过是穿好衣服，脸却还是惨白的。大概昨天没有睡醒吧。

“不是说我们是没有睡眠的吗？怎么睡那么久还是困呀？”

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抱怨的小诗。

“或许这个是遗传了的吧，之前的习惯现在立刻是改不了”

我回应着。

然后两人便一起去刷了牙，洗了脸。

“哇，妈妈又做了这么多吃的呀，这怎么吃的完呀？”

“别装了，你呀，这些东西都不够你吃的”

一边吐槽着早餐的丰盛，一边开始享用早餐的我们，此刻在惬意之中度过。

说是惬意其实在正确不过了，最近这几天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你说，文，我们现在是在做梦吗？”

“你说什么？”

“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灵也好，死亡信件也好，驱灵师也好，你觉得我们是在做梦吗？”

这句文句其实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也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然而每天起来却发现自己仍旧只是拥有者生前有的躯体，虽然感觉得到痛苦，但是却像没事人一样，流着血却感觉在旁观他人一样。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是梦，现在也应该醒了。”

没错，我们做的噩梦也太长了，早就应该清醒了。

但是前几次碰到的事情还是历历在目，手上渐渐停止了动作。

“怎么了文？鸡蛋卷不好吃吗？”

没有，没有不好吃，只是，只是……

我的泪水没有征兆地落了下来。

“怎么了文？我欺负你了吗？不要哭嘛……不要哭嘛……我……你让我怎么办……”

我哭了？或许我的确哭了吧。在出发前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心里暗暗地发过誓言，要努力地保护好小诗，但是却在第一天就让她丢了性命，还被牵扯进了这么危险的事件当中，我其实心里相当的愧疚。

“没……没事……继……继续吃早饭吧……快迟到了”

X——X

“你看那个女生”

回家的路上，在小诗的指示下，我把目光聚焦在了眼前走过的一位女生。这位女生身上穿的是蓝白色条纹衬衫，这是医院病人的标志性服装。而女生右手提着一瓶像是药水一样的东西，那瓶药水接了一根管子下来，直直的和她左手啥的针管相连。她行动迟缓的，光着脚丫子的，一步又一步，走着、走着……

“她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只好作罢，其实这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之前管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又插手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管了……”但是这句话我却没有说出口，原因是眼前出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东西。说是东西，其实是因为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有机的生物，它披着一身银色的反光外壳，有着一个人的形状，但是头上没头发和五官。却在不停地闪动着，脚部分虚空的若有若无，好似一个幽灵……

这个东西，在人群中走过，而且不断地闪动着，但是人们似乎对它不理不睬，似乎并没有承认这个的东西。

“文……”躲在我身后怯弱的小诗已经说明了这东西至少我和小诗是能看见的。

“你也看见了吧……”

“那个是灵……莉莉娅和我说过……只有同等级的人才能和同等级的人沟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只是灵魂驱动着身体而已，主体是灵魂，所以和灵是一个等级的……”

“所以……那就是灵？”

突然，那个灵一个很奇怪的动作让我产生了警惕。他把头嘲向了我们的方向，像是突然间找到同伴一样，向我闪动着走过来。

“可恶！”那个走路的姿势，像是在教训一个小弟一样。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向小诗挥了挥手，让他向身后退去。

他没有半天迟疑，快速地准备随时向我出击。但是那些函树是带着

“看来你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可怜虫！”

一边说着，我一边领着拳头就开始迎战。本想着自己人类极限的力量，可以对付他。但是却在接触它的瞬间，被一股力量弹飞了。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但是那股力量异，简直就常强大，简直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

“莉莉娅姐姐说，这些灵的身体素质不是人类素有的，她属于死后的世界和的，在身体机构上可不仅仅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所以说，他身体的硬度完全可以由他自己控制，和我们所见识到的软硬程度都不太一样。”

小诗走在我的面前，向我喊着。

那怎么办？击败他的方法？有吗？

我努力寻找着破解的办法，但是始终都没有想到满意的方法，眼看这个灵破坏这一切吗？还好现在人不多，但是我已接近被当成是沙包的程度了，怎么想都不有愿意……

“你快走开你快走开！”我疯狂地向他挥舞着双手，但是这个朋友却似乎无视我一般，向我走来，然后擦肩而过。不过，她追的却是那个女孩。”

“走！”说完我们便走向那个女孩，走去，那个女孩已经渐渐地消失了。

“文？我们快去追他吧，不然的话，那个女孩会变成怎么样的？”的确那个女孩的场景现在是脑海里无法想地，尽管我们去了，也是以卵击石。

就在我们在为小女孩操心的时候，那个灵却突然的消失了，原本就闪动的那个银白色服装的灵，在此刻不见了踪影。

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心有余悸的情况，这个少女已经死了。

不……并没有死……因为……

她的胸口依然跳动着，但是却没有像正常人那样快速。”

无奈之下，我和小诗将她抬了起来，我背着她准备去最近的医院。

X——X

我们终于忙活完了，我们把女孩安全地送回到了最近的医院，并且联系到了她的父母。

“真实太感谢你们了真实太感谢你们了！”这两位人像是只会说这句话。但是我们（我和小诗）的所做所为，其实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我们的原来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救人。如果一开始就注意到有这个安全隐患的。

“文……你说……这个女孩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呢？”

“我说，你也不要那么悲观嘛……小诗，凡事遇到要看得全面一点。”

“你在想什么呢？算了……我饿了，夏文……”

打住的话题如果在要聊的话，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也就很识相地，继续着、听着、小诗的看法、“家里里面什么实习？;

“哦，这个呀，我记得家里面还有一点面条，我们的晚饭可以用面条作为主，家里还有点卷心菜花菜，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欢吃的东西”

当我们准备好了食材，准备开始点火并且开始烧菜，房门打了开来。

“夏文，小语，我回来了，”却发现冰姨今天和约定不一样地提前回来了。外面下着大雨，她的衣服湿透了。

X——X

康德莱特街是康特城的最著名的一条街道，其中有着几个特别出名的小区，分别是美食区、日用区、生活区、还有政府区。

美食区主要营业关于美食的一些店家，有咖啡店、奶茶店、美食小吃店、烧烤店、蛋糕店、水果店、干粮店、肉类店、海鲜店等等；而日用区专业零售或者批发一些日用品，刷牙脸盆电线插座等等；而生活区则是一群大杂烩，有服务的店家，有城中医院，有城中服务中心等；而政府区，则是有关政府的一些机关，比如城中政府服务厅，治安亭，法制厅，等等……

而康德莱特街39号，则位于康德莱特街的生活区，是一家营业的古董收藏店，店里有一名店长，一个财政管家，还有五个店员。店长相当年轻，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脸型虽然帅气不过就是稍微黑了点，穿着倒是习惯一身黑，大概也是不想和肤色有强烈的对比吧……而管家则更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和一些后宫小说里的小萝莉不同，她是披散着头发的。

康德莱特街39号从外观上看，更像一个古老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空间。房子采用的是双层式，这种矮小的房屋在生活区中实在是不常见，比起高耸的服务大楼还有KTV大厦，这都是逊色无比的。但是建筑颜色的基调却是红色，房屋有一个像是半球型的一个锅盖房顶，在顶端甚至还有一根避雷针一样的东西高耸着。半球形的锅盖楼顶是白色的，倒像是花岗岩砌成的，没有花纹，但是好像是随着风吹日晒的原因，有几块缺了一块。房身则是用红色瓷砖贴成的，但是也或许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有些地方的颜色已经泛黄了，左边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只灯笼，但是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被点亮过了。门是采用双扇式，而且对门外是推式的，在日常营业的时候，总是会开着一扇门，另一扇门的门把上挂着“正在营业”的牌子。

X——X

今天是难得的周末，我和小诗在她家准备看书度过一天，但是小诗突然问了我一句。

“文！莉莉丝和莉莉娅没有找我们吗？”

交换通信方式是在第一次递信任务之后，因为店长说总是找不到我们，所以就要求我给他们留了通信方式……随后就有自称是莉莉娅还有莉莉丝的女生给我们打电话。

我翻了一下手机，上面关于莉莉丝的通讯记录已经是上周了。

“没有吧……”

“其实这么多天过去了，我还是有点想他们的，毕竟这些日子没有递信工作，想来他们也是很轻松的吧？”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一次单独和莉莉娅去送信件，因为收件人拒绝接受，但是我却强迫那个收件人接受，莉莉娅对我发了一点脾气之后就离开了。那次送信工作也就这样被取消了。那之后，莉莉娅一直以一种像是看待蝼蚁一般的眼神看着我，所以……

可能并不是因为没有任务，仅仅只是莉莉娅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执行递信任务，或者更直白地说，是不想喝我一起出去执行任务。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说实话，莉莉娅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吧”

“莉莉娅？怎么会，她可是很善良的女孩子呀，你们发生了什么呀？”

“没有没有……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

听到小诗的疑惑，我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但是也是因为晃动的双手，让小诗感到奇怪。

“看来真的发生了什么呢……难道你……”

“诶？”

“难道你只有一米七的秘密让她知道了？”

一边一本正经说着话的小诗一边用食指抵着自己的下巴。

哇！那件事情你还记在心上啊！话说这也不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情啊喂！

“没有啦没有啦……只是因为之前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意见产生了分歧了之后，莉莉娅似乎就一直躲着我。”

“什么嘛”，她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开心地笑着，“或许只是在怄气而已嘛，谁人会没有分歧呢，而且过了这么久了，相信她也已经忘记了吧~”

干嘛这么乐观嘛……那个时候她看我的眼神，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是不会理解的。

“走嘛走嘛！我们去吧！”

在我身边一直摇晃着脑袋的小诗，最终在我无可奈何地妥协了之后，与我一起去康德莱特街39号了。

已经步入秋天了，天气的微凉也让我们措手不及，在家里不知道为何那么温暖。

我和小诗走在人烟济济的康德莱特街上，街道上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唯一让我稍微感觉到不适应的是路人擦肩而过没有对不起或者借过就不小心踩了我的脚。

X——X

我和小诗走进店门，就看见房间里的布局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原本古董架是放在门对面的，但是却已到了墙边，而把一个四人座的桌子搬到了原本就在右边的收银台边上。管家艾丽从内室的门走了出来。

内室是递信员工作的真正地方，不过还是在内室里建了一个客厅，内室左右两边分别有通向二楼的楼梯。

“哦，是你们呀”

艾丽是康德莱特街39号的财政管家，在第一天就向我们介绍了，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没有扎马尾，但是头发却披散着直到腰部，身形怎么看都是一个12岁或者更小的小女孩。但是她却搭理着39号的一切开支和收入。

“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做的任务”

“恩，最近任务都很少，我已经闲到把这两年的收入支出账本拿出来核对了，并且已经接近尾声了，你们就在这稍微做做吧，我把莉莉娅和莉莉丝叫出来和你们一起聊聊天，他们好久没有和你们说话了感觉闷得慌。”

说完她便没有照顾我们的任何回应就打开了内室门，走进了内室。

“闷得慌？”

“嘻嘻，我也很想和这两个小姐姐聊天，聊聊一百年前的递信的事情。”

“话说你还真的相信他们是一百多岁呀？”

“那当然，我哪里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相信嘛，毕竟他们可不是普通的人类。”

我没有回应，两个人就这样尴尬地坐在四人桌的座子上，等待着两个人的出现。

不一会儿，两位女生从内室里走了出来，他们有一个穿着旧式橙橘色格子衬衣，另一个女生则是旧式灰褐色格子衬衣。话说这件衣服似乎从一开始就看到他们就被穿着了，这么就没哟换过衣服吗？我不禁提出好奇。

“夏文！”莉莉娅死死地盯着我，这让我十分紧张，“你最近这几天还好吗？”

还好只普通的问题，“过得还行，就是经常落枕，还有睡不醒。”

“那么也还好咯，切……”

我似乎听见了不屑的声音，但是我不言。只是单纯的抽动了几下脸颊。

“这次，我们是来讲述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你们有帮助，所以我就……”

“是什么样的故事……”

“关于灵的”

一提起灵，莉莉娅就竖起了耳朵。但是莉莉丝却十分表露地表示喜欢。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我把前几天碰到的那个奇怪的女生的事情讲给了他们听。他们两个人听得聚精会神，简直就是炯炯有神，

“这样啊，那个女生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莉莉丝用右手抵着下巴说道。

有故事这些我们也是知道的，谁没有个故事呢？但是以窥探他人的故事为乐趣的这种兴趣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或许是之前太多次任务泰勒太多次人了之后。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发现莉莉娅一言不发的地在观察着我。

“我想你已经厌倦了听他们讲故事。”

莉莉娅凑在我耳朵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而没有理解的我则侧了侧脑袋。莉莉丝继续与小诗谈论着上次那个关于灵的事故。

倒不是说没道理，更可以说是一种意外，她是怎知道我的想法？

“已经担任了这么久的递信员，想必对于那些故事，你有独特的看法，但是这么多次任务过去了，难免会有一点情感的麻痹。这都是很正常，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来否定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之前那次我气你是因为你没有完整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

叮铃铃玲玲——

从内室传来几声清脆的响声，那写响声是我经常听见的。

“那我先去拿一下信封。”说完，莉莉丝走进了内室，劈劈啪啦的作响之后，莉莉丝拿着一个信封，“这次的信封地址是……”

说实话，这次的死后文地址相当的隐晦，甚至不能让他们猜错到真正的地址，这样的地址我们也有时候也会收到过，无非是一些对流浪的亲人的一些思念，又或者杀死自己的那些人的怨恨。

X——X

收到一个递信的任务时，递信员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新建备份一份，然后登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待登陆完毕之后，才会开始递送。关于那个登陆的本子，如果一本全部记满，就应该讲这些本子按照日期排放在相关的档案柜里。

现在莉莉丝在灯光下在为一封信做登记，晃动着的灯光在慢慢地侵蚀着她姣好的面容，黑色反光的背景让半梦醒来的莉莉娅。

“小丝，都这么晚了，还不睡觉，你在干什么？”醒来的莉莉娅揉着眼睛。

“姐姐啊，你被我吵醒了吗？”

“没有，大概是被你的影子晃醒了的吧，这么晚不睡觉还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哦，姐姐，我在做最近那封死亡信件的登记”

“你是说前天的那封？”说着不得不拍了一下自己张着大大的嘴巴，暗示了此时的身体也在经受不住，“算了，我好困，你快点睡，知道了吗？”

“恩……不过我想问你一件事，姐姐。”

“恩什么事？”

“你觉得夏文这个人怎么样”

“恩……还行吧，怎么了嘛？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你们不是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聊天，却只有你自己和他聊天，你们都聊了什么呀？”

“？？恩……其实也没有啦……你……你不会喜欢这个家伙吧？”

猝不及防的问题，让莉莉丝此时面红耳赤，摸着自己发烫的脸，久久不能回应……

“可能……”莉莉丝开始觉悟了，她也在询问自己，究竟是怎么看夏文这件事的，但是最终都是无果的，心里却一直相信，夏文一定是一个让他哭让她笑的男生，“可能我对她有点好感吧……”

“哦……这样啊……”

X——X

“夏文，白诗语，这些天过得还习惯吗？”

店长坐在办工座上，手中拿着一根烟斗，注视着桌上的一份信封，词句真切地对我们说道。而我在兴奋地观察着四周的一切，然而索然无味的环境让我很快失去了兴趣。

“恩……”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复的我们吞吞吐吐着。

“我是说，知道了常识之外的事情，还习惯吗？接受了吗？”

说实话，像是什么死后的世界，灵这种中二病才会幻想出来的东西，我一直都不太相信，并且只是迷信。然而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全已经被颠覆了。说颠覆，其实生活改变的也并没有多少，我也照常地每天上学，吃饭，放学回家睡觉，稍稍有点改变的，就是和莉莉娅他们一起在外面看了许多人世间的冷暖。

“我想……我是在慢慢地接受当中……”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是无所谓的，其实……”小诗看着我说道。

看着我？这是为什么？直到很后面，我才知道其实这次的观闻并不是普通的观闻。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之后，“我想，这些事情你们会慢慢习惯的……毕竟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用太过在意的，除了必须给予我们的履行诺言之外，你们只需要按照你们的习惯生活就可以了”

他说的诺言，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被救人间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开的条件。

“第一，不准把这些事情向外人说，第二，必须协助我们完成一些必要的日常递信工作，第三，不准随意向外人显露自己的能力。如果不遵守以上的条款诺言，我随时都可以把你们待会死后的世界，要知道，进入死后的世界之后，是很难再返回到人间的。”

现在想想，当时许下的诺言，其实还是有些有违背的，就比如第三条，之前救依依的时候，就显露了能力，甚至惹得上层一片震惊，好在店长有熟人摆平，否则……

我和小诗在又一个周末的时间被叫到39号，这次被带到第二层的店长办公室是我们从未来过的。话说39号我们也算是蛮熟悉的，但始终都还是在停留在第一层。

“二层是店长和中转站的重要基地，一般没有经过店长的允许，是不能进入的。”莉莉娅和莉莉丝都曾对我们说过类似的话。还对我们说，一百年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因为偷偷进过二楼，而被店长惩罚过。

所以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其实一开始还是很兴奋的，但是四周其实都只是普普通通的空档，硕大的办公室，就只有店长坐着的办公椅，和面前的办公桌，别无他物。

“对了，这次让你们刚过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任务？”

“没错，这个任务很重，虽然莉莉娅和莉莉丝也最近在忙其他的事情，所以就只能让你们帮一下忙了。”

莉莉娅和莉莉丝在忙其他的事情？除了经常看见莉莉丝一个人在默默地练习着魔法，没有注意到莉莉娅还在忙什么事，平日里就注意到她在右手抵着下巴，望向门外的世界。

“可以问一下是什么任务吗？”

小诗替我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

“任务内容还是和以往一样，是送信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信件的收件人地址不在这座城市，然而邮编却指定了要送到这里。”

“可以当做废弃的信件处理吗？”

“不可以，我们要做的使命不是偷懒，是传递已死之人的情感，这是很沉重的。”

店长一脸严肃地反驳我的回复。也许店长说得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递信员和人间中的递信员其实都是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不能因为一己私欲而掐断了两根本来紧连的情感。

“好的店长”小诗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这让我措手不及，本来还想着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其他的理由来搪塞过去，毕竟马上就要开始准备期中考试了。

我在小诗的耳边轻声质问，“小诗啊，你就不怕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

小诗也轻声地回复我，“有什么猫腻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小诗没有再三考虑，便接过了店长手中的那封信件。

不过，为什么收件人的地址不在这座城，但是邮编却又指定这里呢？邮编写错了？还是……？难道说把我们叫到这个场合其实是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交代？

“不过这个任务也只是个顺带，其实……”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所想的重量级的事情来了。

“其实我最近要出下差，所以店里还需要几个人来照看，我看你们就挺适合的”

不是我想听的事情，“莉莉娅和莉莉丝他们也会看店吧？”

“我说了，他们最近有事情，在准备着驱灵师的等级认证考试。”

“等级认证考试？这种东西还有认证考试什么的……？”

“这些事情其实你们了解的不多，以后会让他们慢慢和你们讲的，好了，你们可以下去了，我还要整理资料呢”

我们轻声地道了别之后，就沿着楼梯下了楼。但是没想到莉莉丝在等着我们。

“店长和你们说了什么？”

“说是让我们递送一封奇怪的信。”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呀，我和姐姐都可以的呀？”

“说是因为你们最近在准备等级考试，所以不想打扰你们，大概这个意思吧……话说你们驱灵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小诗也不解地询问着这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莉莉丝摇了摇头，让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准备简要的讲解给我们听。

“我知道，或许你们不相信。时间万物的空间原本是分割开来的，但是严格上来说空间确是相连的，介质就是异步的空间量子，这种量子在每个空间的不稳定性和穿透性导致了他们可以在空间之间作为传播媒介，而你们所见到的灵，其实是在另一个空间里存在的事物，姑且也可以说是死后的世界，他们有些不知何故的原因自身的异步空间量子缠绕地许多，所以死后的灵魂进入死后世界，但是却因为异步空间量子，他们就会穿越空间的屏障，以一种空间异物的形式进入到人间。我们所递出去的信件，甚至有些是那些灵的信件，但是关于灵是否还抱有人性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很多书上给予否定。”

“而我们这些驱灵师，想要用驱灵术，就也必须要借助那些异步的空间量子的力量，从一些未知的空间获取力量，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力量穿透空间以异物实现的一种手段。驱灵师的主要使命，就是驱散那些灵，其实大多是驱散灵身上的那些异步空间量子……”

“呼……~”

“恩……？”

莉莉丝奇怪地望着小诗，右斜的刘海倾斜地更加有角度。蓝色的眼睛，像是布娃娃一样闪烁着。但我发现，其实让莉莉丝发出这样的声音和行为的，就是小诗。小诗坐在坐位上，闭着眼睛，不断地点着脑袋，嘴里缓缓地呼出气，像是小鸡啄米般可爱的模样。我也看着可爱的小诗，半晌。

“看起来继续说下去不太适合呢，文~”

噗~~~~

刹那间我还以为是小诗在跟我说话，要不是知道小诗已经睡着了……要是刚刚我嘴里含着一口水，肯定瞬间喷出来。

“咳咳……你为什么叫我文啊？”

“恩……叫错了吗？姐姐说，如果想和你们交好的话，就不能直接叫姓名。不过，也不能直接叫名字吗……？哈哈……这样啊……”

一边困扰着自己然后笑起来的莉莉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挺可爱的。

“但是，莉莉丝，你看……文是小诗叫我的名称，我还是希望你能换个名称好吧……”

“换名称……？”

“恩，就是……不可以叫文，其他的随便叫……”

“恩……”她思考了良久，“文文怎么样”

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个名字吗……但是我也答应了她随便叫，也算了……

我无奈地说了声“可以吧……”，毕竟不是小诗叫的文。

“那……那我叫了……”

莉莉丝好像很紧张，呼吸开始急促，脸上也慢慢地红了起来，应该没有这么热的吧……但是紧张的莉莉丝害的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开始紧张了起来。

“好……好的……”

听到我的允许之后，她仍在喉咙中试探着发出着“文文”这两个字，虽然是重复的一个字，但是听到她最终发出的声音却像是变了型一样……

“文……问问……稳稳……不是不是……文稳……”

错乱的呼吸导致原本是一个音的字变得音调多变，让我很难确认是不是‘文文’两个字，但是可爱到莉莉丝现在可爱到极致的脸让我印象深刻。红彤彤的脸颊，粉红色的嘴唇，轻轻皱起的眉头，还有泛红的耳根。

“文……你们再做什么？”

但是突然的一句话让我瞬间手足无措，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小诗的，而且……从中感觉不到任何刚刚睡醒的朦胧感，反而让我觉得自己错过了她已经醒来的时间。

“我……”

“啊，我们在互相取小名呀……话说……”说着，她害羞地，两根食指慢慢地绕着圈，低头看着桌面，“我可以叫你小诗吗？”

得到的当然是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这个问答并没有让小诗满意，她一边对莉莉丝说着失陪，一边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揪了出来。当然，这可是超级疼的！

“快说，你刚刚是不是在撩莉莉丝？别解释了，看看你那一副快要流口水的样子，全都暴露了，你啊，我说了多少次，不许花心！今天是特例，以后你要是对其他女生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我可……”

有一点，或许小诗绝对搞错了，我和莉莉丝只是简单的互相取小名而已。

“可是……可是小诗，我们真的只是在互相取小名……”

“那他给你取什么小名？”

“文文……”

听到我说出这么肉麻的词语，她又用力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就说！这个小名取消掉，否则我以后就不和你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是因为一个小名而已，小诗就发出那么大的脾气。我虽然表示不理解，但还是要照做，毕竟我和她还是朋友嘛，就因为这点闹掰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由，纯粹只是不想让小诗担心而已。

我走到莉莉丝的跟前，“莉莉丝，文文就不算数吧，因为这个名字小诗也经常叫的。”

小诗走到莉莉丝的跟前，“莉莉丝，就叫他文吧，还有，叫我小诗就可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视的眼神有一点奇怪。

我们告别了莉莉姐妹之后，准备把信件带回家，准备隔天去递信。

X——X

“又是一个愉快的一天，难道不是吗？虽然今天本来是打算出来玩的……”

莉莉丝坐在我和小诗的中间，看着眼前瘫累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的莉莉娅，缓缓开口。

小诗也伸了伸懒腰，伸直手臂来驱赶疲累，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一言不发的我，当然，在紧紧盯着我，被发现的时候，也只是使坏地笑了一下。

“我说，这种语气好像是初中学的英语啊……”

不知不觉，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说出来的话不是这样的结构。

“如果我说呢，其实我和姐姐是在英国长大的，你们会相信吗？”

“诶？”

出乎意料的问题啊，这让我和小诗都惊讶了一番。

“其实我和姐姐，不是在英国长大的，也不是在这座城池里土生土长的，甚至都不是人间的……”

突然沉重的话题让我和小诗皱起了眉头。

“你说不是人间……的意思是……”

听到我的问题，或许莉莉丝觉得可笑，又或者难以回答，终究还是冷冷地笑了一声，“就是表面的意思，不过这些事情其实不太重要，今天很感谢你们陪我们姐妹俩一起玩。要不是今天，其实我永远也不会注意到我姐姐，其实还对那件事情耿耿于怀。”

我还是无奈地点了点头，她说的我还是有点清楚的。

X——X

“莉莉娅莉莉丝，今天我们没有事情，可以请你们一起出去玩吗？”

一走进39号的客厅，就和坐在沙发上享受着三明治的莉莉娅和站在一旁使劲甩着手臂的莉莉丝邀请。

因为刚刚考完期中考试，一股累累的担子像是终于放了下来一样。对于周末的无聊没有举措的我，最终还是让小诗陪我一起出去玩。小诗也很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冰姨一脸诡笑地向我手里递东西（那种东西我想我暂时还用不到啊喂！），我自然是拒绝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诗很快就沮丧了，因为我后来跟她说，要莉莉丝姐妹一起出来玩。

“今天吗？不过店长好像都已经出差了，我们连个服务员如果都出去了的话，谁来照顾店啊？”一脸想要的去却一副愁眉苦脸的莉莉丝挠着脑袋回应。

这个时候，旁边不远处的收银台传来了幼女甜美可爱的声音，“没关系的，阿姨我来帮你们照顾店门。”

“可是，管家姐姐，这可能不太好吧……”

莉莉娅一副摇着脑袋，挑着眉头说道。说起来莉莉娅手中的三明治始终还是没有吃几口，难道不喜欢吃三明治吗？……这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说起来，已经过去了一周，莉莉娅和莉莉丝为等级考试做的准备还算充足吗？如果等级考试还没有开始的话，其实在准备一下也没有道理，在这时候出去玩的话……

“没有事的，小丝，你和小亚出去玩吧，你们也被禁锢了这么多年，是时候应该放松一下了。店长妖怪做的话，我会堵住他的嘴的，你们放心好了。”一边说还一边摇着脑袋，像是在和尚念经一样的管家艾丽好可爱。

“话说，管家，你今年几岁啊？”

我想，如果很老的话，问了这种问题算是一种侮辱性的问题吧，如果……

“你把我当傻瓜是不是，我的时间可不是人间的时间来计算的！”

看来还真是——我心中默默地自白。

“话说，小丝小亚，这次你们出去，如果有空的话，去一趟超市帮我带点玻璃吧。”

玻璃？那是什么？

“诶……？”看来莉莉丝和莉莉娅也不知道管家艾丽到底在说些什么。

“唉，就是那种玻璃啊，透明的，但是有实体的……”

“这些我知道……可是……超市有玻璃卖的吗？”莉莉娅皱着眉头问。

“真是的，算了，没有的话你们就买一些玻璃做的东西吧，这种东西我最近有一个实验十分需要……话说你们可以出去玩了，想 去哪里玩去哪里玩，但是不要忘记玻璃，和晚上九点之前回来就行了。”说完艾丽不知道做了个什么意义的动作，两手一挥。

我的周围就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原本是棕黄色橱柜的地方都变成了绿色和红色的地砖，原本是收银台的地方变成了街灯，原本是通往内室的大门已经变成了交通灯。

“这……这是……”我不禁错乱地问着。

解答我的疑惑的是一脸踌躇的莉莉娅，“这是管家姐姐的驱灵术，我们简直像被赶走一样，唉……走吧走吧……说的，夏文，去哪里玩？”

拍了拍我的肩膀的莉莉娅还是一脸踌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神四处飘动。难道是很兴奋？

“喂……莉莉娅，其实你很兴奋是不是？”

我不禁大起了担子，向她提着问，虽然我也知道收到的回复大概会是这样。

“我哪里兴奋了，你这家伙别乱说”

“还说没有……这下耳朵都红了，看来你还是骗不了自己呀……嘿嘿”一边开心地，掩饰不了兴奋和快乐的莉莉丝用两只手指指着莉莉丝的耳朵。

“还真的诶……”小诗听从莉莉丝的教导，深切地观察了莉莉娅的耳朵，果然十分的绯红。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好啦好啦，这次我们去哪里玩呢？虽然我很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不过我可是很现实的人，我手上的金币有限，而且如果是门票的话，刚好只有小诗母亲给我们的四张儿童乐园的门票……”

说道最后，我示意了一下小诗，小诗便把裤子里的门票掏了出来。

“原来是儿童乐园啊……没事，只要是能愉快的场所，都可以吧，姐姐你呢？”

莉莉丝苦恼了一下之后，仍然满脸期待地笑着回答，并且还拉了一下正在深思的姐姐的那件小外套。

“我……我……没关系的，我去……”

不知道为什么吞吞吐吐的莉莉娅，让我有些担心。

因为要出去玩，所以莉莉娅和莉莉丝的这身打扮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他们去小诗家换套衣服。但是由于都是女孩子，所以都担心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所以让我就待在原地待命。

莉莉丝和莉莉娅大概每天都穿那样的衣服，像是古代服装却也没有那么束缚，稍微宽松一点的格子衣服配上不同颜色的披肩，可能那几件衣服看得久了，所以也没有多么意识到有多让人赏心悦目。

X——X

“莉莉丝、莉莉娅，你们终于来了……呵……呵……我刚刚碰到一个奇怪的人……”一边冲着向出现在路灯前的莉莉娅他们跑去，沉重的脚步配上粗粗的呼吸声，让他们措手不及地皱着眉头。

“怎么了怎么了，慢慢说，不着急……”

“一个男人抓着哭哭啼啼拉着一个小男孩，态度很强硬的样子……小男孩好像都哭了……好像是……”虽然我觉得事情蹊跷，但是我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莉莉娅就突然一脸焦急地问我。

“男人和小男孩在哪里？快带我去！”

“在……在那个方向……”说着我指向路灯的那一边。

她冷冷了啧了一下舌头，然后飞速地向我指的方向跑去。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的是浅蓝色的牛仔裤，衣服是小诗的白色衬衫……但是跑步的速度我实在是追不上啊喂！我一边疯狂地喊着莉莉娅的名字，企图想让她等等我们，但是事实证明，这都是徒劳。

“怎么办？已经完全追不上了！文……”

一边喘着气的小诗，一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无奈。话说，这些驱灵师跑得都这么快吗？我看看一旁连小气都不喘的莉莉丝不禁泛出疑问。

“夏文，别慌啦，我会关于空间传递的驱灵术！很快就会赶上的！”拍着我的肩膀的莉莉丝，安心地说着。

“那……那拜托了你了，莉莉丝……”尽管听到莉莉丝说出那样安心地话，我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莉莉丝并没有莉莉娅那样让人感觉可靠度高。

莉莉丝一把拍着胸脯地保证，一边开始了她驱灵术的准备。我这也才好好关注了她的新的服饰，她穿的是一件粉色的连衣裙，斜着的刘海开始在风的作用下左右摇摆。过了大约十几秒钟，莉莉丝开始念着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词语，这种词语虽然像英语，但是也像什么阿拉伯语，总之给我感觉怪怪的……说完之后，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颗白色的洞，随着莉莉丝咒语念到了尾声，白色的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个大约2米高的门。

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是出自别人的描述中，在以前我大概会认为那不过只是一个中二病的幻想，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不算是幻想了，而是一种现实。一种已经改变不了的现实。

“这是连同姐姐身后10米的空间门，我们快走吧，因为姐姐好像在快速移动，所以空间门的接入点不停地变化，再不走我也坚持不了空间的连接了……”

莉莉丝似乎还是承受不了什么痛楚，纤细的手臂在微微的抖动。我和小诗听到了话后，已经顾不上什么了，就飞速地跑进了大门。

“啊……~~”我在一阵狂风中坠入了大地。

不知是何故，我看不见眼前的视图景象，但是身体却像压在什么柔软的地方上一样。不过，马上我就明白我掉在了什么地方，并且左边的脸颊印有一道深深地红掌印。

我掉在了莉莉丝地身上，莉莉丝红着脸，慌乱地站了起来，迅速地转过脸去。

“文！”我这才想起来，刚刚让我晕厥了的，不是莉莉丝的巴掌，而是小诗的巴掌。

小诗用一副生气的脸，死死地瞪着我。

我想这次大概死定了，急忙道歉，这个时候却听到莉莉丝的声音。她背对着我们。

“现在先不要管这些事情了，还是追姐姐要紧，刚刚我看了一下，姐姐就在我们前面的不远处，快点……”说着莉莉丝用双手裹住裙子，以一种飞快地速度向前方飞奔而去。

“今天的事，我不会结束的！快走吧！”说完了话，小诗也抓起我的手，也快速地跑着。但是我能看得见，小诗的脸上、脖子上、甚至耳朵边上都绯红一片。

难道刚刚发生的意外事件其实对小诗打击蛮大的？我是真的应该要好好地向小诗道歉吧？恩，对，我应该要好好道歉，向她说明刚刚都只是一个意外。我一定能让他对我产生失望的心，对，我不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X——X

当我和小诗、莉莉丝赶到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看见了一个凶狠的莉莉娅，一个眼神泛着杀气的莉莉娅，一个拳头紧握咯吱作响的莉莉娅。她此时，伸出手抱住脚边紧紧贴着自己的一个小女孩，眼神直直地盯着眼前那位西装革履的男士。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从我和莉莉娅第一天见面到刚才，从未见过莉莉娅的眼神会慌张，会愤恨到如此地步。莉莉丝也摇着头表示没有见过姐姐有这样生气的时候。

“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要拐走这个小女孩！”莉莉娅伸出一只手，用食指笔直地指着眼前的这位男士。他们已经是在一个死胡同里，周围被我们拦截住了，如果想要逃走，从8米高的围墙跳出去是没有那样的可能性的。此时的他，手中拿着包，眼神也显得十分慌张，身上的西装也沾染了一些棕黄色的尘土，一边四处张望着，一边口中自言自语什么。

“你这家伙……”莉莉娅的眼神越发地恐怖。眼珠子瞪得老大老大，就像随时可能会掉出来一样。与此同时，我感觉到空气异常的寒冷，不由得双手抖动着手臂，小诗也冷得全身发抖，靠在我的背上取暖。这大有可能是莉莉娅的驱灵术，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路边一滴原本要低落的水珠凝结成了冰滴才让我感觉到这不是幻觉。

“莉莉娅，够了吧……不用做到这种地步吧……”一时间承受不住寒冷，想要劝阻莉莉娅，然而莉莉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劝阻得了的，况且，这次看她的眼神，似乎触到了她的底线，要是强行劝阻的话，大概自己也会受到波及，所以涌到嘴边的话语，又干涩地咽了下去。

要知道，改变一个人没有想法的人的想法是很容易的，而改变一个有坚定想法的人的想法是很难的。

我听见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四处扬起了灰黑色的尘土，顿时让视野变得一片模糊。我下意识地拉着身后小诗的手逃出了烟幕的范围。虽然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种预感让我觉得，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不能加以轻心。

画面的烟幕渐渐地暗淡了下来，烟幕随着又一阵的爆炸声四处乍然地散了开，里面的人影渐渐显露了出来。站着那里的，是莉莉娅和莉莉丝，他们正在不知道用什么在互相僵持着。而之前落败的那个西装男士早已不见了踪影。

“姐姐！我不许你这么做，他至少也是条人命啊，我们不能这么做！”

“别拦我！让我去了结了他啊啊啊啊啊！！……哈……哈哈哈……”一边哭着一边笑着，一边大喊着，流着泪，莉莉娅扑倒在莉莉丝的怀里。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用手轻轻地拍打着莉莉丝的肩膀。

“姐姐，没关系我们都在的，没关系的……”一边静心地安慰着姐姐，一边在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姐姐的额头。

莉莉娅哭了。一个我认为是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感的人，却在此刻流泪了。

“姐姐，姐姐，你不要哭了，你救了我呢，我会叫我的父亲好好报答你的”在一旁因为被吓得一愣一愣的小女孩此时终于开了口，但是不久，却和莉莉娅一起哭了。

半晌过去了，莉莉娅终于擦了擦眼睛，站了起来。身旁的小女孩也站了起来，依偎在莉莉娅的腿边。

“小妹妹，我们帮你找爸妈好吗？”莉莉娅微笑着摸着小女孩的头，“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如意！”

“好的如意，我们要去找你爸妈咯~”

总算看见了莉莉娅的笑容，让我感觉如释重负了一下，不过还是对刚刚的那件事情耿耿于怀。

X——X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小女孩最终还是找到了她的父母。走出的原因是因为小女孩要去上厕所，父母在外面等，但是小女孩走错厕所的位置，所以才会被坏人掳走的。

“小孩子可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失去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我想这些事情你们应该懂得吧，不用我教……”

莉莉娅虽然在以平静的语气说话，但是斥责的语义毫无遮拦地表露了出来。如意的爸妈也都毕恭毕敬地点着头回答是。

作为报答，如意的爸妈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儿童乐园的娱乐项目，原本也打算儿童乐园玩耍的我们自然是答应了。在尝试了过山车，鬼屋还有其他的惊醒动魄的项目之后，我们最终迎来了一天的结束。

微风在吹拂着听话的小草，慢慢地抚摸着小草的头发，小草也极其享受着被宠溺的一切。落日夕阳在不远处向我们缓缓飘来，绯红了大半的天空，我们坐在儿童乐园里的一家露天的餐厅，观看夕阳的魅力风景。唯有莉莉娅一个人像是累瘫了的，趴在桌子上，缓缓地吐着气息。

“意思是，我们本来就生在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说白了，就是和这个世界相反的另一个世界，或者换种你们人间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冥界。”

这个地点倒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意外，小诗坐在桌子旁边，一边的手掌拖着下巴，“那么说，你们是冥界人咯？”

周围嬉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嘈杂的声音不知何故，突然加大了分贝。

我们的对话，仍在继续。

X——X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们四个人缓缓地走在这条铺有砖头的道路上，街边不时突出来的矮灌木丛像是在向我们示威一样，阵阵排列的整齐。小诗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调皮地沿着突起的砖头一边跳转一边保持着平衡。氛围却因为我们谁都没有说话而显得略有怪异。

但是首先打破寂静的，是小诗，小诗突然停了下来，对身后的莉莉丝说了什么，然后两个人就好像有什么急事对我们说了几句失陪的词语就匆匆地一起走开了。然而尴尬的情景也莫非如此了。我和莉莉娅在缓慢地向前走了。

经过一个路口，几只狗突然冲出来向我们大叫。但是莉莉娅却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摇着尾巴，开心地汪汪叫。莉莉娅熟练的手法让我叹为观止，呆呆地愣了许久，等她叫了我四五声才勉强缓过神来。

“是！怎……怎么了？……”

“我叫了你这么多声才回过神吗？你在想什么其他的事情啊？”

“没……没事，只是觉得……你对狗那么友好……”

一时间被问懵了的我，此时便胡言乱语。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不过，”说着，她却突然停顿了一下，低下了眼神，像是在遮掩着什么，“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我……我差点就失控了……”

“就这事情啊，没有什么的，话说每个人都有……”我还没有说完，莉莉娅便继续补充了她的话语。

“所以今天的事情……今天这么暴力的事情，给你带来的印象，都忘了吧……”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不解地说着，“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一面，这不是我们的错呀，我们……”

她没有再多言，而我也没有再说下去了。她继续向前面的道路走去。

不知为何，到39号的路途好像还有很远，这些路像是无限延长般看不见中点。过不不知多久，莉莉娅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面对着我。

“夏文，我想和你聊一些事情……”

“随时奉陪……”

X——X

我和夏文最先到了家，随后小丝和小诗才赶回来，不过小诗的脸色似乎很苍白像是受到了什么伤害一样。手上带着一些玻璃罐头。说是这些罐头很好吃的，都推荐我们吃一下。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情。

我和夏文粗略地约定了一下时间，不久之后他们就回家了。

“姐姐，夏文没有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小丝似乎还是担心瘫软在沙发上的我，坐在我的身旁注视着我。

“没有，话说你和白诗语真的只是去买玻璃罐头了吗？我看白诗语的脸色很难看，你是不是吓她了？”

“那当然没有啦，只是……小小地出现了一个意外而已……你就不担心一下自己的妹妹吗？一直这样关心着别人真的好吗？嘿嘿，不过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呢……”

我冷冷地白了一眼给小丝，然后，准备走回内室。

“姐姐，把我那本魔法书拿出来，我想要好好地巩固这些魔法，尽量通过S级的认证，不过姐姐，你接下去是要继续考V级的认证码？”

“恩，是的，这几年得赶紧考到和店长一个水平的才行”

X——X

已经是晚上12点。月光在冰冷地泼洒在地面上，草地上的微微绿光让远方渐渐走过来的人影显现。已经步入中秋几分，周围聒噪的虫鸣早已消散，留下的只是几只空荡荡的外壳。孤单地望着缺着一个角的月亮，孤单地自嘲着。

“夏文……”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当我回过头的时候，发现莉莉娅已经坐在那里了，穿着之前的旧格子衣服还戴着一个披肩，“已经很冷了，也是时候得添几件衣服了呢”

那句话像是对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我自己说，然而总是这样朦朦陇陇的感觉。

我们隔了大约二十厘米的距离，并排地躺在一个草地上。不用抬头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空。

“夏文”

“恩？”

“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一脸疑惑地转过头望去，只看见莉莉娅一脸开心地望着天空。

“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天的相处，其实我还不是很了解你”

“那是肯定的，如果那么快就了解到了，你早就喜欢上我了”

“又在自恋了是吧，不过你自恋也很少见呢”

虽然我一向标榜自己是所谓的普通的少年，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通，其实世界上还是很难找寻得到的。

“还行吧……不过这一个月可是够呛的呢……”

“嘿嘿……想不到你也会感到累呀……”

“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普通的人类，虽然已经丢失了部分的人类特性，倒是这些能力和偶然间的意外，让我现在的自由地少有被捆绑了呢。”

“保护好自己的嘴巴，可是对你和我们都有好处的，所以……今天的事情不准再提了，知道了吗？”

“诶？什么事情呀？”

“就是我哭了的事情，这么大个人了，还像小孩子一样哭泣着，其实这是我最不想看见的事实了。”

“可是……这就是事实呀……”我还没说完，她便回头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四周冰冷地寒气瞬间席满全身，这……这难道就是……

“好啦好啦，我不提总行了吧，快停下来吧，好冷好冷好冷……”

轻轻一瞥笑之后，莉莉娅提了提嗓子，“知道厉害了就好……”

“想不想听故事？”

“什么故事？”

……

我和莉莉娅的交谈还在继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抬着头，四目直接迎向深紫色的夜空，心中有种释然的感觉。

莉莉娅在为我讲着她的故事。

第四幕 追寻

又是一个灰黑色的夜晚，我轻轻地翻开了被子，想要出去走一走。

外面冰凉的空气透过打开的白色玻璃窗台，丝丝的刺骨在背上印着。屋子里的日光灯没有关，随着里面的荧光粉的散落，阵阵晃动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里，空无一日的白色粉刷墙前晦暗地沙沙作响。

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钟，恍若时间停止了一般。

四周的洁净似乎在向我讨要着什么，我不懂，但是我感觉马上就接近了答案。

掀开了被子后，并没有立刻下床，我坐在床上良久，抬起头仰视着头顶的一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那个角度也许不是很恰好，看得脖子有点酸。摸了摸冰冷地床套，我翻了一下身，准备下地。房门却开了。

“汄汄先生，请您坐下，您的身体现在不适合出去在外面活动，要知道您的免疫力……”一个护士姐姐推着一个小车走了进来，同样也穿着洁净的白色服装，我想这其实也许是她的工作，但即使这样，也还让我的心感受到了什么。我不懂，但我感觉马上接近了答案。

“好的，护士姐姐，我只是想去上一个厕所，顺便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我看着护士姐姐的眼睛，恍若间，看到了什么美好的东西，但是刹那间却消散了，我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但是跳动的暗号似乎又在暗示着另一个东西。

“恩我看看，”说着，她低看了一眼右手手腕上的表，“恩，现在是九点三十五分，对了，这里是您的第二份晚餐，请用餐吧”

她就像是突然记起什么一样，把小车上第二栏的东西向我递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同样洁净的床头柜。盘子也是白色地闪亮，里面菜上裹着的少量油分在微微闪烁的灯光下熠熠发光。这让她突然又想起什么，猛然地抬头。

“不好意思，”她很诚恳地向我道歉，“您头上的灯，我明天马上就叫人帮您换掉，请你好好用餐吧。那就这样了，半个小时候我会过来收盘子的，请享受。”

说完，鞠了一下躬之后，不紧不慢的她推着小车走了出去，轻声地关上了门。

说食欲，其实我也并没有多少。但是还是照常地吃了三口菜。

虽然医生和家人并没有跟我提过我的病情，总是一味地再等等就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们对我越来越正式的态度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我这疲惫的身体，越来越吃力的行动力，都侧面地向我警告着什么，我懂，但是我现在或许装作不懂的更好。

看着窗外的灰黑色，我渐渐地冒出了想把向出去走走这个愿望实现的想法。

为了不引起医院里的人注意，我换上了病床对面的衣柜里，我住院时带来的紧急换洗衣服，并把病人服塞进了衣柜里。

虽然比较吃力，但我还是走出了病房，并且扶着墙壁和楼梯慢慢地走了下去，就这样，我走出了病房，走出了医院，走出了让我感到恐惧的洁净之地。我看到远方的镇府大楼上面架着一个大的时钟，三根针似乎死死地定在了那个时间，没有走动过。

“小哥哥，要不要买一包香烟，我这里的香烟都很便宜的，只要二十块钱……”一个小女孩用手心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一角，我回过头，才看清了她。

“对不起，小妹妹，”我向他掏翻出我的裤兜，并且无奈地耸了耸肩肩，“不好意思我没有带钱，而且……我不抽烟”

“这样啊，小哥哥……那我走了哦”

不过小妹妹的衣服让我感到十分渗人，是那种洁净的衣服，我下意识地喊住了她。

“怎么了？”

“你这衣服……”

我抬起了手，吃力地指着她的身上那件白色蓝色条纹相间的洁净衣服，不过不明白什么原因，衣服的袖口似乎要比她的手长。

“啊，这个啊，其实我是重症患者哦~”说起来，她一边还皱起了眉头，扮起了很可怜的模样。

“这样吗……其实这也很辛苦呢，是……”我还没有说完，她就开心地笑了，像是在笑一个人，是我还是他自己亦或者是他人，或许也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是啊，要不是因为家人也重病瘫痪在病床上，其实我也是不会找来这样的工作的……”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坐了下来，貌似是一家咖啡厅，到不是我不愿意去其他地方，而是这里最近，并且我的背上的刺骨的感觉突然发作了起来，不得不选择这家咖啡厅。不知算不算可幸，她终究还是同意了我的提案。

“你的背不要紧吧……我看你最近都老是用手按着背……”

“没关系……你先点一下吃的东西吧……你已经饿了吧？”

我的背上的疼痛丝毫没有减弱，但还是故作逞强地说出几句话。背上疼痛感不知羞耻地坚持了将近十分钟，我疼痛时的感觉，甚至细丝的呻吟声都被她听叫了。我到没有多关心，倒是她弯着眉毛，拼命地问我是不是背痛，要不要送我去医院。周围批判我嘈杂的人并不是没有，也是她帮我一一地回应过去。

“其实……这背痛已经很久了，没有关系的……”

“这样啊……你要吃东西吗？……”

“不吃了吧……我已经吃过了……”

“哦，对你吃过了，那么……点杯咖啡吧？”

“恩……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也看见了，我手上可是一点硬币盒纸币都没有的……”

“没关系，这次我就请你吧……下次……下次就要连本带利还给我咯！”

说着，她开心地笑了笑。我原本并没有怎么注意她的样貌，但是在此刻我清晰地把她的样貌映入了我的眼帘。

“好的……一定一定……”

说完，她便熟练地叫了服务员，点了两杯咖啡。

“好的，两杯热咖啡对吧，请稍微等一下，哦对了，因为本店今天迎来开店五周年的纪念日，所以开店时候钦定的甜品今天随便点，请问你们要点什么吗？”

服务员还很负责地说出了按照惯例的台词。

“不好意思……我们……”就当女孩想要拒绝的时候，我提上了我的回答。

“那我就要一份苹果泡芙。”

“一份苹果泡芙是吧，好的，两杯热咖啡和一份苹果泡芙对吧？马上就来，请稍等一下。”

说完，服务员用标准地姿势，拿着提样板向远处走去。

“你喜欢吃苹果泡芙吗？”

“没有吃过，但是听着名字倒是很好吃”

“哦对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说来也是，这么久了，也还不知道彼此的名字，我想这种东西其实也只是身外之物了吧，但是也必要向对方给一个标示身份的东西。

“你可以叫我汄汄，我今年17岁”

“哇，原来你那么年轻呀，不过看着模样，倒觉得像是成熟的小哥哥呢”

“还行吧，你呢？”

“啊，我叫夔沉，今年15岁，叫我小沉就行了。”

“葵？那个字怎么写的？”

小女孩翻动起手指，在桌子上落笔着。虽然我还是看不懂什么字，索性心里就叫他小晨好了。

“还有，沉是沉默的沉，不要记错了哦”

恩……说起来，要不是提醒，我已经记错了。

服务员把两杯咖啡和两个苹果泡芙拿了过来，不过为什么是两个泡芙呢？

“啊，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小附加赠送，就是如果是新顾客，而且还是一对情侣，我们是免费可以赠送双份的，这里没有跟你们说明是我的过错，但是请你们还是要好好享受这些过程，那就这样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我的编号是39。”

虽然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些什么，但是看着小沉一脸期待的模样，还是忍住了嘴巴。

说完之后，她又像之前那样走开了。

苹果泡芙是一个像是一个卷了什么咸的圆球，最上面还淋了一些白色的糖粉，金黄色的外壳里面稍稍渗出一点绿色的汁水，让人感觉十分的新鲜。我尝了几口，里面酸酸的苹果块和外壳酥皮的甜味结合在一起，让人徘徊在酸甜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看来你挺喜欢这个苹果泡芙的，”说起，小沉也拿起了自己的那份苹果泡芙，轻地咬了一口，“哇，不过也还真的很好吃，算是很不错的甜点了”

我们坐在靠着落地窗的位子，我面朝着外面灯红酒绿纷纷扰扰的晦暗世界。

“小沉，你心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恩？”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愿望或者梦想什么的？”

我转过头看了看小沉，她此时眼神认真地望向叉子上吃了一小口的苹果泡芙。

“这个啊，我没有想过，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时间想了。”

“哦对了，你是重症……”

“不是啦，那个是我随便编的，其实我并没有生病，这件衣服是我生病的母亲的，我只是借她的衣服出来装可怜，四处这样买点烟，买点打火机什么的，其实我并没有继续上学，今年母亲和父亲住院了之后需要人照顾，别的亲人又不愿意来照顾他们。所以我就退了学，亲身地照顾他们，身上没有钱就去外面做些小工，帮别人买卖东西，做些小苦力，这些虽然很累，但好在一些人看在我这病人的身份多少会按约定给我工钱，小费什么的……”

其实，这样的人肯定还很多吧，不过也不过这样了。

“你也一定很难受吧，尽管这样，我觉得梦想和愿望还是要有的，我就梦想着去巴黎游玩，体验浪漫之都的氛围，去图书馆看完文学专栏的书，身居幻想和现实的世界，想去城北部的小森林住一晚，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死死地看着夜空，感受那距离几万光年的的光芒，想在黎明到达之前，记录下黑暗和光明划分的界限，想在草地上躺着睡觉，感受风尘的吹动……”

我看到小沉愣住的表情便没在继续说下去，询问他怎么了。

“不……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的愿望这么多的……不过……还有哪些呢？听你认真讲这些的时候，感觉……你特别的帅……”

我差点咳嗽把口中的咖啡喷了出来，“其实……其实还好吧……说愿望只不过都是随便想想的，但是真的如果没有了的话，你说一天躺在床上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又认真地低下了头，看着餐盘上倒映出自己脸的咖啡，仔细地凝想着什么。

“也是，不过……你说我们说这些干什么呢……是不是……”说出来，她开心地笑了起来，只不过，那个笑容很干涩，很勉强，我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离答案已经不远了的，“我们还只是小孩子呀……后面的路还挺远的……愿望什么的也会慢慢有，然后慢慢实现的……对吧……对吧？”说着说着，不知为何，她的泪水滴进了咖啡杯里，跳起的咖啡水滴轻轻散落在四周。但是却没有任何保存的事态，迅速被餐桌上的餐布毫不留情地吸收了。

“也是……”我没有再说什么话，只是静心地等待着什么。

良久，一边抽噎着，一边向我道歉的小沉，眼睑已经红胀了。

“不好意思……眼睛……眼睛进沙子了……”粗暴地揉着脸和眼睛，粗暴地给出不像样的理由。

“这样啊？那再休息一会儿吧。”

她终于调整好了气息，向我说了几句话，我听到了之后先是一愣，但是很快也开始接受了，并且开心地笑了。我抚摸着她额头上乱蹦的头发，她开心地眯着眼睛，像是小猫一样乖巧地笑了几声。终究，我还是没能知道她的梦想或者愿望，但是感觉其实也够了。

心中的答案离我越来越近。

我回到医院已是凌晨1点钟了。我的房间里那个护士正趴在我床边的坐位上睡着了。

背疼得厉害，但我总觉得吵醒护士姐姐是不好的行为，所以我走到隔壁空的病房，打开了昏暗的日光灯，盖上了洁净的被子，强忍着疼痛，躺了下来。但是背疼直到凌晨3点才渐渐消退，今天出去的时间太久了，背上的疼痛似乎已是之前所有的总和了，实在担心还有机会出去吗？不过护士姐姐醒来的话，估计免不了一顿训责。

X——X

秋天似乎提前来临了。这是一个灰黑色的夜晚，空无一物的世界在漆黑的暗光之中被吞噬殆尽。而我，也离那个时刻越来越近。我十分清楚，但是，这恰恰是让我难以接受的。抬起头，仔细观望着窗外的黑暗。

与他同出一辙，我十分渴望那外面的世界。

“夔沉小姐，是时候，该吃晚饭了，”这个时候，一个穿着净白的护士小姐推着医疗小车，慢慢走了进来，上面摆着几盘菜还有一碗饭。

我自然是没有胃口，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吃，是连能量也不会有的。不得不硬着头皮咽下那些我已经辨析不了甜味还是咸味的东西。舌头的味蕾不断地拒绝，喉咙的深处不断地反噬，胃里也像停止了工作的极其一般，一点声响也没有。

“不要急，夔沉小姐，慢慢吃，这里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向餐厅那里申请更多的事物，您慢点”

我知道这个护士，她曾今是他的护士，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小姐姐，虽然还只是个实习护士，但是我偶尔看到过她和他的交谈。如今她来照料我，总感觉，他就在我的身边。尽管这只是臆想，只是片刻的幻想，我想我也会接受。

她看见了我吃饭的手法有些担心地皱起了眉头，“夔沉小姐，你是不是……”

“恩？”

“你是不是和汄汄先生认识呀？”

我不明白这个信息是如何暴露的。

“恩，是的，姑且算是一面之交吧”

说什么一面之交，在他看来，也许我是一个过客，是否是客都不从谈起了，毕竟我连他的心都找不到。话虽如此，我还是很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情。或许是因为看到他和我是同等处境就心生怜悯，也或许只是我个人的情感而已。

“其实，挺喜欢他的，感觉他总是一脸深沉地对待所有事情，有成熟的气息，也由倔强的心里，唯一可惜的是，他碰到了我。”

“碰到了你？怎么了护士姐姐”

“并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小姐，这是医院规定的，我不许打破约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住在这栋楼的人，几乎很少人能痊愈并出院。这一切都是医生医院的能力不足，也是对生命的无奈，像我这样只是实习的护士其实更加能够感觉到医院的气氛”

“气氛？”

“恩……气氛很死，很死，简直就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原本我是打算……哦，都这个点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姐，我打扰你了，您的晚餐已经用完了吧？我是时候该走了，不该打扰病人休息的，”她一连串急速地说出了抱歉的话语，但是不明白为何，我总是觉得她只是仅仅在逃避而已。

又或许是我在逃避……

她对我小身鞠了一躬后，便推着医疗车缓慢地走出病房，轻轻关上了门。

我知道，我和他的世界已经在不知何时重叠在了一起。

夜晚的冷风在无情地拍打着大地，哗啦哗啦地推拉着外面的大风，就算是玻璃窗，也在令人难恐惧的风暴震裂声中发出痛苦地哀嚎。

我退下了自己的病人服，穿上了衣柜里早已准备好的便衣。扶着承重的身体，右手依靠在墙上，栏杆上，渐渐地、慢慢地、偷偷地走向大门。

夜晚里的医院，让人感受到了无尽的循环之中，原本是晦暗的道口，却被转角处的诡异的安全出口的绿光烘托出瘆人的效果，我肚子走在无声的走廊中，那条走廊，很长很长，就像是一个无尽的道路，绿光一直在前面闪烁着。就像是一个恐怖螺旋，不停地旋转，而此时我前面的道路越来越远，前方的绿光也在仅有的黑暗之中被淹没了……

我被这样的一个梦给惊醒了。这才发现，我倚靠在公交车站的座椅上睡着了。四处的冷风在无端地向我袭来，我轻轻地搓了一下手心，看着四处的晦暗。

这里是我和汄汄第一次认识的地方。

X——X

我发现自己醒来，一张焦急的脸凑近着看着我。我知道我很任性，但是不这样做，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愿望。门外有两个陌生的声音在商讨，虽然是隔着门，但我仍然能够清晰地辨认那些句子中的词语和含义。他们在商讨着关于这个病人的手术工作如何开展，淫窝我对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关心，所以也就没有再刻意地去听了。倒是护士小姐姐坐在我的床头柜前，一脸委屈地注视着我。

“夔沉小姐，是不可以随意出医院的哦，要是发什么了什么奇怪的事情的话，其实会相当麻烦的，所以……”

虽然知道她说的话，也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更好的生活，但这却与我的现实相反。有时候，我们看着别人拥有我们所不能拥有的东西，有种特殊的情感就会寄生，不是嫉妒也不是自私，而是自卑。越是自卑的人们，越有着更多不能拥有的事物，这是通用的，其实，包括我也是在内。虽然我仍然想极力地反对这些事情，但是无奈地是，我已经毫无选择地接收到了这些东西。

“恩，我明白了，我不会再偷偷跑出去了”

我的直接的回答，倒是让护士姐姐有点吃惊。她一边狐疑地多次判断我是不是真的听话，另一边多次夸奖我的什么优点。尽管那些优点看上去多么很荒谬。

“明白了就好，这次多亏了有临近的一家 饭店店主，要不是她临时发现你躺在地上抽搐，不知道你的身体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她，没有这样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多少还是有点消极的影响，所以嘛……我……抱歉，又多说了，现在是下午4点半，是小餐时间。请问夔沉小姐想要什么样的甜点，这些虽然不是免费的，但其实 也已经接近了。而且……”

“苹果泡芙吧。”我随口一说。

“苹果泡芙是吧，马上就送过来，你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会。”

我抽出床头柜里的一个铁箱子，外壳上上面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岁月的纹路和时光的刻纹。我缓缓打了开，里面平平坦坦地叠起来的一打稍有些泛黄的纸张。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和汄汄在一起度过的两天时光，虽然是那么的短暂，但也算是我人生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没有亲人的相互记恨的痛苦，没有大人之间尔虞我诈地尘世思念，没有破综复杂的烦恼，有的只是无限的分享、无限的倾诉和无限的理解。

第一次见面最后快分别的时候，我大胆地提出我想帮他完成愿望之类的话语，但是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可以在世多久。可幸的是，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照顾他的那位护士和其他的护士讲起汄汄的时候，总是一副惋惜的样子。然而第二次见面，就是我推着他出来逛了。他的背上伤痛的很严重，骨头已经酥脆到只要稍微一弯腰，就会产生极其疼痛的效果，所以不得不坐在轮椅上。

X——X

汄汄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他在不久之后，消失在了人间。

护士姐姐虽然知道结果，但还是很心痛的向周围的朋友叙述关于自己死去了的这名病人的具体情况还有一些其他事迹。之后我被安排到这里这个病房，就经常听见护士姐姐叨唠着汄汄如何汄汄如何。原本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纪念仪式，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她真情表露。

汄汄的愿望和梦想，我已经实现了相当多的项目了。目前记上的项目已有19个，而我已经完成了12个，虽然其中也不乏只是小小的实现，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或者太过熟练的工作。我去了图书馆，花了将近三天看完文学专栏的书，亲身地感受了汄汄希望的身居幻想和现实的世界；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死死地看着夜空，让他和我一同感受那距离几万光年的的光芒。以及在黎明到达之前，用照相馆租借来的相机模糊地记录下了黑暗和光明划分的界限。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是这些都是存在实际意义的。我也草地上躺着睡觉，感受风尘的吹动，大约几个小时，冰冷地空气随着霜寒一道来临，这让我们措手不及。

而今天的项目，坐在河边画一幅车辆流通道路的图。说实话这个任务在一接到的开始，我也是感觉不到任何地难度，但是到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还是有点难度，更多的是在自己的身上。我的肚子已经会时不时地就发出警告，说明我该吃药。

这个时候，我正要走向河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身后突然有人追来了，我担心是什么不好的东西，所有一概都屏蔽掉，拼命地向其他地方跑去。

当然他们仍旧穷追不舍，我无奈跑进了死胡同，觉得自己没有救了之后。虽然一时间可能我无法相信自己，但是我的确看见了一个全透半通明的人形东西，但是在个时候，我被这些东西砸了个脑头。

X——X

“这封信，死后的汄汄先生，寄给你的一封信。”

一对男生女生出现在我的病床前，缓缓到出来意。

“

亲爱的小沉朋友：

承蒙这几天你对我的关爱，我终于有点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感觉。眼前的地方似乎很昏暗，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答案，我也能坦然面对。面对黑着脸的官差，我向TA说出了我一生的贡献，最终他要求我在踏过那扇门之前先写这一封信给我有所思念的人。

期初我也有千言万语，但是涌到嘴边却又难以表达，苦涩的情感又在崭露头角。我只能以一种极其平静的心态向你写这封信。

开头说你是我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你和我的距离很生疏，而其实我也很难对朋友这个字词定义，也很难了解你对朋友的定义，这几天你对我的关爱尽是些我向你深切的对世界的埋怨。其实现在想想，当时也是不该那般的，但是好在，我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你，这才让我的那些时间成为了难以定义的美好时光。

或许这也是第一次，我像世界表出我的态度。之前一直对世界，对这个社会有着很深很深的怨念，一直埋怨世界不公，却又一直强调自己的理想，我想这原本就是本末乱置，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但是就是这样一团乱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发酵，让我整天充着怨气。对亲人，我向来都不是很关心，从小就认为他们对我不够关心，父亲只关心他的小饭馆，而母亲也在我们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只字片语不曾给予。这些人扮演着我所不熟悉的人物。这些其实都是我个人的怨念所蒙沫的，父亲不曾善于表达，每次都在小饭馆里照顾着生意，而空闲的时间，却在休息的桌上翻动着我们昔日在外地旅游的照片。母亲每天承受着一个家庭所有的家务和怨气，也不曾向我们表达自己的愤懑，但是却在黑夜里，去给父亲送去衣物，在倾盆大雨中忘了打伞拼命地在公交车站寻找失去视线的我。我很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总是心里有什么痛苦，但是就是嘴硬倔强不和我说明，或许也是不想让我担心，然而我把这一切都当做狗屁。现在想起来，或许我才是那一团什么都不是的狗屁。

我曾经咒骂着那些拥有着生命却又在做着无意义的事情的人，也曾咒骂着那些做了坏事却能安详百岁的人，我认为他们都不该拥有那么长的生命。我认为我该拥有那些不平衡的东西，但是这又能怎么样了？如果现在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回到那里，过着我的“人生”，我想我是愿意的，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这些现在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情。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自己的想法。

你前几天的夜晚，对我说你愿意帮我实现梦想，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对你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已经改变了。你是第一个敢对我的梦想提出相助的言语，这些都是我巡边这个人生，除却父母和家人，是第一个人。

我已经知道当时你很清楚我的病情，但是这并非我答应你帮我的全部理由，我想试着让一个人继承着我的梦想，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念想的事情，至少还能稍微地证实一下我还存在这个世界，至少存在与你的大脑里。

这是几个我现在能想到的事实。还记得我最后一天送你的那个铁盒子吗？那是我小时候存放糖果的盒子，我也曾经想过把愿望列在一张纸上，然后按照上面的项目一个又一个地完成，可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个世界没有和你通信的方式，所以我，所以我想任性地，请求你继续帮我实现我的梦想和愿望，好吗？

虽然千言万语，但是总觉得还是会有结束的时候，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吧。最后我想和你说一声谢谢。

By 汄汄

”

抓着信封，坐在病床上的小沉，心中的洪水线渐渐被突破了。她使劲地抓着被子，使劲地抗住心理，但最终还是失声，掩起了面。病房里面洁净的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他的故事，一切的洁净都在倾诉她与他的故事。一切回声和风声，在她的耳膜震动后都变成了悲伤的、痛苦的回忆。窗外的黑暗让我们再次看见了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良久，她停止了哭泣，放下了信纸，仔细地凝望着病床上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

然后，她抬起了头望向我们，眼睑上红肿肿的，甚至眼眶中还留有一些泪珠。

“请问……”

“哦。对了，我叫夏文，这是我的朋友白诗语，这封信已经确实抵达到了你的手里了，我们该走了。”

“请稍微等等……”

“恩？”

咬着嘴唇，眼神很痛苦地用右手掀起好似沉重的被子。

“我想……我想继续去实现他的梦想。”

她一脸诚恳地向我们露出自己的天真想法。她似乎生病很严重，脸上十分苍白，瘦骨嶙峋的样子让人感觉她是从棺材里出来的骷髅人。没生气的呼吸像是冬天的冷风，刺骨又让人感觉到疼痛。

“可是……”小诗摇着头，担心地皱着眉头，“你这个身体似乎已经不行了……”

她也赶忙地摇着头，“没事的，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事的，我要帮汄汄完成他的梦想，这或许是我唯一该做的事情……”她的眼神看起来很坚定，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以她的身体，其实是很难完成了所谓的那位寄信者的梦想和愿望，因为有些愿望和梦想其实都是十分荒谬的呀！

“可是，你知道那些什么愿望吗，如果是那种奇怪的愿望和梦想……”

“没事的，我已经列好了，我把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他所说的梦想和愿望都给记录了下来。所以，这个不成问题……你们能帮我妈？”

既然被赖上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没有拒绝的理由吧。但是在我前面说同意的居然还是小诗。

“好的，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实现这些梦想，什么时候出发？……”

看来小诗是想即刻出动了，但是明天可是周一诶！要上课的诶！你不会是想连续几天都……？

我把小诗叫到一旁，准备质问她，但还没有开口问，小诗便一脸不满的对我破口。

“我就知道文不关心这种事情，要是你不想一起去的话，我叫莉莉丝和我一起去，哼，你别再说什么时间的问题，周一又怎么了？我们又不是没有旷过课，而且老师也没有对我们太过处罚呀？没关系的”

“可是，才刚刚过了期中考试，要开始上新的内容了呀，你这样下去的话会拖课的呀，以后要是成绩下去……”

“我没事的，我去年就已经把这个学期要学的东西全部自习好了，后面和你们一起复习就好了，这种事情我难道没有跟文说过吗？倒是文，我看你成绩还算行，你就继续去上学吧，我和莉莉丝他们一起想想办法。”

“可……这封信是我负责递送的呀？”

“我管你是谁递送的，我就要帮她，你要是不答应我，以后我都不理你了，哼！”

话说起来，自从上次和莉莉丝一起了之后，她就对我有些冷淡了，原本我只是以为我的错觉，但是这个情况其实很能表现问题，并不是我的错觉。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才不管你的事情了！我十分想把这句话说出口，但毕竟这是因为情绪失控，稍稍冷静了一点之后，就不再那么愤懑了。她也走过去安慰着眼前的这个人。

明明以前十分怕生，介绍都是我帮忙介绍的，虽然刚刚也是我在介绍的，但是似乎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过于惧怕了。现在的她，让我感觉更加勇敢，这是让我有些许欣慰的。但是欣慰归欣慰，她这样公开地和我较劲，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度过了一个晚上，你绝对想不到……”

她还在和那个人讲着故事的时候，我贸然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小诗，我答应你帮助小沉小姐一起完成他的愿望，但是我可能就不会过多参与了，因为……我有另外的一件事情要忙……”

小诗看着我，疑问的眼神飘了过来，但是不久后便消失了，而是绽开了笑容，这个笑容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快乐的笑容亦或是满意的笑容，我都感觉不到。

“没有关系，那我就和莉莉丝一起帮助这个小沉小姐了。”说完，她就继续转过头对这个小沉小姐说着故事。我也凑了上去，一起和小诗讲着故事。

“话说，他的愿望究竟有哪些呢？”

“恩？小诗你想知道吗？”

“可以哦，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保留了他送给我的一个小铁盒，里面我放了他的愿望清单。”

“愿望清单？”

“就是他的愿望，我把它列成了一份清单。”说着，她从床头柜里面翻出一个铁盒，这个铁盒的大小只有手掌，在里面有一张折叠了的，有点皱的纸。

“上面一共有19个愿望，我现在也只完成了12个愿望，剩下的这些愿望，原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了，其实，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在这些时间里，能多完成一个愿望是一个，我也知道你们可能会说我太执着了，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所以这件事情更加重要，我不想在我的一生中仍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这样走了，我不想……”说着，她的泪水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的确，如果一生之中，没有做什么让自己满意，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最后失去时间的时候，会感慨，会痛苦，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我想这些意味着，我们还在活着，我们还在为自己活着。

“没关系，明天，就明天了，明天我们一起帮助你去完成愿望，明天我会带一个同伴过来，她或许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这些难以完成的愿望，所以，今天你就安心地好好躺下吧，好吗？”

“真的吗？明天吗？”她十分激动，但是也只是眼神和表情上，像是找到了什么救命稻草，她握住小诗的手，“真的十分感谢，真的十分感谢，如果不是你们……”

“没关系的，我想，这是因为那位汄汄对你的情感让我们出现到这里来帮助你的，你今天就好好休息吧，我们明天早晨8点钟就来。”

“你一定会回来的吧？你一定会来的吧？”说着，她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绽开了期待的笑脸。

小诗点了点头。

X——X

我的名字是艾丽，年纪的话，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是康德莱特街39号中转站的财政管家，工作自然是处理关于财政支出的相关方面和文件。

门外的些许亮光稍稍照射了进来，我撑开手臂，望了望桌台上摆着的一叠文卷，心里叹道总算完成了。我已经连续10天这样持续熬夜地整理着通信事务的文件了，要不是因为总部急需这十年的各方面的报告，我想我仍旧只是每天过着简单的记账的生活，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记账的事情。两周前我接到总部送来的通讯说是必须要我将我们这个中转站近十年的关于死后文的收送、灵的活跃程度和驱散、相关空间松动以及其他的报告，零零碎碎按照要求文件的要求，有近三百项！而这十天我基本上除了偶尔吃点东西，就把时间全部花在上面了，到了这里，总算完成了。细细地看了一下电脑里文档的字数，已经将近10万字了，说不定这是我近十年来写的字数的总和了！

桌上电脑上显示的时间已是早晨六点三十九。我像往常一样，刷牙、洗脸、然后回到内室的卧室里换衣物。我的卧室里还睡着莉莉娅和莉莉丝这对姐妹，每次去换衣服总能看见你这两个人可爱地说着一堆听不懂的梦话。

“所以说，我不要蛋黄派啦……请给我三明治好吗？……什么嘛，蛋挞也行的啦……”

真不知道莉莉丝在做着什么样的梦，大概是关于吃的吧。我很快便换好了衣服，走出了房门。店门一向都是我来负责打开的。我伸了个懒腰，就从空中召唤出了钥匙，插进了钥匙孔，轻轻一扭。

正当我在想着到底要不要继续去叫醒莉莉丝和莉莉娅，因为店长不在，我一个人又不太会照顾客人，所以只能拜托他们来招待客了。但是门打开的一瞬间，却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站在我的眼前。一个月前，我们和这个女生结实了，并且互相成为了朋友。

“艾丽姐姐，我想问一下，莉莉丝在吗？”

“恩，在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睡觉，他们昨天晚上好像在准备等级考试复习到很久。”

“哦，这样啊，说起来，你们驱灵师也由像我们一样的考试呢。”

“哦，虽然这不是必须的，但是这些都是荣耀，尽量还是会有所追求的。不过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呢？”

白诗语比我高一个头，说到这里，其实莉莉丝和莉莉娅都比我高半个头。虽然我不太在意身高，但是总是看到比我高的人，心里总有一丝痛觉。每天看到莉莉娅莉莉丝店长和维克都不太在意了，但是每次看到白诗语，心情总是猛然一揪，或许我和他们还不是很熟悉吧。

“哦，一个递送死后文的任务，收件人想让我们帮她一个忙，但是我怕我一个人可能不能帮助她顺利完成，所以想要来求助一下莉莉丝。”

“这样啊，可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夏文呢？他和你 一起去帮忙吗？”

“他啊，今天是工作日，他必须回到学校按时上课，不然功课落下可是会很麻烦的。”

“那你没有问题呢？如果你的功课落下不是也会同样的麻烦吗？”

“其实我的成绩也算不错的，而且我的其实已经全部都自学过了，所以并不成问题。”

“哦这样啊，说实话，你们考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交给她姐妹俩完成。那现在也不早了……已经7点了，那你稍微在这里沙发上等一下，我去交莉莉丝起床。

X——X

“这样啊，那……那为什么你会选择我呢？”

“真是的，这种问题问什么每个人都问我？”

“还不是因为你平时是跟在一个叫做夏文的男生后面。”

“额，好吧……他因为要读书，所以就没能帮我，再说了，她在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小沉手里的愿望清单可是货真价实的愿望清单。”

感觉到了白诗语此时心里的烦躁，也不想去过多的刺激她。夏文怎么了，她那么温柔体贴，我想你现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吧……我在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之后陪白诗语就去了目的地。

“你好，我叫莉莉丝，是白诗语的朋友。”我像这个人伸出手，她也伸出了手，表示欢迎。“你好，我叫夔沉。”但是手上的瘦骨嶙峋让我轻易地看清了上面的骨头。一见面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有故事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她的身上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息，冰冰凉凉，甚至还有点渗刺。我从未遇到过如此情况，究竟是什么理由呢……

她看见我在深沉地皱着眉头，开始进入了正题，“很感谢你们愿意帮助任性的我，我自然不会把剩下全部的愿望给你们去实现，但是我也实在做不了什么，我今天的身体稍微好了点，所以，我就陪你们走一走吧……”

听到这话，起初我和白诗语是极力劝阻的，我们也是能估量她身体能力的，只剩票骨头的她还能在做些什么呢？但是看到她坚定的眼神，我心里也似乎渐渐妥协。白诗语也是一样。

“愿望清单只剩下7个最后的愿望了，分别是：在天空中飞！；吃一整天的油炸食品！；把身上的所有的钱都捐给流浪的人！；写一篇关于自己的自传！；从夜晚自然睡，在白天自然醒！；在月亮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去巴黎铁塔的顶端俯瞰世界！虽然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难的愿望，我相信，只要有你们的帮忙一定会全部实现的！”

其实也还行，在我看来大部分都是可以完成的愿望，只不过还是要费一些手脚。

“要是我们说这些我们也很难完成呢？可是你走运了哦，我和莉莉丝是魔术师，我们可以用魔术来实现你的想法！”

“魔术？”

“对的！魔术！对吧，莉莉丝~”

说着白诗语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想她想让我用驱灵术帮她吧，其实大部分是可以用驱灵术实现的，但是吃东西，写自传这种还是得自己身体力行了吧。我稍微点了点头，表示我还是有些许愿意的。

“那么第一个！在天空中飞！”白诗语接过了从小沉手里拿来的清单，读出了第一个没有被划掉的愿望。

我心中默念着驱灵术的咒语，一边抬起了手，手掌朝向小沉，运用关于空间转移和空间固定的驱灵术准备把小沉送往天空中，但是没有多少高，毕竟越高到底地方越冷，若是达到那么高的地标，小沉在一瞬间会结成冰冻的。

小沉的位置上缓缓才出现了白色的烟雾，然后小沉便瞬间不见了，直到5分钟后，我把她带回到病房，她才恍然发现自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我在天空中飞诶！！”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

“第二个是，吃一整天的油炸食品。可是小沉你这样的身体吃这么油腻的东西会好吗？感觉随时都会被拖垮的……”

“没关系，这副躯体已经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所以我们还是抓紧实现吧”

稍微有了一番思考之后，决定这个第二个愿望先暂时搁置，先把能够迅速完成的先完成了。想到在月亮刻名字，巴黎铁塔俯瞰城市，这些我都可以用空间传送的方法进行。

我提出了我想的提案，“还是首先去巴黎铁塔的还是月亮刻名字吧，毕竟这些都是我能完成的项目……”

“也对，小沉你觉得怎么样？”

“恩”，小沉沉思了很久，“好的吧。那就这样了哈，首先是去巴黎铁塔。”

首先我想说说对于巴黎铁塔我了解有多少，在人间的这一百多年时间，我逐步关了所有的世界尽管。尽管巴黎铁塔还是什么其他的景物，像是隔壁城市的百丽商城我也做了相关的记号，大大小小大约几百个景点都有我的标记，所以传送也只是一年之间的事情。

“那么……”

“？恩？现在去巴黎铁塔的话要多久呢？”

“不用太久，一眨眼的时间”

“？”

“你忘记了，我可是会魔术哦”

我双手搭在白诗语和小沉的肩膀上，缓缓闭上了眼睛，心中默念起咒语，脑海中不断地闪过标记的地点，寻找着巴黎铁塔的记号，找到了记号之后马上就开始了连接……

……

在月亮上，我用了大约一万桶的油漆在月亮上写了“汄汄”这个名字，虽然回到地球还是看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还是用望远镜拍了照。我们吃了一整天的油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整理了小沉之前的回忆写成了大约两万字的短篇自传，当天回来的时候，在外面把身上所有的金币捐给了可怜的流浪乞丐。

“现在，小沉，只剩下最后一项了。”

“恩，非常感谢你，莉莉丝、白诗语。”

我的脑海里一直有着一个问题，但是始终都没有说出口，看着躺在病床上喘着气的小沉，心里还是不禁想起那个问题。等到白诗语走出去上厕所的间隙，我向她问道。

“小沉，你……和那个名字叫汄汄的男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小沉深受这两天愿望所赋予的折磨，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呼吸也缓缓地平静下来。

“我想……大概是一种……对于朋友的友情吧……”

“友情？可是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这不是爱情吗？”

小沉浅浅地笑了一声，但是马上又被咳嗽声覆盖了，“咳咳……并不是只有爱情才有这样的羁绊，我想……我和他是一种患难之间互相欣赏的朋友……像是很久没有见却相见恨晚的老朋友一样，至少，我们对彼此真切坦诚……他一直饱受病痛的折磨，却又在冷淡中度过余生，我想我对他也有同伴之间的关心……是不是爱情……是不是友情其实也是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互相关心，并且一直陪伴下去，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情人，这种表面上面的关系，都是达不到这种深切的程度的……咳咳”

“其实我心里也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已经是超出了朋友和情人的界限了，但是是否会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后悔，会觉得自己其实在做无用功的事情？”

“其实不后悔，等待你遇到了……和自己真正坦诚相待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情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切的相遇努力……都不是白费，之于未来，你们该考虑的还是得考虑的是离别……这其实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阶段……我现在已经在经历这个阶段。”

“那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项了，就是从晚上睡觉自然醒到早晨，我们也不再打扰了，你就好好地休息吧。”

我向她鞠了一下躬，然后轻轻地笑着走出了病房，但是却靠在墙壁上掩着面。

她的呼吸很十分困难，粗缓的声中甚至还有些痛苦的呻吟声夹杂着。床边原本一直空着的床头柜在小沉今天被送回的时候被强硬地安装并且时刻监视着小沉的心跳和脉搏率。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夏文拿着一束花站在我的面前。

第五幕 自拔

我在学校里的成绩其实只能算是中等偏上。但是在学校里我有个成绩很好的朋友，她成绩十分优异，经常在班里，甚至学校整个年级里名列前茅，每次我又不懂得问题，第一个想要寻找的对象不是老师，而是她。但凡她会的，总是会耐心的教授我。但是每一次去她哪里请教问题，回座位必定被坐位边上的小诗问头问尾，大概始终在判定我在所谓的移情别乱吧。 她在班里鲜有朋友，因为总是扎堆在学习的书本里，别人的盛情邀请都打动不了她。或许也只有对我她才肯说一些其他的话。对于小诗她也是很冷漠的模样。我还记得从一开始她就在和我的对话中掺杂着她的母亲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喜欢她母亲之类的。所以我可以稍稍断定，只有学习和她母亲可以让他感兴趣。

但是我却发现她最近心神不宁，甚至被老师叫起来答问，也一副慌慌张张地样子。

“祝江，这道题就由你来回答。”

“哦，”她受宠若惊地一副样子，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这……这道题……恩，解答的思路是……”

下课后，我看见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和她对话。

我转过头，向小诗问道，“小诗，小江最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她却满不在乎地冷冷哼一大声，“我就知道你担心她，你看我这样子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你就知道担心她，你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诶诶诶……我说，我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好朋友而已，并没有你说的什么喜欢好不好，再说了，我对你可是……”

“好！不要说了，就算她出了什么问题，你又想怎么办？去拯救她？你以为你适合去救人吗？你这样子别去给别人心里添堵就已经不错了！”

或许小诗所言是正确的，如果我这样贸然前去，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给她心里添堵，像是一个痛苦的根源，刨越疼。

“好啦好啦，我不去管就行啦！真不知道你在吃什么醋呀。”

小诗听到我的话瞬间脸变得通红，开始结结巴巴，“我我……我哪里有什么吃醋啦，我只是单纯的讨厌……讨厌那个家伙啦！”

虽然我并不知道小诗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更加担心的是关于祝江的事情。她一向都很开朗，并没有什么可以让她如此心神不宁，如此狼狈。我也听见了老师与她的对话，那是一个拷问。

“我想你应该知道，尽管你现在是班里第二名，但是如果这样的状态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你就会调出前10名。我不管你现在在忙什么东西，心里在想着什么东西，想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孰轻孰重吧，现在是你读高中的整个阶段的重要阶段，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回自己，，那么，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来找老师我们谈，有什么心事也可以谈。”

“好的老师。”

“那就这样子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好的老师”

老师没有多问，祝江也没有多说，只是，从二者的语气中我发现祝江仍然心不在焉。

我知道，平时一向都很乐观，思维很活跃的她，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状态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什么原因我必须会查清楚的，毕竟我不想看见自己的朋友就这样。

但是她却似乎在拒绝回答我，原本每次在走廊看见我都会打一声招呼的她，现在却故意躲开，甚至掉转头回去。她在隐瞒着什么，某些我们不可以解读的事情。但是有一次，我总算是在拐角处找到她，她极力躲避，但是终究还是没有了逃避的关系。

“小江，能和我说一下吗？最近躲避我的原因？”

她的眼神向下飘去，呼吸渐渐地平稳。

“我为什么要和你说？”

但是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她的本意但是每次心里想到她的最近心神不宁的表情，我心里还是会揪地很痛。

“我想我能帮你解决一些，如果是几个恼人的问题的话……”

“我想你是不会理解的，”她的眼眶中开始映出泪水，渐渐地，渐渐地，她眼中的泪水开始溢出，“别来烦我了！”

“可是……可是……”我一边支支吾吾，一边想找出什么其他的理由。

“快躲开！”她开始大喊，“不要再烦我了！”她的泪水不断地顺着脸颊向下流淌。

我抱住了她。紧紧地抱住了她。

“夏文啊！！夏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边哭腔的她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最终全被泪水的声音淹没。

“别担心，我会帮你的，不要担心”我再三地劝阻他，紧紧地被抱住的她并没有防守，眼泪滴落在我的肩膀上。一滴、两滴、三滴……越来越多的泪水在我的肩膀聚集，渐渐地渐渐地，开始在我的衣服上向下流淌。

“文！”这个时候我听见了什么恐怖的声音，一个可怕的脸在我的眼前紧紧地盯着我。

“你在干什么！！”可怕的声音再次传来，小江也听到了，她轻轻地松开了我。

我看见小诗站在我的面前，紧紧地盯着我们，泪水也在眼角落下，她没有在说什么，死死地盯着我们。

小江突然间又抱紧了我。“夏文，别松开。”

我并没有躲开，而是任由他紧紧地抱住。虽然我不希望小诗是在误会什么，但我想一时半会估计是解释不清楚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去管她，毕竟我们可是一直走过来的人，她应该是理解我的。

“小江，有什么痛苦或者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我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对不起夏文，对不起，夏文……”但是她却一直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像是一只受惊的鸟，拼命地想要扑动着翅膀。

我和她紧紧地抱住彼此，我知道她需要我，她需要我来安慰她。或许她现在正在经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或许她现在心里正在压抑着什么某种情感。

X——X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想说什么话，那就没关系了，现在不用说，等到哪一天你想说了，就可以过来跟我说。”

“恩，为什么你要这样帮我呢？我……我是”

“没错，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想帮你呀，帮自己的朋友这又有什么错误呢！”

“恩，谢谢你，夏文”

她渐渐地松开了我。

“不好意思，好像也让你和你女朋友收到误会了”

在回家的路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道着歉。

“没事没事，不过是究竟是不是故意的呀？我到时候和小诗解释起来也比较麻烦……”

“要我说实话吗？”  
 “恩”

“当然是故意的呀。”

“诶！？为什么你要这样作啊！”

“因为……”她突然捏着鼻子笑了一下，“因为看到小夏困扰地样子我很开心呀……”

“诶？？！居然是这个原因……我还以为你只是想依靠我一下呢”

“也有那边的原因啦，不过……小夏似乎是个很有依靠的男生呢……”

说什嘛，都说的我不好意思了，这样夸赞我我要害羞地啦，真是的，虽然你说的都是实话啦，但是……但是也要收敛一点吧……哈哈哈……

“你在傻笑什么呀，小夏，有点恶心哦”

“咳咳！我可是……”

“哦对了，已经到路口了。”她突然停下了脚步，看着眼前分叉的路口。

“恩？怎么了？”

“我的家在这边，”说着她用手指了一下右边的分路。

“哦，我家在这边……”

“哦那……就在这里分别了吧……”

她点了点头，我们就分开了走路，但是走了两步，她突然又冲向我。

X——X

结局是，我把她带到了小诗的家，小诗一脸愤怒地看着我，那种愤懑的表情简直就是在说，“为什么把你这个小情人带回家里啊！！给出去！我才不想见到你”

冰姨倒是听好客地端出了甜点来招待这个陌生的客人，但是却一把把我拉到了一边，严肃着脸，像是在审视着犯人的眼神向我身上投射而来。

“夏文同学啊，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事情吧？”虽然她是笑容，但是看得出来冰姨怒气值已经爆满，随时都可能爆发，“听小语说，最近你可是在死磕一个女生，最近还发展到拥抱的地步，我想你该不会把小语给抛弃了吧？”

“不会不会，这怎么会呢？我是最喜欢小诗的了，我怎么可能会抛弃小诗呢！”我急忙挥着手连忙否认。但是不否认，这是我最喜欢的女生。

冰姨听到我说的这句话后，才总算是安心地点了点头，“你对我 说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你得跟小语说呀，夏文同学，所以呢，这次这个女生是什么问题，你能解释一下吗？”

“哦，这个啊，冰姨，这个女生是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好像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郁郁不乐的样子，所以我想去帮她，她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就拥抱她，把她带进我们家？”

“那个拥抱呢……其实是个误会，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跟我到家里来，本来我们应该是在十字路口的地方就会分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却突然跑过来说要和我回家，一开始我也吓了一跳，只不过后拉她说只是来拜访一下而已，我只好把她带回来了。”

“什么叫只好？……夏文同学呀，你要知道没有什么女生是喜欢看见自己男朋友和别的女生腻在一起，好啦好啦……我知道你们两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小语可能就不会相信哦……”

“没关系的，小诗那边我来解释。”

冰姨轻轻地叹了口气。“还是我来解释吧，向女生解释这种东西越解释越乱，你呢，就负责以后呢，多对小语好一点，这才不会让她以为你真的不喜欢她了，我再向你确认一遍，夏文同学，你是真的喜欢小语的吧？”

虽然很害羞，而且一直没有对别人表露过，甚至没有向小诗表露过，但是冰姨是个很成熟的大人，所以我想呢……告诉一下她其实也没有什么。

“恩，虽然……很害臊，不过的确是的，我从小就喜欢小诗，现在也没有变过……”

冰姨听到我的话后，开心地翘起了嘴角，“恩，那就好，真实乖孩子。不过这件事情也不能那么快让小语知道哦“

“为什么呀？”“我们女生你是不懂的哦”

我和冰姨走回了客厅，看见小江坐在凳子上和小诗在聊天。两个人都泛出笑容。

X——X

“听说……”我的耳边又有奇怪的耳语。

相信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都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传闻，都是以这两字开头。那些传闻或多或少都是有点依据的。但是也是写只是一些想要引起恐慌的人制造出来的假象。每个小时、每天、每周、每月都会产生不同的传闻。这些传闻各式各样，有关于学校教师的、领导的，关于节假日的，关于校园设施的，关于学生的，关于游戏、小说、动漫的，也有关于校园随处可见的暴力（包括冷暴力和硬暴力）。

而这次，他们的传闻更是一种劲爆的新闻（或许对学生来说）。

“听说了没有？”

“听说什么？”

“我们班的祝江，我们班的学霸祝江呀？”

“哦，祝江，哦哦哦，那件事情只听过他们说一点，什么父亲死了。”

“对啊对啊，不止父亲死了，母亲也早就找不到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活下来的。”

流言蜚语是那么的虚假，甚至虚假地让人找不到自我，找不到真实，并且天真地认为自己听到的那些闲言碎语就是所谓的真实。尽管很多人都很讨厌这样的谎言，但这些谎言却仍然可以骗倒很多人。

虽然我对流言蜚语其实不屑于听取的，但却听到了让我震惊的话语。

祝江的父亲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呀……不过，真亏她还能这么镇静地来上学呢，一副什么表情都没有，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难道她其实对待家里人感情很单薄？真没有想到优等生的面具下其实是这样一副薄情的嘴脸呀，说不定她连人类正常的情感都没有，简直就是一个恶魔呢！”

这些传言越来越过分，但是关于其中的一部分倒是惹起我的注意了。小江的父亲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我有必要向她询问清楚这件事情了。

于是我中饭后，便把她叫到教学楼的后面。那是一个十分空旷的地方，但是四周都种上了草地，只有中间一块水泥地，原本这里有几个篮球架，但是后来校方说是因为会妨碍学生学习，所以早早就搬走了。原本会偶尔来打一下篮球，玩一下游戏的同学都不再踏进这里半步，宛如这些就是一个被废弃了很久的空旷之地。

我低下头，仔细地凝望着眼前的空地，这里虽然很少有人来，但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秘密地点也是不错的。一边聊着可笑的话语，一边在等待着小江的到来。时间一分一角都可以扩下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如同像是白色寡妇一样，又慢又孤独。

眼看就快要赶上中午午休的时间了。我以为小江并不是觉得这样在一块学习、正准备呀手势书包。但是突然小江出现在么口。

“能告诉我吗小江，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家……”

“没有关系的，告诉我吧，我们好歹也是一对好朋友嘛，你说是吧？”

小江咬了咬嘴唇，知道这样子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是吧……”

半天过后，她算是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那你能不能把你遇到了什么跟我说呢？”

“小夏，我……我……”

小江闭上了眼睛开始嚎啕大哭了起来。

“诶小江……别哭嘛……好不好……别哭嘛……”

虽然我极力地劝阻，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丝毫减弱。大约五分钟后，她总算是停住了抽噎的嗓子，用手用力揉着眼睛。我急忙从身上掏出几张餐巾纸递过去。

“谢谢……其实……”

“什么？”

“其实是关于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

“恩，我的父亲去世了。”

“哦，那请节哀顺变，不用搭理班上的那些其他人的。”

“他们把我父亲、我的家说成那个样子，我真想给他们来几个耳光子，让他们不再这样无所事事！”

“没问题呀，以现在的小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

小江对我绽开了笑容。

“谢谢，小夏……”

然后她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我，紧紧地抱住了我。

“兄弟，你不会有是在整我吧？”

“不会的，小夏。我想拥抱你一下，就这一下，好吗？”

“……好吧……就这一下”

“谢……谢……”

我能感受到，她的眼眶中流出了的泪水仍然滴落在我的肩膀上，身上莫名的香味在隐隐向我的鼻子袭来。这一幕，背景音乐像是悲伤的《伤》，但是更让我感受到触动的，是小江的拥抱，像是死死地抓住我不放，像是在痛苦的哀嚎。但是她已经少去了喉咙的声音。

约莫五分钟过去，小江终于渐渐松开了我。然后一脸抱歉。

“对不起小夏，对不起，总是霸占着你，想必白诗语同学一直心里不开心吧？”

“你这么说，她的确很不开心，不过这只是朋友间信任的动作，我想不久以后，她是会明白的，毕竟她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呵呵，”突然间，小江轻声地笑了一下，“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喜欢上你了呢，小夏……”

“别……这样子我可担不起，我只对小诗有那种感觉，对别……”

“开玩笑的啦，喜欢也分很多种，我只是比较中意你，做我的朋友真好……”

X——X

“文！！”当我听到小诗用很严肃的口吻叫唤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已经在生气了，而且还是宇宙无敌霹雳螺旋超级霸王气。但是又怎样呢？我只能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扛下来，虽然看着可能稍稍难以想象，难以靠谱，但是心里面都是慌得一批。

小诗出现在我面前，皱起了眉头，“文！我听说你又在和那边的小江同学抱在一起了？我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的！你拒绝和我一起吃饭就是为了去幽会那个女生吗？你快回答我！快回答我呀！！”

她的话语越来越凌乱，我想这都是我的错吧，没有事先和她说好。

我紧紧地抱住小诗，小诗先是有些发愣的感觉，但随后便又开始大其大罗的张开着动作，意图把我挣开，但是我抱得更加地紧，她察觉到没有机会之后，就放弃了挣扎。

“小诗，你要相信我”

“我……”

“我只是去帮那个女生一下，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小诗的下巴依靠在我的肩膀上。

这时两个熟悉的声音打破了这个目测尚好的情节。

“我说夏文啊，你们也看看场合吧，现在可是营业时间诶……”莉莉娅半睁着眼睛，“夏文呀，才几天没有见到，都敢在这里抱上了，是不是过几天都可以打kiss了？”

我赶紧松开了小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诗的眼睛肿好像十分红肿像是流过泪的眼睛。

“才……才没有呢……”一边弱弱地回答者小诗，一边苦苦地低下视线。

“诶？现在店里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了？莉莉丝合艾丽管家呢？”

“莉莉丝？哦，莉莉丝不是去找你们了吗？怎么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啊？估计看到你们抱一起，伤心透了在什么角落哭泣呢，话说你们真的……艾丽姐姐的话，去总部有什么事务”

“对不起啦，小诗最近像总是在吃醋……”

“哼！吃你个头醋！你自己那么沾花捻草！要是让妈妈知道，一定会抽你的皮！哼！”

小诗转过头，表示一脸的满不在乎。

莉莉娅向我们走过来手中拿着一个信件。

“怎么了？”

“这是今天刚收到的一份死亡信件，但是因为马上就到认证考试的时间了，所以我估计自己是没有什么分心的时间，打算等你回来就交给你去递送，然后我在继续练习驱灵术。”

“这样啊……那我们会去递送的，把信先给我们吧……”

莉莉娅向我递过来一个白色的信件，但是上面的收件人让我有些在意。同时也让小诗注意了起来。可能是看到我和小诗有什么异样的眼神，所以莉莉娅不紧不慢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和这儿收件人或者寄件人有关系？”

“也算是有关系吧……其实她是我的朋友……”

“这样啊……”

X——X

收到信已经过去3天了，可是在我的监视下文没有把信地送给小江，也许是怕被别人听到什么风言风语，打算在周末的时候给她吗？不过那个女生每次总是把我的文抢走，在什么角落偷偷抱在一起，真的是讨厌！我今天一定要去揭穿那个可怕的女生！

“听说了没有？”

诶？听说什么？有什么新的传闻吗？

“就是那个讨人厌的全班第二呀！”

“诶？是那个祝江吗？”

“没错没错，怎么了？”

身边的女生在讨论着小江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跟上去听，只是走向小江。

“哦，祝江怎么了？”

耳边仍然响起那些女生浓浓的戏谑声音，但是心里面我却没有一丝波动。

“小江”

“恩？是白诗语啊，怎么了吗？”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最近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你是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想文倾诉的，你不要担心，我现在不想翻旧账讨新账，只是仅仅想过来帮帮你而已。”

“帮我？”

“恩对的没错……”我说完了话，她低下了头像是思考了很久。这时一堆男生扎堆在之前说传闻的那些女孩子之中。还乐乐地大声欢笑了起来。

“你怎么帮我？”

我正想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奈，身后的巨大声音盖过了我的声音。

“什么？？！！祝江的爸爸死了？”

“对啊，祝江爸爸好像在几天前死了哦？我父亲在监察厅可是副厅长哦！绝对没有错的，绝对没有错的！”

但是……祝江的父亲死了？这个传闻让我的眼睛瞬间清醒了起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她一直都没有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痛苦。此刻，我恍惚地明白了文对她的照顾。

“死了？”

“没错！而且法医和监察厅的人都一致判断，这起案件应该是熟人作案，所以你们知道的……在祝江小时候，她母亲就走了，现在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也就是说……”

“杀死祝江爸爸的，就只有祝江一个人的可能性！”

“呀，别这么说嘛，让她听到可就麻烦了！”

我想，就算我现在没有火气迸发，也会有人火气迸发的，我站了起来，想向他们那些吃饱了没事情做的无聊的人走去，眼睛干干地等着他们。但是走出一两步后，突然小江抓住了我的手。

“算了，”她的面部毫无表情，但是我却感受到她眼神中的落寞，“不要闹事了，随他们说去吧，反正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被别人诟病的，没关系，我习惯了。”

X——X

“这是一封来自死后世界的信，寄信人是祝之山，收信人是祝江。”

当我把我手中的死后文递送到小江的身边，小江一脸诧异地望着我，然后带着严肃的表情望着我的脸。

“小夏，这一点都不好笑！”

她的嘴里透露出我从未感受到的冷漠。

“可是，这个是事实。”我再次摆正了信封，向小江伸去，我们现在在放学后的校门口，周围的学生已经四处走光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

她一把推开我的手，“我还以为你是是个好男生，没想到你居然会像那些人一样来欺负我，这简直就是恶魔的行为，我之前还那么信任你。”她皱起了眉头，低下了头，准备推开我的身体就向前方快步走去。

“等一下！小江！”我追了过去。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信交到她的手上，并且也要问清楚，关于她家里的事情。我实在是不能在忍受她一个人形同没落的感觉整天惶惶过日。这些天，每天抬起头眼里都出现这她惆怅着脸的模样，每每闭上眼睛准备睡觉，脑海中也冒出那种惶惶不安的模样。我现在已经不能在让她这样下去了。我知道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但是我很想帮助她走出这个地方。我想看见以前面带微笑地向我解释题目解答思路的小江。

“你又想干什么？”她抛出了很懒散地声音，像是所有事情都与自己毫无瓜葛一般。

“这是一封来自死后的……”

“你再开这种玩笑，信不信我叫巡查员来关你！你别总以为你是我朋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和我开玩笑，我不是那种女生！”

她开始舞动着手脚，像是已经在边缘的情绪慢慢向我溢出。我并不了解她有怎样的过去，我也并不了解她现在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向我反驳这些事情。但是这封死后文，我必须传达到！我必须传达到！

“可是，小江，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试着相信我？”

“相信你？你居然搞出什么死后的世界来的信，你以为这种事情我会相信？你以为我是傻子？你以为我会蠢到任你摆布？我告诉你夏文！这是不可能的！”

我抓住她的肩膀，但是她疯狂地乱挥舞着手臂，简直就像是在排斥我。

随后我便使劲地抱住了她。她才终于像是愣住了一样，一动不动。我知道，对付她，只要这样对她宠溺，她一下子就不会再逞强，并且向我合盘脱出的。果然，她的泪，缓缓地滴下，她的哽咽缓缓地变大，她的呼吸声缓缓变粗，其中夹杂着泪水的滴落声。

“夏文！放开我……”她有气无力地说着。我想，其实她更需要的，是人的关爱吧。

“我不放。”我缓缓地说出口。

“快放开啦……啊啊啊……呜呜呜”

开始变得有些哭腔的小江，用力地抱紧我，那种用力是真的用力，我能感受到我的背上和我的胸口上都有很严重的挤压感，要说是痛苦也不是，更多的是难受……明明叫我放开，自己却抓的这么紧，真的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呢。

“小夏，”小江在我耳边轻声地问我，“告诉我，你是不是再欺负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欺负小江，我一直想的是怎么帮助小江走出现在的这个黑洞。”

“黑洞？”

“恩，我看见小江最近总是闷闷不乐，一个人在上课也会开小差，一个人的表情总是那么的落寞，这让我很难受。”

“你居然偷偷地关注我那么多次，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是当然的，你一直被困在那里，一直连头也不会地就跌进黑洞里，我……”

“嘘……”，她轻声地嘘声让我闭上了嘴巴，“我想我是时候该相信小夏了。”

她放开了我，拍了拍胸脯，然后向我伸出了手。

“什么？”

“信呀！你说的，从死后的世界寄来的信。”

“你真的信了吗？”

“不管怎么样，既然是小夏说的，自然就试着相信咯……”

“恩，那好吧，”我把手中的信向她递了过去，“这封信的内容，你放心看，没有人看过，除了你。”

她撕开了信封的封条，从中抓出一张叠成四分的纸，然后铺平，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地看了过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想，死后文应该是那种可以传递真正地思念。所以这次这封死后文也应该可以让她放下那些……

我的思想已经完全跟不上我眼睛肿所映射出来的事实。小江皱起了眉头，但是脸上一丝表情也不带，正在一条一条不紧不慢地撕开着信。

“等等！小江你在干什么呀！小江！！”我连忙制止她，但是没用，她已经放弃了我的制止，早就已经把整封信撕毁成功。一条又一条的黑墨字在纸上被撕成了两半。

“小夏，你现在别动我，我的心里有点烦躁……”

她说完，紧接着就是撕毁了信封。

然后……然后……她就捂住脸哭了。

我轻轻地把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X——X

“那是在很久之前”，小江一边哽咽着，一边向我解释着，“我的父亲一开始就是一个好赌之徒，很多人都单纯的认为他只是无所事事，只要娶了妻子，就能稳定心境，安心地过日子。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他娶了妻子之后，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好赌的性格，他在别人眼里已经变成了无可救药的人了。”

“在我出生之后，大概是处于对于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也许是这个契机让他明白了自己不能在这样继续下去。他便向我妈，向身边的人都承诺自己不会再去赌博了。而事实上，在那之后的三年，她都没有去赌博过。”

“那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说着，她的嘴里又开始哽咽了，泪水伴随着哽咽声断断续续地说着故事，“可是在那之后，家里出现了经济困难，他为了可以得到生活的钱，决心再去闯一下，但是他并不知道，等到他再次踏入了那个大门。他就再一次地被赌博所俘获。一开始，他会把自己偶尔赚来的钱送到家里来，但是后来，大约四五个月后，他已经没有再赢过钱，赌场的人劝他用更大的赌注来赢取更大的报酬，当时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把我妈妈抵了出去，但是那场赌博，他还是输了。后来我们才在外人的流言蜚语中得知，是赌场的人在做手脚，包括最后那场赌输了的一次也是，他们抢占了我妈妈，妈妈不肯服从，就被他们狠打。而我是在妈妈的身体的保护下才得以没有伤痕，最后还好治安亭过来搜查，并且解救了我，但是妈妈却……”

“妈妈却被他们弄死了……死在凶狠的刀下……”

小江哽咽着捂住嘴巴，想逞强让声音不再发出来，可是痛苦的声音却总是断断续续地从她的最终颤抖地发出来。

“我最喜欢的妈妈，因为那个恶心的男人的恶趣味而送了命。”

我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必要要说什么，此刻我只是静静地聆听小江的故事。

“我很恨那个男人！非常恨非常恨！”

“然后你就恨了这么十多年？”

“当然不是，就在上周周末，她居然在晚餐的时候向我提议可以不可以把我抵给邻居当赌注，她想把之前没有赢回来的全部赢回来，她说她已经和对方打好关系了还说……呜呜呜……”

“还说一定会成功的……当时我想起母亲的事情，心里太气了，就在当时喝醉的他的脑袋上，用啤酒瓶用力地发了一锤。原本我也不是想那么用力……闹那么大的可是……可是我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已经……已经躺在我的面前了……”

小江紧紧地抱住我。

“所以，”我轻轻地挑动着嘴唇，“你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对那个男人的悔恨，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情感？”

“我现在心里很复杂，我想我是不应该杀了那个男人，但是心里有事觉得那个男人是必须该付出代价的！她让我妈妈付出生命，这次还想让我付出生命！我不能在这样下去，如果不是那一次契机，我想我还是会找机会去杀了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的。但是……”

“但是？”我看到她复杂的眉头跳动着，“怎么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很多的美好回忆是这个家伙给的，而且我这条生命也是这个家伙给的……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我很想清楚自己到底该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呼吸着空气……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一边说着，她一边用力地把脑袋埋进我的肩膀。

我知道，现在的她已经不是那个果断干练的小江，现在的她是一个满脑子都在否定着自己，心里却又在思念着两个人。

“小江……”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我想，你出生在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事情。”

“恩？小夏……我可是……我可是……可是杀人犯！”

“这种危险的念头时刻都在脑海里转悠，心里不会更加地疼痛吗？杀人犯又怎么了？杀人犯就没有理由活下去了？更何况你更加不是杀人犯，你是小江，你是祝江，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可爱的学生，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杀人犯，你是我们厉害的学霸，你只是……走错了路而已……”

“那……我该怎么办？小夏？”她紧紧地抱住我，像在紧紧地抱住答案一样。

“小江，你现在想怎么办？”并没有给予回应，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她的想法。

“我……”

“信封里写的是什么？”

“是那个男人的忏悔，她现在十分忏悔之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那现在你应该做什么呢”

“我应该……”

没错，你应该……

“我应该……我应该……”

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现在其实应该做的只是自我原谅。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原谅不了，谈何原谅他人？原谅你的父亲？原谅你的母亲？原谅一切？

“我明白了。”推开了我，她绽开了笑容。

“我要自杀。”微微地说道。

X——X

我想这应该是我目前人生之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我亲眼目睹着小江拥有着自杀的心，而又没有办法劝阻，此时此刻的我，第一次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词句是如何来形容的。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再次失眠。

昨天我原本以为小江可以好好地想一下自己和家人的事情，然后原谅自己，但是我始终也不会想到她竟然会认为自己是不该活在世界上，和家人一同去往那个死后的世界。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的，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你只是……”

“我只是……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么多事情发生……”

“小江……我……”

“小夏你别再说了，”说着，她推开了我，缓缓向前方走去。

但是我却感到寸步难行，光是看到小江的背影，我的脚底便像失去了究竟是为什么呢？

“小江！”我向远处的她喊去，但是此刻的她并没有转过身，甚至连回复我一声都没有。

我到底……到底在期待着什么呢？

X——X

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沮丧。我灰着头回到家里，看着冰姨，小诗的父亲和小诗一家人在餐桌上架着手臂，像是在等待着谁一样。而那个人，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

“夏文！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看不见你人影，说，你跑哪里去了？”

“我……”我没有力气地回复着姨夫，只是低下头，愣愣的望着地板。

“夏文！我在跟你说话呢！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就有权力管教你！你知道你这么晚回家我们会有多么担心吗？你知道我们一直在等你吗？你知道小语因为你没有回来坚持让我们先别动筷子直到现在吗？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一回到家就又受到谩骂，不过这些也都已经是不重要的事情了。

“对不起，姨夫，对不起冰姨，你们先吃饭把，我想先回房间里，我很累了。”

我有气无力地穿过他们的道路，走到楼梯口，踏着缓慢地脚步声一步一步走上去。但是台阶是那么的漫长，让我无所适从，一步又一步艰难的脚步始终就像在蜗牛行进的轨迹一样。走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我总算打开了我的房间，衣服鞋子也没有脱，闷着头趴在了床上。

我想我已经犯了大错了。如此一来，我已经变成了如同杀人犯一样罪恶。我怂恿她人去自杀……然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挽回这样的局面，如果……如果小江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么……那么我也就成了真正的杀人凶手了……

自责、自责、自责，除了自责，我的心里已经装不下任何东西了。

四周昏暗的月光透着玻璃窗照射了进来，房间里没有打开灯光，只是随着冰凉的月光压在我的背上。我看见窗户的影子斜着趴在我的前面，影子的中间中间空空如也。已经没有了夏天的那样喧闹，秋天的气息让外头的寂静得以机会冲破空气的界限，传播到房间里来，庞大的寂静在月光中融化，渐渐地包裹着我的身体。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文？你怎么了？可以和我说一下吗？”

听到了小诗的声音，我更加觉得自责，我赶紧用柔软的枕头紧实地捂住我的耳朵。

“文？到底怎么了？我们可是好朋友啊，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分享的吗？如果你发生了什么痛苦的事情，也可以和我说呀？不要这样子一个人捂着自己，这样子不行的！”

小诗不懂，她不懂我现在的心情又怎能跟她分享呢？

“夏文同学！我有话想和你说，出来一下”

紧随着的，是冰姨的声音。冰姨的声音显得异常的严肃和有力。

我打开了门。

“你这孩子，发生了什么跟我们说就是了啊为什么要这样憋住自己的？这样是不行的夏文同学。你听好了，在这里的这些人之中，我们这些大人是真正阅历多的人，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或者彷徨疑问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可是你一直这样封闭自己，封闭对外的空间，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一会感到异常的艰辛，所以说……”

冰姨对我轻声地说着。我低下头仔细地听着。

“可是……”

“可以和我说一下你的困难吗？”

我把小江和我在今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向冰姨和盘托出。

“小江，我有一件事情要批评你！”

“恩”

“你为什么要让小江同学独自一个人回去没有去追她？”

“我……”

“你为什么要让小江同学独自抱有那种危险的念头却没有去制止？”

“我……”

因为我感觉我已经无能为力地，我的手已经触碰不到她了。

“这些都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男生怎么可以让女生自己一个人抱着那种危险的东西！”

“我……”

冰姨说的没错，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麻了腿，我不要应该在那个时候放弃自己对小江的救助，我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放弃自己的。

“夏文同学，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到小江，然后说服她……”

“可是……可是我说服不了她……”

“你说服不了，让谁去说服？照你的说法，你才是她最愿意亲近的人，也只有你的话她才会勉强听取，如果你不去说服她，还有谁会说服她？”

我越想越不对劲，没错，只有我才能说服，但是当时的我却怯场了，只是因为听到小江说的“我要自杀”。

“夏文同学，你一定要记住，你想要安慰别人，就不能被别人给吓跑了。你一定要贯彻你的思想，你不能半途而废，这次我想你应该不能在被吓跑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冰姨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一定要劝回那个迷途的女孩，照你的说辞，她现在缺少的，只是一份爱。”

没错！我不能在等了！我怎么会这么蠢！这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珍惜，她可能会在这一分一秒中做出怎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才必须更加地加快脚步。

我冲出了房间，没有穿上鞋子就冲到了街道上，冲向小江家里的方向。

这才发现我并不知道小江是住在那栋房子，沿着她那次指给我的方向，我飞奔而去。在那里一边费劲地跑着一边撕裂地嗓门喊着“小江！小江！”

我叫了许多声都没有小江的回应，我滤过了那些走廊房门传来的谩骂声，只是再次大声地呼喊着小江的名字。我的心开始忐忑，这里如果找不到小江，那么小江会去哪里？会做怎样的事情，这些都会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不适，脑海里不断地出现着小江在做事情的可能性，耳畔不断地回放着小江和我说的那一句话。

然而我还是没有放弃呼喊小江，直到我的喉咙嘶哑，累摊在地上。一只身影从角落里缓缓伸了出来。

“小夏”熟悉的称谓在熟悉的声音之中被承载，抛向了我。

我冲了上去，紧紧地抱住她。

我不能让小江去自杀！我不能！我死死地抱住小江，紧紧地抱住。

“咳咳……小夏，太紧了……咳咳”直到我听见了这个痛苦难受的声音。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送了开来，“小江，我想让你知道，你不能死去！”

“诶？为什么？”她皱着眉头一脸疑惑。

没错，我不能让你再次拥有那样的想法了，我要推翻你的想法，我要你有活下去的信念！

“我不允许你死！虽然我知道就算你之前做过什么事情，就算你经历过再怎么样痛苦的事情，现在的你在怎么样渴求死亡，我都不允许你死！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没有你！我学习没有你的帮助，以后绝对不会达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不想每天朝着你那个座位望去都看不见你的身影，我不想每次老师明明点到你的名字的时候都要故意跳过去，我不想每次你的座位被当做一个空着的无用的东西，我不想每次见你只能在梦里或者你留给我的那些印象中，我不想你离开我们，我真的不想……”

我的泪水缓缓地滴落在小江的肩膀上。

“小夏？”

“还没有完！如果你要死的话，我会拦住你！我会拼了命地拦住你！我会一天24小时不停地监视你！我会永远潜伏在你身边死死地盯着你，看见你已有动作我就疯狂地保护你！如果你要去死，我是绝对不会让所有尖刺的东西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也会拼劲全力疏散街道上的车辆不会让车辆撞上你，我会把所有建筑物的下面都垫上救生网，我也不会所有一切危险的器械出现在你的眼前，我会……”

我嘶哑的嗓音配合着珊珊而落的泪水，已经不允许我再多说出一个字了。我紧紧地抱住小江，用尽全力地嘶叫着，此时并没有多么的……

“小夏？”

“我说了，小江，除了你说你答应我不去死了，我是不会让你说出任何的话语的！你现在除了说答应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呵呵……小夏，”小江稍稍推开了我。我才注意到，她的眼角此时已经挂着一点星星模样的泪珠，“你可真是任性呢。”

“没错我就是任性，无论如何，你都必须答应我”

“真是的，好像没有我在，小夏就变得不行了一样呢。”

“没错！没有小江在，我就会变得不行！所以小江你不能死去，不能去死后的世界，不能抛弃我这个累赘！”

小江的嘴巴轻轻地翘了起来，开心地笑了起来，“看来，我真的是不该死去的吧？”

“没错！小江，你是真的不能死去！我们需要你！”

“你看你，一直这样说什么肉麻的话，就不怕我误会吗？”

“我不怕！就算误会了，只要能不去死，只要能不离开我们，这些什么的都是值得的！”

“就算你忘记我？”

“不会的！我不会忘记小江的！我会永远都记住小江的！”

但是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瞪大了眼睛，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小江紧紧抱住了我，一身轻轻的香味扑鼻而来，下巴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肩膀上。

“小夏，我答应你，我不会去死了。我知道，我的罪孽深重，所以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去治安亭自首。”

“自首？”

“恩……刚刚其实我想了很久，究竟要不要去自杀。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直到你出现。小夏，我接下来可能会被监狱关押好几年，你会记住我吗？”

“会！我一定会记住你的！”

“那么……先请你闭上眼睛。”

“你要做什么事情呀？”

“你先别问，闭上眼睛啦。”

“好的好的。”我照做，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我感受到了额头上有甜甜的、温暖的触感。

第六幕 画骨

“你说，小诗，接下来的日子有什么打算呢？”

这是莉莉丝第一次开口叫我的昵称，没有直呼我的名字，原本我们都是直呼其名的，但是经过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处，我们也渐渐地肯向彼此摊开心扉了，当然，这些都排除文那个大坏蛋！要知道，他可是一个花心大萝卜！他还让莉莉丝喜欢上了他，更加可气的是，他居然还勾搭上了班里的那个学霸祝江。

“恩，也没有什么打算啦，丝丝，不过听莉莉娅说，你考试通过了？”

“恩？没错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S级认证的退灵组的驱灵师哦。”

我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去递送死后文，但是对方却死活不肯接收，无奈之下莉莉丝只好带着信和我一起回家。

路中闲着无聊便开始讨论起未来的打算。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莉莉丝身上一开始看着奇特的格子外套已经显得没有再那么得特殊，反而觉得越来越顺眼。

明亮鲜明的颜色对比配上规规矩矩的方块图案，总让我有一种被吸引到其中的神秘的力量。但是也就是这样的莉莉丝，口中再次吐出了让我感到疑惑的话语。

“S级认证？退灵组？那是什么概念？”

“诶？难道我没有和小诗说过吗？”

莉莉丝皱着眉头，眼珠子在里面转呐转，仔细寻找着记忆。

“没有啦！”

我赶紧补上一句。在我的印象中，莉莉丝确实没有和我们说过相关的事情啦！

“嘿嘿，那……那我就和你说明一遍吧。”

“恩恩，好的。”

她就花了有一长段的时间来解释关于这些事情。

“驱灵师呢，有三个大的等级，被划分为组，实力从上到下呢，依次为灭灵组，散灵组，退灵组，每个组别呢，又有三个认证的等级划分，实力从上到下呢，分为V级、S级、A级、B级，不过这些等级的制度也是近50年才开始执行的。”

“50年？为什么这么早？”

“那是因为早期的驱灵师呢，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并没有多少人是合作的，就更不要说什么等级认证了，那个时候比实力的高低完全都是看个人的驱灵术的强弱。但是五十年前有一次冥界的冥王入侵，慌乱之中，几个有名的驱灵师他们一起通力合作，最后才终将冥王消灭。后来他们也预知到了不能在让驱灵师分散下去了，所以四处找有关的赞助商合作。”

“赞助商合作？那是什么？”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位递信员也是一样，在人间聚集在一起的驱灵师们设立了一个驱灵师总部，而这个总部也只一个形式上的总部。”

“形式上的总部，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莉莉丝没有再说下去了，而我此刻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冷风刮向我们。这显然不是普通的风，它里面甚至有些带着杂七杂八的灰尘，一个又一个地向我飞来。我和莉莉丝赶紧向后推，期望可以摆脱这个强劲的风，但是这个风却死死地跟住我们。

莉莉丝口中呼喊着什么咒语，我听见一声嗡嗡，一个金黄色的光罩从头顶罩住了我们。而此时，风中渐渐走出一个半透明的人状物体。拥有人的形状，但是却没有五官，甚至胸口上原本装着内脏的不也是空空如也完全透明的。它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走来。

“丝丝这是什么呀？”

“是灵！”

“灵？”

“没错，就是灵，被吞噬了心脏的灵魂，在人间就会幻化成灵。”

“那怎么办呀丝丝？”

我很慌张地拍着莉莉丝的肩膀询问着。得到的是莉莉丝很自信的眼神。

“放心，小诗，我绝对会干掉这个灵的。”

说完，丝丝右手一挥，一根巨大的镰刀出现在她的手上，那刀尖闪烁着月亮投来银色的闪闪寒光，刀刃上也倒影着莉莉丝白净的面庞。笔直的刀把有约莫足足1米长，莉莉丝抓住那把镰刀，用力挥了挥，镰刀以刀把为中心在她的手上飞速地转了起来。

那个半透明的灵突然间变得有三倍大，巨大的形状超过了一栋大楼的高度。这样的可怕的灵我觉得我是无能为力了，丝丝呀！

我一边战战栗栗地注视着灵的动作，一边用颤抖的声音“丝丝，你要怎么打败他呀？”

“用我的灵容。”

“……灵容？”

“现在没有空解释这些事情了……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和这家伙大战可能会影响到你！”

我听取了莉莉丝的话，后退到了一个建筑物下楼的柱子后面，注视着眼前莉莉丝合这个庞然大物的对峙。

莉莉丝拿着镰刀笔直地冲向那个庞然巨大的灵。也许是身体的巨大让他难以回应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它努力地挥动着手臂，妄想可以狠狠地击中莉莉丝，但是都被莉莉丝以轻巧的身体腾空一跃躲了过去。

莉莉丝一边飞速地奔跑着，一边挥舞着镰刀在灵的半透明的身体上来回穿梭，皎洁的月光下，莉莉丝镰刀的金属的反光总是照亮一片又一片的地方。莉莉丝的镰刀在灵身上割砍着一道又一道金黄色的伤口，里面透露着金黄色的粒子在旁边飞速地飘动着，四处散开，最终都会迅速飞到镰刀的刀身上。

灵似乎能够感受到十足的痛苦，驱动着庞大的身体，用巨大的手臂疯狂地在四周倒弄着，一栋栋建筑物经受不了这种猛烈的攻击，纷纷倒塌了下来。而莉莉丝虽然能够躲避的了攻击，但是却越来越吃力。莉莉丝一边手握住镰刀，一边口中呼喊着什么咒语。一道金光突然从天上降下，狠狠地砸在了灵的身上，但是灵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这才注意到了，灵身上的那些金色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而且愈合的速度越来越快，灵的动作也像熟悉了身体的感觉一般加快了挥动的速度。

莉莉丝被灵的狠狠一击突然击中，向我这边疾驰而来，撞在坚硬的石头板墙上。原本金属光泽闪闪的镰刀也飞速向我们冲了过来，但是撞到墙壁后化为一道金光钻进了莉莉丝的身体里。莉莉丝的格子外套上被挂破了一个洞。

莉莉丝的右臂上被什么划上了一道很长的口子，嘴角留有几滴血滴的她，抹去了血迹，强撑着身体站了起来，摇晃着原本就不稳的身子。准备再次向这个家伙奔去，想继续刚才未完成的战斗。但是我却不允许她再这样做。

“丝丝，你流血了！”

“没错呀，但是这是必须的，而且我一定会好好地继续吧这家伙大分四块！！”

“可是，你真的流血了，要是你在这样继续下去，我怕……”

她嘴角上的血迹已经被手背抹擦了，但是红红的痕迹仍然死死的站在了她的嘴角和下巴。我实在不忍心她再添伤疤，努力劝她不要再去和这个灵斗了！可是固执的丝丝没有听我的话！

“没事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家伙驱散掉，我可是驱灵师！！”

说着，她又将右手一挥，左手一挥，两只手臂都拿着刀把银黑色的镰刀，冲向正在发狂的建筑物。

灵的攻击总会变化莫测地冲击着丝丝，她一次又一次地倒在我的面前。

“丝丝，你就别逞强，要不我们联系你姐姐吧，可以让你姐姐过来啊，她一定能解决的办法的，这总好过于你一人艰难的战斗你说对吧？”

“不行！小诗，平常我都是依靠着你们，依靠着姐姐，我现在想自己一个人单独地处理一下这件事情，我不想再依靠你们而自己没有半天成长，我要靠自己！”

向我吼着这样的话的莉莉丝，在3秒后……

灵沉重的一拳飞速地向我们疾驰而来，巨大的拳风把我们吹散了开来。

莉莉丝一个踉跄就翻了两个跟斗，躲开了灵的那一发沉重的飞拳。但是我却没有能及时地逃离这只巨大的拳头，被灵透明的拳头砸着飞了好远。

听见一声急促的摩擦声，我的身旁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阵法，里面画着乱七八糟的白色光芒的诡异的图案，随着急促摩擦声的越来越近，一个人凭空出现在了圆形阵法的正中央。

“小诗！你没有事情吧？”

“没有事情，可是这样下去怎么办？你真能打败它吗？”

“我不知道，我再试试吧！”

说完，她双手一挥，两把镰刀都化成一组金黄色的光融进在了自己的胸口。她伸出了食指，笔直地指着眼前的怪物，口中不停地变换着不同的咒语。在原本的情况下，这把镰刀在听到咒语的呼唤下，在刀把和刀锋处都会有浓浓的金色闪光，而镰刀的金属质也会变得更加的反光，这些光芒甚至像光离子一样像四周喷射而出，在不知何处消散。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原本会闪着金光的指头此刻变得不再明亮，就像是一个原本是永远带着一个自带。莉莉丝因为体力不支瘫倒在了地上。我冲上前去，抱着莉莉丝。

“对不起，对不起，小诗，对不起，如果我没有那么倔强，如果我当初听你说的话，叫姐姐来，或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或许我们已经得救 了！或许我们现在不会面临这种绝境了，我……是我害了我们大家，是我……”

莉莉丝拖着满是伤痕的身体，在我的怀里对我说。

灵用巨人般的身体，向我们扑来。那半透明的身体，怪诞的颜色，让我再次感受到无助。我捂着脑袋，脑海里想要结束这一切。

“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我的超级长时间的吼叫，另一个猛烈的声音再次传来，比起吓人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这些声音，这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人在解救，随着他一次又一次挑起。

随着一个猛烈的撞击声，一个陌生的男子的穿着牛仔裤，一个手上出现了一把巨大的剑，那把剑上面刻满了莉莉丝镰刀上花纹一眼的图案，只看见眼前这个陌生的男子跳了起来，拿着那把剑向前面轻松地一挥。一道金色的剑气便应声而出，飞向了那个巨大的灵。

灵就这样被这个陌生的男子斩裂了一个大口子。男子，飞速地动起身，继续向入那个灵奔跑而去，随着一道又一道的剑气的挥出，那只灵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这个陌生的男子清除了。

X——X

前方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高大约高我一个脑袋的高大男子。

穿着十分随和的白色衬衫，修长的身材让挺拔有力的腰凸显了出来，看似平弱的身体却透出一种强劲的气魄，他的周围有一层金黄色的薄膜，在昏暗的黑暗中显得尤为明亮，莉莉丝的金黄色光罩和这个薄膜一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那个巨大的灵化为一滩金黄色的粒子四处蹦跳着，在街道上四处流窜着，最后都消失不见了踪影。唯有一个半透明的类似人类的形状的物体浮在半空之中。那个人类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少年，下身是一席白色的牛仔裤，坚实的身体棱角分明的肌肉在金黄色的光辉中分外清晰。他紧闭着眼睛，但是整个神情是放松的，也许甚至还有些许均匀的呼吸，只是这边难以察觉得到。他在空中飘浮着，忽高忽低，他的身体也是忽明忽暗。

那个男子缓缓地转过了身，脸上一道从额头到下巴深深的伤痕赫然在目，有点泛黄的脸色夹杂着些许深深的刻痕，鼻子下面略显刻薄的胡子渣渣地摆放着。他右手一挥，金黄色的薄膜渐渐被黑暗吞噬。紧接着，他的右手轻轻一划，一个金黄色的光球出现在空气之中，他的嘴中轻轻一喝，从光球中闪出一道金黄色的光离子飞速冲向那个半透明的人形物体，在接触到那个物体的一瞬间，光离子爆炸了开来，眨眼间消失不见了。

再一声咒语从他的最终缓缓放出，那个金黄色笼罩着的光球才迅速地飞入了他的体内，消失不见了。

“你们，”他缓缓开了口，“你们是谁？”

莉莉丝有些发呆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人，但是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男子的问话。

“我……”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终于还是缓过了身心的反应，“我们是人类……”

“废话，”他有点感觉受到了侮辱，摇了摇头，重新开始了问话，“我是说，你们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题。莉莉丝仍旧一脸吃惊的样子盯着眼前这个人，难道这个人其实是很厉害的或者很邪恶的人？可是莉莉丝的样子也太让人奇怪了吧。

“喂，丝丝，你怎么了？你先回过来啊！”

我使劲地摇晃着丝丝的脑袋，他被摇晃地一愣一愣地，许久才缓过神来，开始急促的呼吸。

“诗语，……咳咳……这个人？”

像是听到了什么话，那个男子眼角轻轻一坠，“你们在说什么话？”

“诗语！这个人！”

“怎么了？”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可怕……”

男子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哈哈哈地大笑。

“我就知道，你们是驱灵师吧？我就先不难为你们了，我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做画骨，是一名驱灵师，但不是这个城市的，这次我来这座城市其实是要找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

“没错，他和我小时候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X——X

“丝丝，为什么你刚才一副受到天大的惊吓一样摆出那样的样子？”

“啊？有吗？那只是……可能是有吧，原因在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

“没错，就是那个家伙！”

说着，莉莉丝跳起来一下，右手中突然冒出一个金黄色的小球，随着重力让她坠落的瞬间，将那个小球狠狠地砸向了地上。但是金黄色的小球一接触到地面便化为一团金黄色的粒子向四周扩散开来。莉莉丝的模样，让我感觉一丝凉意。

“那个家伙，”她伸出手，紧紧地捏了起来，“那个家伙的驱灵术让我感到恐惧！”

“怎么了吗？”

“一般而言，我们退灵组驱灵师的驱灵术只是借助空间交错的力量将灵也击退，也就是将那些灵送回到冥界，但是那个人的驱灵术是直接把灵给驱散掉的。”

“灵驱散掉？可是那个出现的一个人形的东西是什么？”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像是很早就预料到了我会问这个问题，右手轻轻地拖着下巴解释给我听：“或许我之前没有和你说清楚，灵，其实是灵魂在空间移动过程中被空间量子和一些其他的量子所包围形成的没有意识的东西，这些灵会吞噬其他物体身上的空间量子，每个生物身上都有空间量子，但是人类身上的空间量子相对较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灵会袭击人类的原因。而灵的内部，则有一个来自冥界的排斥体。”

“排斥体？”我歪着脑袋问道。

“所有来自异世界的物体都是排斥体，都会被这个世界所排斥，而这些来自冥界的灵魂，其实原本是属于人类身体内的灵魂。”

“哦~这样啊，所以那些灵的体内，其实都是有着人类的灵魂？”

“是——原本的——人类的——灵魂，而如今都已经是冥界的灵魂了。”

“那这件事情又和那个大叔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我们退灵组的驱灵师只能做到把这些灵击退或者勒令退回冥界，而不能对他的身体做任何的破坏，因为体内的排斥体可是连接着冥界里灵魂的实体的！不过，我读过了的一些书，有关很多可以对那些灵进行操作的就是实力在我们之上的散灵组的驱灵师。”

我越来越搞不清楚了，关于莉莉丝所说的对于驱灵师的分等级，其实我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其实所谓的能力的大小我觉得都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考试认证而决定，而应该是真正的行动。那些真正有强大实力的人，我觉得才应该被冠以强大之称。

“所以，散灵组一定比退灵组强大吗？为什么呢？”

“没错，因为退灵组和散灵组所阅读的驱灵宝典是不一样的。只有散灵组的等级确认了，才可以查看散灵组以及散灵组以下等级的有关驱灵相关的书。所以这也就积极鼓励了哪些想要学更高级的驱灵术的驱灵师。但是……”莉莉丝的话语主题一转，“那个男人的驱灵术，让我感到高了不止一层的恐惧，我觉得，他至少是在散灵组的驱灵师！”

“散灵组吗？恩……”

虽然我还是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比退灵组高一层就是了吧。

X——X

“你是说，那个人的名字叫画骨？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的那个家伙？”店长一脸震惊地问着我。

我唯唯诺诺。

“他现在在哪里？你再见到过他吗？”店长一副激动的模样。

莉莉丝十分震惊和激动也就算了，为什么你这个店长也这么震惊呢？

我和莉莉丝已经回到了中转站，并且已经很晚了，已经将近八点半，莉莉丝拿着收回的信走进了内室。而店长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带着耳机在听着什么音乐，我将他打断之后，把这一小段濒临死亡的经历讲给他听后，他也显得十分激动，甚至像是听到了一直关注很久的话题。难不成店长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男人？

“我们简单地唠唠了两句话后便分开了。”

“哦，这样啊。”

莉莉丝终于忙完了，半仰地躺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向店长抛出自己从刚才到现在一直被困惑的疑问。

“那个人呢，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我们一同被选作驱灵师的候选人。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分别做起了我们各自的事业，我跟随冥界的政府达成了协议帮忙他们传送死后文，而那个人却不知道到了哪里去。原本我已经以为他已经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再继续做驱灵师这个称号了，今天听到你们一说，我感觉我错了，他还活着，而且可能混得比我还好呢！你们还有没有听他说什么最近的状况？”

“他说，他已经来到康特城了，而且正在寻找他小时候的玩伴，不过刚刚听到店长说的这些，我想这个人应该就是店长你吧？”

“什么？你是说他已经来到了康特城？那看来我要去亲自找他了。”

“亲自找他？”莉莉丝也有些疑惑。

“没错，既然他现在在找我，那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无论如何！”

店长坚定的话语，坚定的眼神配合着握紧的拳头，都让我觉得他像一个小孩子。这么说起来，店长到底几岁？

“店长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虽然很唐突……”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我便脱口问出了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答案很久了的问题，“你今年贵庚啊？”

“啊，我已经两百岁了吧？”

“为什么店长要用疑问句呀？”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两百年应该是有了的，恩……好像是两百三十七岁吧……”

店长的容貌和20岁的普通男性成年人没有丝毫变化，可是……为什么总让人接受不了这个年龄……真是的，这个店里面，莉莉丝莉莉娅都超过一百岁了，而管家艾丽也不知道多少水，更何况店长也两百多岁……其实这家店的历史挺悠久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店长的嘴角轻轻一翘，“在获得灵容成为驱灵师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体就不再成长了，所以在你看来我们很年轻，其实就是我们获得灵容时候的样貌。”

Emmmm……虽然还是有点听不懂……不过算了吧……我仍在一边自我安慰，一边傻笑当中。

时钟也已经敲在了九点钟的整点时刻，艾丽也拍了拍桌子，准备收拾手稿准备休息了。莉莉丝也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店里每次都会早早地休息这点让我十分困扰，毕竟我们这种类似行尸走肉的生命其实不会感到困意。所以每次看到他们打着哈欠这让我们感到诧异。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道眼神从我身边飘过，一阵瑟瑟的凉意从背上发起。

“昂？我们又不是行尸走肉，哦对了，关于那个人的事情……”

“那个人？怎么了？”

“忘了和你们说了，在一百五十年前我们分别的时候，他的实力相当于现在的等级认证的散灵组的V级，所以，如果他每天都在运用驱灵术的话，估计现在已经和我同阶了。”

“哦……”

莉莉丝对我的回答稍稍有些不满，给我补充道，“店长的境界比我们退灵组高两级，是灭灵组！而且还是A级别的！像是我们这些退灵组的驱灵师，其实懂得的也就只是初级的驱灵术！而且在全世界，拥有灭灵组级别的实力的驱灵师也就这么寥寥十几个！”

“也没也那么夸张啦，小白，你也别在意莉莉丝的说法。”

店长笑了笑，摸着莉莉丝的脑袋，说道。这个时候，从收银台传来艾丽萝莉可爱的声音：“艾克！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文件需要你的印章！”

不久，我向他们道了别，走出了店门。

店门紧紧地关闭了起来，自动卷帘铁门慢慢悠悠地从上面挂下来，最终盖住了康德莱特街39号整个门面。

我站在门外，看见远方一盏因为灯丝的原因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X——X

画骨是一个风一样的男人。

这是店长对于那个人的一个标志性鉴定语句。

他的成熟程度也是在店长那一代最典型的作风派。要论知识程度，同样也是这个人所涉猎的广泛，在这个人间里，少数能够掌握改变整个世界命运的人之中就有一个他。他潇洒、和善，又帅气、和蔼，在同龄人中是一个信仰一般的存在。只要他走到哪里，那边的驱灵师总是会做客宴请他讲解有关驱灵术的见解，但是他总是拒绝。这种拒绝并不是明面上的瞧不起或是暗地里的讽刺，仅仅只是他个人的低调、谦逊的性格。

他身高八尺，修长的身材搭配着合适的衬衫，总是出没在一些灵出没的场景里，在挥手转身之间便消灭了那些被禁锢在死亡诅咒之中的灵魂。他一挥挥手，便是七八道金光在天空飞行，然后穿过那些被诅咒的灵魂，将那些诅咒永远地封印在虚空之中。而他的举止行为是那么地潇洒、大方、风度翩翩，总是给人一种仿佛置身仙界一般的感觉……

“所以说，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呀？”

文低着头盯着桌子上的作业本，缓缓地向我问道。我稍稍瞥了一眼他的写字台，其实还是挺工整的，只是一排又一排的的书籍似乎破坏了这些整洁的工作，显得让人有些恼怒。并不是看到这些书籍而恼怒，而是因为看到了如此多的书籍。

而文明显也没有听懂我说的话语，只是右手握着油管里墨水已经接近鼻尖了的中性笔，眉头紧紧皱着，像是在问什么不管自己的事情一样的问题。

“所以说，你是不会懂的啦，你没有见过那个男人可是真可惜呀……那个男人可是很厉害的男人，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像房子一样大的灵给收拾干净了呢！”

“昂？”听到我提到“房子一样大”这样的字眼，他显得有些吃惊，倒并不是吃惊那个男人的功绩，“居然有那么大的灵啊？我还以为灵都和我们人类一样大呢……”

所以说你这家伙到头也不会明白的啦！

“我，”我故意用哭腔的声音伴随着一些抽泣的声音，“哼哼……我可是差点……差点就要被那个家伙给杀掉呢！……哼哼……你这个家伙好歹也给我上点心好不好啦！”我一边说一边开玩笑地轻轻拍打着桌子，他总算是学乖的把视线从作业本上移开，和我的视线紧紧交错着。

“好啦好啦，”他轻轻地笑了一声，“我的小公主，是我的错啦，下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就告诉我吧，我肯定会马上就赶过来的好吧？不过，”他还是把眼神移回了作业本。

我泛着愁，把眼神移到了门口，整个客厅里除了电视机，餐桌和沙发就显得空荡荡的。

“好不容易爸妈都不在家，你就不能少有的轻松一下吗？”

“这我是知道的啦，不过，冰姨今晚可是会回来的哦？你看现在都已经八点了，她马上就回来了。再说了，我也并没有在意你冰姨和姨夫什么的，只是……只是这些作业没有写好，现在得补好而已啦……”

文脸上的无奈的表情透露出了他此刻的心情。或许我不该去打扰他？

“不过……”他朝着我的眼睛深深地望着，“你能给我讲故事我已经觉得很好了，如果可以，请你务必要继续给我讲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挺中意的，好吗？”

虽说他之前的行动让我有些恼怒不过……不过看来这次这么认真地和我说话，就算了吧……就一笔勾销吧……嘿嘿……不管怎样，能够从文口中得到这么肯定的话语，我的心里总是有一丝甜意在融化的。从小到大，文总是会这样在我就快要失去耐性的时候安慰我，这么一想……其实也已经过了十个年头了吧？

真是漫长呢，不过接下去的时间或许更加漫长吧？

“恩恩，那文你就继续写作业吧，在这空闲时间我就给你好好地讲一讲我们这次遇难的故事与和那个神秘男子相遇的故事……”

要说为什么我能够这么悠闲地给文讲述着我的故事而不是像文一样写着作业，那是因为我的脑子还算聪明，或许只是在学习上吧，在七点半出校之前就以已经把作业全部写完了。周围总是在说我是不是抄答案了，我总像怼回去但总是觉得有失礼貌就懒得多说几句了。

“好的好的，那我就继续写了哈……”

画骨呢，出生在一个驱灵师的世家，他的祖父其实就是曾今几个帮助一群驱灵师一起阻挡冥界而来的那些灵，那场大战被称为“蓝色战争”，并不是因为那场战争里面的驱灵师什么灵什么事蓝色的颜色，只是因为那场战争是在一个蓝色的空间里发起的。驱灵师将冥界而来的排斥体塞进了那个蓝色的空间，最后一网打尽。而他祖父就是在那场战争之中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在过后不久，驱灵师组成了总部，并且向那些牺牲的驱灵师送去补助。那个时候，其实画骨才只有3岁，祖父去世的消息让画骨一家族失去了根基，画骨的父亲因为祖父去世整日闷闷不乐最后郁郁而终。

而那场直到最后两天局势还是不妙，许多灵逃出了那个空间的封闭，并且走进了人间，摧毁了许许多多的生灵，虽然最后几乎所有灭灵组的驱灵师合力，终于把空间隧洞给打破了，并且以驱灵术用空间量子填补破烂的人间的空间缺口，但是很多人家还是失去了家人。画骨和店长就是其中那一部分人。

画骨和店长在战后四处流浪，同时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就在大约10年之后，他们遇到了一个驱灵师，这个驱灵师收留了他们并且给了他们灵容，并且教会了他们使用驱灵术。但是教授过程其实是相对严格的，甚至教授的屋子旁边还用什么驱灵术做了一道封闭结界。

画骨和店长在老师的眼里都是难得的奇才，但是画骨的天才资质似乎比店长高得太多了，一年过后，画骨已经掌握了退灵组几乎所有的驱灵术，而店长也才只掌握了大约十分之一的驱灵术，再往后推迟了了大约三年，店长才掌握了退灵组和散灵组一半的驱灵术，而画骨已经掌握了退灵组散灵组全部的驱灵术，并且还自习了一点灭灵组的驱灵术。

虽说资质国人，但是画骨总是觉得做驱灵师没有意思，想方设法地想要逃离师父的窝。终于，在一个深夜里，画骨用尽了几乎所有的驱灵术终于找到了这个封闭结界的破绽，并且成功地带了几本有关灭灵组驱灵术的书籍，就这样逃离了那个地方。就这样，画骨和店长分别了。

再次见面，其实是100年前的一次国内大战了。当时死伤惨重，画骨看不过去这些残忍的战争，于是在国内四处游走阻止战争，拯救人民，就在一个小城镇和店长遇见了。但是两人都有各自的事情，所以各自都只是稍微闲聊了一下，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两人都不会察觉，那场分别之后会是近一百年的未曾蒙面。

店长为了谋生，并且想传递两人之间的思念，与一大群同等志向的驱灵师一起与冥界的死后文总部达成协议，在人间成立死后文总部，并且兼职做死后文递信员的工作，并且在人间各处设立死后文中转站，更加便利于死后文的递送。

“然后呢……”我继续着店长给我讲的故事，耳边却响起了文混沌的呼噜声。

“呼……~呼~……”他趴在桌子上，轻轻地吐着气息，再轻轻地收回气息，缓缓起伏的背部不一会儿便又低了下去。

虽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文的睡相，但是他轻轻吐着气息吹动额头边上的发丝是那么的可爱，总让我有种想去抚摸的冲动。但还是怕他的梦会因为我的意外打扰而中止，所以也只能忍受住心中这样的欲望。

门上的钥匙孔传来了金属钥匙塞入传来的次擦声音，随着ji——一声的推门声妈妈抱着一个大大的包裹走了进来。

“妈，你在做什么事情呀？那些是什么东西呀？”

妈妈并没有回答我，只是闷着声走穿了我的视线，随后我听见了沉重的关门声。

最近妈妈总是这样一言不发的回家，然后一个人窝在房间里。可能是……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吧？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让妈妈收到刺激的事情了吗？

我轻轻地走到文房间的衣橱，从里面拿出了一张带有毛绒的披肩。毕竟已经是进入秋天的季节了，晚上还是注意体温的较好。我走回文的位置，轻轻地为了披上。衣服的帽子很合适地盖住了文的脑袋。想起文复习到这么晚的这件事情，心里总是有犹豫的。文以后的打算已经成型了，但是我怎么想都还是迷幻的模样。

难道我要一直这样下去吗？我总是这样扪心自问，在一次次的递信过程之中，目睹过了一份又一份的执着于担忧。心里总是在不停地责问着自己，我的担忧已经是文了，那么我的执着在哪里？但是总是得不到答案。每次和文对话，都觉得他像是一个我已经遥不可及的，已经有了未来规划的人，可是我还是停留在原地，什么准备也没有……

“小诗呀，所以说你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地方呀……”

就算在梦中，文的话语也会出现我，这件事情带来的喜悦是非同寻常的，而同时给我带来的影响也是难以阻挡的。我曾幻想，如果我以后真的和文在一起了，组建了家庭，我仍然没有什么追求，什么梦想，那么……就会有种疼痛在我的心中钻着口子。而如果后来，我们没能在一起……好吧，这样的想法我实在不想预见。

我叹了口气，趴在桌子上，双手伸直着摸着桌子的边缘，和桌面只有1cm的面庞仔细地观察着桌子上的明暗条纹。

耳边传来文轻声的呼噜声，还有从窗口边缘细缝挤进来的些许微风在空气中肆意摇摆的沙沙声，都似乎被整个世界所屏蔽了。最近心情有些沉重，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连我也觉得莫名的很累。

微微闭上了眼睛，脑海之中闪过一张张面孔。

店长……艾丽……莉莉娅……莉莉丝……

最后是文。

嘿嘿……我轻轻地笑了几声，然后……

然后大脑似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

X——X

又是一个平静的傍晚，店长坐在店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液晶电视机里播放着古装电视剧，右手轻轻地从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小碟子里拾起一颗瓜子，清脆地咬碎。

桌子上除了一小碟香喷喷地瓜子，还有一本扉页已经被翻烂了，在手指汗液浸透的腐蚀下只剩几片粘连在一起的落魄的书籍。上面的的灰色颜色在褐色的斑纹之下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只剩下一颗诡异的点缀在正中间。那是一个银色的十字架，到底只是用胶水粘在上面亦或是其他方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颗点缀散发出来的，仅仅就那分淡淡的气息仿佛令人感到窒息，更别说说塔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谓是一件绝世的妖物。

进入秋季之后，太阳升起的时间已经悄悄后移了。八点半朝阳是那样的红，红得也透露出一些血色。究竟是阳刚之血还是妖异之血无从知晓。

寂静的黑暗，在荒漠之中缓缓地拂过大地，赎罪的战役，在看不见的空间进行着。

“店长……”

在朝阳的照耀下，一半的光晕洒在莉莉丝的身上，莉莉丝的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这个男人不是谁，正是之前被莉莉丝提起又让店长魂牵梦萦的人——画骨。

“艾克——”

“画骨——”

画骨和艾克的脸上都透露出一种十分罕见的久违之色，自然，这一面，已经跨越了一百年的时间，虽然在他们的感知界中，这一百年远比人间的人类一百年时间短，但是这其中的辛酸岂是人们可以猜透的？为了建立人间的死后文总部，店长艾克为此付出了多少有多少人知晓？为了统筹整个人间的穷富差距，帮扶困人，画骨流浪了多少国家城邦，又有几个人明了？但是他们都像是互相理解一般，绽放了笑容。

“画骨，你怎么长胡子了？”

“你倒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点没变”

“不，我已经变了，没有那么浮躁了，相必你也是吧？”

双方都明白，这一百年的洗礼让这两个人多多少少有些许改变。

“说起来也是呢，那个曾经不屑于驱灵术的我，如今四处用驱灵术做事情呢，倒是你，开了个邮局。从外面的装潢看起来感觉不是很Fashion，想不到里面确是这么现代化，连液晶电视都有了……”

“是啊，人间人类的科技进步太快了，如果跟不上他们，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该淘汰了。”

两个人聊得还是挺起劲的，但是一旁莉莉丝就有点不乐意听了。

“店长啊，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回来，你就不谢谢我？”

店长看了看莉莉丝，又瞥了一眼画骨，顿时仰天大笑，“我说你怎么一言不发呢，等我的奖励呀？今天特别允许你放一天假，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对了，带上你的姐姐和艾丽吧，这两个家伙这些日子稍稍有点忙呢，这店里有我就行了，快去吧！”

这种奖励对于许久都没有空闲时间的莉莉丝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褒奖。要知道，天天都要预防着灵，并且还要递送死亡信件，是一件费心的事件。经常动不动就在一个点蹲上好几个小时，虽然每封信件的会有一个指向标指着收信人的，但是有些情况这个也是过于含糊，让马虎的莉莉丝折腾了许久。

“耶！太好了！我这就去叫上他们，啦啦啦啦~~……”

一边欢快地摇晃着手臂，一边跑进内室的莉莉丝什么的，最可爱啦哈哈哈……

店长看着一旁欢快连跑带跳的莉莉丝，心里也多了一份愉悦。而这时画骨座到了沙发上，也拾起了瓜子，并且轻声叹着气。

“没想到你还是老样子，连雇员都被你的疯狂的工作的病给传染了啊，嘿嘿……”

“什么嘛，这些只是工作啦，相比之前的事情更加让人觉得使命使然，所以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你还是老样子，”画骨磕了一下瓜子，“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店长的脸突然变得十分严肃，“先等一下，我先设一个……”还没有说完，画骨便笑着继续着店长的话语，“空间屏障是吧？我早就设置好了……”

“emmmm……好吧……你不说我就察觉不到这座房子已经被屏蔽了，好吧，”一脸尴尬的店长假装镇静地摸着脑袋，严肃地继续说话，“我听说了，是关于冥界冥王的事情。”

“冥王？”

“没有错，听说他……”

店长的话语被莉莉丝打断了，莉莉丝拉着莉莉娅和艾丽出现在大厅中间，尴尬地望着店长，艾丽有些不愿意跑过来抱住店长的大腿，皱着眼睛，“艾克，这些人一定要拉上我一起出去玩……我还是想在继续工作的……”

店长轻轻地抚摸着艾丽的脑袋，微笑着。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你也放松一下吧，说不定以后会更忙，在这个时候稍微轻松一点也好，对了，你们可以去找夏文他们玩。中午就不给你们留午饭了，前几天刚刚发放上个月的工资，玩的开心吧！”

艾丽的脸有些红地点了点头，随后便是十分不情愿地被莉莉丝他们拉走。

关上了门之后，店长才有点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

“我说你，”画骨一脸笑容，“你的孩子们都挺有个性的哈”

“那些不是我的孩子，说来惭愧，这一百年我并没有结婚生子，而是将他们贡献给了我觉得有必要的事业当中……”

“那挺好的，就那我来说吧，”画骨拾起一颗瓜子，直直地伸出手臂，对准着电视机，“我也在继续我的事业，回到话题，你说的关于冥王的事情。”

“哦对，说起来也是很凑巧，在几个月前我前往冥界的死后文总部开商讨会的时候，是旁边的冥界人对我说的，他说，冥王似乎有意再来一次对人间的入侵，而且两百年前的那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输，而是一直训练至今，就是为了筹划这场战争”

…………

X——X

叮咚——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

“来了来了来了！”门外不停的铃声，让此时正在客厅的桌子上看着电视的夏文跳了起来，立马走去开了门。

“你好啊，夏文！”

推开了门，探过头来的是莉莉丝，而站在后面的是莉莉娅，还有一个小他们俩头的幼女是……哦，是艾丽管家呀。不过这次没有穿哥特式的服装而是纯色的连衣裙让夏文更加惊叹。

“是谁啊？”客厅的里面，白诗语正躺在沙发上，缓缓坐起了身子，发现是莉莉丝他们，高兴地直接跳了起来，“哇，是你们啊，你们今天不用做事情，送信吗？”

而抢答的，是莉莉丝，“店长说，今天放假一天。”

“我可是被强行拉来的，哼！如果今天你们不满足我，我回去一定让艾克让你们好看！”发着牢骚的是穿着粉色连衣裙，一改往日披散到肩的长发，扎了堆摆在了胸前，显得更加可爱的艾丽。

“欢迎欢迎，大家做啊哈哈哈，今天冰姨和姨夫早早地就去上班了，家里面就只有我和小诗。所以你们随意一点好了……”

X——X

“你是说，你得到了驱灵师总部的人的消息，说要攻入冥界，铲除冥王？”

“没错，我在旅行当中救了一个被灵追打的驱灵师，他貌似还是总部的关键人物，这件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十有八九是正确的。”

“可是这也太不像话了吧？我没有记错的话，登记在册的灭灵组驱灵师总共也才三十六个吧？除了总部里最高干部里站了八个，也才二十八个，就这样还想和冥王战斗吗？不要说这样战斗不合理了，就是两百年前对战冥王的战将也花了将近两百个当时顶尖的驱灵师，这也……”

“没错，我也知道不合理，但是这也是他告诉我的，我不能全信，当然也不能当成一个笑话。毕竟这些人会做怎样疯狂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又或许是有什么其他的手段也不一定。”

“所以，你是要去阻止吗？攻入冥界的时间知道吗？”

“这个还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确认，不过以总部的做事风格，应该十年之内会完成这件事情吧，话说，驱灵师里面也只有你参与的死后文总部里面是有些人和冥界是有联系的，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计划……”

“我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冥界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闯的地方，抛开空间排斥不说，里面冥界人对异界人可是十分不友好的，我现在参加冥界死后文总部的会议，没有人对我有怨言，只是因为我很强而已，但是也仅仅是这样而已，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空间的排斥将我拍在人间与冥界的空间狭缝里自生自灭，他们和我们对于空间的秩序研究程度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的。所以入攻这件事，我觉得是十分不靠谱的事情……”

…………

X——X

“诶？玩模拟人生？”看着夏文手中拿着一个手掌大的纸盒子，莉莉丝有点疑惑的问道。

“没错！”夏文拆开了盒子，里面是几颗棋子，一张被折叠了的图纸，还有一些手指长度的什么纸张，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字，夏文拿起盒子，“我来读一下游戏的介绍，首先游戏是适合四个人~八个人的，一开始，每个人选择一个人物，然后根据随机的骰子的步数，执行选择方格位置上所规定的命令，每转一圈，人物的年龄就加5，游戏的最终胜利者是在最后的阶段，幸福度最高的那个人。”

莉莉丝一脸兴奋地笑开了花，一边还大喊“我要玩我要玩！”

夏文看了看白诗语，“小诗，你觉得这个行吗？”

白诗语浅浅地笑，“可以。”

X——X

“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店长站了起来，轻轻地笑了笑，“想不到什么时候我也会请你帮忙了。”

一边是画骨也应声地笑着摸了摸额头，“你这家伙，和我每次见面都会提出莫名其妙的要求，有时候真是让我讨厌的呢”

“那你就讨厌吧，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总不能让这些事情交给下一代去处理吧？”

“你这家伙，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使命感，”画骨也站了起来，“好了，我该走了”

说完，画骨轻轻地推开了店的玻璃门。店长从里面，一言不发地看着正在关了门正准备转身的画骨。

“画骨！”他大声地叫喊。

“怎么了艾克？”他也大声地回复。

店长迟疑了很久，但还是咬下了嘴唇，“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再过一个十年吧！”画骨留下这句话，随着一小段金黄色粒子的跳动，消失在了店门口。

第七幕 白首

在一片黑夜之中，有个人拿着闪着寒光的刀，插进了男生的胸口，褐色的液体从刀口缓缓映出，渐渐染红了整片衣物，他的双手开始抽搐，他的双脚开始抖动，他的身体在大地上挣扎着，面部上唯有狰狞的表情，约莫一分钟后，他便停止了一切运动。

明亮的街灯下，仅仅只有一角落的光明，照亮着躺在地上手脚横七竖八的尸体。晚风没有任何意识地拂过这尸体，带走一些原本属于这个世界的温度，飘向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在某处一道银色的光突然闪了一下，随即便飞快地坠落了下去，被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远方传来几声厉声的犬吠，一个慌张的脚步身乱了拍子的啪嗒啪嗒地响着。一个身影站在不远处楼房的天台上，目睹了一场红色之旅。随即转了一身，瞬间便消失在月光照射之下。

X——X

“这次这件事情有点悬……”

现在是早晨六点三十九分。这次接到死后文的递送的任务的时候，本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过程，然而这次的对象却出乎我的意料，这样的对象并非我没有遇到过，但是这样的对象却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

几天前，我收到送信的任务，全天都在根据死后文提示的信件指针寻找收件人。但是收件人的位置却在一刻不停的移动，知道晚上的时间才安定下来。但是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却吃了一大惊。

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红色的世界。红色的液体溅落在周围的地上，反射出恐怖地褐色，当时我立刻躲了起来。很快调整了紊乱的气息。在当时，就算我站出来把信递出去，我想也是能够抵挡得了她的攻击。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害怕地躲了起来。

或许这种情景我还是不能承受。

我看见了那个人用一把匕首深深地刺入了那个女生的胸口，红色的液体像水枪中射出来的水柱一样，在空中喷射着，有些液滴甚至滴落在女生洁净的面庞和脖子上。

很痛苦，一定很痛苦，不论发生了什么，都不应该那样！

我不再去回忆这些东西，拼命地摇晃着脑袋，拍打着脑袋。

空气渐渐清晰，远方的火红的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明亮的光线穿过朦胧的水汽，渐渐照亮着大地。大地仿佛获得了什么生命一般，散发着诡异的幽香，静静地，朦胧的雾气被太阳穿透，空气中四处弥漫着那种幽香，像是幽灵一般渗透每个角落。

左顾右盼确认了没有人之后，我右手一招挥，眼前出现了一个金黄色粒子包裹着的圆圈。我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了那个圆圈里。圆圈是驱灵术中的一种空间传递的手法，我走进了我在39号的卧室里。一懒地瘫在床上。

“姐姐，你怎么了？好没有精神啊？”

小丝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但是现在的我只剩下疲乏，没有理会就闭上了眼睛。

“姐姐……姐姐……”

慢慢地，耳边的声音渐渐小去。我进入了一个黑色的梦界。

X——X

“现在开始今天的早间新闻……就在昨日凌晨3点钟，一具尸体被发现在一个街道上，根据现场的报道，除了胸口的刀伤之外，尸体并没有什么特别遭遇，没有被打劫，也没有产生性行为，身上多出来的唯一一件线索就是满嘴的血。目前治安亭已经介入调查当中，任何知情人无偿上报信息，都会有政府分发的锦旗一面，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被害者发现了，最近三名凶手不明的被害者已经被送入殡仪馆准备火化，但是这场凶残的杀人案始终还是没有结果，治安亭也是这个焦头烂额啊……”

广场上的广告大银幕正在放着今日新闻。但是观看它的人其实不多，大多是匆匆走过。

“文，我好像头有点晕。”小诗的脸上绯红了一片，她有气无力地向我道明自己的担忧。

我轻轻将手按在小诗的额头上，手掌的神经细胞给我发送高温警报。我轻轻摇了摇头。

“小诗，”我轻轻地绽开了嘴角，“你啊，是最近受凉了所以才感冒了，我觉得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考虑，你不能……”

“文啊，我也没有办法，昨天的那个递送任务是在是太难受了，才会着凉，还是晚上才找到的那个人，现在想起来可是有点难受了。”

“你是说死后文吗？你昨晚去递送信了啊？吃个晚饭就出去，是有点过分了吧，冰姨回来看见客厅没有你的身影，于是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我的房间！我可是真的被冤枉的呀！要不是我知道冰姨是开玩笑的话，否则一看那么认真的表情，可是会出现尴尬的情节。”

小诗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转过身去，“文，可能这次死后文只能交给你来完成了。”

“交给我来吗？”

“没错，就交给你了，这份死后文原本是我和莉莉娅一起执行的，但是昨天身体就有点不舒服。”

我轻轻地安慰她，“那好的，小诗，我看你应该好好地躺在家里舒服的，我马上就送你回家，你先不要走开，我去一下那边和中转站和家里联系一下。”

这个时候，一个带着鸭舌帽、身材性感的女生走进了过来，连个人在角落的终端与我相碰在了一起。我不经意间撞到了她肚子上鼓鼓的包里，一阵尖锐的刺痛感传来，这让我有些下意识地向后缩了几步。

“走了长不长眼睛？蠢货！”

我还没有说什么，对方就已撂下这句话，冷冷地继续走着。

小诗则像是担心的模样，“文？你没事吧？”

“算了！”我转念一想，相别管店里和家里 了，直接把小诗带回家才好安心地照看，寄送在别人家里总是觉得办不好的，“小诗，我把你放在这里，”说着我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小诗的身上，“但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等这次演出结束后……”

“哼！每次都是以后以后以后！我不想听以后！我想听现在！”小诗嘟着嘴，满不在乎地转过眼睛。

“好啦，好啦！别生气别生气了啦，这次我就放弃了，下次再来吧，我们先回去吧？”

“恩，好的！”

“文，我想让你抱我……”

“恩，好……”

X——X

“莉莉娅，小诗生病了，所以让我来和你一起做任务。”

“啊？白诗语病了？什么病？”

“很严重的感冒，大概就是发烧感冒吧，然后就是她现在已经被我带回家了。”

“恩，好吧，那这次就带你去吧，不过你要当心。”

“？为什么？”

“这个家伙不如往日遇到的家伙。

我当时没有多想，仅仅只是在心里用浅浅的笔勾勒出当心连个字。

“不过要晚上才能触发，你现在累了的话，现在沙发上睡个三四个小时，以最清醒的思维去执行任务！”

没有问什么缘由，我照做了。其实这样的之前也碰到过好多次。

夜晚九点三十分，我和莉莉娅走出店门。开始飞速奔跑者，向死后文所提供了信件指针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收信者，但是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她正在行凶。

她正将一个人紧紧地捆绑着，并且挥舞着闪着白光的匕首，正准备挥下手臂的一瞬间，我飞速跳到了现场，用右手挡住了那场斩击，匕首深深刺入了手背，尽管鲜血直流，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畏惧，反手就是一个回敬，刀被我拍飞，而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东西吓得六神无主，不过马上就回过了神。

她没有多问，没有多说几句，只是飞快地把刀拿起，然后又急速向我冲了过来，一道又一道疯狂地在空中留下的砍影，在空中破灭地发出撕裂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挥舞着手臂，像是在向我质问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我都一一闪开了，并且最终再次将刀拍打在了很远的地上。

她不甘心，从裤兜里掏着什么。一直手枪赫然地指着我的脑袋。

“你赶快给我滚！否则我让你脑袋开花！”

我开始有点慌了，虽然我还不至于被砍死，但是对于我到底会不会死这种说法还是存在疑问的。有说我的心脏被打破，就会死，有说脑袋被打破，就会死。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懂什么！这就叫爱！”说完她握着那把手枪冲着我就是一顿烂扫射。但是下一秒，她却不再继续任何动作，整个人就像定住了一样卡在那里。身后的莉莉娅传来声音。

“文！快把这个家伙带走！我们先不去理这个家伙！”

我这才注意到瘫在地上的这个家伙一脸恐惧的模样。

X——X

“谢……谢谢你……”我救下了的这个女生向正在抱着她走动的我道谢。

她的脸上像是着了什么火一样，温度透着仅仅数厘米的距离喷在我的脸上，绯红一片。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思去回复什么谢谢，脑海里反复播放着方才出现的那一幕。

“你……”莉莉娅在我身后，戳了戳我的背，“把她放下来吧，已经够距离了，她应该不会追过来了。”

我这才放开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也恍然醒悟地笑了笑。

“小哥哥，你们是什么人呀？”

“我？我……emmmm……”

我在疯狂找着什么话语可以解释我们这样微妙的身份，毕竟店长要求过我不能对外人说的，而且就算说了又会有人相信吗？这只是一个中二病的幻想吧？

“我们是过路的人。”

莉莉娅不慌不忙地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不能完全成为解释，毕竟这样的解释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而且对方又是一个心思缜密的女……

“哦，这样啊”

但是为什么对方却好像十分相信啊喂！！

“我叫小佳，”那个被救的女生低下了头，靠在墙壁上，“关于春的事情”

我们提起了兴致，纷纷朝她望去，没有说一个词语，只是沉默地听着她说的话。

街道上离我们最近的街灯在昏暗之中闪动着，寂静的深夜在犬吠之后缓缓沉淀，深邃的黑洞在渗透着令人怖恐惧的液体。猫头鹰站在一棵树梢上，宁静地眺望着远方，一动不动。随处而来的精明的风，吹刮着大地之后，又拂过天空，灰黑色的夜空中看不见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像是一场噩梦，它缓缓吞噬者人的脑髓。

远方飞来几只沾染着罪恶的乌鸦。

X——X

我并没有再过多的询问什么，而她也只是做了表面上的答复。这一切看似漫不经心，但是却包含了无数的罪孽。她是一个班级里的不良，行为手段全年级甚至全校皆知，但是她也是一个可怜的人，被幼小的自己绑架，她同样也是一个困苦的人，失去了挚爱与至爱，于此同时，她也是有残暴的人，夺走了他人的至爱与挚爱。

“小哥哥，我想要你把她送进监狱。因为那样，她就可以慢慢地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了，而不是……”

她缓缓地开着口。此时的我仍然一头雾水，什么也不明白的望着莉莉娅。

莉莉娅抛来一个疑惑的眼神，“你是说，坏习惯？你你先跟我说清楚，她是不是想杀你？”

小佳地下了头，轻轻地点了点，“不过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什么意思？”

“因为，因为她收到的打击太大了。”

“什么打击？如果可以的话，能告诉我们嘛？”

小佳左顾右盼，像是在检查是否又有人在附近偷听，得知答案是否定的时候长舒了一口气，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告诉们当然可以，不过……”

不过？我心里想着，她不会还要提什么条件吧？

“不过你们不能说出去！”

听到原来只是这点要求的我，纷纷拍了胸脯，我也长舒了一口气，但是看到莉莉娅凝重而庄严的神情，顿时觉得自己太过神经质，明明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的事情被我想得那么复杂。

“其实，是这样的，

X——X

春，是一个懂事乖巧的女孩子，也有着一个特别的嗜好，就是收集动物的牙齿。这件事情是女孩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象牙雕那般魅力的东西从而开始执行的。那个时候的她，家里人都不是十分支持她这个想法，毕竟收集动物的牙齿可是很难的，况且他们在脑海里也认为你应该去欺负小动物的。她也一直被家人勒令改掉这坏习惯。

但是当习惯变成嗜好的时候，会有多少人为之疯狂？会有多少人日思夜想？会有多少人茶饭不思？又会有多少人逐渐憔悴？答案并没有具体，但巨多。春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多次出入各种各样的宠物店、屠宰场，问到了许许多多动物的牙齿，有猫的，有狗的，有牛的，也有猪的，还有狼的等等各种各样。

她十分喜爱自己的嗜好，并且将这些牙齿视为圣物，珍藏起来。说到这里，并没有人觉她不正常，这些也确实只是她的一个小嗜好，没有打扰到其他人的小嗜好，但是转变开始。

她将这些圣物拿到了学校，并且还想将很多赠送给好友。谁知道收到的却是这样的回复。

“不要啦，你走开！好恶心！”

“好恶心的东西，不要碰我！”

“你是故意想气我的是不是？不要碰我！老子不要你的破牙齿！”

她开始明白自己其实是被嘲笑的，自己其实是被挖苦的，没有人认可她的嗜好，她没有找到同样的人，甚至连想试着认同她的人都没有。所以她开始悔恨，她开始咒骂。但也只是这个力度而已。

X——X

“剩下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小佳无奈地笑了笑。

“没关系，你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了，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恩？请务必吧，我怕她还在什么地方，万一突然发现我了，可就……”

“她到底为什么攻击你？这个我还是不明白。”莉莉娅抓住了她的肩膀。

“我也不明白，或许是给我一点教训？当时同学都在嘲笑她，为了能够稍微合群一点，我也就跟着嘲笑她，谁知道其实自己错了，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是不免会有自责。感觉，哦不，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地伤害了这么样一个女生，我没有粉饰什么，但我现在知道了当时自己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也不怪春，她只是喜欢自己的嗜好而已”

我们一边在街道上行走，一边继续说着春的事情。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冒出的头，但是无疑，她的咧嘴弯在嘲笑着什么。我默不作声，听着莉莉娅和小佳的谈话。

“对了小佳，我叫莉莉丝，刚刚没有自我介绍”

“恩，莉莉丝姐姐”

“哇~又有一个小家伙叫我姐姐了，我好开心~~”

“恩，不过姐姐多大呀？”

“昂……emmmmm一百……哦不是，……是十七岁，十七岁，正在读……额……读……”一边惊慌失措的莉莉娅疯狂向我抛出眼神。这分明是想让我圆场嘛，不过看在你之前帮过我的好多次的面子上，就勉强帮你一下吧。

“莉莉娅和我是同学，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哇~高中生啊~hahahah~我是康特七中的八年级学生，今年14岁，emm……暂时还没“昂……？”我一脸疑惑，“我又没有问你这种问题……”

“没！没关系！是小哥哥的话没关系！”

倒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头雾水，倒是身旁莉莉娅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好疼……”

“知道疼就好，别教坏小孩子！”

“我哪里有教坏小孩子啊！”

“你哪里没有教坏小孩子啊？”

一旁看着我们斗嘴的小佳开心地裂开了嘴笑着，“你们真的很配呢，嘿嘿……”

“她/他才不配呢！”X2

“哼！你才不配！”X2

“不要学我说话！”X2

“谁学你说话啦！”X2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莉莉娅的回答居然是同步的而且一模一样！我确认过我没有看过剧本！真的没有！小佳在一旁笑开了花。像是天真可爱的小女生一样。

“还真是，我都有点羡慕了呢。”

“恩？什么？”X2

“没事，啊，对了，”她指着前方的易懂三层带前院的别墅，然后向我们说道，“我的家到了，你们不用在送我了，这次十分谢谢你们。”

她一路小跑走了那个前院的铁门前，按了几下门铃。不一会儿的功夫，里面的正房门缓缓打开，一个秃着脑袋穿着纯黑色西装的小老头走了出来，打开了门。

X——X

“你说……”莉莉娅靠在墙上，对着正蹲在地上吃着晚饭（叫来的外卖）的我问道，“这个春，她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杀人动机X&@%^$!(@”我一边嚼着饭，一边开口回答莉莉娅的提问。

“你真的是……麻烦把嘴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再发表意见好不好啊？”

我也知道声音听不清楚啊喂！！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呀？真是的，真会挑时间！

我猛地咽下了嘴里的饭，“我说，杀人动机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那个人，在说了，她到底是不是杀人我都不确定，更别说……”

“我确定。”她突然抬起了头，望着詹黑色的天空。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我们已经回到了39号。昨晚我叫了的晚饭外卖还没有吃一口就被莉莉娅叫来了任务，也很适宜的按照她说的补充睡眠，还疯狂睡了四五个小时呢，或许当时我就已经忘了所谓的晚饭，本来我也只是代替小诗过来说一下请个假而已的……

“好几次，我都亲眼目睹了那场杀戮，凶手的身材样貌声音我早就清楚了，“知道这座城市的连环杀人案吗？”

“你是说一百五十七年前那场家族大屠杀？”

“才不是！是最新新闻里放的东西，你没有关注吗？”

我尴尬地笑了，“说起新闻，好像前几天在哪里听过”

“我不帮你回忆了，总之要点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很多人深夜之中被人杀死，嘴巴里都是血。”

“哦哦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

“当时很多次，我也在场。”

“我说你，你在场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明明知道这样事情发生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莉莉娅一脸惆怅地望着桌面，“不是我不想，而是……”

“而是？……”

“而是我不能……小的时候一个经历让我不敢出手。话说你说的好听啊，如果当时在场，你会不会出手啊？”

“为什么不会出手？”面对莉莉娅的质问我加大了音量，“刚刚我不是也出手了吗？”

莉莉娅也放大了音量，看起来似乎是想和我比音量，“谁知道当时是不是你想逞英雄，你想装酷？会不会只是做给我看看的？”

“我装酷怎么了？那是我的内心号召，我可是…”声音加到了这么大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然后我压低声音问“这么大声音，不会吵到你们睡觉的吧？”

“怎么会？房间里可是都用驱灵术处理过的，可以割除外界音效的”

“昂？这样啊……”

我沉沉闷闷地坐下，莉莉娅也不再继续放大声音，坐下来。我们似乎都明白了刚刚的失礼。

“对不起，我刚刚有点失礼，我向你道歉”

“没事没事，我们继续谈这个杀人动机吧？”

“恩，你说”我冷静地和莉莉娅交谈。

莉莉娅说道，在那个时候，她亲眼目睹了眼前的一场屠戮，那个看着瘦弱的女生 拿起一把尖刺匕首捅进一个男生的胸口，那个男生像是吃了很大的惊，又或者是遭受了什么很大的打击，总之脸上一片恐惧。那个男生被刺胸口之后，女生立马把匕首拔了出来，鲜血直流。男生不停地喊叫，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女生缓缓闭上了眼睛，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脸，像是在享受着什么东西。许久之后，男生的喉咙和嗓子都干了。那个男生就像是任人宰割的绵羊，躺在地上不停抽搐着，不停抽搐着，然后不停地抽搐……

终于，那个男生不再抽搐了。女生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手大的钳子，那把钳子上面沾染着红色的锈迹，一粒一粒斑斓的锈迹像是腐蚀着人的心一样开心地摆着笑脸。那个女生把男生的嘴巴用手用力掰开，然后把撑了开的钳子塞进了嘴巴，咬合住了什么东西，然后用力一扯。听见了清脆的“卡茨”的声音，什么东西掉了出来，他把钳子拿了出来，那个男生的嘴里面开始疯狂地留着血迹……疯狂地……那位女生嘴角轻轻一翘，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紧紧夹住钳子中间的夹住的那颗白色的东西，然后慢慢地拔了出来。

月光下，那枚白色的东西闪着不一样的光芒，根部有些斑斓的血色。女生满意地将那枚白色的东西塞进了胸前的衣服兜里。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消失了。

X——X

“听说，”眼前的一个脸上有了新伤痕，并且还流着血的女孩，翘起嘴角戏谑地俯视着坐在地上一脸恐惧的男生，“你最近家里养猫吗？”

这个男生十分恐惧一边歇斯底里地发出着尖叫声，一边使劲地点着头说，“嗯嗯嗯是的是的”

这个女生听到了满意地回答了之后，抓起男生的短发，脸上露出了更加疯狂的笑脸，两只眼睛就像随时要滚落下来一样，直勾勾地与男生恐惧的眼神对视着。

“很好！”女孩一声夸赞之后，使劲地拽起男生的短发，整张脸平平地与他对视，“你……喜欢猫吗？”

“我……我很喜欢！”

“那……你觉得你养的猫命重要吗？”

“啊啊啊重要重要啊啊啊不要杀我，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

女孩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裂开嘴仰望着天，“哈哈哈哈哈哈！”随后一把脸拉了下来，男生没有一丝反抗，反而裤子却滴落着什么液体，啪嗒啪嗒地滴在地上。

女孩再次用整张脸平视这个男孩，“那你觉得，是你的命重要还是猫的命重要？”

“啊啊啊啊，是我，是我的命……啊啊啊别杀我我求求你了啊啊啊”

女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钳子紧紧地握在手中，她将钳子放在这个男生的面前，直直的顶着他的鼻子，“那我问你，你是想失去自己的牙齿呢，还是自己养的猫的牙齿呢？”

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的猫我的猫，求求你别杀我求求你”

“好的，满足你！但是”女孩的脸从刻板突然变得又是十分地戏谑，“明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把你的猫的牙齿拔下一个给我，别给我耍花样，我知道你家在哪里。”

“是是是，我肯定办我肯定办！”

“你可以走了”

这个男生仓皇逃窜的一刻，瞬间趴在了地上，那样子绝对是三十分的滑稽，但是他仍旧没有感到什么，仍然歇斯底里地自言自语着什么，一边仓皇地连爬带跑的走远。他的屁股上还飘动着以个洞，里面透出红色的裤衩。

“明天的这一个，就已经是第七个了，夸奖我吧晓，你走了已经有七天了吧？”

X——X

“莉莉娅，别着急，这封信实在送不出去就收着吧”店长坐在桌边，手拿着今天的报纸，上面有一些特别显眼的标题，比如“XX国的领导即将莅临本国”、“著名演员XXX出轨XXX”、“康师傅方便面发明人终于公布了配料表”、“鸡蛋这样做，孩子能吃两大碗”之类的。或许那些只是博眼球的嘘头。

“没关系的店长，”莉莉娅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胸口中抱着那张两个手掌大的信封，然后慢慢地逃出去。但是背后想起了店长的询问声。

“你去哪里啊，莉莉娅？现在已经十点了该睡觉了啊……”

“没关系，我要去一定地方！给我打通一个空间通道就行了”

莉莉娅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地跑出去。

深夜已经降临，几声浅浅的犬吠也仿佛在向世界对着暗号，随着犬吠的结束，深夜悄悄降幕整个世界。黑夜之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隐秘，宛如黑夜之中的黑暗。

“可是……可是你昨天不是这样答应我的啊……你……你不能骗我啊……”男生的表情极度扭曲着，眼前的这个人翻脸不认人，简直就是一个魔鬼，简直就是一个魔鬼，简直就是一个魔鬼！！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今天可以放过你了？昨天是昨天！”说着，这个女生拿着手中的钳子顶住了这个男生的鼻子，“你今天就会丧命于此”

于是钳子应声落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生疼痛地在地上翻滚，甚至还不顾疼痛地用手咋着砖块地，希望借此可缓和一点脸上的疼痛，但是这些疼痛却似爬山虎一样紧紧地贴着他的脸。他拼命用手抓着脸上的伤痕，但是伤痕却应声地再次被铁锈斑斑的钳子砸中，男子再次全身抽搐地在地上打着滚，一边痛苦地大声喊叫，并且甚至还拼命呼喊着救命，眼里却像是全片黑一样，没有再次看清这个世界。然而不一会儿光明便在远方渐渐走来，但是那一瞬间，有一个黑暗猛然来临。

他的脸上已经被接三连四地深深凹陷进去，并且还有着深深地红印。他感到了绝望，感到了世界对他的厌恶，甚至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感受到的父母对他的爱。

光明暂缓，他疯狂地向后退。眼前的女生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兴奋，拿着钳子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疯狂地向他的脸砸来。

男子心里都放弃了挣扎，甚至放弃了对于生命的执着，但是刹那间一个女生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身上泛着淡淡的金黄色光芒。但是男子的意识也已经步入境界了，渐渐模糊。在他那仅有的几点意识之中，听见了两个很沉着地对话的声音。

X——X

“这是死后文，从死后世界而来，寄给您的信，请签收。”

莉莉娅和那名女孩互相凝视了许久，终于，莉莉娅拿出了手中的信封，伸出了去。那名女孩戏谑地仰起头俯视着这名陌生的女孩。

“在我的地盘儿玩这种游戏，你知道要付出怎么样的吧？”

听到女孩的挑衅，莉莉娅并没有露出恐惧亦或是嘲笑的脸神，而是瞥了一眼抓着自己的鞋子趴在地上的男生，然后再次认真地伸出了那封信，“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春，而寄信人是……”

女孩虽然装作一副满不在乎地表情，甚至延伸四处飘动，但是听到这眼神却突然凝重了起来，像是听什么重要的事情。

“是……晓”莉莉娅读出了寄件人的名字。

“你骗人！”女孩拿起钳子冲了过来冲到了莉莉娅的面前，猛地向下一锤。

“几天前我们见过面的，我想你不会忘记了吧？”莉莉娅翘起了嘴角，收回了信封，向天空缓缓伸了个懒腰。

此时女生才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了，就像是被一个和自己尺寸相同的一个模塑紧紧地贴着自己，“你快放开我！我要杀了这个贱人！”

“那可不行哦，放了你的话，这个人可是 会再次登上明天的新闻头条的，并不是我多管闲事，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是我管理的，但是我送信的路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也谁能袖手旁观的。”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她好像很难受，脸上充着血，额头上的皱纹代表着她的愤怒。

“我只是来送个信的啦，但是你呢，我也想拯救。”

“拯救我？我做什么需要你来拯救？好笑！”

莉莉娅轻轻地笑了起来，“不需要我来拯救，但是需要我来拯救，没错就是这么矛盾，你会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而这也是你赎罪的机会”

“哈哈哈哈哈！我赎罪？开玩笑吧你，你这个死婆娘，这里可是老娘的地盘儿，你知道老娘是谁吗，老娘可是……”

“我管你是谁，”莉莉娅伸出了手，递出了信封，“这封信一定要收，为了你自己也好，为了晓也好。”

那个女生的眼神当被提到晓的一瞬间，变得忧愁起来。

“我知道或许你和这个晓之间发生了一点事情，但是杀人始终都是不好的，你不能……”

“少废话！信封给我！你马上给老娘滚！”女生全身一用力，这爆发的破坏力莉莉娅也是亲眼第一次，空间束缚被强行破除，女生跳了过来，飞速地抢过了信封。

“谁知道这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拿到信封的女生却开始怀疑起来。倒是莉莉娅地回答让她暂时减少警惕性，拆开了。

“你自己看看字迹就明白了的吧？”

女生解开了封条，掏出了里面被折叠三层的纸张，纸张左上角还印着一个不知是什么公司的印章，纸张整个偏黄色，就像是很早很早之前用的那种纸。

莉莉娅在不动之中，将空间保护罩附着在这个男生身上。静静地目睹着眼前的女生所改变的脸色。

女生，哦不，应该被称作春。

她即使前几天夏文和莉莉娅一起发现的那个正要杀人的家伙。

但此时的她收到了那封信 ，并且仔细地阅读着那封信，脸上的喜悦越来越明显，眼神越来越深。就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情人的情书一样。

“看来我要加快速度了！晓！！我来找你来了！！”眼前这个像是发疯一样的人高高举起手中的钳子，然后令人恐惧的一撇在莉莉娅的脸上扫过。

莉莉娅感到不妙，瞬间抓着地上的那个男生，化为一堆金黄色的颗粒散落一地之后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女生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声和黑夜带来的吞噬感。

春的眼睛里泛着血红，她像是一个疯子仰着头，向天上狠狠地喊出自己所想的名字。然后疯狂地向前面冲过去，冲在这条街道上。

X——X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一边语无伦次的我，正在一边奔跑着送着刚刚走急救车抬下来的担架车。里面躺着的是那名男生，看他脸上的伤势，十分严重，所以我不得不在凌晨1点钟叨扰正在值夜班的医生们，好在因为这是一个人命攸关的事件，所以医生们也都像竭尽全力似地快速地推着男生，走进急救室。

这个时候，夏文从转角处快步地向我走来。

“我收到你的信息马山就赶来了！你说的那个受害者怎么样？”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晚到了几步，那个女生已经对他实施残暴的手段，他的脸上被打了将近十几个淤青。可是……”

“可是什么？你受伤了吗？”

“我没有受伤，可是……我还是不清楚她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应该像店长说的那样放弃吗？”

夏文皱起了眉头，拍了拍我的脑门，“还记得是谁说自己要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吗？”

我肯定没有说过那样的话！真的！

“我才没有说啦！”

“但是，你也说过，做这样的职业，就要有这种觉悟，我们并不只是简单的送信人，还应该是指导员。”

“我想这句话我绝对没有说过吧！”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接下了这件事情，而且事情如果没有解决，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种失职！追究责任我们是逃不掉的！至少在我的心里我是这么想的”

原来看起啦呆呆的夏文也会说出这种斯文文的话呀……

“看来你也是觉悟挺高的呢，我也放弃了放弃这个想法了，话说，”我有点气愤地用右手中指关节轻轻地回敬敲了他的脑门，“凭什么你要敲我呀！会变笨的！”

X——X

我们悄悄地定了一个计划。

我不明白究竟多少人是痛恨我的，也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是爱着我的。我只知道一个晓而已。我的爱从来都是从晓那里获得的，我很开心至少还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陪我。但却不能继续陪下去。

我向来都知道聚散无常这样的词眼。但是从未想过哪一天她会真正的被世界抹掉，连遗容都没有目瞻。但是就是这么地残酷，我们需要什么，上天总是竭尽全力去拆散，原本和谐的家庭。

从睡梦中惊醒的我，瞪着眼望着昏暗的房间，也许还只是凌晨，一点亮光也没有透进来，只有些许星光点缀着黑暗的一角。我把头枕在双手上，目睹着那样的一角。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轻盈自由地在天空中飞舞，畅通无阻，就像在广袤无垠的 宇宙中穿行，附近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杂声。我拍了拍脑袋，明白自己是在做梦，但是却怎么也醒不来。黑色的世界，闪着两光的陨石从四面八方向我砸来。温度也逐渐地升高，我被这些温度压得透不过气来。

黑色的世界突然猛烈的白光闪了一下，什么东西都消失了。

我从这个梦中惊醒，头上全部都是汗珠。

我也知道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但是……但是对于晓的爱很强烈的欲望让我这样做，晓也是唯一一个愿意鼓励我，给我鼓励的这么一个男生。

那是在很久很久之前，还没有认识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备受煎熬，感觉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散发令自己厌恶的气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对自己的嗜好其实感到更多的是恐惧。虽然自己喜欢，但是自己也同样明白这种嗜好是一个不太好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会让他人对自己感到厌恶的嗜好。

——我喜欢搜集动物的牙齿。

从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象牙雕饰品，就觉得那像艺术品一般的东西十分有价值，所以心里总是对它念念不忘，没过多久，我开始渐渐走上了收集动物牙齿的道路上。但是……

“好恶心！快走开！”

“不要靠近我，你这个残忍的刽子手！”

“你不会是想拔我的牙齿吧？你这个恐怖的女人！”

“不要接近我！看见你就觉得恶心！”

“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有着这样的恶兴趣居然还想找我们玩？”

“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拜拜！”

“不要再这样子了，求求你不要靠近我，不然别人都要说我了！”

“走开走开走开！”

“别碰我的女朋友！谁都知道你是恶心的女生，别来恶心我们！”

我只是仅仅想向搭上一两句话，他们就会这样对待我。

时间久了，我越来越被当成不良少女来看待，而我本身自己也学得这些事情越来越成为自然，自然是没有人想来了解我，我也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了不良少女。我的学习一落千丈，整日被这嗜好所束缚着，我很喜欢我的嗜好。

“喂！那边的漂亮小姐姐！”此时的我正在操场上的某一角欣赏着我的牙齿制品，是一串项链型的牙齿吊坠，牙齿是用猫的牙齿的做的。这个时候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少年的声音。这个声音既醇厚又有力，像是一个十分温暖的男生的声音。

我抬起头轻轻地朝那边望去。是一个短发男生，他的脸上挂着笑容，身上穿着的是洁净的蓝白色条纹短袖，裤子也是到膝的运动短裤。

“小姐姐！帮忙把篮球捡一下好吗？”

真是的，一开口就让我这个不良少女帮你做这些琐事，你是觉得不耐烦了吗？对生活还是对生命的？我没有在继续搭理他，只是把眼神又放回在我的艺术品中。继续细细品味当时我还没有参透的魅力。

“小姐姐！”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跟有一个人人讨厌的不良少女说话吗？

“什么事”我似乎用着什么陈述句的语气输说完了这句话。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还是挺有警惕性，像一根弹簧，来回调剂受了力的铁丝，“我可是不良少女，找我有什么贵干？”

“我……”那个男生就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孩一样低下了头，右手轻轻地挠着自己的后脑勺，“我想和你做朋友，可以吗？”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篮球场上只有他一个人在抬起头打球，他总是越跳越高，但是却越跳越低。

“我可是不良少女哦？你和一个这样的女生做朋友不会觉得恶心吗？”

“没有！小姐姐你从来都没有让我感到恶心，我非常喜欢你，这个篮球场每次我依赖的时候，都是只有你一个像是观众一样坐在这里，虽然我知道你并没有在看我。但是我觉得你跟我似乎很有情趣投合，所以我想和你交朋友，和不良什么的说拜拜。我是真的很喜欢小姐姐你的，请……”

还没有等他说完，我就抱上了名字。第一次听到别人想和自己交朋友，心里不知是喜是乐十倍死伤，就这样一个可怜的少年。

“我叫春”  
 “我叫晓”

着有点搞笑，因为我们俩的名字加在一个正好是古代时候一位诗人一首诗的名字。

相处了之后才发现，他和我有种同样的烦恼，喜欢听琢磨动物的声音。

“其实，我也有着同样的烦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从多么小开始，我就喜欢听到被折磨的声音，呵呵，这或许是一种讽刺，我也知道这样的嗜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直以来所给我带来的享受让我无法逃避这个事实，我其实骨子里读透露着喜欢听被折磨的声音，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这些声音都会让我的身体产生一种愉悦的状态，或许在你看来，这已经是有一个变态所为，但是我看来，这个嗜好已经逐渐融入了我的生活。这些都毫无问题，这些并不是我该改变的东西，知道某一天，我的同学开始注意到我这个嗜好，逐渐离我而去，就像是看待陌生人一般看到曾今亲如手足这样的男生。”

不久之后，他向我解释了他也没有朋友这样一个事实的答案。

“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对这样的事情感到反胃的，所以大概也是不会被一直赢赢地压下来，倒是他们的行为让我感觉毛骨悚然，他们排挤我，就像是排挤一个诺小的蚂蚁一样，这里画一个圈困住蚂蚁，那里画一个圈困住蚂蚁。我知道的，所以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给过，既然身边没有人支持我鼓励我，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去夺得他们的喜爱和鼓励，全部都是自己一个人给过的。”

“晓，我们很像”

“恩？难道你也喜欢听这种动物被折磨的声音吗？”

“不喜欢……但是，我也和你一样有这种别人讨厌的嗜好”

“恩？那是什么？”

“我喜欢收集动物的牙齿……”

“这哪里算什么被讨厌的嗜好嘛……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hobby嘛”

他的短发，在温温的空气中散发飒爽的味道，突然间，他的身旁像是被什么光芒包裹了一样，异常的闪耀。或许我已经迷上了他，这是我心里轻微的声音。我

我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嘲讽，但是对这样一个连褒赏都算不上的一句话感动了。这就好像是在说，我仅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和其他女生拥有普通的爱好的女生，不是一个被众人唾弃，喜欢着非人道的嗜好的一个女生。他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感觉是第一次，这种感觉是其妙的，这种感觉就像是糖在口中化开散发出浓浓的甜味。

“我觉得，晓，我们可以凑在一起。”

“怎么说？”

“你喜欢听动物被折磨的声音，而我喜欢动物的牙齿，不如这样吧，我们一起找动物，然后你帮我按住它，我来拔它的牙齿，这样你也可以听到它的被折磨的痛喊声，而我也可以获得我心爱的牙齿，你看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诶诶诶诶……你干嘛？”

我说话的时候，他突然抱住了我，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喜欢你”从他的嘴里缓缓说出这几个字。

说出那几个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字。

我垂落的双手麻木着，眼睛看着前方那堵白色的墙壁，耳边感受到他肩膀的温暖。我的脑海里渐渐浮现此时他的脸，他那张可爱的脸。

“我也……”可能是很久了，也许也是从来也没有，我说出的这些字词在我的心中烙上了很深很深的印记，“喜欢你”

我们互相拥抱了在一起。我们彼此互相取暖，彼此互相感受着两颗炽热的心脏在不约而同地跟着同一个节奏打着拍子，彼此互相聆听对方此刻凌乱的呼吸，彼此互信任对方的诺言。

“我们一起执行我们的约定吧”

“什么约定啊？”

他拉着我的手，向前方奔跑。

“你拔牙，我听声音。”

就像是一个从而有过，但是却十分温暖的感觉在身边流淌，那种感觉与看见心爱的动物牙齿一样，都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一种感觉。

在夕阳下面，在路灯旁边，我们仅仅相拥，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我们任由夕阳的火红照耀半边天空，我们任由微风轻轻拉扯我们的爱，我们在世界的尽头获得了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

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彼此的协同计划。

X——X

“喵喵——！”随着一声清脆破碎声，一阵痛苦的喊叫开始了表演。

“喵啊啊啊啊啊！！”痛苦的喊叫在我的耳旁响起。一阵温暖的暖流在我的身体里四处流窜，那种感觉就像是冬天里的太阳一般，温文而徐，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

“喵啊啊啊啊啊！”痛苦的声音继续在叫喊，我们将它的牙齿慢慢地扒光，我们将它狠狠地定在十字架上，我们倾听着它对于生命最后的呼喊，我们感受着它对于生命的执着。借微风轻轻在耳边的流淌，我们也听到了微风对于这场屠杀的看法，说它是疯子，说它是傻子。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仅仅只是我们的爱好，这仅仅只是我们互相以此慰藉的东西。

在蓝色的天空下，在白色的白云的影子之下，在我们再次紧紧拥抱着彼此，感受到了彼此的温暖和温馨。

我不知道，在之后的哪一天，我们最终还是无法拥抱彼此。

X——X

收到了晓的信，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这封信的真假，但是到现在我也已经相信了这个算是事实的东西。

那个家伙已经死了，我最爱的人已经死了，最爱我的人已经死了。我想不出什么悲伤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说是沉重也好，说是痛苦也好，说是悔恨也好，说是自私也好，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晓会死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晓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离开我。只是，他是我的爱，我深爱着他，这点我想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

要是最爱的人已经死去了的话，作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爱着他的人，我又能做些什么事情？是为他暗自哀慕还是为他进行报仇。得知晓死亡的那一刻，我差点晕死了过去，然而之后勉强接受了现实——晓真的已经死了。而那个时候我选择的道路是复仇。。我想知道晓是怎么死的，我想知道直到最后他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有没有想过会对不起我？

这些东西在我之后迷茫了一阵，我开起了与晓合二为一的现场，我将动物折磨致死，然后拔下它的牙齿做战利品。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和晓合作了，我想也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在这种过程之中，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代表了我和晓无间的爱。

在那以后，我改变的对象，不再用动物，而将目标锁定为人类，特别是那些嘲笑过我和晓的人，我绝不会让他们觉得世界是美好的。

我摘下挂在脖子上的牙齿项链，将他放置在床头的柜子上，外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小春，早饭已经做好了，快起床吧！”

我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看见白色和蓝色相间的条纹。忽然想起母亲不知道我的事情，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深爱的人，但是很多事情却没有和她说。她很善良，我杀人的事情她或许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母亲从来不看新闻，最新的什么消息也是从同事交谈当中获得的，而且母亲非常相信我，和大部分其他人不一样，母亲相信着我，而且她也深爱着我，这种爱，是很难再心中弥散的，最多只是像烙印一样一辈子给我深深的痕迹，就像晓的爱一样。

“好的妈妈，我马上就来！”

起了床，我叠好了被子。慢慢褪去衣物，在镜子中，恍然看见自己的身体，是那样的白皙皮肤，那样的匀称的身材，是那样娇美的面容，让自己都为之一动，但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再仔细看，已经没有那么白皙，没有那么匀称，也没有那么娇美了，显现出来的，只是泛黄、臃肿、丑陋。

摇晃了头，我穿上了我的长袖和裙子，走出了房门，走进洗手间，看见母亲也站在里面刷着牙齿，她的头发十分混乱，也许是昨天没有睡好，眼睛周围一圈黑色，眼袋也深深垂落下来。她看见我走过来了就给我让了一个位置。

我抓起了我的牙杯，在牙刷上挤上了牙膏，接满了水，开始刷牙。

X——X

“我想，最近处的这些杀人案都是和那个女生有关”

此时我正在39号的大厅中和他们讨论着关于此次死后文的事情。而在场的人，有莉莉娅、小诗，还有我。小诗的感冒虽然还没有完全好，还是会有一点流鼻涕，我阻止小诗过来，但是她却非说要过来看看自己承担的这次死后文的后文，所以还是免不了带她过来。

“你是说，杀人犯就是她？”

“我不敢确定，但是……我能感觉和她有关，而且，和那封信有关，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你知道吗，莉莉娅？”

莉莉娅低着头用右手握住下巴，环顾了四周，发下没有人后，小声地挡住嘴巴，和我们说，“我们的规定是不能偷看寄件人的信，这是一级规定 ，也就是我们会关乎我们递送员性命的信，但是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做城市这几天几乎都在进行着谋杀，几乎都不断有人死于杀人狂魔的手中，如果我不这样做，就会继续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为了确认这件事情，我还是打开了信封，并且偷偷地看了一下。”

她清了清嗓子，“死者晓寄给生者春的信中，提到了想听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我和小诗几乎同时发出的疑问。

“没错，就是声音，原话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是大意就是说想听一个声音，让春天天给他听。”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小诗有些焦急地问道，她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但是我还是一丁点儿的头绪都没有，只是仅仅望着眼前的莉莉娅。

“就是……动物被折磨的声音。”

！我的心像是突然被紧紧揪了一下，疼痛感由此而发。

“什么……这……这也……”小诗也感觉像是有点承受不住这突然的信息，有些慌张。

“没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十分惊讶，但是结合了那些死去的人的死状——满嘴鲜血，或许是把他们的牙齿或者舌头给拔出来或者切割掉，这些都不足为奇，或许这只是某种兴趣。”

说这是什么兴趣的，这让我有点难以接受，毕竟在我看来，这种害人的恶兴趣是让一种世界的渣子一般的存在，原本就不该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恶兴趣，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这种兴趣，和那些杀人犯，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或许有些人不认同这样的兴趣，但是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人的执念，或许只是她为了将自己与他人区分而形成的执念，没错，在这里的兴趣，并没有什么界限，许多人的兴趣是养养花看看书，但是也有许多人的兴趣是欺负小狗，摘花踩草，这些都不是所谓的兴趣的区分。但是……在另外的层面上，在人性的道德上，这并非是我所原谅的地位。”

“所以说了半天，莉莉娅，你想做什么？”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了，我们都应该要出手了，如果现在不出手，那死伤的人只会更多，你想看见那样的结局吗？”

莉莉娅的话语，让我不禁有些不知所措。说实话，我还是不太想去管这些事情的，或许这样的行为在别人看来这仅仅只是圣母婊的行为，因为我只有什么嘴上的分，但是事到如今我也不会去管世人会给我留怎样的名声。

“莉莉娅，我就不去了，我对那样的人很反感。”我不紧不慢地向她说着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去了？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就决定了，我不去了，你再怎么拖拽也是不会去的，我对那样的人很反感，不管是兴趣也好，还是什么所谓的人性道德，我都反感这样的人。”我站了起来，坚定地走出了39号。走向冰姨的家。

X——X

“夏文他……这是怎么了？”莉莉娅有些疑惑地皱着眉头问着我。

文……他……

他经历过了很多事情，但是……

“没什么，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好吧？”我笑着回复着。但是我很有自觉，自己的笑容是不会瞒过莉莉娅的。

“算了，夏文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们现在优先处理的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件有关连环杀人案的事情。”莉莉娅有些狐疑地望着我，但是似乎马上又被按下下来了，话题被重新拉回到了这件事情之上。

“那……那这件事情现在该怎么办？”我趴在桌子上，懒散地问着。

“我想，交给警察吧，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插不上手，而且也是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时间，如果我们插手去解决反而会惹祸上身。”

“那……具体应该要怎么做呢？”

莉莉娅向我说明了她的计划。

“首先，需要向治安亭报案，然后将线索告诉他们，这样让他们对这个杀人凶手的逮捕有些底数，至于……”

“要是他们不相信该怎么办？”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上层的注意，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他们估计也会被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哪怕是一种算是线索的东西也会紧抓不放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倒是我们现在的首要目的就死掌握这个杀人狂的下一步动作。”

“可是……这个人行动的地点好像是没有规律的。”

“没错，可是她总不会不回家吧？在我看来，他父母和同学都是不会知道其实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是作为兴趣的话，她也的确没有什么应该咽不下饭的，所以我想她还是会回家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我肚子饿了”

“哈？？”

突然像是开玩笑的莉莉娅开心地大笑着，在这种严肃的场景里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的……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然后站了起来。

“没有什么啦，只是单纯的肚子饿了而已，你吃早饭了吗？”

“恩，也没有啦”

“那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吃一顿吧，反正也还有时间……放心好了，在白天那个人是不会动手开始行动的，她每次活动都是在晚上，我想这个行为她是不会打破的。那么走吧，我带你去外边的早餐店去吃早餐。”

正好我的肚子也稍稍有点空腹，所以我也就稍稍点了点头。

“你说，”莉莉娅轻轻地开这口，“夏文最近怎么了？好像挺心不在焉的”

“恩……也许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

我想起了夏文前几天在家里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就在房间里紧闭了自己一天，任凭我和家里的人怎么叫，他就是不出来。但是在后面的一天，他又突然走了出来，虽然他表现的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我能很深刻地感觉得到，他是经历了什么，故作镇静一样的，或许和这次这件事情稍稍有些关系。

“我想……可能最近累了吧？最近都在天天准备考试，因为马上就要第二次月考了，所以……”

“哦哦，也对哦，你们高中生是要每个月都考一次吗？”

“恩，现在已经11月份了，等下个月过后，就要进行最后期末考试的复习了，马上也要到期末的阶段了，我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倒是他也许还是有点问题，最近有好多次死后文递送的事件他都接了，所以搞得好像很郁闷……”

“这样啊？Emmm……其实不用这么忙的，我改天和店长求求情，我想店长也应该可以理解这些事情的吧……emmm……”

“那谢谢你了，我们吃完早饭，再开始讨论一下我们计划的详细情况吧……”

“好的”

“你们阻止不了我对晓的爱！放弃吧！”

一边在哈哈大笑，一边用手指指着包围她的这一行穿着浅蓝色衣服的治安管理员。

“快拦住她！她要去折磨那个小男生了！”

春的世界里，只有鲜血和牙齿是彩色的，她渐渐地、渐渐地，沉没在这样的世界里。她现在已经拉拢一个12岁的小男生，并且已经把她的双手双脚双双捆绑，就连嘴巴也无情地用绳子绑住，一条深深地血印摩擦着那个小男孩的嘴巴吧。小男孩疼痛万分，想要痛苦地嘶喊却又碍于喉咙的不配合与嘴巴的不配合，他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而此刻，等待已久的警察也已经从暗处冲了出来，将眼前这个杀人魔围得死死的 ，简直就像是在瓮中捉鳖的一个场景。

春更像是一个正在被捕捉的猎物，但是春的表情却像是完成了一件憾事一样。

春被治安管理员用棍子架了起来，并且甚至用麻绳绑了起来。

春没有说一句话，她只是凝视着眼前的小男孩。

“我爱你————晓！————我将用这最后的声音，为你送行！——”

管理们疑惑了一秒之后，赶快采取了行动，想去封印春的一举一动。但是春已经将自己的麻绳解开，并且用钳子深深伸进了自己的嘴巴，咔擦一下，五六颗牙齿纷纷落地，而她此刻也爆出了万分疼痛的声音。但是她的神情却是享受着的，就像是在为自己所爱的人践行一样。没有人敢靠近她，她始终左手拿着一根黑色的铁棍指着眼前想来碍事的管理员。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像是在解脱着什么，她努力地、疯狂地、自由地大声朝着天空呼喊着，并且一点点，用钳子夹出自己身上的肉，脸、胸口、肚子、大腿……

几分钟后，她晕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所有的治安管理员为此怔然，诚然，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一个杀人杀死自己这样的场景。

但是站在最后面的我，是知道的，她这场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就像她说的那样，融化开来，化开在浓浓的血液之中与痛苦的嘶喊之中。

X——X

“恩？所以说，你就这样把这件事情这样解决掉了？”夏文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一点精神也没有地摸着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般的眼神深深的，黑黑的，但却没有一丝灵性，简直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他或许正在经历着什么，只是我一直不知道。

“恩，我把这个家伙的事情告诉了治安亭，虽然改了一大堆，但是核心部分还是没有改，时间，地点，所有这些合适的时刻和地点都有治安管理员在管理，所以，很快抓到也是正常的，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春还是死了。”

夏文显得有些惊讶，为什么要说惊讶，那是因为他已经整个背挺直了起来并且抬了起来，像是看见了一个不祥之物的眼神，那种眼神……

“为什么会死？”

“我还以为你会有点高兴地，现在却搞得这么沉重呢，她算是自杀的”

“自杀？”夏文也许越来越觉得奇怪，因为他的眼神突然显得动荡不定。

“没错……她用自己的钳子一下又一下剪出了自己的肉，哇……那个场面简直太血腥了哇……emmm我现在想想都感觉自己吃不下饭一样地难受……哇啊啊啊……好恶心……”

我说的的确没有错，我当时在现场简直就想吐了，但是始终为了形象，我深深地忍住了。倒是这次的这个死后文让我感到有一丝迷茫。这样痴狂的爱，究竟是否该存在？或许我没有资格谈论恋爱，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疯狂的痴求，究竟会是好还是坏？小丝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喜欢夏文的，如果我帮他们两个凑成一对的话……

“你在想什么！喂！”眼前突然蹦出夏文的脸，吓得我赶紧把头后退了几步。

“没……没什么啦……只是……我在想，他们这样的爱究竟算不算爱。”

“你是说，”夏文又趴在了桌子上，“这种东西谁说得准呢？这世界上爱多了去了，有崇拜的爱，有相伴的爱，有追随的爱，有信仰的爱等等等等，像她这样痴求着的爱，也许就是这些爱中的一个吧，不过我始终还是无法接受她的那个兴趣，简直就是恶魔！”

夏文气地直接用拳头哄着桌子，结果桌子被哄了一个洞！

“我我我……我也不死故意的……你你你……莉莉娅你都看到了吧？”

“我我我……我都看到了……”

“啊啊啊啊啊！你知道的太多啦！”

他一本正经的演技让我感到一丝笑意。

我们不约而同地一起傻笑了起来，这还引得在房间里休息的管家艾丽又突然冲了出来，看见了被砸出一个窟窿的桌子顿时伤心地哭了起来。

“啊啊啊啊，这是谁弄的！我一定抽他的皮，拔他的骨！让我看到……”

还没有等艾丽管家摊在地上说完那句话，夏文就颤抖着举起了手。

“啊！没想到，果然是你这个家伙！给我赔！”披头散发的艾丽管家左眼发起了红色的怪异的光芒，不会是想给这个笨手笨脚的夏文一个教训吧？那……那还是挺好的……

Emmm……没想到和果然是，这俩词语放在一起怎么都觉得别扭……

“好啦好啦，别闹了”一个我熟悉又喜欢的声音从耳边想起。当我回过头，就发现店长站在内室门口。他穿着黑色西服的模样像极了那个著名东方音乐人Vae，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显得历史黄色让他又平添了几分韵味，我不禁有些迷上了这个帅气的店长。

“这件事情虽然就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在我看来依然也是失败的结局，这件事情，让驱灵师总部有些在意并且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派一个保护员过来协助我们的工作，但是说是保护员，其实来多久是没有人知道的，知道的，就只有这个保护员可能会很厉害，到时候你们要注意，因为总部派来保护员的用意，是想让我们中转站主动辞退那些不好好工作的驱灵师所以……”

看来这件事情的确麻烦起来了。

“所以你们到时候要表现地好一点了，毕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夏文和白诗语倒是没有什么事情，要是莉莉娅你和你妹妹莉莉丝没有好好表现的话，身体里的灵容可是会被没收的哦。”

咦——

一听到没收这个词语我就感觉浑身发麻，灵容可以承载空间量子的容器，若是身体里的灵容被剥离，那么原本有望控制的时间流也变得自然了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并且加上身体突然不适应……身体的衰弱速度会越来越快……

“我知道了店长，”的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上一次派出也已是20年前了，当时我和莉莉丝强烈的心愿终于打动了当时的那个保护员，她也暂时放了我们一马，不过，20年也过去了，我想当初那个保护员也不会在来了吧？等待我们的启示是更加难度的保护员吧？“我和小丝一定会认真地做事情的！不会丢你的脸！”

“我的脸也没什么好丢的，在当时成立这个死后文总部的时候早就被驱灵师总部嘲笑殆尽了，所以这次还是以你们为重，当然，夏文和白诗语也不能就这样被开除，你应该明白的吧？夏文？”

夏文终于抬起了头，直起了身子。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许久的答案一样，他漫不做声。

“不过什么时候派来也说不定，明天也说不定，明年也说不定，这些都是要看总部的心情的”

“哈？”X2，没错，我和夏文同时惊讶了起来。但是夏文立刻右手拖住下巴，像是很严肃一样地，“可是……就算表面上被开除了，然后等他们保护员走了，再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真是太天真了呢小鬼，”此时艾丽管家坐在沙发上一脸蔑视地看着眼前这个懒散的男生，“保护员来这里，无非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占据这里的一个员工职位，如果你开除了一个店员，在之后就是这个保护员取代这个店员……具体下面不用我说了吧……”

夏文似乎感到一丝愤恨，留下一句我会努力的，便走出店门了。店长也一脸好似无所谓般地走了回去。

“话说，莉莉娅，你妹妹去哪里了？”艾丽管家摸着自己披头散落的头发。

这么一说，诶，小丝刚刚还在这里现在去哪里玩了啊？还是说她有什么死亡信件要递送？“我不知道诶？你知道吗？管家？”

“别问我呀，我刚刚才问过你，不过……好像昨晚你没有回来的时候白诗语过来找你，但是找不到所以就和莉莉丝谈了一下”

哦……这样啊……所以说这两个情敌会交谈什么呢？

X——X

是时候该写下今天的日记了。

11月3日 天气晴，心情阴

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但是夏文仍旧好像还是心不在焉的，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我不能在等下去了。每次看到夏文那张悲伤的脸总想去帮忙，想让那张脸开心地笑起来，想让那张脸天真无邪地笑起来可是……可是每次都失败……

我不知道夏文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半个月前夏文接的那通电话里对方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是时候该向夏文表明我的态度了。每次看到夏文和莉莉娅、莉莉丝他们交谈地那么开心，总是在自责自己为什么不能给他带来快乐，每次和我在一起，夏文就会无意识地露出忧郁的眼神。那种眼神是痛苦的，不仅是眼神主人是痛苦，就连感受到视线的人也会感到痛苦。

前天和莉莉丝的交谈现在才回想起来，莉莉丝是特别喜欢夏文，但始终也只是那个样子，她不会比我更喜欢夏文，我想，我一定会把夏文的心握在手中的。可是……

我十分讨厌这样的自己，讨厌为了自己的事情从而极度嫉妒他人的自己，讨厌为了自己的夏文从而排斥贬低他人的自己，就像那个杀人犯一样，我十分讨厌自己的恶趣味，但是自己又不断地冲着自己的恶趣味不断前行，或许这被称作矫情也不为过，但是……

我想，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也或许我对喜欢，对爱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莉莉丝的一句话让我重新开始认识自己。

她说，“我不想让夏文知道，我为她做了那么多傻事，因为他很温柔，他会心疼我，这也会让我感到麻木，一些我自己该承受的结果，自己的人性，都应该自己全力承担。”

第八幕 怪诞

“你哥哥是个小丑！你也是个小丑！”

我的耳边想起同班同学那口中的恶语，心中一顿火气便顺然挑起。其实无论是谁，听到了别人侮辱自己的父母或者家人的话语，都会火冒三丈的吧？

可恶！那个家伙！要不是老师阻挡我，我早就把那个家伙碎尸万段了！我就不信我就治不了他们，正是再怎样疯狂的野狗、大象，也还是会被更加勇猛的驯兽师驯服。我就不信！我就不信！我就不信！！

“小豪！”

背后传来了我十分熟悉的可爱的声音。这已经是我数不清的次数听到了这个可爱的声音了，或许我很幸运，也或许我很不幸。

我转过身看着扎着一根鞭子的莉莉，心里不禁飘起一丝暖意，秋天的冰凉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此时我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温暖的夕阳与温暖的莉莉的话语。莉莉穿着一身蓝色的连衣裙，肩膀上挎着的粉色小包彰显出了她的可爱。在此之后，灰色的布鞋配上白色的鞋带让人有很浓的清新的感觉。于此相比，什么可爱的小猪，可爱的小猫简直就是一滩烂泥！没错就是一滩烂泥！

“昂？是莉莉啊？”

“没错，今天准备去做些什么呢？”

“没准备做什么呀，还是照往常一样回去看那本书。”

“哦~小豪，那本书你还没有看完吗？我一个月前就借给你看了”

说起那本书，那本是小丑喜剧巨匠“欧·海恩”的巨作，集结了他近乎三十年的小丑表演，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小丑类型，有电视剧银幕的，有话剧银幕的，有电影银幕的，也有街头银幕的。分了大六块内容分别阐述不同银幕的小丑形象。并且还分别从小丑的心理、行为、语言、形象、动作、等等将近十个小节分别阐述不同的小丑，可谓是从头到尾，将每个小丑的各个方位360度无死角地表现了出来，可谓是一本专业讲授小丑的书籍。

这本书我一个月前向莉莉借的书，但是由于篇幅太长，但是实际上只阅读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哦哦……那本书啊，我才只读到了三分之一的页数，抱歉哈……”

我双手合十地认真地向莉莉道歉。

毕竟莉莉可是将这本书借给我的人，我如果不好好对待她……也不是这个原因啦……

“没事没事，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问小豪……”莉莉的眼神突然变得忧伤，就像是一个在河中失去记忆的鱼一样……

“没事，你就尽管问吧”

莉莉听到我的回话好似有些紧张地深呼吸了一口气，脸上开始像发烧一样变红。

“小豪……还有没有其他的女性朋友？”

“女性的朋友啊……好像没有呢……”

“那……”莉莉的脸上变得绯红，眼神也像旋转的木马一样疯狂地旋转着……

难……难道莉莉要给我介绍女生了吗？虽……虽然我很紧张……不……不过我不会辜负她对我的期望的！

“那……你不会是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吧？”我没有思考地就说出了我的想法，结果她气得急急地跺脚，还一边使劲儿地拉着我的耳朵，我这也算是第一次感受到女生拉耳朵的酸爽，及疼痛又幸福~

“你这傻瓜！我不想理你了！”

她丢下这句话，就捂着脸跑远了。

X——X

一家人最重要的晚餐时间，这无疑是最让人感到轻松的，但是今天却没有那么地轻松，拥有更多的是冷淡的空气和无言的氛围。

“小豪啊，心里有什么事情啊……”

看着我光吃饭也不夹菜，偶尔也会朦朦地看着这一桌的四盘菜。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和蔼地问着我。

我的脑海里播放着一周前那几个嘲笑我的人的嘴脸。

“你哥哥是个小丑！你也是个小丑！”

“你一辈子也就只能当成丑陋的小丑！”

“你是个职业的小丑吧？”

每当想到这几句话，心里便开始疼痛地扭曲成一团，像是特别什么的东西，紧紧堵塞着我的心口。我的脑海就像被什么红色的东西渐渐地浇灌，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满溢了出来，就像是什么东西打翻了一样，红色散落一地。

“我吃饱了”

我留下了这句，慢慢腾腾地走离了饭桌，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背后并非没有父母的叫喊声，但是我都没有回过一脸。

混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愤怒！我哭泣！我苦闷地咋着房间里的一切的一切，枕头枕头枕头……我将枕头无数次地从床上狠狠地砸在地上，再次狠狠地将枕头无数次地从地上向墙壁上砸去，接着无数次地狠狠地捶打着枕头，最后抱着枕头在一角寂静了动作。

我哭泣、我愤怒！我所做的一切那些人都会来无端的诋毁，我的兄长所做的一切，他们也送来无端的诋毁，我甚至忍受不了他们给我的那些称号“小丑王子”、“丑小鸡”，甚至更加的其他东西。

我的兄长，是一个十分棒的男人，他给人带来快来，并且将一生都献给那些人。他的职业是马戏团里的小丑，虽然每次上演舞台剧他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欢乐，用他那滑稽的、荒诞的手法让大家都捧腹大笑，但每当正派人物或者正义一方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他总会被观众们遗忘。尽管如此，我也如此崇拜着哥哥，我喜欢他那牺牲自己让大家感到快乐的决心，喜欢他那荒诞却又显得十分经典的动作，没有什么人对兄长的爱比我还多了，这并不是我个人所做的夸张，而是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职业，却被那些家伙拿来充当搞笑的话柄，被那些可恨的家伙拿着什么角疯狂乱甩！我十分痛苦并且听见一次就向他们发起挑战，甚至有几次闹到教导主任那里被副校长勒令开除。

我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人，是需要有作为自己的底线，而我自己的底线就是哥哥和他引以为豪的小丑形象。

我的兄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哥哥，但是却在前几天离世了，没有任何征兆地，就这样一点也摸不着的恍恍惚惚之中地，就这样在黑暗的世界中紧紧地，消失了。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中挥了一只手，剩下的残影一下，马上就消失了。

我哭了。当我从昏暗的世界中缓缓清醒的时候，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下意识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小豪啊，是我，李莉，你最近三天都没有上学，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你，我可以进去和你说说话吗？”

外面传来一个我一直很熟悉的女生的声音。

“可以的”

我轻轻转动门把，轻轻的嗑嚓一声，门被推了开，一个熟悉的脑袋探了进来。

X——X

“小豪啊，刚刚听伯父伯母说，你哥哥……”

“恩……没错我哥哥一周前离世了，在马戏团戏剧演出的时候。”

“小豪啊，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当莉莉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我却没有让她继续说下去了。因为这样的安慰我都知道，甚至是听得厌烦了，从医院里的大夫，到小店的店长到父母，但是……我知道这些家伙都不是真正的安慰，他们或许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就永远也不会在说，也不会永远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

“不用说了，如果你想安慰我的什么话”

“我不是想安慰你什么话，只是……”她坐在我的写字台凳子上，看着我。

“只是……我希望你振作，能不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对你说的什么话……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陪着你，我会在这里陪着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一切的一切……”

也许这些只是客套话，但是如今能够和我说出这样的客套话的也就只有莉莉她了，而且我也只有她这样的一个朋友。

“谢谢你……我……”还没等我表示完感谢，她便开心地笑了起来，嘴角微微上扬的感觉让我感受到了更多的甜味。她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似乎立刻就洞察了我的想法。

“我希望你不会把我的这些话当做是客套话，你知道的，我非常认真，导致我到现在也不能有什么好朋友，她们都说我太认真太较真不够意思，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和你一样，对自己所在乎的事情是十分认真的，我也非常希望你不会被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语影响到。所以……”

莉莉拾起桌子上的一面镜子，右手轻轻抚摸着镜子中的自己，一边轻轻地向我指导着自己的想法。

“咦……莉莉你真的能看透我的想法啊？”

“那当然，我们可是好朋友啊，如果这都做不到，那我还做什么你的朋友，是吧？”她向我可爱地眨了一眼。眼神里传来的感觉是丝丝触动的感觉。

“我觉得……我觉得哥哥的死亡绝非一个意外！我想出去调查！”

我用力拍着床单，用力地咬着嘴唇。没错，哥哥可是对小丑的执念很强的人，若是同行的人对他嫉妒了并且对他实施打压，又或者出现了什么看不起哥哥并且想将哥哥从马戏团里除去的人……

“哎呀，小豪，你的想象力也真是太丰富了啦！这些都是电视剧里小说里之中的情节啦，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

“也许会存在，反正我不放心啦！”

我就知道莉莉会看透我的想法，所以……她应该知道我会有这种想法的吧，不过我爸妈这里还不好交代，不能跟他们说。

莉莉放下了镜子，“没错，我们要去你哥哥那个马戏团去问个究竟，虽然我们不是名侦探，但是我们还算是两个高中生，而且和他们也是有点关系的，按照礼数，他们会跟我们坦白的”

“可是……莉莉，你爸妈那儿……”

“没问题，我会和他们好好沟通的，不过……你知道你哥哥的那个马戏团的名称吗？”

“当然知道，那可是康特城有名的马戏团，‘派乐马戏团’，恩”

“那好，明早7点钟，我们在公车中心见面，一起去马戏团问个究竟！”

耶！！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小孩子气地喊着。就算到了高中，我还是改变不了这个小脾气呢，虽然这让我不免有点自我的骄傲，但是总觉得还是对不起我这赤裸裸的年龄……

X——X

次日早晨，吕豪母亲走进吕豪的卧室叫吕豪起床去上学的时候，发现吕豪已经不见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中性笔压着的纸。

“妈妈，我今天要去调查哥哥死亡的真相！马上就会回来，不要担心！”

X——X

莉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唯一一位意义上的好朋友。

从小，我就羡慕哥哥，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向前，小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角色，并且也可以说是给予的太多，回报的很少的这样一种人。与那些传统的英雄什么的不一样，她并不是惩恶扬善的代表人物，也并不是伸张正义的代表人物，有时候在电影的银幕里甚至还是有些邪恶的色彩。虽然观众们希望目睹的，是那些小丑怪诞的表演与言行，但是毫无疑问，那些表演与言行也好好地把欢乐带给了他们。尽管知道那些表演有些看起来很傻，甚至是一个大蠢蛋，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我想是不会有人去关注的。

我觉得哥哥的这样的表演比那些只会靠绚丽技巧和绚丽口吻与绚丽背景取胜的正义一方是不同的，他们拥有自信自豪的资本，他们拥有打斗技巧与其他各种各样的加成，可以说，正义战胜邪恶已经在小孩子以及大人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错觉依赖，他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结局不会这样尽人如意，他们就会愤怒，他们就会喷火，简直就像小丑一样。

我十分崇拜哥哥，同时也十分崇拜小丑，但是我的同学们就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的脑海里，小丑的搞笑内容是一瞬间的，这一瞬间哪怕脸英雄或者正义一方出现的那0.001秒也抵不过，终究会飘散在正义一方消灭邪恶一方的快感之中。他们十分反感我对于小丑的喜爱，认为我是疯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疯子。但是我知道我并没有一点问题，脑子里长坑的是他们，而且不是一般的坑，是无穷无尽的无底洞。同班同学因为我这个喜爱，就将一些什么帽子乱七八糟地扣在我的脑袋上，“小丑王子”“丑八怪”“丑小鸡”“快乐小丑”“小丑专业户”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期初我会抵抗，对于这种带有人格攻击的说法提出抗议，但是当我越来越明白没有什么人对这些称号付出什么实质上的代价，我就觉得自己好可怜，他们也好可怜。当知道我的喜好，那些原本是好朋友的好朋友，最后也就成了点头沉默之交。还好每次，母亲和父亲都会安慰我，这才致使我稍微乐观一点。我没有朋友，渐渐，这也慢慢成为我所接受的一个事实。

然而和莉莉相遇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还是不懂事，都会跟风骂一个人和欺负一个人，而在当时，由于趣味与他们不一致的我，就被抓了，被欺负了好几顿，每次双方的家长在啊，可是教导主任的训斥却是完全的一边倒的，完全将矛头一根不剩地指向了我，指向了没有一根绒羽的我和我的父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的亲戚在学校里是有十足的分位，所以不能怠慢……就是这样的原因，让我在初中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有了被揍被骂的经历。我的母亲和父亲对此所做的无奈我也是有目共睹的。直到升到了高中，第一次与坐在隔着一条走道的隔壁的莉莉相遇，在没有几句话的聊天之中，我们将各自的所有爱好与兴趣都互相坦白了。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其实对他人的坦白一直很严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却像似毫无保留。她十分欣赏我对于小丑的理解与执着，并且想援助我，尽管考入高中的我原本初中学校的同班很少，几乎没有，但是原本初中学校里的人们都是了解我的背景的人，我在这座新的学校之中的形象被那些人用残秽的手笔描绘了出来，尽管手法十分拙劣。 莉莉在我受到欺负的时候，总是会出手帮助我，而且还是毫不犹豫的。

虽然这让一时的我受宠若惊，但这也的的确确的说明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和我的想法一样，还是有人喜欢着那些逐渐被遗忘了的小丑的。莉莉从此之后就几乎与我形影不离，我们像无间隙的好朋友，也像互相利用的欺诈师。但是她安慰了我的心，这也就成为了她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契机之一。

X——X

“你看着我笑什么呀？我脸上有沾着什么东西啊？”

我大概是看着莉莉的脸有些发呆了，因为她对我说的话我几乎四五秒之后才反应过来。

“没……没什么……就是觉得莉莉太美了……”

“哼~”听到我的话语的莉莉，大概认为那是一句敷衍，“又说这种话，我可是不会有好处给你的哦！”

但是听到莉莉这句玩笑地手脚会让明白，她应该是坦荡地接受了这几个字。

“我找到了！”原来莉莉一直在低着头，就是在用手机地图搜索那个名为派乐马戏团的地址，“派乐马戏团，诶……离中心相距大约三十九公里，位于边境附近，你说，好端端的放在城中心不选作，为什么会选择那种穷乡品绕的地方呢？”

“以前可是在城中心，也就是那件事情出现过了之后，他们改了地址，也许是政府出现压力，想让他们搬去那么远……”

那也好，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大大提升了，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X——X

当我们走到了马戏团表演的车站前，我稍稍看了一下手表，才九点十分。

马戏团正门是一个花岗岩点缀的门，花岗岩的颜色七零八落更加为这个马戏团增添了深色的气氛，此刻的门正在大大地敞开着，几个在两边挺直身板站岗的两个人背后都分别贴有张几半身大的海报，上面写的是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还有几个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小戏剧作家，比如说古城新的《岛与我们》，再比如奥赛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虽然并不是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几个作品，但是在这几年已经发表便已收到了几乎潮流一般的反响。

“怎么办？小豪？怎么引开这些碍事的家伙？”莉莉看着我仍然没有反应，便大声地向我提问，高升的嗓音瞬间把我的鼓膜震动得飞起！

“emmmm……我们要不化妆一下，化成成人？或者买两场票走进去？”

“emmm………我米有带钱所以……emm……我也不会化额……对了！”

莉莉一脸疑惑地望着我。

“他们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入口的，我们只要找到另外的入口，就完全可以进去了！”

虽然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给出的这个想法是比较胡扯的，按道理，的的确确那种入口是有的，但是通常是十分难以找到的。

“好的！小豪，我们分别找，找到了互相通知一下，你是有我的手机号码的吧？”

说起手机号码，我的确有莉莉的手机号码，但是我可没有手机呀，这……

“哦对了，才想起来，你是没有手机的，那我们还是一起去找吧……”

就这样我们摇摇摆摆地，最终还是在后方找到了一个门，因为没有锁，所以轻轻扭动了门把就走了进去。

最先映入眼帘的当然要数那条长长的走廊，接着就是两旁像是对称的无尽的房间。偶尔从几间房间里传来诡异的嗓音和诡异的笑声。房门上都有标号，但是鲜有的几个房门上面是有什么什么排练室，什么什么准备室这样的字眼。

这里……这里不会是所谓的准备室或者排练室吧？

莉莉似乎感到有祭祀恐惧，紧紧地贴在我的背后，表现地像极了一个可爱的小女生。话说回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可爱的莉莉的模样。

“这……这里……好可怕啊……”

莉莉颤抖的声音的的确确一个字一个字地吐露出明显的情感。

“没事……笔直往前走就是了……”

我们加快了脚步，转过了一个又一个弯，又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恐怖街巷。但是最终还是走投无路，遇到了闭门羹。眼前的路完全被封死了，但是却又让人感觉自己没有被封死，空气的流动让我清楚这条路之上是有空气流过来的。

“这里好像有什么按钮诶！”“诶！真的诶！我们按一下吧”

我们一不小心按到了机关，一个大型的笼子从天而降盖住了我们。

X——X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表演我们马戏团最拿手的绝活之一……龟兔赛跑！”台上的一个穿着半身动物毛皮，脸上蓄起浓浓胡渣的一个人拿着手中的指挥棒，向天空挥舞着。“这是我们很早很早就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马戏表演，我们会让被驯服了的乌龟的兔子竞速，但是不是用同一个跑到，而是用笼子跑步机的方式！这种方法可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发明家之一爱由生发明的！一定会让你们有着视听的双重享受！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最亲切的问候赠与那两只被我们驯服了的小宝贝，乌龟小头头，和兔子小秃子！”

台下听到了名字便开始了一阵欢乐。聚光灯缓缓地打在了一个从顶部缓缓坠落而下的笼子，里面的两只动物在透露出恐惧的表情……

“奇怪~明明是两只乌龟，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两个人了呢？这一定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大家现在一定想知道问什么吧！”

“想！”

其实驯兽师此刻的心里也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平时训练有素的兔子和乌龟就算被同事替换成了员工，自己也倒是轻松地骂一下也就好了，但是这两个家伙却是一脸稚嫩，让他没有任何印象中的脸可以与他们重合，这简直就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笼子缓缓降落了下来，驯兽师只好蹭着头皮，往前走去，拿着话筒放在笼子边上，但其实声音是关掉的。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很喜欢马戏团里小丑的小男生！”

“我是很喜欢喜欢马戏团小丑小男生的小女生！”

但是这几句话没有被话筒好好地传递出去，两个人十分乖巧甚至有一丝恐惧地坐在笼子里。似乎就像是等待发落的被驯服的宠物。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仅仅只是同事弄错了流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走这两个有缘的年轻人，并且以更加热烈的掌声送给即将登场的小头头和小秃子！”

台下虽然有一阵轻轻嘘声，但是比起那些嘘声，还是喝彩和掌声才是占大多数。

X——X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结束这场圆满的演出！谢谢谢谢！

后面的台上响起这样的和善的话语，但是这边却又几十双眼睛在目瞪着。

“快说，你这家伙到底来干什么！快把你的目的告诉我们！”

此时我的眼前正站着四五个十分壮硕的大汉，还有一些胡子十分浓厚的大叔，他们一脸不满地看着我们，似乎随时都可以将我们杀了，但是眼神里的那种悲伤似乎诉说着最近的不幸。

“我……我的哥哥是吕浩，我没记错的话，他可是在你们这里工作的！”我坚定地说道。

“没错 ，吕浩一定是这里的员工！”莉莉也随声附和上了我，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随意附和也许会让对方更加起疑心。

这些员工想了一想，没有过多久便拍了拍手心，想到了什么。

“你哥哥啊，吕浩，如果你驶来找他的话……不好意思，他已经辞世了，尽管还带着悲哀和快乐，这些快乐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大段时光”

“我当然不是过来找他的，我也知道哥哥已经死了，但是我过来只是想弄清楚背后的真相……”

“真相？什么真相？”

“他死亡的真正真相！”

他们听到后有些不满，也许是因为触到心里软肋，也许是因为想起哥哥的什么事情……”

他们终归还是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一个大头阵的家伙。

“你知道……你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哪里会欺骗人？你哥哥是我们很崇拜，很尊敬的一个人，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法子真正的内心的，因为他的存在，我们也才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销量，一次又一次地大赚手笔。你的哥哥和我一样也是话不多，都噎在肚子里，我们这帮人之中，就数你的哥哥人气最大，你的哥哥演技最棒，你的哥哥人缘最好，我就不会相信，如今她这样“被谋杀”，还不会有人就这样善罢甘休，据我所知，马戏团里，大约九成以上都把你哥哥吕浩当做是菩萨一样的东西，毕竟还是我们最得力的干将，怎么可能会没有人想盘根问底，我早就猜到的。”

“我才不管你哪些人！别转移话题！快跟我说我哥哥死亡的真相！”

我话音刚落，外面走来一个女生。

“我知道你非常不服那样的判断，我是那件事情的直接相关者，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我好了。”

“你是？”

“我是你哥哥那次演出时监督线缆的安全。”

“那你快说，我哥哥那次出事故的详细过程！”

“好嘞好嘞，别着急吗，你们也先坐下，来”说着，她向我递过来一个凳子，同时也给莉莉递过去一个凳子，待我们安安全全地坐在这个凳子上之后，她继续了她的话，“你哥哥吕浩是一个大好人，同时做什么事情都是尽心尽力，似乎没有什么事她是不会放在心上。当时我们正要表演10米高空走钢丝，我知道在你们眼里这或许就是难度系数特别高的动作，没错，你哥哥他日常训练也不比这个差，因为他总是想给观众更多惊喜，特别是那次在钢丝上进行花式变笑脸。”

“变笑脸？”

“我想你是应该明白地很清楚的，但是……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欢乐的脸一次失误，导致俄你哥哥的心慌，最后还是消失了平衡，最后倒在了地上，睡着了。对，没错，你哥哥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地上露出了游刃有余的小丑的模样，但是那是志气啊，他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点时间送给了观众，观众当时当然并不知道这一摔有多少疼痛，他们也都不去完全理解这样的一个良苦用心，你哥哥在散场的时候扔躺在病床上，对我们拾起大拇指，之后就死亡了，当时我们大家都在，也都听见医生在门外对团长说的什么你哥哥全身粉碎性骨折，就连肋骨都已经插入肺和心脏了的悄悄话。我们当时都很难过，当你哥哥死去之后，我们甚至举办了一周的庆功宴，当然，庆功是给你哥哥庆功，他的贡献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哥哥是因为不稳从钢丝上掉下来的？”

“对的，你哥哥在当时因为变脸的缘故，所以一直迟迟没有完成走钢丝的过程，原本不用变脸的话走钢丝对他来说可是小菜一滴，或许是注意力转移了导致的吧……”

我有点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

“我可不会轻易地相信你们的一面之词！”

就当我丢出质疑的时候，外面传来一个沧桑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像是一个活了许久了老爷爷所说的话：“两位客人，跟我来吧！”

“团长！”只听见这一些人愤然用力地向眼前这个老爷爷鞠躬点头。

他把我和莉莉带到了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就只有两台办公桌，一面墙壁上挂有4个液晶屏幕呀……办公桌上堂堂地站立着两台旧式电脑。办公桌的位子上有两个可以旋转的靠椅，靠椅上是黑色的皮。

“请坐吧，两位……”说着，那位老爷爷用手指着两个椅子。

“团长？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可不是来玩电脑的！我们可是”

“我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是想查明吕浩的死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吗？”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那你为什么帮我们帮助啊？这又是要准备做什么事情呀？”

团长突然间哈哈哈地大笑，随后抬起了手，指向了眼前那4个液晶屏幕，耐心地解说着，“每次我们演出呢，我们自己会用录像机录下整个过程，通过观看录像机中录下的过程，我们能够很方便地知道自己哪些方面不足，也能够很方便地做出整改和针对性地修炼，但是这一次，它的作用又突然增加了，在那场录像的过程中，因为拉聚焦拍摄了你哥哥吕浩这个特写，所以当时你哥哥是怎样出现失误，是怎样坠落的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原本这是属于机密的，但是，我在这里将这些银幕给你们看看”

团长打开了一台电脑，打开了软件，将当天的录像打了开来，并且投射到了液晶屏幕上。

十分清楚地看见，哥哥在钢丝中走得原本是称心如意，走到了中间停了下来，开始准备变脸，一开始还是十分顺利地，但是突然有一个没有注意到就整个假面掉到了地面上，10米高的钢丝中，哥哥开始有了点紧张，准备想快速回到另一端的时候，却又一脚踩歪，掉了下去。看了录像我们也明白，其实是有一条安全绳在哥哥腰间的，但是因为速度太快了，安全绳也直接被重力扯断了。

X——X

“所以啊，莉莉，我哥哥可是很伟大的一个人！”

“知道知道，小豪也是很伟大的一个人不是吗？”

“嘿嘿，被你这么一讲我都不好意思了”

小豪开心地笑着，我走在他的身后慢慢地跟着他，不光是距离，我觉得甚至连我们的心都慢慢地靠近。要说为什么我会喜欢小豪，大概就是他这种坚持不懈地精神，还有十分认真的表情，每次看到小豪就像是看到自己一样，心里十分开心。

“小豪啊，今天要不去我家吃饭吧？”

“啊？那怎么好意思呢？伯父伯母我都没有见过……很……很害羞的啦……”

“没事的啦，反正迟早都要见的……”

“你说什么？昂？”

真不知道小豪是真傻还是装傻，我拍打了小豪的胸口，故作不理地嘟起了嘴。

“好啦好啦别生气别生气啦，我……”

小豪想继续说下去的话，被突然出现的两个人打断。

这两个人的身高比我们矮一点，但是眼神似乎和我们无异，都是那种坚定的模样。一个是比我矮半个头的女生，额头上的斜刘海径直地飘散在一旁，蓝色的瞳孔似乎散发出什么魅惑的气场，而旁边这个人是男生，遮眉黑色短长发，棱角分明的脸，棕色的虹膜都在刻画着一个坚定的神情。

男生将手中的什么东西向我们伸了出来，我们这才注意到，那是一封信，只不过……

“这是死后文，来自死后的世界寄来的信，寄件人是吕浩，而收件人是吕豪”

虽然在平时看来，这种像是都市传说一样的东西我们是从来也不会相信的，并且把那些仍让将此当做消遣的人以嗤之以鼻，但是这次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反而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按理说，小豪的哥哥已经死了，所以是不可能给他写信的，如果是哪些个恶趣味的家伙搞出的什么恶作剧，那么却是是让人神共愤，我就不得不严重鄙视了，但……但如果真的如他所说，是来自死后的世界寄来的……那么……

虽然小豪也心存疑虑，不过最终还是将那封神秘的信封给接收了，并且迫不及待地撕开了封条，将里面叠成三层的纸拿了出来。

“是哥哥！是哥哥的字迹！”小豪像是得到了什么很开心的东西一样大声地叫喊着，“莉莉！是哥哥的信！真的是哥哥的信！”

那最好不过了，我开心地摸着自己额头上边的刘海，准备听小豪继续说着什么，但是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原本这俩突然出现的家伙又凭空消失了……难道说……这两个是穿梭在人世间和死后的世界的使者？

“小豪，你哥哥都写了什么？”

“哦，我给你读一段吧”“恩，好的！”

“我知道小豪，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平时做事情也是很有准则，不会像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那种毫无底线一样，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关于我的死，真的纯粹是个意外，但是我也不想他发生，可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我应该要去承担这一切的后果，这都是我喜欢并且我该为之负责的事情。你也从小就喜欢和我一样的小丑我想你也是时候走上自己的道路了，爸爸妈妈给你的指导会让你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这条道路可是荆棘的，痛苦的，你一定要坚持住，就像我，从小的时候朋友们同学们也都嘲笑我，我想这一点你的同学也是会一如既往继承这个……但是我要你知道……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你想做就要去做，别管他人给你的束缚！因为过人生的最终且始终都是你自己！”

小豪哥哥的话让别人听了十分感动，简直就像是一封鼓励信，小豪因为受到了哥哥的信，和我开心地搂在了一起。然后，我知道或许他没有在意，然而我却十分在意。他在我不经意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莉莉，我爱死你了”

或许是没有察觉到他自己犯了什么错，一直问脸红着的我发生了什么事……

X——X

这或许是我这个人生之中最漫长的等待，此时此刻，周围的冷冻的空气，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四处传来的不息的风声，远方传来突突突地深夜作业声，迎面扑来的热气，都让我感到眩晕。此时此刻的我，似乎在等待着世界上最漫长的答复，就简简单单的一个词语，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却让我如此难受，这种感觉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在大夏天太阳下暴晒的那种晕厥，那种看到迷幻般的绚烂……

莉莉的樱桃小嘴站着粉红色的颜色，好似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那种美丽的自然润色，莉莉的上身穿着一如往常的白色卫衣，下身则穿着一如往常浅蓝色的牛仔裤，但在我的眼中却折射出了不同的味道与感觉。莉莉白净的脸庞中被几道浅粉色的红晕装饰着，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一样她站在我的面前，头发迎着风飘舞着，就像一堆在空中随着风慢慢晃动最后飘然置地的雪花，或许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天使，会是这样的模样，又或者我从来也没有期待过得自己心目中的爱人，是这副佳容。

“我……”莉莉的最终，缓缓吐出诱人的气息，但是其中的内容又让人感到一丝忌惮。如果，接下去的字是三个字，会发生什么，又或者是两个字又会发生什么，但不管是怎么样，我都知道，我应该接受，我必须为了自己去接受那样的答复。她的气息缓缓吐出，最终在空气中凝结成水汽，就像可爱的白色小云朵在空气中四处飘散。

她的答案会是怎样，我心里也不会清楚，但是这边的答案却是深深地烙在了心上。还记得，初次见面时她那一个可容怀疑的微笑，究竟是同情还是留情，我不知道，但是之后，她每次的笑容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在我的人生中，除了父母和哥哥，她是唯一一个可以把自己的笑容深深地刻在我心上的人。

或许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她，爱上了这个虽然有点小傲娇，但是十分执着的女生；爱上了这个可爱的，有时却显得傻气的女生；爱上了这个只会被我粘着，从来也不会抱怨几句的女生；爱上了这个在我困难的时候伸出手，从来不喊累的女生；爱上了这个名叫莉莉的女生。

“……我愿意”眼前的这名可爱的女生口中的气息缓缓吐露出这三个字。恰恰正是这三个字让我就像是重获新生一样得到了自己的未来，得到了自己与这位女生的未来。

“真是的……”莉莉的眼睛显得那么可爱，微微眨动着，就像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在半空中缓缓地拍动着翅膀，在悠悠的空气中划出偏偏的弧线，在雨中轻轻挥洒出甜美的味道，在浩瀚的宇宙中绽放着遥远而又温暖的光芒，我知道，那样的光芒就算是在一瞬间……

“真是的，干嘛突然这样认真地对我表白嘛，都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如果不答应你的话……”莉莉嘴巴轻轻地嘟了起来，朝着近在咫尺的我柔声地骂道。

我上前了一步，紧紧地抱住了眼前这个可爱的女生。

“谁……谁让你是我最爱的人嘛……”紧紧抱着莉莉的我，不知不觉，嘴里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让我感到这一生都会带着红色的脸颊过着生活的话。

啊啊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的脸已经到了可以烤红薯的温度了……啊啊啊啊……好烫好烫……但是不能就算死，我也不会放开莉莉的，恩恩……啊啊啊啊……可是脸真的好烫啊……而且莉莉这个柔软的身体……啊啊啊……好烫我的脸……

“真……真是让人害羞死了啊……小豪，不见你平时会说这种肉麻的话……你……你到底是哪里学来的嘛……”莉莉的回话也让我感到全身酥软，她口中吐出来的温暖的气息一丝一毫渗透进我的脖子，穿过我的耳郭，慢慢爬进我的鼓膜，就像是听一场让我自己都感到雀跃不已的音乐，那种律动在我的耳旁深深地爬动……

“是……”我红着脸，准备开始回答着问题，但是莉莉用一根手指抵住了我的嘴唇，她用款款深情的眼神隔空望着我，脸上也是和我一样红彤彤得不成样子，气息甚至都有点紊乱，“不用回答，我都知道的……”说完，她的眼睛慢慢闭了上，整个脸向我微微贴来。

面对着我公然的挑衅——表白，她，没有嫌弃我，李莉欣然地接受了我，通红着脸，像是等待着其妙的麋鹿一样可爱的小女孩一样并且等待着和我交换誓言之物。

或许是等待着这个痕迹很久了，我闭上了眼睛，迎了上去。

甜蜜的味道，在嘴唇肿融化。

X——X

距离上次表白成功已经一周过去了，回到家的我也早就已经将自己所犯下的过错——去找马戏团麻烦这件事情向父母解说了，并且甚至还将哥哥的死后文给他们看，不过他们似乎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或许是因为老一辈人的思想固化又或许是因为科学化的时代的思想固化，但是这副感情我想我一定不能抛弃，我必须也要好好的保管好。

我爱我的家人，爱小丑，现在多了一个对象，那就是莉莉。

“伯父伯母好，我叫李莉，是小豪的同班同学，也是他现在的女朋友”说完莉莉向面前的镜子鞠着躬，做最后的准备。我和莉莉的发展在那一周之间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地提升，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是那样的深度，我们队未来的迷茫还是那样的深度，但是我们却在潜意识里同意了互相拜见家长这一个传统的礼仪。而莉莉现在在图书馆的厕所门口的洗手池对着面前的镜子一再地训练着。

“莉莉啊，虽然说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说明了你的身份，但是我总觉得啊，还是欠了那么一点什么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一边无奈地看着脸上红红的莉莉，一边听着她口中准备的台词，“emm……还有种很生硬的感觉……”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捧起手中的书《小丑的一生》，准备继续阅读下去，但是却被莉莉一个无情地后脑勺核弹（一种用尽全力将拳头猛捶后脑勺的一种特技，据说人类最强的后脑勺核弹可以无情地撬开后脑勺，因此而得名），疼痛感应声而出，简直就是一个地狱的炼狱啊啊啊啊啊……

“哼！明明就是你说的要见的家长，偏偏又不想台词，我这样说你还不满意，那你叫我怎么说昂？要不你扮我的女朋友好了吧昂？”

“可是我们早晚也要见父母的吧，还不如现在……”本来我想继续说下去的，但是没想到一个比我高两个脑袋全身肌肉炸裂般丰满的男生走到我跟前，向我做出安静的手势，我立马没有继续说了，并且还因为察觉到自己的还习惯不停地向这个男生点头道歉，莉莉也在同时近乎向眼前这个男生，我们看到对方与刚刚的显然不容的态度，顿时噗了一声出来。

最终，莉莉还是和我见到了我的母亲和父亲，放学之后，莉莉和家里人打了电话报信晚点回去，今晚在朋友家吃饭。

“伯父好，伯母好，这是我给您们带来的一个小礼物，”说着，李莉从书包里拿出俩红彤彤的苹果，“我是吕豪的同学，不知道小豪有没有和你们提起过我，我现在是小豪的女朋友……”

原本没有什么兴趣的父母一听见眼前这个可爱的中堆发少女说出这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顿时提起了十足的兴趣，而在一旁帮忙剥毛豆的我，则在必要的时候回答一些问题。

“你今年多大了？和我们阿豪差多少呀？”

“你多高啊？你和我们阿豪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特意在意他的身高呀？”

“你喜欢什么呀？音乐还是绘画呀？”

“你为什么喜欢我们阿豪呀？才华还是啥……”

“你有多重啊，听说最近都在流行百斤极限，你知不知道呢？”

“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呀？”“你喜欢玩什么东西呀？”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呀？”“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呀？”

“你喜欢看什么书呀？”“你喜欢表达还是沉默呢？”

越来越多让我头大的问题顷刻间灌输在了莉莉的脑海里，我想此刻的她应该不好受，大话也不说地抱住她，并且对围着她转着的父母二人一声抱怨，“不要欺负莉莉啦，她现在心里肯定很乱的，所以说……”

“啊？什么？”

“我是说，你们一直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她怎么回答呀？”

这样，这两位二老才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放弃了自己地毯式的搜索模式。转向开始委婉地准备着什么东西，两手像是在黑暗之中摸索着什么东西。马上，爸妈又开始各司其职，母亲做菜烧菜，父亲只负责打杂，洗碗扫地。而我们则被当成客人一样被在这样正规的坐在正厅的桌子旁边。

“你这家伙，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拿什么女朋友，谁知道你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有一丝抱有什么愧疚，特别是对那种专门培养感情到最后却搞得还是不欢而散的下场的那种人。

母亲在厨房里做着一道又一道菜肴，充实的味道从厨房里面缓缓地飘了出来，渐渐地，走进我们的鼻子，渐渐地走进了正在于莉莉娅进行深刻交谈的声音稍稍有些听不清楚）。

我方母亲和父亲对于这个一下心血两手挥的女生和男生以最深沉的最浓的祝福。

而两天后，我随着莉莉去伯父伯母家真真切切地向莉莉表白，这是第二次在公众人的面前承认我喜欢你，着美誉蹭蹭蹭地在莉莉的脑袋上疯狂乱抓，在那个时候的排行榜，我死拍不了前排的，所以只能用这样的的方式来表达我啊爱意。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从我们的身边经过，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在我们身体里度过，是欢乐的领悟，还是幸福的拥抱，都是我们很久很久，甚至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有度过那些真正的时光。在我们所爱的人的保护下，我们必定会走得更加遥远。

来自有一个从来也不会大声吼叫，喊住我们最该停止的青春，让她最走越远，就像我爱的那个小丑，越走越远。

一个月之后，我和莉莉去那个马戏团做实习生。

第九幕 告别

那是一位似乎已年过半旬却仍旧风姿犹存的中年女人，匀称的身材与旁边的女生无异，稍稍带颗赭黄色的半点在眼角处才真正显露出她其实不小的年龄，披肩的长发搭配着紧裹上身的女士白色衬衫让原本的年龄更加显得年轻，甚至在远处观望是无法得知正确的感觉，那是一个类似托马斯的回旋，只有在最接近中点的地方才能知道复杂性。

而旁边的那位女生看起来年龄只比我大一点点，我应该要叫小姐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一身平淡又强烈的气质扑鼻而来让我不知所措，无需多看几眼也能永远记住的自信的眼神让我似乎永远抓不到死角。半梳着辫子放在平坦的胸前。她的眼睛与我的眼睛相隔的，除了空气便是那厚度约莫五毫米的近视镜镜片。我能透过那个透镜看见她扭曲的眉毛，在夸张地上挑着。

“你没事吧？”她轻轻地呼了一口气，慢慢地向我伸出洁白如玉的右手，那是双纤细的手，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就要停止了一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没有好好看路，这是我们的不对。”在向我道歉的同时间，那个中年女人也扶起了坐在我旁边，一边轻声自闷着好疼好疼的小诗。

“没事没事”我和小诗几乎同时向两位女性答话。

两位女性轻轻地点了点头之后，示意她们对我们再次道歉，在这之后，他们便绕过了我，走在了前往远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小文啊！”店门里传来莉莉丝的声音，我和小诗应声便走了进去。

这次来39号是应店长所托，但是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即将进行的期末考试加油打气，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和小诗承蒙莉莉娅和莉莉丝的照顾，连续好几日都没有死后文的递送，让我们可以好好地进行了期待已久的复习，说实话，要不是这个照顾，我恐怕连自己什么时候要好好休息复习一下都没有底气。在学习之外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学习之内却怠慢了很多，我的原则是学该学的，经历该学的，这原本也就是与我的原则背道而驰。

“店长对你们可真是好呀，对我们都没有那么好过呢……”不知道从哪里招来的长椅被莉莉丝坐着，莉莉丝的小腿交替着踢打着高高的长椅的腿，敲出bangbangbang的可爱响声。但是让我难以想象的是，她轻轻依靠着桌子，但是手中却与往常不一样地捧着一部手机，两只手的手指在屏幕上啪啪地乱按。

莉莉丝还是一如既往地梳着中发的斜刘海，也幸亏是这样我们才能不将这对姐妹混淆，要知道，除却刘海发型，轮白净的面庞、蓝色的虹膜、标准的身材、少女的身高、轻盈的体重、甜美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如果将这两个家伙剪一个发型，我想谁都会认为这里摆了一个镜子！而且是完美无缺的镜子，倒影出来的一模一样！

“小丝，你说什么呢，不准这么说店长啊，真是不懂规矩”一边教训着坐在高椅子上的莉莉娅，一边双手不停地分发着摆在圆桌中间的一叠盘子。惹得莉莉丝一脸淘气地坏笑和吐舌，那种俏皮的感觉，让我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捏了一下那张可爱的脸，幸好我定力大。

“莉莉娅，今天的晚餐是谁做呀？”

“啊？当然是我呀，难道你想来做呀？”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呀，毕竟……”

“好啊，那你就来帮我吧。”

我们谈话之中，小诗突然插了一句话，“那我也要帮你们做晚餐，至少我也是女孩子嘛，而且我也学过一点……”

本来我也想，既然我也要来帮忙，那小诗也就不会没有理由来帮忙了吧，可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莉莉娅当即便拒绝了小诗的请求。

“切——那么小气……”说着一边嘟起了嘴，有点生气地转过身与正在玩着起劲的莉莉丝交谈着什么。

莉莉娅拜访好了盘子和碟子，每个人有一个大盘子，用来盛装主食，两个小盘子用来盛装自主盛装的主菜，一个小碗用来盛装菜汤，还有一个杯子用来盛装果汁等饮料。而摆在大盘子上有一把银色金属光泽的刀子，一把汤匙，一把小勺子，还有一个五尖的叉子。这些都是正餐的必备工具。

“好了，”像是解决了一大事情的莉莉娅拍了拍手上的拍了拍坐在凳子上发呆的我的肩膀，“我已经把米饭做好了，现在剩下的就是主菜和菜汤了，你准备好了吗？”因为我当时似乎犯迷糊，所以迷迷糊糊地就说了准备好了这样的话语。

她没有说什么话就把我领导了房子的后面，原来在这里还有一个做厨房的地方，看来是我嘀咕了这个设施。似乎看穿了我有什么意图，莉莉娅厉声地批评我“别有什么奇怪的意图！这里的地方是我和莉莉丝临时搭建的！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是不能擅自触碰我们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也许会被抵触，但是也不要这么夸张吧？

“我们驱灵师所做的这些东西会有时间不确定性，就像是灵一样……所以为确定性高一点，我们每当这些东西附着的空间量子减少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为这东西重新附上空间量子，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莉莉娅一边翻炒着锅里面的蔬菜，一边耐心地问着我问题，“你在家里会做饭之类的？”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会做饭，其实也就是在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才会自己去厨房，亲自做一些东西填饱肚子，这点什么脑壳我还是有点。

“哦，是吗？”莉莉娅瞥了嘴角，轻声笑道。

后面传来正厅里莉莉丝合小诗玩耍的声音，他们似乎在嘲笑着什么，但是声音却一会儿又低沉了下去，就像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的妹妹可爱吧？”突然，莉莉娅转过头，用一副十分好奇的眼神望着我。

“那是当然的吧”我用这句话迎头反击。对于我来说，莉莉丝的确相当可爱，对于大部分来说都是这样子，她开朗活泼又善良呆萌，早晚会迷倒身边的一切众人的，就和小诗一样，但是我也担心她交了太多的朋友，反倒是最后被某一部分的人所欺骗，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吧？”好像听到了什么模棱两可的答案，莉莉娅用假笑掩饰着隐藏在眉头怒气之下的火，“倒是你呢？你对我妹妹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虽然我也不是不知道她问我这句话有什么意思，甚至让我想起了前些日子她也同样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她只不过想让莉莉丝有所依赖而已。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呀？我就十分怀疑，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呢？其实她或许是暗示，让我去追求莉莉丝吧。

“emmm……你也知道，我身边有小诗了，所以……”我也并没有明确地说出答案。

但是莉莉娅也明白了什么，她又轻轻地撇起了嘴角，然后将锅中的蔬菜盛装进一个大盘子里。紧接着，继续把旁边一个电饭锅一样的东西盖上 盖子，放在这个灶台上，开启了大火。直到最后我有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只是站在一旁，沉默地看着莉莉娅。莉莉娅似乎也不再去搭理我，自顾自地完成这五道菜，菜都用超大盘子来装，我帮着忙送去了大厅。

看见莉莉丝和小诗一脸期待的样子，想起了什么，不禁有些欢喜。

“我姐姐做的菜可是最好吃的！我去把睡觉的艾丽叫起来吧，该吃晚饭啦”说着莉莉丝跳下了那个高椅子，匆匆忙忙走进内室，莉莉娅根后便端来了最后一道菜和一大碗菜汤。

胡萝卜丝抄豆腐干、家常豆腐、糖醋排骨、炖全鸡、酸辣土豆丝，菜汤是酸辣汤。

艾丽一边揉着眼睛，被莉莉丝推着走进前厅，一边喊着自己不饿，但是其实肚子也稍稍鸣了几声鼓。害羞的她赶紧遮住了脸，但是被大家哈哈哈地一顿笑。

艾丽前些日子一点事情也没有，于是似乎就开始迷上了看书，也不知道是哪本书里面写的一些动作，她都想稍微实施以下，就像这条“天还没有黑就睡觉”这些也只是莉莉丝在饭点时间和大家聊天的时候谈起了，艾丽只是喝了点橙汁，似乎就像是醉了一般摇晃着脑袋。

饭点时间在漫长的嬉笑之中度过，不知不觉大盘子里的才也已经给抢的一空，各位大盘子里的米饭也都吃得只剩下颗粒渣了。大家露出满意的表情。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整幅身体微微向后仰，双手在背后撑住了凳子，“莉莉娅，之前出去的那两个女性来是做什么的？”

没错，就是那个中年女性和那个姐姐，他们总让我感到有什么故事，或许这是做了那么多次递送员所拥有的心里素质吧……

回答的却不是莉莉娅，莉莉丝左手端着果汁一边倾倒到自己的小碗里，一边回答着我的话，“恩，那两个女性可是有着很多的故事哦？是关于十一年前的，你想听吗？”

“小丝，你不要在菜汤碗倒果汁啦，我说了多少遍！”“没事啦没事啦……”姐妹拌嘴的无奈表情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

艾丽似乎已经完全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呼呼呼地大睡。

“文，我们快回家吧？妈妈在等我们了，都已经这么晚了……”小诗的提醒我才知道冰姨早前就说这几天有事情跟我说让我今天外面玩的时候注意一下时间。我抬起头看着墙壁上的挂钟，时间也确实不早了，已经晚上十点三十七了。

我向小诗点了点头，“恩，对，我们该回家了”说着我向这几个人喊着抱歉。毕竟原本可以听到或许是很高昂又或许是很催然泪下的故事，“对不起哈，我们今天要早点回去的，后面马上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

“不过有时间的话，”小诗也跟着我说这话，“我们很愿意在什么时候听你们继续讲这个故事，所以，就当做是约定好吧？”

莉莉丝姐妹也表示理解，并且点了头允许了我们。我和小诗拿起了之前放在沙发上的书包，便走在了回家的道路上。但是回去的路上，小诗又是没有多说几句话，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内心的空壳。

突然，她停止了脚步，转过身，低着头看着我，一句问句抛了出来“文，你是不是喜欢莉莉丝？”

“诶？”我歪着脑袋。

X——X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诗呢？”

“她今天心情不太好，没有跟过来，上次那个故事，你可以讲给我听吗？”

我们坐在39号的客厅沙发上，旁边墙壁上挂着的贴墙电视屏幕画面在不停地闪动着。声音从两旁的扩音器轻轻地吐露了出来。39号今天里面好多人不再，莉莉丝去递送信了，店长依旧出差，艾丽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整间店里就只有莉莉娅一个人，当我路过想要走进去观测一下，只看见坐在沙发上的莉莉娅在眯着眼睛，细嗅着桌子上的抹茶。

“我说你啊，真是个摇摆不定的男生，白诗语她一看就知道是在吃别的女生的醋，我不知道你究竟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没有对莉莉丝做什么表示，同时也让白诗语每次尝到那种酸味自己没有半点补偿和安慰什么的，不觉得这样不妥吗？要我是白诗语啊，早就把你碎尸万段了，真不知道白诗语是怎么会喜欢你这样没有丝毫特点而且也没有担当的男生。”

话说到这里，我想我也大概明白了莉莉娅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心里也实在还是很混乱，除却这种杂七杂八的感情问题，还有学习问题，还有未来问题，种种都扰乱着我的心智，对于小诗这种吃醋的行为，我也实在无法理解，我也没有故意要和谁交好，为什么会吃醋呢？难道是对我还不够信任吗？嘛~算了，这种事情现在想也没有用，回去找个时间问吧。

我咽了一口唾沫，“这种事情我有分寸的，那个故事，可以讲给我听吗？”

莉莉娅嘴角轻轻一瞥，“你果然还是不懂我的话啊，算了，这种事情或许对你来说也不是很重要的，不要像我们学习单身一百多年，我们可是有工作在身。算了，你要听那件故事，那我就和你讲吧。”

X——X

那是在很久很久的一天，至于是多久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十几年吧。

康特城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事件。一个惊天连环杀人案件，比月前出现的那个更加残忍和频繁，受害人多达30人，并且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人，男女老幼、高矮胖瘦、穷富帅丑都是随机的，没有一丝规律可循，当时震惊了政府，政府向侦探之士提出了大量的邀请，但是许久没有答复，最终也似乎也是一了百了了。但是这其中却发生了更多的事情让我们难以坐正，因为在外面有传闻说当时死去的那一大批灵魂里没有路过死后世界之门。这件事情在当时震惊了驱灵师的总部，所以死后文总部向冥界的死后文总部交涉，才发现那一大批灵魂的的确确就如传闻一样没有路过死后世界之门。

于是上头命令康特城要派两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情，然而当时总部却没有派援手。大概也只是想表面上做做样子，不想为此兴师动众，搞得满城风雨。而当时莉莉娅和莉莉丝也就成了这个事件的支持者。

莉莉丝与莉莉娅收拾了包裹便踏上了去哪个地区的旅途。

那是一个阴雨天，沉闷的天空在昏暗地落着雨，这一切的一切就像是一个催生之中的梦一般，但是雨点打在她俩的脖子上却显得那么真实。他们背着背包，走进了村落。但是村落里街道上没有人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几丝疑惑。难道都害怕这个事件从而逃离了这个村落？如果说这是自知之明，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落地亡魂了。

莉莉娅和莉莉丝一边四处谨慎地张望着，一边手握着棍子。

一个淅淅沥沥地掌声从远方开着灯的一个房子传来。那是一个高约十层的楼房，红色的砖瓦在屋顶点缀着有些年纪的石头台阶。

“新制度中，大家更加有……”当我要准备去聆听结果的时候，被随机传来的鼓掌声再次吸引。我们这才知道到，或许全村的人们都这个屋子里，听着站在台上这一个连面都见不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我！”说罢，又一次猛烈的掌声响起。掌声结束之后，成功会场四面八方涌出了大量的人，大约有上千个。

莉莉娅和莉莉丝看着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了，正愁准备什么去哪里歇息，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嘿，闺女们，一看就是外地的吧？”

“啊……你怎么知道？陌生姐姐？”莉莉丝却突然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你们的样子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不过夜晚即将降临了，你们没有找到地方住宿了吗？”这个女人手上牵着两个不算很大的女儿，个子高的女儿比莉莉丝矮大概10cm，而个子小的女儿却直到女人的腰部。这俩小女生都很可爱见了莉莉娅和莉莉丝这俩陌生人显得不知所措，急忙躲在这个女人的身后。

莉莉丝和莉莉娅很诚实地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很慷慨地说，“那你们今晚就来我们家过夜吧”

虽然感到很抱歉，但是莉莉娅和莉莉丝终究还是觉得盛情难却，就不客气地答应了。

这个年轻的女人将莉莉娅和莉莉丝领到了他们的出租屋，虽然地方有点小，但是在地上铺了一张大的床铺，莉莉娅和莉莉丝勉强还是可以挤挤的。这家人没有男性成员，家务活这三人都做得井井有条，让人跳不出毛病。不一会儿，夜宵就做好了，五个人围着一张矮桌子盘坐在四周，一边吃着榨菜和虾皮，一边喝着清粥。

“我们刚刚感到你们村落的时候发现你们街道上人都没有，全都在那个大房子去了，虽然有点厚脸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吗？”

莉莉娅还是耐不住性子地去询问了，因为她心里总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对啊对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莉莉丝也一脸疑惑地向这个年轻的女儿发问。

“是革命，隔壁的富人区域经常对我们这个村落进行打压，也不知道源头是因为什么，但是这却是是几年不变的大主题。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让广为人知我们这个村落的人是没有尊严的人，是廉价的生产力，是廉价的雇佣力，四处的人们都以这样的意识形态看待我们，甚至不让我们去外面的世界谋生，我们在外面处处受到打压。所以我们要革命”

“具体的是怎么做呢？”莉莉丝的问题却是该问题的关键。

“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按照区长所说的，我们肯定是要和那个富人区域来一场武力暴动的，为此我们收买了治安管理厅的人们，让他们不来多管闲事。”

确实，人一生所追去的东西无论在那个时代都是有相同点，那就是生活，所谓自由，也就是这种东西吧。莉莉娅和莉莉丝吃完夜宵之后，躺在地上铺好的床铺里开始了睡眠，自然，在自己的身体周边开了绝界（结界的最高状态，可以吞噬其他结界并且硬度十足），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异常情况。在那之后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两个人在村里面的四处和村落周边游走，但是始终都是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这着实让两个人十分恼火。

但是两个人的作息习惯似乎让那个女人感到诧异，她经常发现这俩女生半夜不见人影或者整日不见人影。但是稍后去看却又在那里睡觉了，午饭晚饭有时也是没有赶得及上，虽然不知道他们来这村落的目的，但是女人似乎很担心这两个女生。

在一个夜晚，女人把莉莉丝和莉莉娅叫到屋外，并且询问他们来的目的。

“最近你们都是这样，要不半夜就不见人影却又很快出现，要不就干脆整日没有人影然后饭点之后很久才回来，虽然我每次的帮你们重新热饭，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觉得你们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真的要养好！不然后果真的很严肃，哦还有，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告诉我来这个村落的目的，我当时也只是认为你们也只是来游玩游玩放松心情的，但是游玩和放松心情也要适度！”

这个女人看起来很生气，因为两个眼睛的眉毛简直就挤到了一起。

关于这点，莉莉娅也率先做出了回应，“不好意思一直没有和你们明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由于收到了学校老师给出的课题来实地考察。”

虽然听起来是很可笑的，但是这两个家伙却没有一丝违和感，因为从外面看来，他们也的确只是十六七岁的小女生。

“这样啊，那你们也不要生活地那么没有规律，其实让每个人都很害怕，害怕自己什么时候被淘汰，被什么东西吸引诱惑，但是只要自己生活过得规律，每天都有事情做，但是不能劳累过度，”说着很有哲理的话语，“祝你的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过得开心吧。”

伤心的辞藻在，浓浓地渗透在我们的舍旁。

而她转过了身，面朝半圆的月亮，眼睛里面顿时变得忧愁伤感了起来。女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盯着天空中被白云包裹，时而忧愁地散开，时而凝重地合并，时而迷幻人眼般的奇形怪状。微风轻轻吹过她的眼眉，就像是心脏一把被切割开来了那种困苦之感。

沉默了许久，这个女人像是一个社会的很最终点所设置的一个代表贫穷。如果继续放任下去，世界格局会越来越分散，到时候富人拥有的财产将会是99%，而我们拼死拼活动作最终也还是没能体验到这种感觉。

女人守在自己大女儿的床边，此时的她已经困的一塌糊涂，她猛然地倒在了大女儿床边，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一般，她在梦里最终获得了家庭的权利，但是猛地坠地有让女人感到很泄气的声音。女人清醒之后，双手紧紧躺在床上额头冒着冷汗的脑袋。

但是看到这个床上的女儿的她的脸色就不会变得非常难看。就像是自己的最好秘密要被泄露了出去，“宝贝啊，你一定要撑过去，再过几天就要就可以看到晴天了，这几天一直都是满天的阴雨。

灯光在晃动着，映射到墙上的的影子也在一步一步地往下剪短着。

在这样的氛围里，这个女儿的心里只有想一件事，那就是将大女儿的病给治好……

女人摇晃着自己的脑袋，最终眼神凝聚走出了一道温暖绽放了热量。

X——X

在每个时代，战争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概念在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直到现在，人们还依旧会谈论历史之的中各种战争，人们仍然缅怀在战争之中已逝去的人和青春，也仍然缅怀战争的痛乱。这些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想不到解决方案，就会大乱一场，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尊严，忘记一切，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答案。从很早很早起，这就未曾变过。人类存在的历史大约有两万年，而折合时间来说，总共人类发展的时间仅仅只是数千年，其余的时间不是战争就是在逃窜。人们似乎很喜欢这种暴行。很多人似乎对这样的暴行带来的痛快干所迷惑，而且仍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预示到真正的暴行即将来临。他们的末日便是无止境的谩骂和岁月的屠杀。

莉莉丝和莉莉娅所在的这座村庄，与其说是村庄，倒不是说是区域更加确切。因为区域并不大，但是却靠临着旁边的富人区。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坏的现象，甚至初衷是好的，政府将旁边的那些块地高价批发给那些穿金戴银的富人也只是想平均一下贫富差距，然而却没有想到事情反而适得其反，这些富人对于这些住在自己邻家的恶心的、肮脏的穷人表示蔑视，甚至不遗余力地给这些穷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无法去外面就业，等等之行。

战争的导火线其实一直都深深地埋在心里，每个人只是被自己的冲动怂恿着去点上了火。火焰随着导火线蔓延了过去，不一会儿，真正的火焰瞬间在人们心中挑起，这也许是我们心中最纯粹的对于战争的期望，也是对于自己自私的期望。

清晨的一片淡蓝在天空中延伸到无穷无尽的远处，但是在那片蓝天之下，却涌动着难以想象的暴动，一大群衣着暗淡的人手持木棍或者锄头走到了一栋大别墅的院外，并且大声地叫嚷着。

“还我尊严！无良富人！还我尊严！无良富人！还我尊严！”

一大群人一边举着手中的东西或者握紧的拳头，一边冲着里面大声喊着，宏大的篇幅似乎在这个时间响起，其他各个临近的大别墅的院前也都是这样的场景。

有老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有残疾人、有健全人，这些人在人群之中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每个人的信念却是坚定的，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孤注一掷，他们要推翻上天的安排，他们要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他们有些是为了家庭，有些是为了未来，有些是为了可以让自己的尊严受到尊重，又有些是纯粹的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他们忘乎所以地在这片土地上疯狂吸吮着自己想要的养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幻想着自己与自己那些强大的假想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莉莉丝和莉莉娅一大早起床却发现所寄宿的家中一个人也没有，并且走出家门，发现其他家门也都紧锁着，没有一丝开门的迹象，里面也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两人赶忙向四处望去，四处寻找这些人的位置。

没错，战争开始了。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再收到这些家伙的压迫，就能好好地学习工作了！”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那么我也就不会再被那些狗屁同学瞧不起了，我会进大公司做大工程！”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我就一定要让儿子考上大学！”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我就一定要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哦对了，还要去城里找个漂亮的媳妇儿！”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医院也就有着落了，小芳终于有救了，那些该死的狗屁医院！钱比生命重要？”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些年对自己兴趣的栽培，一定要到外面去好好工作！”

“只要这场战争能赢……”

很多人对于战争的期望渐渐地浮上了心头。虽然这些都是以战争能赢作为前提，但是事实上，他们都已经笃定了战争会赢，他们自负地相信自己团结的实力。但是这些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算盘，他们并不是团结的，甚至连合作都谈不上，但是却又着同样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战争。

那些富人也没有办法，只能每天每天地被困在别墅内，就算计算好时间每天凌晨突然爬起准备逃离这个疯狂的地方，但是依旧有一大排的人在门口和各个角落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我想这并非是

莉莉娅和莉莉丝实在看不下去这个情景，于是就打算用自己的手去改变这里的每个人。

原本，那是一场永远也不可能被退散的仪式，但是却硬生生地被莉莉娅和莉莉丝二人的武力堕胎了。莉莉娅和莉莉丝在那个时候展现非人的力量、速度，将前来行举暴动的人们都一一封住了行动，越来越多的嘘声在不久后便在他么内部兴起。

“我并不是要阻止你们的战争，只是在阻止你们选择的错误的道路，你们不要一时间被煽动了火焰。我也并非是来帮富人的，他们自有他们的错，但他们却不应该直接被你们这样处刑，他们自有严厉的惩罚在等着他们，但是你们！你们赶快散了这种行动吧！仔细想想看，你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对你们的打压，你们也是被其他人的传闻打趴了！那些所谓的外面的人对你们有偏见这种传闻也只是别人杜撰出来的，你们要相信自己！”这是莉莉娅当时站在别墅门前阻止眼前这群红着眼睛的家伙所说出的肺腑之言。

虽然还是会受到无端的谩骂，但是很明显，这些人已经少去了，多起来的是理性的人，他们抛弃了原先的偏见，开始理智地对待自己，对待这虚度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他们有些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当时不用功读书，有些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努力地在外面找工作，有些开始改变着自己原先狭小的世界。

“三天后！富人区派出一个领头，穷人区派出一个领头，两方就在这里签订和平条约！富人区和穷人区的人必须履行这个和平条约！这是命令！”

莉莉娅用她那命令式的口吻皱着眼睛，板着一张脸，朝着面前的人说出这样一句话。出头来反驳她或者甚至有用武力挑战她的人无一不被她踩在脚底下。

时间准时地到了，莉莉娅和莉莉丝也如期地举行了这个和平条约签订仪式，双方派出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者，两位老者眼神含着一样的神情。莉莉娅当众宣读了这个和平条约，老者被莉莉娅威胁后就郑重地在上面签了字。签订仪式当天很多人都来观看了，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放出去，就连一些好事的新闻媒体也都纷纷赶过来拍照，争取拿到几个头条。

但是这场战争是多少人的心血？是多少主张战争主张暴力革命的人规划出来的又有多少人知晓？在平静的和平签订仪式之后，又有一大堆人突然来捣乱，他们高举着丧权辱国的旗帜谩骂台上那两位领头，并且在观众席上肆虐地破坏设施，莉莉丝很快就将他用结界定制住了，在这之后……

X——X

“快！女神，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这是仪式结束后莉莉丝和莉莉娅来到几日前寄宿的屋子里，刚踏进门就发生的一幕，“我的孩子前几日不知道生了什么病，现在呼吸越来越慢了，身体温度也……”

以泪掩面的女人在阅历一百多年的莉莉娅和莉莉丝的眼中是不少见了，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哭泣地没有一丝声音，仿佛此刻无声胜有声，静态的动作在缓慢地浮动，她跪在地上不停地向这两个人求救。

“我求求女神你们了，你们这么厉害，一定有办法帮我们的！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我们不是女神，但是我们答应你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们的”

莉莉娅和莉莉丝去看望了女人的大女儿，大女儿此时的身体十分虚弱，面容泛白，身体虚汗冒得额头湿湿的，着让莉莉娅和莉莉丝的直觉发出了危险警告。两人将女房东的大女儿连夜抱起去就近的医院，但是却因为医治费不够被拦在门外。

“我就知道，之前就是因为钱的缘故……”

“不过，你知道具体的治疗费吗？”

“听医生说治疗这种病只能进行什么手术，而且费用不小”

“大概要多少？”

“医生说，大概要五十万元左右，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我求求你们，女神，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女儿！我求求你们了！现在我只有这两个女儿，这两个都是我的心里宝，我是不舍得她们收到任何的伤害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一时之间莉莉丝也不知道怎么办，摇着脑袋看着姐姐。姐姐用右手抵住下巴仔细地想着什么事情。

X——X

“店长！店长！”莉莉娅突然出现在坐在办公室不小心睡着的店长面前大声地嚷嚷着。

原本困意十足的店长被突如其来的大声呼喝地震醒，一边睡眼惺忪地揉着趿拉的眼皮，一边哈着大口气。整个样子就是一个从美梦中惊醒的模样。

“怎么了？莉莉娅，这么急，咦……我在这干嘛呀？哦~好像是在工作，写着什么东西……”一边没有睡醒的店长一边迷糊地遥看着眼前的风景。但是这样的店长却被莉莉娅疯狂的推动终于清醒了。

莉莉娅就把那个姐姐的故事告诉了店长，当然是掺杂些欺骗的，但是都是善意的，并没有哪些是因为知道了就让人很难堪的。

“恩，我知道了，也就是说，现在治疗她的女儿需要一笔五十万元的巨款是吗？这样的话，我们39号的金库管家艾丽那里可能正在被保管，这样吧，待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医院探望你说的那个姐姐，顺便让艾丽把治疗费准备一下，这么晚被叫醒其实不是很情愿的，但是听到了这么催泪的故事，我想我是睡不着了的，赶紧的！”

店长说道最后有点心急了，把挂在椅子上的黑色西装外套轻轻往身上一批，便向门外的大厅走去。

“艾丽，有笔巨款的支出需要你来管理！”

X——X

告别了一无所获的调查，我和小丝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了。

那是一个恬静的晚上，战争的暴动已经早已在外面降了温。人们在不久前的满腔热血在现在看来也只是徒劳，或许这场战争是失败的，他们没能取得他们应该有的胜利，但是这场战争也是成功的，他们不会再一次被别人利用，找到自己真正想到的生活和未来。时间可以淘汰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时间。就像在写记历史一样将这些缓缓载入书册，这本书册在不停奔走的时间之中已经厚得不成样子。

我和小丝走在夜光洒在前路的田野里。远方传来阵阵溪流的声音。

冷风呼呼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扯起了小丝的刘海。

“姐姐，我们回去吧，有点冷了”

“恩，好的”

说罢，我们便开始走在回去的路上，远方传来一两声犬吠，空气似乎变得更加地冰冷了，一切就像是在幻境之中一样，走起路甚至连踏着地表的实感都似乎很小。

迎接我们的是那位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女性，就是那位好心收留我们的房东。

“你们回来了？”她用一种近乎感伤的口吻轻声说道，喉咙里也像是哽咽了什么一样。

她那一席劈腰长发在风中飘舞着，眼睛有点红肿，五官虽然端正，但是此刻的脸色却过于苍白。

“恩，不过，估计马上就要走了。”小丝替我向小姐姐说道。

她轻轻点了点头，像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双手指挥着什么，然后我才注意到，两个小孩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先在这里吃晚餐吧，我们做了很多”她说着，咧开了嘴巴笑了。

这也是所谓的盛情难却了，我们在主人的邀请下参加了晚餐。晚餐是每人一碗肉丝鸡蛋面，和一个鸡腿。说实话，这算是我们在这边吃过的最丰盛的一次了，主人家平时都是鸡蛋面是极限了，有时候也就只有酱油拌面，所以能吃到好吃的肉，对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也可谓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十分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大女儿”说着，这个披着长发的年轻女性向餐桌的旁边招了招手，像是什么信号，然后正在吃面条的大女儿放下了筷子，也向我们道谢，“谢谢两位姐姐！我和我妈妈向你们保证，我们借来的钱我们一定会好好还上的！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看着自己女儿说完了这一席话，作为母亲的她欣慰地点了点头，在最后还拍了拍女儿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约莫15岁大小的大女儿也点了点头，用一种看似在等待答复的眼神望着我。

“没事的，其实还不还都无所谓的，这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虽然对于店长来说是很有关系的啦……”

一时间我也想不出什么话，用手肘顶着正在吃着面条的小丝的手，“小丝，你也稍微说几句吧？”

“恩？”小丝抬起了头，一整根面条吸溜地一下便入了口，“我能说什么呀姐姐？”

注意到尴尬的氛围的女主人轻声地笑了几下，“也没有必要这么在意的，但是我们是很认真的，我们会在外面打拼自己，拼命证明我们自己”。

这两句话让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看了看没有太懂的我们，补充着说道，“你们不是要走了吗？”

“对啊，可能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们半分疑惑地回答。

“没错，我也要去外面打工了，虽然不是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地为自己活着。”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祝你成功。”小丝轻轻地鼓了鼓掌。

她听到了小丝的鼓掌，有些腼腆地笑了。

X——X

“我可以和你们讲我的故事吗？”

现在是吃完了饭，餐桌上的餐具都已经收拾好了，小姐姐和我们都靠在餐桌旁边。而小姐姐的两位女儿也由于困乏的缘故被她送上了床铺睡觉。

“恩？”

“我是说，我可以和你们讲我的故事经历吗？人一旦忘记故事经历，就会变得十分天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怀旧也是应该的”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好呀，你讲吧，我们都听着呢”

她做了一个深呼吸。她的衣服有些破烂但是丝毫掩盖不了她魅力的面庞。

“我就从很早开始吧，我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人。一次，在上学的路途之中遭遇坏人伏击，我差点丢了性命，当时就有一个男人出现及时地救了我。或许你现在看，这些也不过还是英雄救美的小片段。每个人对英雄救美都有自己理解，而我当时对这个男人产生了迷上了的感觉，这个男人大约二十几岁，但是也没有什么胡子，脸庞都保养得很好，活脱脱像是一个高中生，那个时候我还只是初中生。他也很豁达地给出了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那个时候家里还是有点钱的，除了一般的写信和打电话都给了这个人。当然这个人也很开心地能够接到我的电话。2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像刚认识那样火热，我终于高中毕业，去这座城市寻找这个男人，最终找到了她。起初发现她和一个女生同住一个房子，心里很不开心，听他说只是收留的，就稍稍有些放松。”

“这个男人其实还是挺好的吧？又救人，又收留人？”莉莉丝显然认真地听着故事。

“在当时我也是那样想的”小姐姐轻声地回复着。

既然是提到当时这个时间词，那就说明了后面的结果也许会与预期的有点不一致。

“我在这座城市寻找工作，晚上回来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同居，但是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工作，这个男人也不急，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要结婚。我那个时候也只是高中生毕业，对这种东西本身是不敢想象的，并且这个男人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她就拿着俩本结婚证出现在我们的卧室里。”

这个故事如果听到这里，绝对觉得是一个好故事，英雄救美，最后成人之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童话里面一样有开头与结尾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想想象之中的那样光芒四射。我注意到小姐姐的脸上前面一直会露出的甜美的笑在讲完这段话的时候抛出九霄云外了，一片乌云笼罩着她的神情。

“我们在那之后就去外面度蜜月，当时选的就是这座村庄，或许这件事情你们是预料不到的，我也是始料不及，在到这座村庄的时候开始，噩梦就开始了。她变得时而消失，时而心情浮躁，我们当时因为没有钱，就寄宿在了一个村庄的人家里，据说那个人家是这个男人的亲戚，本来是准备欢度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却在10天之后完全消失，不见踪影，电话号码拨出去此刻也已经提示是空号，然后那个人家才告诉我真相，这个男人把我卖到了这个地方，并且……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已经怀了孕，这件事如果是之前发生，没有人告诉我关于这个男人一切都是假的，我也不会那么难受。‘那个男人据说对你发展了2年的时间，处心积虑获得你的信任，然后把你送到这里来卖，因为他说已经不是处女了，所以价格也就……’我终于知道那个家伙的真面目之后我想报警，但是警察又无法根据我的形容找到那个嫌疑犯，这个人家开始的时候表明只是单纯地需要多一个家人陪伴，所以没有对我做什么很歹毒的话，我也只是陪着他们的儿子去外面玩耍，后来……再后来……我已经不能想象什么了……我无法验证他们对我说的关于那个男人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地下室，几个高大的男人突然出现了，他们把我粗鲁地按在地上，然后……实施了强暴……或许在别人看来这些也只是故事的程度，然而我却是亲身经历的，那种痛苦 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切身地明白与体会……在那之后……我逃出了这个人家，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天，我一个人走在路上，不一会儿便失去意识了，醒来发现是一个和善的奶奶救了我。并且照顾了我很多天，在那之后不久奶奶便去世了，便将房子转交给我，她的儿子早在10年前便因为车祸去世了，老伴也在3年前去世了，而那之后的生活，都是我一个人在自我打理，我在村里面的工厂里当手工给工人，虽然偶偶尔尔地生过几场病，也很快剩下了两个女儿，在这之后，给女儿上学，然后……直到后面的大致工作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原本大女儿身体就不太好，之前还受那么严重的感染，真是感谢你们的帮助，不过我们马上也要再次出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她向我们轻轻地鞠了躬。

我们发自内心，对这个姐姐的决心表示赞赏。

X——X

“故事呢，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点了点头，微微闭着眼睛说着这个结束语。

而此刻的夏文正在有右手托着自己的下巴，视线直直地望着地板，像是在考虑什么东西。

“夏文，故事已经讲完了”我再一次提醒，并且用力摇晃着夏文的肩膀，夏文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点着头说抱歉着。

“对不起对不起，刚刚已经发愣了。”

“没关系，这个故事我是讲完了，也并没有很长，你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她点了点头，却又好像很犹豫地皱着眉头，“与其说是收获，不如说是警示，这个不是告诉我们，不能随便和陌生人交流吗？”

哈？虽然我不能否认他的这个警示的重要性，但是就没有其他的收获了？这样看起来完全只是在玩弄我呀！还亏我讲了那么大一串的故事。

“我说你啊，就不能在说些什么更深层次的收获吗，比如……”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接上了我的话，“那种东西我知道的，但是说出来就不好玩了”

我也无奈地看着傻笑的夏文。我这才注意到此时大厅正中央的那台挂钟已经指在了十点三十七分的位置。

“夏文，已经很晚了吧？再不回去，家人不会训斥吗？”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没事，不会怎么训斥的，但是现在也够了。本来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和你讲了那么多，听你讲了那么多，心里感觉好受多了，我要回去了”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目送他挎起书包站了起来。

“恩，路上小心啊”

“恩，好的，下次再联系”

他向我鞠了一躬之后，便推开了店门，走了出去。

她和小诗的关系……她和小丝的关系……我究竟该支持哪一方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觉得这个小傻帽有点意思。

我关上了门，把卷帘铁门拉了下来，夜幕的黑暗已经照不进39号内了。

第十幕 坠落

当你以为被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你又该怎么做？

每天晚自修回家的时候到39号里坐坐，歇歇，听听最近他们的故事，看看是否要接手最新的死后文的任务。这些已经嫣然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路上也有着美丽可爱的小诗陪伴，一路还是有说有笑，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这样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却在今天被打翻了，小诗和我在路上，哦不，其实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吵了架，意见开始分歧，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处处针对我。不知道为何，心里却有些痛苦，没有了小诗陪伴我回家，我只能坐在39号多听听他们的宏伟故事的。

“所以说，”而此刻，在旁边教训我的，是一个白净面庞，穿着奇特的少女，她的一身古风的格子衣服拌上神秘感十足的披风，让人突然眼前一亮，像是一个从动画片里活脱脱地走出来的美少女，“夏文，这就是你的错了，让女孩子变成那副模样，原因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太懦弱了，上次不是也和你说过吗？不能在这样下去了，你也是时候向小诗更多的表示一些什么了，虽然我这边推荐我的妹妹也无可厚非……”

“姐姐！”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莉莉丝就站在了我们的身后，皱着眉头，像是在惩罚坏人一样的眼神在看着我和莉莉娅。她的身材以至于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除了刘海不一样，几乎全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可不一般，要不是因为这两人的刘海风格一直持续，否则我相信就算是亲娘也分不清。莉莉丝皱着眉头嘟着嘴，手中拿着一份信。

“哈哈，小丝你就不要再客气啦，话说夏文这个男生哪里好了，我们这100多年没有男生陪不照样还是过来了！”像是开玩笑，莉莉娅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笑了起来。

“姐姐，你就别取笑我了啦。还有，这是这次新来的信封，我想……”

还没有等莉莉丝说完，莉莉娅便一把将我推了过去，几乎靠近了莉莉丝的距离！

“呀！”还没有等我惊讶，莉莉丝就惊讶地大声喊了出来，并且赶忙向后退了几步，脸上红彤彤的样子与苹果无异。就是不知道咬一口会不会是甜的。

“这次死后文就交给你们啦！我要回房间冥想啦！”说完，不知怎地，莉莉娅的身边发出闪烁的光芒，嗖地一下便消失不见了，只留下还处于幻境之中的我们。

喂！——

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得到我说的话，但是此刻的氛围却异常奇怪。莉莉丝红着脸低着头地站着，双手不知所措，又或者是紧张地使劲搓着。

“莉莉丝，你……”

此时，就连普普通通地说几句话也变得那么地困难，我从来没有什么时候会像这样紧张，我很正直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我俩谁的下一句话。

“夏文，这次死后文就拜托了！”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X——X

在一阵喧嚣之中，她戴上了卫衣的帽子。

卫衣上赫然地印着“I Can Not Found Me”这样的英文字眼。也许只是无心地，但却不知怎地，十分映照现在的她。她的长发及时戴上了卫衣的帽子也能轻易地观察得到。

她穿过拥挤的人群，向前方的火车站径直地走去。

在人群各方投放的视线之中，她的轮廓由清晰慢慢变得模糊，她的轮廓也很快在不远的前方又骤然变得清晰，但是轮廓里的颜色确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颜色。

人群终究随着时间慢慢地散开，湛蓝色的天空此刻已经变成了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暗红色。像是在预示着什么一样，花在时间流转上的时间在时间的范围里渐渐流转着。

X——X

莉莉丝的脚步虽然不慢，但是也并不快，只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她脸上的红晕其实一点也没有消散，在暗红色的夕阳的照耀之下显得更加地熟。她换上了居家的白色衬衫，说是可爱也没有错，但是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感受是冷酷帅气。

“就算你这样傻傻地看着我，我也不会……”好像心里乱成一团麻的她，此时也是可爱地混乱着表情说着。

“没事啦没事啦，我们还是快点找到这个收信人吧，对了，这封信是讲什么内容的？”

“我我我……我才没有看！我绝对没有看啦！”原本极力地推行自己没有看信说的莉莉丝，在感受到我深沉的眼神之后还是吐了真言，“好吧我是看了……”

我点了点头，“那可以告诉我吗？这封信里面讲了什么？”

“不行，死后文是我们最高机密，递信员是没有权力阅读的！”

“可是你还是阅读了呀！”

“可是！可是我不会泄露这封信的秘密呀！”

虽然还是厚着脸皮，但是莉莉丝终归还是说出了这些话。

不告诉就不告诉吧，虽然一直有着偷看信内容的想法，但是始终也是没有偷看到信的内容。莉莉丝和莉莉娅对于信封的内容又是绝对的保密的，这就让我感到十足的好奇了，到现在也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死后文的递送了，所以……

“夏文！你快看！”

我的思绪被莉莉丝的喊叫打断了，我顺着莉莉丝的指示，看到了死后文上的那跟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它像是发出什么感光一样地不停地闪烁，并且箭头指向笔直的前方。话说这之前，我并没有见到那些箭头，到底又是为什么最近却隐隐约约开始可以看到……

“我看到了，不过这个箭头是指向那个收信人的吧？”

“没错，只有真正的递信员在递送死后文的时候，死后文会给予方向标的服务，这是一种……”

还没有说完的莉莉丝就被我打断了，“好了好了，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讲这些道理，总之，现在就是，快点找到收信人吧！”

莉莉丝用力地点着头。

我们顺着这个方向慢慢地走向它所指的那个方向，我们穿过河流，穿过熙熙攘攘的公路，穿过公车停靠的公共交战，最后走到了火车站的站前。

指针赫然地指向着前方。我的心里顿时感到不妙，这个收件人也许正在计划着走出这个城市，关于这一点莉莉丝似乎比我还急。

“你怎么了？莉莉丝？你好像很焦虑呀？”

“出了这座城市，是无法管辖，或者没有权限将信亲手送达，因为上头命令必须由本城的城主或者负责人负责接收和分发。所以……”

时间紧迫……吗？

我似乎了解到了问题或者状态的重要性，加快了脚步。

当火车站的用户就只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个人就是我们苦苦要寻找的收信人，而这个指示灯也是十分给面子地指向了眼前的这个身穿白色卫衣，带着卫衣的帽子，在候车室的座位上。

“请问，你是华夜小姐吗？”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还是处于礼貌地问一句话。

当然，我们得到的答案可能也并是否这两个对等的回答。

这个人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耷拉着脸。

自然得不到回复的我们，只好再一次向这个陌生的人问道，“请你回答我们，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华夜？”

她始终都没有说话，因为帽子拉得很低，所以我们就连她的脸也没能好好地记住。这个时候广播里开始播放声音。“大家好，接下去的一班火车是开往XX的火车，请有前往XX的旅客做好相应的准备，准备好行李物品，准备登入火车……“

她听到了之后轻松地起了身，走向检票口，虽然那已经是没有检票员的检票口了。

“怎么办？莉莉丝？就这样让她跑了？”

X——X

当然是不会，我和夏文跟着这个人一起上前。

虽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她会怎么想，但是如今的我已经决定了！今天一定要将这封信递出去！虽然夏文还是和往常一样难以依靠，但是好在我还在旁边，只要他不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我想我会有足够的心思去应付单单这么一个人的。

我和夏文跟随者个人已经坐上了火车。火车四面很舒适，很清洁，地板上也没有什么瓜皮果屑，十分地干净。这个时候相信，这是为什么就像一些人说的，死亡的道路上是没有道路 的分歧了。火车内的人也不多，在这几车厢的地十个人。他们也一如往常，是火车里看着报纸的也由，小孩子气一点的玩着游戏。

她掏出自己车票准备对照座位上号的时候，我转眼一瞥便看见了那个车票。瞬间使用了结界，让她动身不了，随后便接过他的车票。

“还想狡辩吗？你就是华夜吧？怎么样？你想泄愤？来啊！我不怕你！”

并且我还故作嚣张地解开了她的锁住。

这个女生低下了头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我是华夜又怎么了？难道这些事情还要向你大声地嚷嚷么？我可是赶着时间赶着火车的，你就一边玩去吧”。

其实我还算是明白的，此刻的她稍稍已经有点失去了理智，我害怕她会做出什么其他动作。可是我万万没有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生在近乎1秒之内挟持了一个大约10岁的小女孩，此时的她帽子已经被这场暴动震得云起，此刻的她皱着个眉头！

“ 不要过来！你在过来我就把这个小女孩给杀了！我说道做到从不食言，只要你们可以放过我，让我安心的回去，那么这场闹剧，也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右手上抓着一个长枪。

“好好好！你先冷静下来，”为了能不伤及无辜，我们始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你一定要冷静下来，如果你现在不冷静的话，是不可以的！”

她好像对这个方法有效果感到很满意，甚至用这样的口吻与我们再次对打，“你们赶紧给我走！现在立刻马上消失到我的世界之中，否则！你个小姑娘的眼睛不想要了是吗？”

旁边那个小女孩也是在忍受不招呼，小声地哭泣起来。

“如果我不在继续找你麻烦的话，你一定要放了这些小孩，和这辆列车上所有的人！如果让我知道你并没有的话，我第一个过来找你算账！”

我最终还是咬住嘴唇说了这句话。我殷切地注意夏文的表情，想要获得什么线索。夏文也稍稍点了点头。

很无奈，这次又是无功而返，我们走到了另外的车厢里，用驱灵术返回到了原来的火车站。

X——X

“沉睡在幻境之中的人们，如果这是地狱，你们此刻是否还能就寝？疯狂之夜的痛苦之中，拥有无所无尽地颠倒之心。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此刻是否还会安稳？极致速度的飞翔之外，揽着琼琼大地。如果你以为这个世界把你抛弃了，你又会怎么做？是悲伤亦或是痛苦，是释怀亦或是沉寂？我……”

广场上的音乐无限循环着，律动的鼓点十分强劲，平缓的音调却难以掩盖背后所存在歌词的犀利。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之下，这个熙熙攘攘的广场却显得十分地顾及。

“夏文，我想，她应该也是有苦衷的，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不要再去管了的好……”莉莉丝拉着我的衣角，眼神低着，向那位名叫华夜的求着情。如果是姐姐莉莉娅的话，这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肯定回和我一起上前制止那个家伙的，但是这次却让她成功地逃掉了。说实话，这个事情说出去，连我自己也得需要反省。不过我心里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莫名的急迫感。

“不行，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样算了，”我皱着眉头，“我总觉得那个女生给我一种很阴森的感觉，我不会就这样刚善罢甘休的，而且，递送到信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可是！现在她可是逃到了外面的城市了呀！”说着，她伸出右手食指，指着左手中的那个信封，“你看，连坐标都找不到了！我们该怎么找呀！夏文，我虽然知道你现在浮躁的心情，可是不能这样下去啊，你自己的事情和工作这事两码事，不要这样意气用事呀！”

突然有些发着飚的莉莉丝低着头大声地向我表达着自己的意见，我也是头一次听见莉莉丝用这么大的声音对我说话。

我这才总算明白了一直感受到的急迫感是什么，大概也还是在小诗。

“对不起，”我向莉莉丝低头，“我刚刚有点意气用事了，所以现在……”

“没事没事，”莉莉丝连忙摇着手，“我刚刚也有点言重了，你说的递送信也的确是我们工作，不过不能太急哦~”

我轻声地嗯了一下，点了点头。

心情不好都怪别人这种固化的思想都是拜谁所赐的呢？我还真是像傻子一样啊，不管我心情好亦或是不好，这些都只是我的心情而已呀，关于小诗的事情我想之后马上就解决掉，否则就太麻烦了。恩，就这么决定了。

“好！我们现在去找个地方吃东西吧”

“莉莉丝，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的炒面啦，汉堡之类的很好吃哦，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管于莉莉丝喜欢吃的什么东西，我早就从莉莉娅那里得知，莉莉丝就光喜欢从那些各种各样的汉堡和可乐型的饮料。为了犒劳一下大晚上也没有什么收获的我们，我想偶然这样一次也是没有关系的。

“好呀！汉堡汉堡汉堡汉堡！哦对了，”莉莉丝一边高高兴兴地喊着汉堡，但是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我还要吃可乐！嘿嘿！”

“我叫你小丝可以吗？你就随便叫我吧，虽然之前定昵称的时候没有成功，现在就可以这样定下了”

莉莉丝拼命地点着头，“恩恩，那我就叫你夏天吧！夏文的名字里有夏一个字，整个人也给我一种夏天的味道，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我更想叫你夏天，你看这样行吗？”

我也轻轻地点了点头。也就是这样，我们连个人的昵称交换才正式成立了。

我推荐给莉莉丝的店是隔壁城市的一个汉堡店，那家汉堡店的名字叫做“我是汉堡”，虽然名字听起来挺土的，但是汉堡做出来可却是一流的，绝对没有的说，我之前来到这座城市三次途径那个城市的时候总是会去那里买一个汉堡充当路途的解馋物。虽然距离现在也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前些日子去的时候还是能吃出原来的感觉。可以说是少数的没有被时间埋没的美食店了。

只是到达那里的时间比较长，做公车的话需要近乎两个小时，或许这个量在常人看来也不过如此，但是你们在做我们公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感觉到的，只要路途超过一个小时的，在车上十分容易犯困，最后就是为此错过了自己本想下的站也大有人在。

“那么麻烦的吗？我们直接用空间的驱灵术走过去吧？”

“那怎么行！现在这马路上的人这么多，被什么仇人或者灵盯上就……”

说着，我想到了什么东西。

“怎么了？夏天？”

“最近好像关于灵的事情发生的很少，几乎就是没有发生过，好像这里的灵都突然间蒸发了一样……”

莉莉丝也按下了头，点了点头，“是啊，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不过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也对，我干嘛要那么期待灵的出现呢？这个样子不见得就会出现什么事情，或许也只是我个人太敏感而已了吧？

莉莉丝总算是听从我的话，和我一起做公车去那个我推荐的地方。

“夏天，你知道秋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是什么？”

“是热热的汉堡和可乐呀！”

莉莉丝在公车上和我闲聊着。我反应过来才发现她已经困得闭上了眼睛，也不知道刚刚说话的她是有清醒意识的还是已经失去了意识的她。不过看到她轻轻吐着气息，吹动着额头上左倾的刘海，就有点甜美的感觉，有种想对这个女孩给予最大保护的冲动，我轻轻抚摸着 她的脑袋。

但是注意到了她怀中那封信有一个光芒的指向标指着前方。

算了，今天还是不再继续想那些有的没的了，好好休息一天吧，毕竟都已经是晚上了，也没有什么事情是阻止得了我们好好休息的了。

也是，本来想的要是说我能有着现在这份安逸的心情，以前那些日子其实也还是能够慢慢适应得了的，父亲那边也应该……

就在我犹豫地时刻，公车的提示音响起“各位乘客，美食街站就要到了，请带上您的行李，提前做好下车的准备……”

我用右手顶了顶旁边正在熟睡的莉莉丝。

“小丝！快起来了！小丝！萝卜丝！”

莉莉丝听到最后一个字突然眼睛瞪大地醒了起来，然后用像是噩梦的叫声喊着，“啊不要啊！”由于声音太大，引得旁边的人纷纷侧目，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我想就算我在怎么解释也没什么用的吧……

莉莉丝仍然像没有睡醒一样，揉着眼睛，似乎对刚刚自己的迷之叫喊声没有丝毫察觉，但是这些并不妨碍她似乎正在做白日梦。

“夏天啊，我的汉堡好像快吃完了……”

“喂！小丝！萝卜丝！快醒醒，快到站了！”我使劲地摇晃着她的肩膀，但是她似乎毫无感觉。要是在这样继续下去可是要麻烦了，我感觉想办法。

“各位乘客，美食街站到了，请带好行李从后门下车……”

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扛着小丝从后门走下了车。

X——X

“Summer，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我……”

现在我们正在坐在“我的汉堡”这家汉堡店里面。而时间也已经是将近10点钟了，汉堡店里的萧条景象让我感到一丝凄凉。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走来一个穿着红色风格的，穿着白色领带，头上有一根呆毛的女生。这名女生是这家店的常驻服务员，我在5年前的初次来的时候就见着了，之后也一直能够见到她的脸。反倒是因为经常来吃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算是比较亲近的朋友了。她现在在康特城的高中，也就是和我同一个的高中读着书，比我高一个年级，据说下个学期就要准备高考了。

原本这是说着客套话的她看到了我的面容之后，有所释怀地笑了笑，但是当视线扫过我旁边的小丝的时候……

“夏文是你啊，前阵子刚见过你，这么快就来了，这位是……之前的小诗难道……”

看来还是会多少误会着什么呢，但是好在 她挺信任我的，我只要稍稍解释一番即可。

“没有没有，这位是我新交的好朋友，她叫莉莉丝”

“哦这样啊，不过这样的名字挺少见的，莉莉丝……我就叫你小丝好吧？反正夏文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也顺便交一下朋友吧，不过，你穿白色衬衫挺好看的呢……”

对啊，是挺好看的虽然没有多少肉就是了……

“谢……谢谢……那个……”莉莉丝看起来还是相当地害羞，她的脸颊十分地红，热气好似烘炉一样向我喷了过来，“你……你叫什么名字……”

“哦，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克拉丽，emmm……现在虽然和夏文是一个学校可……”

小拉还没有说完，面对着我们的远处服务台便传来了严厉的声音，“克拉！别偷懒聊天了！快工作！我们也马上要下班了！”

小拉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本的工作是什么。不过说实话，也就是 她的这种冒冒失失，似乎在哪种程度上也让我感受到有趣的地方。

“恩回到正题，二位要什么餐点呢？现在……恩……今晚的主招牌菜是海蟹汉堡，然后呢……本店的招牌菜是椒盐鸡汉堡，饮料是零度白色可乐……”

原本以为还会有些新品的我，有点失望。

“最近没有发明什么新品吗？上次的那个蛋挞汉堡其实不错的……”

“恩这个呢……因为主厨最近在研修新的烹饪方法，闭关了许久，所以……你们的注文是什么呢？”

问题还是回到了最后的点单上面，但是小丝却一脸期待，像是见到了什么十分不得了，十分伟大的事情，尽管这些东西我已经品尝过三遍以上了，虽然味道还是挺好的啦……

“椒盐鸡汉堡和那个什么白色可乐！”“我就一份海蟹汉堡和纯色可乐好了”

小丝的脸上悄咪咪地写满着期待二字。

“恩，知道了，您一份椒盐鸡汉堡，一份海蟹汉堡，一份白色可乐和一份纯色可乐是吧？马上就来”小拉在她的注文单上写了品单的项目号，向我们轻轻鞠了一躬就一路小跑地走到了呢服务台。服务台的那个服务人员板着脸似乎对小拉说着什么话语，小拉便很快拿着手中的注文单走进了后厨。

“椒盐鸡！椒盐鸡！汉堡！汉堡！”

所以说，是椒盐鸡汉堡啦！

X——X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向你说抱歉了。在那一次结束之后，我忘记了与你的所有牵绊，直到你再次与我相遇。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说服她的”

莉莉丝在我的面前，与我这样怔怔地说。我们的面前，弓着腰，站着一个拿着匕首的女生，那个女生和我一样高，她举着闪着寒光的匕首。凶猛地气势像来自深渊的使者，凌乱的发丝沾粘在满是汗水的脸上，看起来十分疯狂。

而此时此刻的莉莉丝给我的感觉确实那么地诚恳，或许在她的理解里，她想理解她。

“好吧，小丝……”我最终还是妥协了，但是瞥到了她的匕首，心里面还是放心不下，“可是你要站在我的身旁，我可以随时保护你！”

莉莉丝莞尔一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站到了身旁。

“你们别过来！当心我杀了你们！反正我已经是杀了人了的，反正我也已经是杀人犯的，所以我不怕你们！你们想来解决我我也不怕你们！”

像是一个跌进深井之中的猛兽，她疯狂地冲着这些来自外地的入侵者发出嗷嗷的叫声，既是一种自我护卫的叫声，也是一种吓唬敌人的手段，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催眠。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叫声并不会让敌人退开半步，反而会让敌人士气更加鼓舞，惹来的只有杀身之祸。

小丝在像那个自称是杀人犯的女生走过去，那女生手中的匕首一横，左脚轻轻向后擦去，整个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幕，如果在这里不阻止小丝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家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情！

“小丝，别走过去！”我向小莉莉丝大喊，但是莉莉丝转过头向我轻声一笑。

“没关系的Summer，我能应付”说完，她便继续向跟前这个女生走了过去。

“啊啊啊啊啊啊你不要过来！啊啊啊啊啊！你在过来我就真的杀你了！”像是一头终于被逼疯了的狮子，在笼牢里不断挣扎着身子，企图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有利的东西冲出这个有着很大的空隙却难以撞破的铁栏子。

“我想你其实也很无奈吧……”莉莉丝停住了脚步。

但是此刻的场面已经不可收拾了，自称杀人犯的女生已经挥起了刀刃，狠狠地像小丝砍去。完了，这会完了！我回去怎么像店长交代？

“小丝！”我冲着她大喊，希望她能够听到我的呐喊并且顺利地躲过那样的一个斩击，不论怎么想，如果没有及时躲过的话，我想，是无论如何都……

但是眼前的一幕让我感到一丝诡异，我虽然准备上前推开小丝挡住那一刀，但是奈何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我仅仅只是刚好感到了小丝的身边，但是却亲眼看见并且感受到一种空无的感觉。我本想推开小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像是碰到了空气，什么都没有碰到地就摔了过去，而那把匕首，那把闪着寒光的匕首穿过了莉莉丝的身体，和我差一点就擦肩而过，仅仅只是割到了我的衣角。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很想在这个时候询问莉莉丝这个问题，但是鉴于目前的尴尬气息，还是沉默地好。

恩……做出毫不在意的表情……

此刻的那个女生因为同我一样，大概也像是砍刀了空气一样地摔倒了地上，但是非常迅速，她就站了起来，后退了几步，继续摆出迎战的姿势，眼神一丝不苟，或许此刻的她也是感到莫名其妙的。她皱起了眉头，拿着匕首指着眼前的那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女生。

“快说！你到底是谁！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要说为什么我们会在前脚吃汉堡，后脚就碰到了这个女生，其实我也是感到惊讶的。但是也没有吓一跳的那样惊讶。因为我早就通过莉莉丝手中的信封得知，这个收件人就在这个城市，虽然说来吃晚饭的确也是目的之一，但是这个递信嘛……还算是顺便的吧……就在我们吃完汉堡之后，店里准备打烊的时候，这个女生就走了进来，希望得到一点吃的。虽然这些是有背原则的，但是我给小拉发信息说是我会帮忙付的，他们就给这个可怜的女生一个汉堡和一个三明治。但是吃完之后，她立马发现了我们，便快步地走出店，我们也紧步地跟上去。于是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我们是来送信的……”莉莉丝点了点头，说。

“送信？你别开玩笑了！这个世界哪里会有人给我写信？不会是死神吧？啊？不会是政府吧？啊？我看你们不是送信，你们只是单纯地觉得我好玩，觉得我好欺负是不是啊？我早就知道了！你们这些人一旦觉得有点意思就会不断地来找麻烦，我说错了吗？你们就是一群败类！你们就是人类的渣滓！你们就是……”话说得多了，她终究还是停了下来咳嗽了几声。

“我们真的是……”

“别说了！我不相信你们！你们反正又是治安亭的什么侦探，来查案，来抓我！我就在这里！你们想抓就抓吧！我不需要你们半点迟疑！反正我是杀了人的，我是有罪的！你们抓我就行了吧！就行了吧！”她突然放大了声音，匕首疯狂地舞着，像是一个几近奔溃的边界，她疯狂地接触这个边界，眼泪也像是开了筏子一样，从不知道何时开始，随着匕首的舞动在四处滴撒。

“没关系”，小丝抱住了这个女生，“我们真的只是送信的，我想你应该知道，要是我想动手，你应该已经没办法站在这里了”

女生也像拖了控制，丢了匕首，用指甲深深隔着白色衬衫抓着莉莉丝的背，紧紧地抱着这个陌生人，疯狂地哭泣，几近沙哑的哭喊声和几近痛苦的泪水就像沙漠连夜大雨一样骤然而下，落在在这个什么也没有结果的年代。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啊啊啊啊啊啊！”她的泪水和口水都沾在了小丝的背上，她仍然没有放松，死死地抱住小丝。

我想这或许是我见过地，最泪目的一幕了，并不是说是这里的人，或者这里的事情，而是这一幕，莉莉丝紧紧抱住这个女生的这一幕，让我最为感动。

半晌于后，那位女生渐渐松开了紧紧抱住小丝的双手，她的匕首仍然在地上冰冷地摆放着，但是闪着的光并没有那么寒冷，反而觉得仅仅只是皎洁的光。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她终究还是低着头，像是在认错地一样盯着地。

“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抉择的”莉莉丝安慰地说道，并且递上了手中的信封。那是一封寄给华夜的信。信中说了些什么，目前也就只有死去的西卡枫，和莉莉丝知道了。但是以我的直觉来看，未必是很好的一封信。

“这是……”华夜十分疑惑地接过这封信件，有点疑惑地看着小丝。

“这是死亡信件，俗称死后文，是死后的人们因为思念过深被批准写的手写信。”莉莉丝 一字一句慢慢地向眼前的这个女生解释。

微风轻轻吹过，莉莉丝的刘海从左边飘到了后边，遮住了那双透明清澈的眼睛。

“死后的人？这是怎么可能？你不会……”刚想继续质疑莉莉丝的华夜，被莉莉丝的话强行噎了回去。

“没错，就是死后的人，上面关于寄信人和收信人的信息都有写着的，你可以自己稍稍看一眼，至于是否是玩笑，是否是作弄，我想你应该是很容易就能分辨的，如果你硬要说这是玩笑，这是假的，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申辩，如果你会把这个当做是寄给你的信，我想是很好的，这样下去就没有我的事情了，信送给你了，我们也该走了”

说完，莉莉丝转过头，但是后面却传来了华夜踌躇的声音“那个小妹妹”

听到了小妹妹这个词语，不知道为什么，莉莉丝的反应十分强烈，转身就是一个是。

“我想，你们应该是我能倾诉的对象，你们能听我继续说吗？”

莉莉丝回头看了一下我，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恩，可以的，不过这里有点冷，我们去旁边公园的亭子里吧”

我们转移到了旁边的一个公园，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外面的夜色相当的美丽，暗紫色的天空中闪耀着蓝色的星星，像长条般的形状散散落落地飘散在天空上。

“我和西卡枫一年前在开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彼此对于彼此十分地欣赏，小枫他是很贴心的一个男生，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很温暖，时间久了，对她也产生了爱慕之情，甚至自己决定以后跟定这个男生了，但是……”

突然暂停的华夜，让我们有点着急。

“但是什么呀？快说快说嘛”我有些着急地鼓着气。

小丝敲了一下我的脑袋“别捣乱，好好听”。

我只能安静地好好听。

“但是被他发现了我的秘密，那是一个十分私人的秘密”

十分私人的秘密？那……那现在跟我们说不是不好的吗……我……我可以选择不听吗？

“那是怎么样的私密？”没想到小丝还顺势问了下去。

“我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父亲也不是做什么正经的事情，但是直到有一天，他让我去做裸体模特……”

！！裸体模特？……这个词语在我的脑海里是很生硬，是非常陌生的。因为身边很少有人提起过，但是凡是提起的人，总会将表情涂上一层淡淡的不屑、愤然，甚至是憎恨。

“没错，就是裸体模特，期初我是不愿意的，被父亲强行拉去的，之后的报酬不少，父亲看我可怜，分了极少的钱给我。我买了一点小礼物，送给小枫，我骗他说是父亲在外面经商带回来的。当时小枫很喜欢，想到接下来马上就是他的生日了，他一直和我说很想要一个咖啡杯，所以我厚着头皮再次去那里做了工作，当然，这次是瞒着父亲的，所以全部的报酬，300元，我拿到了手，而且也很快地去茶杯店买了他一直喜欢但是没有钱买的款式的咖啡杯……第二天，当我准备向他递上我送的生日礼物的时候，他却显得十分敷衍，仿佛看到就像是看到瘟神一样。”

“他知道了吗？”莉莉丝问。

华夜点了点头，“他虽然很敷衍，但是他亲口说道了，看到我在做着什么黑暗中的事情，他开始说我是贱人，他开始让我远离他，他他他……”

说着，华夜渐渐地开始哭泣。泪水像是一夜没有停的雨。

X——X

人都会做错某些事情，即使是圣人也无法避免。但是很多人却对那样的错误无法理解甚至是抨击，这并不是少数个人，而是大部分人。

“伯父伯母，对不起！”华夜向眼前皱着眉头，捂着脸的两位白发间杂的中年人，深深地弯下了腰，鞠起了躬。

据说这两位面貌上并没有多少皱纹的中年人在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之后，一夜之间白发增添了许多，整个人的体型也消瘦了许多，据说他们从前天听闻自己儿子的死讯之后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男人在骂女人，女人也在骂男人，他们像在祭奠着谁一样，彼此诉说自己的过错，但同时也像是在享受着此刻的瞬间，他们彼此互相推卸着责任。

但是，当他们知道这个女生是杀死自己儿子并且连尸骨都找不到的时候，他们愤怒，他们疯狂乱舞，丝毫看不出来他们其实已经是毫无气力的人。

“你还我的小枫！还我的小枫！”小枫的母亲眼睛突然一横，张开手臂，向眼前这个女生抓去，但好在及时的被身后的夏文制止住了。

“真的很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吧，伯母！”华夜频频点着头，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泪水顺着下巴大把大把地隔空地滴落在地上，她的脸已经基本上和地面平行了，但是她仍旧一刻不停地在道着歉。

太阳的狠厉不太像进来的温和，深深地照在她的红色毛线衣上面，对于小枫母亲的武力威胁，她并没有退后，而是选择直直地站在原地等待着什么。没有冷风也没有热风，这一切就像是在暂停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切一样。此刻的她正在小枫家的门口，向小枫的父母道歉。

“你要我怎样才能原谅你！你这个杀人凶手！我家小枫平常是多少乖巧，从来也不会欺负人！从来也不会打人！从来也不会骂人！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你为什么就能忍心下手呢！你为什么就能痛下杀手呢，你这个杀人凶手！我要杀了你才能解恨！你居然还要我原谅你！你这个杀人凶手！！”

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的伯父开始动起了手，抡起了拳头，脸上全是扭曲的痛苦的神情，深深的裂开了嘴巴，泛黄的牙齿清晰地录了出来，鼻子周边的皱纹显得十分深刻。紧紧就拳头就给出了让人恐惧的气息，夏文连忙用尽全力抱住了这个大汉。倒是让小枫的母亲逃开了束缚。自然这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她逃离了束缚，也是同样疯狂地向这个人伸出爪子。

华夜依旧没有停止地继续道着歉，但眼前的伯母并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她先是用尽了全力伸出手将这个女生的头发抓起然后狠狠地拖拽着，我甚至都能看见她的手上已经被拽起了许许多多的头发，华夜很痛，这是我能看得出来的，因为她正狠狠咬着嘴，沾着一点鲜血的牙齿缝中不时地吐出一些鲜血，因为那个伯母的狠打，左右四处溅落。

我遥遥地向上千帮助华夜，但是华夜却向身后的我伸出了手，摆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我还是放弃了解救她的想法。

紧接着，小枫的母亲抬起了头，没有一点准备地就向这个女生的脑袋踢去。

我抓住了她的腿，我知道，如果在这么继续下去，这个人是会越来越过分的，搞不好做出什么事情都不一定，“够了吧？她接下来要去治安亭去自首。”

“还没有！她可以去自首！但我的儿子呢！谁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她像发了疯一样地用双手抽打着我的身体。我都一一地抵挡了下来。

X——X

“啊……好疼！”沾着酒精的棉签轻轻触碰到我的手臂上，一种疼痛就像是断了手臂一样的知觉在我的大脑里四处流窜。

“叫你这么会逞强，我早就和你说了，你不该来道歉，求原谅的，”莉莉丝将棉签再次拂过我脱了皮显得结了疤的手肘，“你看吧，根本就没有被原谅，反而自己被弄伤

了”

我想有些事情，没有必要的也就不用说了。告诉他们的所谓的知道了自己的秘密，然后我就找时间杀了他们，时间哪里会这么巧。没错，而且按照道理我也是下不了手的。这些真正的真相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有些事情未必知道了的好。

“小夜”那天晚上，我和他约好的一起在学校的篮球场碰面，平常次次迟到的他这次却早早地到了现场。

“怎么了？”我走上去，拍着他的肩膀。

“你在黑暗里做的事情，我知道了”他的嘴巴徐徐张开。

这一句话，虽然并没有立即给我什么信息，但是当我仔细地回想的时候，我已经明白了。

“恩，”我从身后掏出一个黑色的咖啡杯，“给，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哇！不敢相信！你居然还记得！”他很开心地笑了，但是那笑脸却是转瞬即逝，“我想，我过不了多久，就不能和你继续在一起了”

“你要搬家换学校吗？”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生病了吗？”

他再次摇了摇头。

“那是怎么了？”

他双手紧紧地握住咖啡杯，像是在体味咖啡杯的温暖。

“我的父母下个月就要离婚了，而我，也将被丢到爷爷奶奶家，”他盯着黑得闪着高光的咖啡杯，“但是我不想这样下去，爷爷奶奶对我也不好，父母也不管我了”

我还是很疑惑，“那……那怎么办？”

“我想自杀。”

平时很正经的小枫的嘴里，不知为什么说出这种词语。

“等等……这……”

“但是我会帮助你的”

“帮助我？”

“你去做模特也不会是自身的愿望吧，是父亲要求的吧？你母亲在外面有男人了，你父亲心理也变得不太对劲，虽然说这些事我来说不合适，但是我想，如果你脱离了那个家，找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该做的事情，不能因为一时的软弱，其实我不喜欢我父亲的傲气，也不喜欢母亲的冷淡。明天你把你的父亲叫到一个地方，记住你不要跟来，而且告诉你父亲必须要在那里待上三十分钟，你千万千万不要跟来，否则后果很严重。”

他告诉了我那个地点。但是我整夜辗转反侧，深思熟虑究竟该如何将这些事情告诉父亲，小枫一再嘱咐自己不能跟来是否有什么我所不能知道的事情呢？

1. 我终究还是没有让我的父亲来，只是自己一个人过去了。但是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十分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大到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映入眼帘的是，褐色的血浸透了的衬衫，和躺在地煞一动不动地小枫。

起先，我认为只是小枫在恶作剧，他或许是想吓住我父亲，然后威胁他。于是我便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企图叫醒这个自以为是的大笨蛋。然而却丝毫没有起作用，他仍然纹丝不动，只会随着我推动的手在轻轻晃动着身体。我这才反应了过来。

“喂！小枫！你怎么了？”我疯狂地向小枫问问题，然而小枫却始终没有回答我。

是的，我甚至趴在他的胸膛准备听他的心跳，但是胸口处透露出的冷气却让我再三感到冰凉。他死了吗？

一个问号在我的手边形成。

“啊~这里，这里有人杀人啦！”这个时候，从我身后响起了一阵恐慌的声音。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像逃命一样地从这个地方疯狂地飚了出去。

知道这里，我才总算明白小枫最初的意图是什么。但是现在……

是的，没错，全城镇的人都知道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一次悬案。

但是尸体却找不到了。原因是我将他在在外面的一个空旷的山谷上火化了。

X——X

“华夜，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接下去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我明白”

“你说，四日前的街巷的那一场谋杀案，是你一人造成的，着情况确实属实吗？”

“确实属实、”

“尸体为何不见？你将尸体怎么样处理掉了？”

“用火烧光了。”

治安亭的审讯长似乎听到了什么话语，赶忙用钢笔在白色纸上写着什么字。

“能跟我描述一下，你当时的作案动机吗？”

“当时我在拍裸体模特照的时候，被他发现了，所以为了报复他，我选择了一个时间，约好了他，并且用刀捅死了他。”

“拍裸体照？你还有这个癖好？”

“这不是癖好，这是……被逼无奈的，我父亲强迫我去做裸体画像的雕塑。”

“你父亲？”

“没错，他成年酗酒，而且每次都会打我，打得不清，手上背胳膊上到处都是。你不信的我我可以给你们看看。”

说完，我对着他，将唯一的后面展示在了他的面前。

那是一道深深地印痕，是父亲刚刚开始强迫我却无果的时候的用放在炉子里的铁棒狠狠地向我抽动。

“那你是被迫的，对不对？看来这里需要再次登记一下你所需要说明的关于被迫去做裸体模特这件事情”

他说完这句话，我就把原来推起的衣服，拉了下来。盖住了那条伤疤。

……

X——X

“夏文，听到了没有？夏文？”

在之前的一场梦之间行走，突然不知为什么。

“啊？什么事？莉莉娅？”

“你有在听我说的话吗？我说，你得早点决定你到底喜欢那个，是小丝还是小诗，我想这些我用多说你就会明白的吧？”

“让我再想想吧。”

后来，我们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城镇里最近闹得热腾的工作，也就是侦探们，但是这次杀人案已经画上了句号，下面我截取一段但是的新闻文章.

“近日来，让大家魂牵梦萦的杀人案已经取得了最后的大捷，我想很多人依旧会对我问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凶手是谁，有什么作案的动机。相信这些都是可以成为用户在口中形成那印象的，但是审核按键的问道。但是除了这场杀人案，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家感到迷惘的人，那就是这位凶手的父亲，被冠以罪名的是‘强迫少女做有非法的交易活动’。

“夏文，你最近好像很闲啊？甜甜往我这里跑，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回去安慰一下白诗语，女孩子可是需要哄的！听到了没？”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脚本

最近发生的事情让夏文和白诗语有些意料不及，从所谓的成为了“不死人”这一时间，同时也就是成为了死亡信件，也就是死后文的递送员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似乎就已经和常人脱离了关系。他们也因此遇到了同为递送员的两位姐妹。可以说，生活已经从之前的学校——家的路线改为，学校——39号——家，这样的路线。

他们已经目睹了将近十多个死后文所带来的故事，目睹了别人的故事，其实也是间接地增长了自己的见识，自己的经验，也让自己成熟了许多。他们的心弦似乎总在被绷紧的时间，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是有着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

这次给大家讲述的，是发生在风骨事件的时候，几人放假的那一天的故事。

X——X

叮咚——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

“来了来了来了！”门外不停的铃声，让此时正在客厅的桌子上看着电视的夏文跳了起来，立马走去开了门。

“你好啊，夏文！”

推开了门，探过头来的是莉莉丝，而站在后面的是莉莉娅，还有一个小他们俩头的幼女是……哦，是艾丽管家呀。不过这次没有穿哥特式的服装而是纯色的连衣裙让夏文更加惊叹。

“是谁啊？”客厅的里面，白诗语正躺在沙发上，缓缓坐起了身子，发现是莉莉丝他们，高兴地直接跳了起来，“哇，是你们啊，你们今天不用做事情，送信吗？”

而抢答的，是莉莉丝，“店长说，今天放假一天。”

“我可是被强行拉来的，哼！如果今天你们不满足我，我回去一定让艾克让你们好看！”发着牢骚的是穿着粉色连衣裙，一改往日披散到肩的长发，扎了堆摆在了胸前，显得更加可爱的艾丽。

“欢迎欢迎，大家做啊哈哈哈，今天冰姨和姨夫早早地就去上班了，家里面就只有我和小诗。所以你们随意一点好了……”

“哇，你们家好干净啊，平时都是你整理的吗？”莉莉丝四处瞅了瞅，然后露出羡慕的表情。

“就他那样，还整理东西！”小诗从厨房里缓缓走了出来，端出一盘小菜，“他平时连房间都懒得整理，就别提收拾房间了”小诗一脸笑容地损着我，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我平时也是住在小诗的家里，但是自己的房间也不会及时整理，每天晚上回来，都会发现自己的房间被子枕头都已经被重新置位了，这些并不是什么海螺姑娘，这些都只是因为有这个勤劳的小诗。

小诗将那盘菜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凑近了才发现，那盘子里，是苹果块，旁边还。

“快坐吧快坐吧，莉莉丝莉莉娅，还有艾丽管家，来来，先吃一点我做的苹果块。待会还有点点心等着你们的哦~”小诗的嘴角悄咪咪的一翘，然后就转身继续向厨房走去。厨房就在门的对面，但是因为厨房门是开着的，所以可以看见正在处理着什么东西的一半的小诗。

莉莉丝和莉莉娅坐了下来，一边感叹着腰酸背痛，一边伸着懒腰。

“夏文啊，你还不快去帮帮小诗，让她一个女生做那么多事情你心里不会难受吗？”莉莉娅邪魅地翘起了左边的嘴角，像是在调侃我一样地说着。虽然说事情是这样，但是对于做菜之类的事情我实在是拿不出手的，而且过去也只有帮倒忙，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了。

“算了吧，”没想到，小诗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靠着我的肩膀，她向三位客人说，“她可是连切菜什么都不会的，更别说什么烧菜了，让他过来，指不定做出什么烂摊子呢哈哈哈哈……”

“那平时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菜吗？”莉莉丝向小诗投以羡慕的目光。

“对啊，我已经连续做了将近十年的饭菜了，父母亲很少在家里，所以一直都是我在做饭，而眼前这个这个男生，从这个学期过来到现在一点家务都不做，整天就知道往39号跑，要不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活生生一个闷油瓶，唉……”

艾丽不知道为什么，把头埋在桌子上，“你这样真的好吗？小白，这个人就在你们家里白痴白住，却是像是一个白痴白猪，不分配一点内容给他吗？”

“唉，没办法，谁叫他是我的好朋友呢……”

的确，这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的确没有好好地干过什么家务，虽然说这里不是我真正的家，但是这里的人，包括冰姨和姨夫都是待我如家人的，在这里的感觉总让我更有家的感觉，这些都是让我无可否认的事实。

厨房传来一阵刺耳的警笛声。莉莉丝他们一时之间有些收到惊吓，但是身为在这里生活了也将近两个多月的我，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只不过是茶水壶烧开的声音。

“不好意思，你们先聊吧，我要去处理一下点心了……”

说完，她又迅速地冲向厨房。再次留下我们四人，不一会儿，他便端上来一盘已经切分好了的巧克力蛋糕，上面还挂有几个苹果肉片，和几个香蕉片。这确实出自是小诗的得意之手。她平时就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巧克力食品。

小诗靠着我做了下来。

“大家有没有什么娱乐的点子昂？如果只是单纯的在这谈天说地，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浪费时间，”她仔细地观察着我们四个人的眼睛，好在这些眼睛里写了大多没有异议。

她一边将切分好的蛋糕分成了四块。然后分别又放在了一个小盘子里。

16分钟之后，我们结束了吃饭的情节，其实那一段情节并不是留下的。

吃饱了，也吃完了苹果块了，我们每个人包括小诗也在凳子上坐着，正在等待着什么一丝趣味时间一查。

“吃饱了，就让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好呀好呀，玩什么游戏呢？”

小诗从背后取出一个小盒子，他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那个盒子是又卡通图片做成的资管。

那个小盒子上面写着“模拟人生”四个大字。

X——X

游戏规则很简单，就是跟着大转盘和各个小路走，遇到转弯需要投掷方向骰子，每个人一个回合，由自己所定下的身份开具，每个人所在的路线点只能是空格内部，每个人一开始就赋予十万元的补助费。

“你们觉得怎么样？”虽然小诗脸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其实她是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

“恩可以！”我们大家一致决定认同小诗带来的这个游戏。

首先是分配人物，我和小丝的抽到的是，电磁工人，音乐家，而莉莉丝和莉莉娅分别是教授，学生，只不过艾丽抽到是国家总理！

“第一个人的投掷骰子，”小诗轻声地说道。我才反应过来，我才是第一个人。

我战战兢兢地握住骰子，在手中不停地摇动着暗暗停下。赫然的一个大大的红点最终还是停在了我的眼前。

格子上写着:生了大病，医院住院疗伤，花了大约两万元。

“哈哈哈！夏文，你的身体怎么那么不好呀，叫你平常多锻炼身体的，真的是不听话，现在进医院了吧，哈哈哈！”莉莉丝不知道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或许是因为这张卡牌的缘故？

“我也不想的嘛……”我还是无奈地跟了一下。

第二个是坐在我旁边的小诗。

小诗奋力一投，结果数字确实高达5！就连他自己也连忙夸着自己，就像是一个天才。我至今也没有达到那么高的高度，虽然目前也只投了一次。

而小诗走到的各自内容，则是：音乐会置办大成功，并且收到了唱片销量冠军，收到奖励10万元！

“哇！小诗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强！这不合理啊喂！”我看着她拿到新的十万，而我却为了治病花了两千啊！心里面极度不满！！

“夏文，你学学人家吧！你一个工人不好好工作，该有什么前途呢！”莉莉娅也抛来一个讽刺。

“姐姐，不能这样说的啦，夏文他得病只是不可靠里啦……”

“该你了，莉莉丝”艾丽用手托住下巴，但是此刻的她像一个可爱的萝莉，头发垂落到肩膀的前面，小小远远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左右边。

莉莉丝恍然大悟地一般拿起骰子，开始投掷，她很快就投掷进去，没有一丝疑惑。不愧是莉莉‘丝’呀。

但是骰子朝上的却是和我一样的1！！

瞬间察觉到了莉莉丝的表情，是那么地僵硬，好像已经 变成了一栋雕塑，随时会被迎面而来的痛击应声而碎。

莉莉娅没有理会莉莉丝，而是直接拿起了骰子，开始了她的回合。

骰子一股脑儿地指在了6上面！

“啊啊啊啊啊！”小诗和我，其实不光是我们，我们全部的人都喊出了声音。

毕竟6可是最难投掷的啊！

但是6这个空格的位置上，却是：升官加爵，等级提升两级，获取入岗工资10万！！”

啊啊啊又是十万！这是要搞事情吗！！我无奈地看了看目前已经拥有高达二十万的金币。在看看口中只有八万的金币，怎么觉得这都有股浓浓的贫苦的味道！

“到我了”艾丽有点懒散地拿起骰子，随便一扔，扔到了4！

为什么说投到了4是最赚成本的选择？因——为——！

4：可以获得继续行走，投掷骰子的机会！

就是说，只要到这个就会有一个新的再投一次机会，是以这个为初始状态的再投一次！！

艾丽的嘴角但是却没有一丝微笑，只是半眯着眼睛，像是原本就已经计划好了，并没有产生一点偏差的。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她的嘴巴里呢喃着这样的一句话。

“不过夏文，你最近去39号的频率越来越多了，”小诗在身旁，有点小声地和我说着什么，“是不是家里待不习惯？还是……仅仅只是不想和我独处？”

我们的语言十分清晰，是因为我们是并着肩睡着，所以才能很小声地倾倒声音。

“怎么可能啊？小诗，我怎么会不想和你独处，我是十分想和你相处，也十分愿意和你相处，甚至愿意为 了，但是……，关于39号的事情，我是真的很想。

“夏文是你的时间啦！“我听到莉莉丝及时叫喊着。

我轻轻地向桌面投掷一枚硬件。本来我心情很征程的时候；但却被这个家伙再次伤了心。

X——X

模拟人生这场游戏的确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四个可怜的人的一生吧。

夏文是电磁工人，小丝是音乐家，莉莉娅是教授，而艾丽则是国家总理。

先说说电磁工人吧。夏文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从小梦想着当电磁工人，但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专业确是软件工程和计算机图形学专业，这原本并不支持他所谓的电磁工人，但是夏文在毕业的两年内，自学了理论上所有电磁专业的书籍，所以脑子里还是有点东西的。找到了一份大公司的电磁工人的职位，并且成功的进位了，但是却在最开始的第一天就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医院。

夏文从死去的家人那里只继承了十万元，但是在医院治病就花了将近两万元。病治好了的夏文心里暗暗定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为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命运却是多舛的。在一次工作的时候，因为将顾客的家人的电力系统搞瘫痪了自己却又无法修复，自己很是懊恼，遭到了客人的投诉，公司将他毅然决然地开除了。这一部分就先暂停，让我们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样的。

小丝虽然大学并不是主修音乐，并且主修的其实只是管理专业，但是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制作音乐并且在网络上发表多首高质量的音乐，这让他变得小有名气，在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她正式作为音乐家、歌手出道。她被国际著名唱片公司大合音乐公司收聘，成为一名真真实实的歌手&音乐家。同年，她也发表了首张词曲编曲全创作专辑《寻觅》，引爆了网络，并且预售30000张专辑预售一天都全部售罄。并且获得了年度最佳新人奖、年度最佳词曲创作人奖、年度金曲奖、年度最佳音乐人奖、年度最佳专辑奖、年度最佳女歌手奖、国际顶尖音乐人奖、国际Award最佳音乐奖……等等大大小小将近20个国内顶尖音乐奖项和十个国际顶尖音乐奖项。成为了当年最富神奇色彩的一个音乐人。也成为了第一位打出国际的音乐人，并且获得了八成国际奖项的我国音乐人。

出道是顺利的，但是接下来却并不是一番丰顺的。虽然拥有了这么多奖项，但是还是被外面的人，同行的人，还有很多不明真相所以然的吃瓜群众看不起，蔑视，以及很多非人的待遇，按道理这样传奇的人物应该收到的尊敬却完全没有在我们国家中出现。反而更多的是重伤。目睹过了所有这一切的小丝，最终还是领悟了什么傲慢与偏见，音乐又更进了一步。但是风格和内涵已经早已超越了以往，她发表了第二张专辑《花花世界》。这张专辑再次获得了国内几乎全部的奖项，和国际几乎全部的顶尖奖项。这是她的实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有留言和流言说她是靠潜规则上位，出卖肉体获得奖项的。她再次被人们所排挤，甚至是被同行同事们瞧不起。她终于还是选择退出了这个音乐公司。

让我们再看看莉莉娅。莉莉娅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留在大学里担当了教授，这些人里面倒是她过得挺休闲的，没有过多的坎坷，她教书的时候，同学们表现也超级好，甚至可以说她是学校的代表老师额不为过，因为她的课几乎每位同学90分以上所以学校也多次颁发给她最佳教师奖。

再看看这个国家总理艾丽。艾丽身为国家总理，管理着国家的多项活动，因为国家总统的失职，让这个作为总理的人操碎了新。每次总统去演讲，必定会带上这个萝莉艾丽，虽然说每次都是艾丽去收拾残局，但是作为一个合格并且是优秀的国家总理，艾丽总能把效果做得更好，国家高层对这为萝莉少女很看重。

时间过了将近十年。

夏文被开除之后，利用自己的仅剩的钱孤注一掷，投资了一个公司，并且自己作为一个技术总监的职位把关着各个方向，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情况下，虽然没有挣多少钱，但是由于投资人的诚信，让很多的企业联通一起组成了合作模块。这个举动把命悬一线的夏文拯救了出来，夏文也因此有机会和外企做交流，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完全没有想到，夏文在这个时候和一位外国小妞交往了并且发展到最后结婚了。

而脱离了大合音乐公司的小丝，也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她仅凭自己制作专辑，并且发到唱片公司发表并且签售，获得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在两年后开起了第一场国内巡回演唱会，她的演唱会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作为一个音乐人她成功了，而且她也在这将近十年里面自己作曲作词编曲和声以及所有的琐碎事务自己一手包办，创作了8张专辑。这在当下的音乐圈是很少有的，和她同一时间出道的歌手要么进军演艺圈，要么就已经很少露面，要么就已经淡出音乐圈，做成了其他的人物。唯有小丝一个人不紧不慢不忘初心。这十年的时间，虽然她仍然年年都有提名奖项，但是她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去领取了，她要认真做音乐。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找到配偶她也表示如果在三十岁之前遇到对的人她就会考虑的然而实际上也就没有。

在说说莉莉娅这个教授，莉莉娅作为大学教授已经教书将近10年了，也从当初毕业的20岁也变成了30岁，4年前，由于感受到生活的无聊，她就将这个工作给辞退了，决然的，因为当时很多教师都以她为目标，突然间这个教授想要辞职了很多教师都想阻止，但是没有用，莉莉娅最终还是跳槽了，并且考了教师证，当上了小学教师，这是让很多人都无法想到的一个大学教授抛弃了高额的薪资去担任一个小学教师？但是在这4年内，莉莉娅作为小学教师也拿到了不俗的成绩，接连四年获得城最佳教师的奖项，也是唯一一位卫冕3年的教师。

然后就是说说艾丽这个角色，艾丽做国家总理10年之后到了31岁的高龄，虽然外部对她的评价依旧很高，甚至盖过总统，但是内部对这些并不感到好意。内部的人总是想借着什么除掉这个女生，这些人也包括了总统以及总统的亲信，其实这些艾丽都知道的，她知道了的很多，直到2年前，她就自动退出了这个职位。

“喂，夏文，这个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呀？”莉莉娅拿着手上的人物卡。

莉莉娅手上的人物卡幸福指数已经到90了，而自资金储蓄已经到了将近1000万。

“莉莉娅，你赚的钱也太多了吧？你只是一个教师吧我记得……”夏文摸了摸鼻子。

“是啊，但是我投资了很多小学建设啊，他们给了我的奖励，之前你也看到了，还拿了一个国际教育奖，将近五百万呢……”莉莉娅嘚瑟地翘翘嘴角。

“没错，”负责解说的小诗笑了笑，“文，你虽然是经营成功了但是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很多的利益，现在也就只有200万”

“啊啊啊啊，我不管，为什么我这么弱的呀，为什么你们这两个家伙这么i好啊，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啊啊啊为森么啊啊啊啊……”

夏文已经变得有些疯狂了……谁快来制止他呀！

X——X

“谢谢你们，今天我们玩得很开心……”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很乐意做的，请你们下一次也要来玩啊，知道了吗？”

“我说夏文啊，你有这么好一个朋友，好好珍惜哈……”

“莉莉丝！你别乱说话啊！”

“有什么办法吗，我说的可是实话呀”

“你们就别贫嘴了，我可是要回去睡觉了，都已经10点了”

“艾丽，你们那么早睡觉的吗？”

“没有啊，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艾丽这么早睡，你是怎么了嘛？”

“啊最近工作做完了所以可以早点睡了呀，都100多个小时没有睡了”

“还真的像是个国家总理一样繁忙呀……”

“还可以吧，只不过最近工作特别多一点，因为之前报告上去的那些数据说又说有问题，要我重新做，所以……”

莉莉丝莉莉娅和艾丽已经被我和小诗送到了门口。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感觉还是不错的。虽然说那个游戏玩得有些无理无头，但是也还行。

“夏文，小诗，下次你们也要到39号多来玩玩哦，店长这些天也不在的……”莉莉娅拍了拍我的肩膀。

X——X

送走了莉莉丝莉莉娅和艾丽，我和小诗在外面的走廊上走着走。准备消化一下晚饭再回去。

“文”小诗的声音在我的脑后响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话音中竟然带点哀伤。或许是我的耳朵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我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你最近去39号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多了，都好像有点冷落我了，这虽然不是我想说的，但是每次知道你又是去和这些女生打成一片，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吗？”

的确如此，我最近就如小诗说的，的确好像冷落小诗了，并不是因为我对她的感觉少了。也并不是因为我另寻新欢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些不是故意的，我以后一定会花时间去陪陪你的，我发誓……”恩，对，我一定会在你身边的，我发誓。

那个时候的我信誓旦旦的对小诗发着誓，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之后没有完全兑换我的诺言。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绝对是认认真真地向小诗发誓，我在那个时候的确想花时间陪着小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之后，小诗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没有再花很多的时间和我在一起。在学校里，虽然我们是一个教室，以往我们在下课的间隙之间会坐在一起聊聊八卦谈谈梦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和她说话，她总是说不想说，总是很忙。

到现在，已经接近了期末考试了，距离上次和莉莉丝他们一聚玩游戏的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两个月了，但是小诗似乎还是丝毫没有变，对我依旧表现的那么冷淡。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亦或是我说错了什么？

不论是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我必须向小诗道歉。没错，必须，而且……应该尽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很慌乱的感觉。

后 记

欢迎来到《康德莱特街39号》的世界。

写完了一卷的感觉心里面是苦涩的。自然着当然包括了再途中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包括自己在事业上面的阻碍之类的。

好久不见，我是夏文纯一。然而对于那些第一次看见我的人，你们好，我是夏文纯一。

十分开心将这一本书寄送给你们，这本书里面的故事不如说是一堆零散的故事，因为基本上每一幕的主要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自然，作为一本书来说，这像是小说集，但是对于之后的路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前沿故事吧，谁又能知道呢，毕竟人生不设限。

关于主人公名字是夏文的这个事实，大家不必太多去纠结，这仅仅只是留作名字作用，也许并没有把我个人的情感和一些行为附加上，只是一个名字称作“夏文”的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同样，这个规则也适用于其他的主角身上，像白诗语，莉莉娅和莉莉丝，这本书的开端是我之前创作的康特莱特街39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耽搁而且同时还放弃了，但是今年又开始重拾了我当时的想法。

要说幻想风格，其实像是那种地下城冒险或者什么异能之类的我是比较喜欢，但是自己的作品却不会过于拘泥地去描写那样的内容。就像是什么某某地下城邂逅呀，某某异能者的生活啦之类的。幻想来自于对于魔法或者未知能力的崇拜，但是幻想却要应用于生活，这是我的宗旨，于是就诞生了驱灵师。说实话，驱灵师这一职业的风险还是相当大的，对于生死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就会变得有点思想。很多朋友也跟我说驱灵师这类很像是驱魔师那样的，我仔细一想其实也有所区别，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偏差。

倒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枢纽，也就是死亡信件（死后文）递送着和中转站这样的存在，是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的交界，这样的题材很多，但是这些并不是无意义的，多一个故事，多一个世界。

Emmm，虽然说是后记，但是和《樱花变奏曲》却有点不同，主要还是因为作品的严肃性吧，恩，没错。虽然这些天十分冰冷，搞得现在肚子也灰常地（大概是拉肚子）疼，但是我还是依旧保持勾勒世界，描绘这个世界。

很高兴你能陪我度过这样一本书的时间，希望我们会在下一卷再次见面。

这里是《康德莱特街39号》的世界，我是世界的记录人夏文纯一。

夏文纯一

Albert Flex（英文名）

2018-11-11